

清黨業書



即編部傳宣會員委行執省西廣黨民國



(二)

文  
電中國國民黨中央監委會咨請中央執委會處置  
各地共籍叛亂份子文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汪委員精衛，胡委員漢民，譚委員延愷，蔣委員中正，丁委員惟汾，戴委員季陶，李委員濟琛，宋委員慶齡，陳委員公博，于委員右任，程委員潛，朱委員培德，宋委員子文，柏委員文蔚，何委員香凝，伍委員朝樞，甘委員乃光，陳委員友仁，李委員烈鈞，劉委員守中，蕭委員佛成，孫委員科，王委員樂平，周委員啓剛，路委員友于，朱委員霽青，丁委員超伍，何委員應欽，陳委員樹人，褚委員民誼，繆委員斌公鑒，竊本會職責所在，『黨員施政方針，是否根據本黨政綱』尙應過問，則棄裂本黨政綱，釀成亡黨賣國之所爲，尤應舉發，是以本會委員因分赴各地，聚集上海，遂于民國十六年三月廿八日，先開臨時會，決定於四月二日下午七時，召集中央監察委員全體緊急會議，到會三分之二，蔡元培，李宗仁，古應芬，黃紹雄，張人傑，吳敬恆，李煜瀛，陳果夫，共同出席，公推蔡元培爲主席由吳敬恆提呈共產黨連結容納於國民黨內之共產黨員，同有謀叛證據一案，經出席委員共同討論，復由各委員報告最近在湖南湖北浙江西安慶上海共產黨之所爲，皆有不利用國民黨，受外人指使之事實，其騷擾社會，搖動

後方，猶其餘事，故本場一致議決將駐訪所得首要諸人，名單另附咨請貴委員等，以非常緊急處置。姑將所開諸人，及各地共產首要危險分子，經黨部舉發者，在所在地就近，知照公安局或軍警機關，暫時分別看管監視，免予活動，致釀成不及阻止之叛亂行為，仍須和平待遇。一面由貴會公決，召集全體中央執行委員會，共議處分，再所有漢口聯席會議，及第二屆第三次全體中央執行委員會，皆徐謙鄧演達顧孟餘等，受俄國顧問鮑羅廷之指揮所顛倒，所有由該會議產生之機關，其所發命令，本會亦認為發生疑問，并請貴委員等應按酌事實，分別接受與否，其准予接受施行者，以俟下屆全體中央執行委員會討論追認，其有不得不否認者，應暫時擱置，因中間雜有便於叛徒之命令，恐適釀大患也，本會此等建議，因防止非常大亂，恐亡黨賣國，不及救止，乃萬不得已之所為，是否有當，於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開會時，補請公核，如有失察，甘受處分可也，并將吳委員敬恆提呈另錄一扣，先行由電附達，其本會議紀錄一冊，隨後郵奉，謹咨

## 中國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吳敬恆呈中國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文

總理容納共產份子有兩層用意，中國共產黨的積極謀逆——去年國慶中國共產黨湖北區執行委員會及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湖北區執委的敬告同志宣言的陰謀暴露——本年三月六日與中國共產黨領袖陳獨秀晤談，陳獨秀竟言中國二十年，實行共產主義——陳獨秀中歲二十年之實行共產言與去年湖北共產黨敬告同志宣言的參證——中國共產黨的策略，一，借乙打甲，借丙打乙

，借了打內，抽繭剝蕉一般的方法，二、在本黨內以黨團作用操縱政治，以政治支配軍事——無產階級的人們也還是他們用的東西——最近湖南省黨部已有擁護鮑羅廷之口號——鮑羅廷原是化名犯罪，屢更國籍，俄共產黨之煽動委員會委員之一！鮑氏挑撥離間手段惡辣萬狀——說謊話是載在共產黨的聖經第一章！共產黨統一中國，中國必全歸蘇俄支配——最後的兩個結論，（一）本黨不願亡黨，應制止共產黨的逆謀，（二）本黨不願中國為變相帝國主義下之變相屬國，應當防止不平等而早揭破一切賣國陰謀——以非常之處置，護救非常之巨禍，

中國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公鑒，竊總理于前年改組國民黨，容納共產黨份子，當時加入國民黨之共產黨員李大釗等亦曾申明此等黨員，祇以各個人之資格服從國民黨主義，并非國民黨與整個共產黨合作，今者共產黨有謀逆之整備，遂喧騰其聯黨之口號，誣罔總理，挾制輿論，以圖大逞，按總理容納共產黨分子有兩層用意，一，總理于學說向主自由研究，共產黨若無背叛黨國及國民黨之行爲，僅研究學說者，可與研究任何并無背叛行爲之學說，一同聽其研究，二，因總理知共產必不適宜於中國，尤其階級爭鬥之共產主義，故自創三民主義以適合中國，且允許共產分子有覺悟者服從國民黨主義，使之隱銷其逆謀，不料自共產黨分子加入國民黨以後，共產黨積極謀逆，迨總理逝世，尤逐步肆陰謀，本黨乃忍痛疊予以最大之庇護，且瘖口以致多方之忠告，終望得遂總埋銷其逆謀之願，而不知終究適予以得步進步之披猖，遂使帝制主義之國及國內軍閥，謀傾本黨者，借亦化爲口實，淆亂世界之衆聽，北伐軍興以來，所到之地，皆有黨軍可愛黨人可殺之怨聲，去年國慶後，本委員接待漢口寄來中國共產黨湖北區執行委員會，及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湖北區執行委員會雙十節敬告同志之宣言，請本委員以監察員資格，有所注意，或加以彈劾，

以止叛亂，本委員因諸如此類之叛逆印物，近年以來，時有發見，非密加訪察得其真相，不欲輕爲口舌之爭，蓋彼輩兇狡無賴，若不到澈底解決之時期，彼輩必騰爲老朽昏庸，思想落後，反動分子，反革命派等之標語，極其惱恍迷離，一犬吠影，衆犬吠聲，函電紛綸，詈罵交關，使爭戰獸泥中之形，以丐其虎據要津之助（如俄人鮑羅廷之類），一擊不中，更張其燄，近半年中，本委員以中央所派江蘇特務委員會委員隨鈕委員永建之後，同在上海注意時局，乃爲若輩包圍，離奇逆迹，隨在呈露，鈕委員焦頭爛額，痛苦逾常，窮于應付，迫而謝病本委員於本年三月六日晚間八時，偕同鈕委員及上海特別市黨部執行委員楊委銓，晤見中國共產黨首領陳獨秀，中國共產黨上海首領羅亦農，于上海環龍路二十六號鈕委員辦公處，談話甚多，其要點，本委員告陳首領，「研究共產學說，自爲共產黨之責，若實行共產，五六年前蘇俄代表越飛，在廣州語孫總理，當在二百年之後，以我理想，二百年尙嫌不足，陳首領笑我太迂，我言一急切輕掛招牌，祇是贗鼎，」陳首領說你更瘋癲，請問中國現在的共和不是僞的麼？但你以爲康有爲之復辟與僞共和孰優？」本委員遂知中國共產黨欲實行僞共產，意在言外，因突然跟問，問陳首領「你定中國如實行列寧式共產主義定若干年？」彼不遲疑而答曰，「二十年」，余作駭極之情狀，隨即將陳首領所定之二十年中國實行列寧式共產主義一語，請楊委員在隔座注意，時羅首領似怪陳首領直率，合座默然，本委員卽亂以閒話曰，「如國民黨生命祇剩十九年了，前時總理答越飛，國民黨國民革命成功，應需三十年，若你們共產黨急迫至此，未免取得國民黨的生命太快了一點，應當通點商量才好，一因共強笑而罷，本委員自親在中國共產黨首領陳燭秀口中得到二十年中國實行列寧式共產主義一語，乃核以去年雙十節湖北共產黨敬告同志宣言，其扼要之言曰：「雙十節本當慶賀，而無慶賀之

價值。。。因爲內部奸賊，未澈底剷除，那裏趕得上蘇俄革命紀念日，值得我們真誠的慶賀啊。」

「同志們，無產階級的人們，……我們的最近決議案，是有辦法的有步驟的，祇須放大胆，秘密進行，圖我們的新生命，自有剷除奸賊，真正成功之一日，那真正值得熱烈的慶賀。」

我們的步驟，就是（一）第一步，我們老實不客氣的說，我們現在的勢力未充，應該利用別人想做新軍閥的心理機會，貌合神離的幫助他，以打倒原來的一般軍閥，「本委員按如此蔣中正馮玉祥唐生智暨各軍界同志，都是共產黨的貓腳爪，被他們拿住了向火裏取燬栗子，不過他們把打倒舊軍閥，便算是想做新軍閥，乃非常可怪的奇議論，因此從前共產黨反對北伐，又增了一個用意的旁證，所以近來借抑制軍閥的，外面在漢口挾着中央黨部國民政府，搗亂北伐的，內面都他們預定的計劃。」

（二）第二步，我們根據最近決議的精神以黨團監督政治，以政治監督軍事方案，切實督責想做軍閥的人，倘若還要難爲我們，那就用快刀斬亂麻的手段，痛痛快快，來解決他，以求最後之澈底吧，本委員按，亂麻是指國民黨，快刀必是指無產階級人們的血肉，這種無產階級人們，又是他們的貓腳爪，請大家注意開首喚起語所謂同志們，無產階級人們，同志非同志，多未分清楚呵，他們必定還有秘密條件，也得云「我們老實不客氣的說我們現在勢力未充，應該利用別人想做無產階級的心理機會，貌合神離的幫助他，以打倒想做新軍閥的國民黨員」他們借乙打甲，借丙打乙，借丁打丙，抽繭剝蕉的方法，已施於國民黨者，可以完全證實他們不認無產階級人們爲同志，足見他見上呀農呀都是他們的貓腳爪，最後打盡了中國大部分人，止剩他們的同志，就實現清一色的共產世界，所以現在擁汪倒蔣，過些時，又必擁鮑倒汪，再過些時，又擁列寧倒孫

文，罵孫文思想不澈底，送他照到歷史博物館，規規矩矩是二十年，痛痛快快起來二年二個月，止看機會，但他們那種喪失信用的利用別人，他們也終有給人覺悟的機會，蘇俄的陰謀，施諸土耳其而不效，還要拿同樣失敗的方法，再來中國試驗，難道因為張邦昌吳三桂是中國的特產品，中國遠東病夫尚够不上土耳其近東病夫麼，總理在民族主義第一講，贊美蘇俄抑強扶弱，幫土耳其革命，但是土耳其到底反了蘇俄，爲什麼呢，總理不說，暗示我們留意罷，『現在我們的口號是糾正辛亥革命之不澈底，製造國慶紀念節，打倒新舊一切軍閥，及資本家，剷除內部的奸賊，勞動罷工絕對自由，馬克斯主義萬歲，階級鬪爭萬歲，第三國際萬歲，無產階級人們萬歲。』

本委員按，無產階級人們，受他這句萬歲，正同普通開會，我們國民黨也還正在那裏受他國民黨萬歲的榮寵，這并是被他利用時節的獎品，據上面共產黨敬告同志之步驟，參合共產黨首領二十年之定期，二十年內中國國民黨滅亡，中國實行列寧式共產主義，（或止是掛招牌），似已爲難逃之巨禍，加以彼輩敬告同志，明言雙十節無價值，值得他們熱烈慶賀的乃係蘇俄革命紀念日，又最近湖南省黨部，已有擁護鮑羅廷之口號，查歐人李德爾致陳同志友仁書，曾言鮑羅廷化名犯罪，屢更其國籍，鮑羅廷之名本非彼之真名，彼在蘇俄共產黨內，爲煽動委員會之委員，故挑撥離間手段，惡辣萬狀，對人厚貌深情，乃是中俄共產黨普遍訓練而成之同一面孔，他們閑談交際，是溫溫和和，說起關係話來，是結結硬硬，做出來是惡惡辣辣，說誑話是載在他們的聖經第一章（此想當然，他們有無聖經則吾不知，）鮑在廣州時，有廣東皇帝之號，我們鄙夷他以爲不配，今觀其把持漢口中央黨部及國民政府之情形，老成痛心者不敢異同，歸化希旨者好爲傀儡，鮑羅廷已支配國民政府下之中國，曾無疑義，則到共



產黨勢力統一，在中國實現共產黨之時，中國全歸蘇俄支配，又無疑義（共產黨用一個指頭遮羞說）中俄共在第三國際，不相統屬，更甚變戲法的說話，其實那種帶領引見之情形，蒙古是慣做屬國的，我生蒙古，容許也說本是屬於中國，何妨又屬於蘇俄？中國是怕俄人一再盜國，却還不會做過屬國，這祇好共產黨去新試驗，我們國民黨不願意，即使要進第三國際，我們自己用國民黨去進，不要用列寧式的共產黨做替見去進，於此而得兩結論，乃本委員所不能不舉發，而本會所不能不過問者，

（一）共產黨決定剷除國民黨之步驟，有以黨團監督政治等之言，則明明為已受容納於國民黨之共產黨員同預逆謀，此本黨不願亡國，在內部即應當制止者也，

（二）現在中國國民政府，已為俄煽動員鮑羅廷個人支配而有餘，則將來中國果為共產政府所盜竊，豈能逃蘇俄直接之支配，乃什變相帝國主義下為變相之屬國，揆諸總理遺囑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大相刺謬，此又應當防止不平等而早揭破一切賣國之陰謀者也，（有人說蘇俄已廢除不平等條約，然此正平等之一端，如德，如奧，皆已廢除不平等條，依照第一次全俄代表大會宣言，正能認為最惠國，聯合則平等未完全顯生問題，所以德奧可認為最惠國，尙未聯合也，

因此，本委員認為情事非常重大，現在漢口中央執行委員會為共產黨及附和共產黨之各員，奉俄國共產黨煽動員鮑羅廷而盤據，最近諸多怪謬之改變，乘北伐軍攻堅肉搏之時，而肆其咎兵抑將之議，無非有意擾亂後方，蓋中國共產黨首領陳獨秀，本有反對北伐之文，俄國共產黨鮑羅廷，在廣州亦建緩取江浙之議，即因他們老實不客氣，勢力未完，不欲國民黨羽毛驟豐，使共產

黨難下摧毀之手段，似此逆謀昭著，然則中央執行委員會內，凡叛逆有據之共產黨委員，及附逆委員，應予查辦，未便尙聽其行使職權，恣爲顛倒，應再召集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或產生全國代表大會處分，但變故非常，一時不及等待，故本委員不能不集會摘發，是以本委員特將亡黨賣國之逆謀，十萬急迫，提呈本會，伏祈迅予公決，得咨交中央執行委員會非共產黨委員及未附逆委員，臨時討論，可否出以非常之處置，護救非常之巨禍，則國民黨幸甚，中國幸甚，謹呈，中華民國十六年四月二日，共產黨敬告同志宣言一份合併附呈備查，（已存汪主席處）

## 中央監察委員護黨救國通電

汪主席并轉全體同志鑒：本黨半載以來，革命工作之發展，一日千里。長江既全部肅清，帝國主義所盤據的最大營壘之上海，亦告克復。凡此基本之發展，足證民衆熱望本黨之殷切，與本黨同志此後工作之艱鉅。不幸當此時期，表面成功之迅速，與內部重心之崩弛，適成正比。黨員工作，感指導之無力；內外要政，受無形之停滯。黨的整個意思，無由顯明表達；黨的機關權力，莫能適當行使。內之百萬黨員，準備奮鬥，而不知聽命之何從，外之受治於黨之民衆，對本黨之中心失寄，漸次增加其惶惑。推原其故，不能不謂武漢聯席會議以來種種措施爲造成此局面之主因。本會爲中央監察機關，當此重要時機，爲顧全革命利益，與鞏固黨基起見，未使放棄適鐸之職責。爰集會議，詳加討論，僉以爲武漢最近之動作，實有極危險之傾向。茲特酌舉其錯誤之點，俾知事實所在，不容誣妄。查武漢中央執行委員與國民政府委員聯席會議，係由到漢委員自由召集。據徐謙報告，係爲「適合革命利益，應付革命時機，代表中央權力之必要組織，」其爲臨

時機關可知。彼時中央黨部近在南昌，理應提交追認，乃不惟不經此項手續，且於中央已有令改政治會議武漢分會，且令停止職權之後，仍復繼續開會。以中央執行委員及國民政府委員，而置中央之機關命令於不顧。將何以昭示中央之威信於全黨？聯席會議既無適法根據，其由此產生之一切決議案之有無效力，更不問可知，此其不合者一也。於中央已有明令停止聯會開會之後，復開擴大聯席會議，決定召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二次會議。根據上述，其仍為毫無根據之自由召集可知。查主席及常務委員，為第二次全體會議所產生，躬負重託，非至合法召集之第三次會議以後，不能解除職責。今武漢之第三次會議，既未經常務委員會之提議及同意，即常務委員之列席者，亦僅寥寥數人，而竟毅然不顧，宣佈開會。中央執行委員會為代表大會未開會之時最高權力機關。又適當本黨北伐軍蘇皖戰爭最吃緊之時候，竟以若干委員之自由意志，出以如此草率浪漫之態度而開會，此其不合者二也！至於開會以後之行動，凡足以破壞革命利益，惹起黨粉糾紛者，尤為史撲難數。條而舉之，有如下列，開會傍劈而第一事，即為「統一黨的指導機關案」。夫本黨為革命之政黨指導機關有無效率，以革命勢力能否在此指導機關下發展為斷。第二次全體會議產生之常務委員會，成於北伐出師以前，在此機關指導之下北伐軍事以最困窘之給養，任最艱巨之工作，于極短促之歲月，克極頑強之二大軍閥，苟非指導得宜，得民衆之信仰，與武裝同志之奮勇效命，何以臻此，若非反對本黨革命勢力之發展，別有肺腸，何至於前方最吃緊之時，破壞卓著功績之指導機關，此可痛心者一也！當該會議開會武漢之時，正中東兩軍武裝同志在蘇皖肉博疆場之日。政府令即不憫念其憂勞，亦何忍加以妨害。槍械子彈，為北伐之命脈，乃武漢聯席會議三電粵兵工廠，令其停止拆移機器於漢陽。此其壟斷軍械，阻礙北伐之陰謀，已顯然畢露，乃猶不止此

；當國民革命軍力攻蘇浙時，連電請濟子彈，漢方均置若罔聞。是實欲置國民革命軍於死地，乃快厥心，此可痛心者二也！國民革命軍受命北伐，義不容得一隅以自封；故自克鄂贛以後，即分道并進，規復東南。而該會議中乃發軍事進行過急之辭，以爲詆諆，甚至於原定調赴東南之兵，亦爲該會議所遮阻，逗留上游。及淞滬底定，漢口黨報，竟皇然誣國民革命軍爲匪軍。該會豈無耳目，何竟絕不糾正，其製肘於事前誣毀於事後，用心積慮，昭然若揭，此可痛心者三也，國民革命軍之有政治部，原以統一黨的訓練，使整個的軍隊成總理之信徒，爲三民主義而作戰。自爲少數搗亂份子把持以後，純粹之三民主義者，被排斥無餘，甚至周納罪名，拘幽滿獄，是實欲中國國民黨之黨員，絕跡於國民革命軍中而高呼提高黨權者，至此又不發一言，此可痛心者四也！農工政策，本爲總理所貽留。指導農工，組織農工，爲國民黨黨員之天職。乃自共產黨份子加入以後，對國民黨員之爲農工運動者，盡量排斥，偶有組織，動遭摧殘，中央對此，不聞有糾正之事，而對於農會工會之幼稚行爲，則又視爲驕子，絕無指導制裁之權能，此可痛心者五也，廣東省黨部及江西省黨部之組織，并無不合法之點而兩省黨部之選舉辦法，係經中央政治會議第六次臨時會議通過，此次列席武漢會議之各同志中，有多人皆曾親自列席於該會議，一切經過，均所親見親聞今忽謂違背總章，勒令改選，不知究係違背總章之何章何節，各級黨部均爲指導本黨同志革命工作之機關，今以在合法情形下產出之兩個重要省份之省黨部，在本黨革命勢力發展之環境下，而橫被取消，是本黨各級黨部在軍閥勢力之下，猶能冒死奮鬪而存在，而在本黨黨內轉成毫無保障之機關。一切黨部均將寒心，下級屬部莫知秉承，妨礙黨務之進展，實開重大之惡例，此可痛心者六也，特別黨部，原爲應付特別情形，以求革命勢力能迅速發展之組織，且已定有條例，

武漢會議，不從修改條例入手，竟決定除軍隊及產業之工人外，一律取消。且限定特別黨部，不得有同樣選舉第三次代表大會之代表之權。是不僅破壞本黨之組織，亦啓不平等的歧視之端，而妨黨務之進行，此可痛心者七也。欲革命工作之完成，必須令各個黨員於負責努力中有所保障。今乃毫無正當理由，僅憑若干私人之愛憎，即可橫加處分。如因贛案而開除爲黨努力同志之黨籍，令熱心者不敢負責，忠梗者人人自危，是爲黨員無保障。又如因一執行委員（彭澤民）之提議，不具確實證據，不經審查手續，立談之際，而可停止中央執行委員（蕭佛成）之職權。中央執行委員爲代表大會所選出，如此摧殘，於法何據，是中央執行委員亦無保障。又在該會議開會之武漢，凡爲地面權力者所不慊之人，雖爲黨中任重要職務之同志，亦不免於任意被捕，任意拘留，該會議及政府絲毫不加以制止。是則自命爲中央所在地之武漢一般的人權，亦毫無保障。殘忍慘劇，演成恐怖，此可痛心者八也。黨報爲宣傳本黨革命主義之樞樞，亦即黨治下一般民衆視聽之所寄託。乃漢口民國日報一月以來之所揭載，大書深刻，莫非動搖革命基礎，墮壞本黨中心人物信仰之紀錄。如湖南省黨部通電中，有蔣同志密令李宗仁同志監視中央執行委員等項毫無根據之謾言。影響所及，不獨毀壞革命軍人之令譽，且置中央執行委員之神聖名詞於何等地位，又如吳玉章同志、以負責之委員，主席湖北省黨部，而發表極端惡意之演說。甚至有「軍費佔一千三百萬……；但是我們的武裝同志還是饑寒交迫……；究不知他如何支配……」等語。此等意在中傷之籠統誣蔑，雖敵人之反宣傳亦何以加茲。而竟公然宣傳於會場、復大登特登於黨報，若非蔣同志深得軍隊信仰，試問此等言論散佈軍中，將令前方發生如何影響。吳同志既不知檢點如此，而中央宣傳部對於黨報，竟任令登載而不加管理。有意癡聾乎，溺棄職守乎，此可痛心九也！武漢會

議既無適法根據，其由

此產出之中央機關，近來所發表之命令，尤多不顧黨國利益。如江西省政府成立未久，正在努力辦公，以贛省貧瘠之區，遭去歲兵燹之慘，休養勞來，方資擘劃，而武漢竟下解散之令，馴至忠貞同志不敢負責，千萬人民惶惑無主。當此全功未竟之時，惟省政府為最能負責實際責任，以普樂利於人民，贛省如此，何能望各省政府安心負責，基礎政治，顛覆是虞，人民徯蘇之望，何由實現，此可痛心者十也！又本黨為負責之建國唯一革命的政黨，亦為領導國內一切革命勢力統一指揮之黨，其旨趣已見於歷屆之決議案及宣言。所謂以黨治國之精神，即為本黨對世界對中國民族毅然負起一切責任之表示。今觀於武漢會議中所決定採用之統一革命勢力案，竟有共同担負政治問題之一條。內稱應由其產黨派負責同志加入國民政府及省政府。此種謬誤之決議，大有背於本黨以黨治國之精神，極端毀滅本黨組織之根本旨趣，減少羣衆對於本黨之堅固信仰。乃于代表大會開會期間，竟以若干中央委員非合法的會議中，為此重大之決定。亡黨之責，誰當負之，總理所辛苦建設之本黨，不謂一部分之執行委員竟輕輕斷送之而不稍惜，此其尤可，痛心者十一也，如上所言，皆為武漢會議中所加于本黨之根本之創傷，致使革命勢力發皇張大之本黨，有遍體創痍之觀。長此以往，不獨北伐困難，而本黨百萬黨員，與朝夕以求中國的自由平等之民衆，亦將何所寄託，險象如此，詎能再安緘默。爰痛切陳詞，望我全體同志念黨國之危機，凜喪亡之無日，被髮纓冠，共圖匡濟，扶危定傾，端視此舉。披瀝奉陳，敬候明教。中國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委員鄧澤如，黃紹雄，吳稚暉，李石曾，蔡元培，古應芬，張靜江，陳果夫青

## 國民政府通電

案奉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會議咨開，據中央監察委員會咨，民國十六年四月二日召集中國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全體緊急會議，議決建議案一件等因，本政府謹予接受，查原咨內開，建議案分別兩點，一共產黨連結容納於國民黨內共產黨員，同有謀叛証據，最近在湖南湖北浙江江西安慶上海共產黨之所為，皆受有外人指使。不利國民黨之事實，其騷亂社會，擾動後防，尤其餘事，訪察所得首要各人，請以非常緊急處置。將所開各人及各地共產黨首要危險份子，經黨部舉發者，就近知照軍警，暫時分別看管監視，免予活動，致釀成不及阻止之叛亂行為，二所有漢口聯席會議及第二屆第三次全體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皆徐謙鄧演達顧孟餘等受俄顧問鮑羅廷之指揮所顛倒，所有由該會議所產生之機關，其所發命令，本會亦認為發生疑問，應按酌事實，分別接受擱置，因中間難有便於叛徒之命令，恐釀成大患也，查此項建議案，既經議決，由本政府接受，自應依據議案行使職權，切實執行，合行通電各部長各軍長各省政務委員會遵照，所有關於該案第一點訪察所得首要各人，及各該地中國共產黨首要危險份子，經黨部舉發者，由就近軍警分別看管監視，聽候處分，具有叛亂行為業已昭著者，係屬內亂罪犯，應依法懲辦，以維治安而遏亂萌。關於該案第二點所有漢口聯席會議及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產生之機關所發命令，一律否認，現在政府開始建設，正力謀本黨政策之實現，北伐前線進展，尤應有正確統一之指揮，詎容非法搗亂之行動，淆惑觀聽，應即一體查禁，特此通電知照，國民政府印

## 國民政府執行制裁共產黨員之通令

案准中央執行委員會秘書處函開，頃據東路軍政治部主任陳羣呈稱，據第四獨立師全體黨員電稱，

佳曰召集小組長以上聯席會議。結果通過提案六條。請賜提出為禱。(一)在軍政時期應請蔣總司令行使全部職權。完成北伐工作。(二)開除黨內共產黨分子。(三)懲辦破壞國民黨搗亂北伐後方之共產黨分子徐謙鄧演達譚平山陳獨秀恽代英李大釗顧孟餘于德樹瞿秋白。(四)取締違反三民主義及本黨政策之一切宣傳及一切宣傳品。并請通令各級黨部。各級政治部負責查辦如議發現時。得直接送交各該地司法機關查辦。(五)否認武漢聯席會議并懲辦出席分子。(六)在北伐工作未完以前。將各地機關服務之共產黨分子。由各該機關調查確實。有証據或行動者。暫時報請軍警暫行監視。呈請總司令核辦等情。據此除將原電分登各報披露外。理合轉呈鈞會俯賜察核。并提出大會表決。實為公便當於第八十七次聯席會議提出討論。經議決(一)(五)兩條已先後執行。應無庸再議。(三)(四)(六)三條移交國民政府及總司令執行在案。相應函達查照如議執行為荷等因准此。除分別執行外。合亟令仰飭屬遵照執行此令。

## 蔣總司令電飭嚴懲反革命派

銜略均鑒查封總政治部佈告。總司令部之設置政治部目的。在整個的國民革命軍中統一政治訓練。圖擴大精神。使全軍將士。皆成為總理之信徒。為三民主義奮戰。乃自出發以來。政治部主任鄧演達等。援引私人。充塞部曲。其宣傳訓練等工作。顯圖破壞國民革命之戰線。分散國民革命軍力量。以故軍事之進步愈速。內訌之糾紛愈多。若不嚴加制止。整個的國民革命軍。將因受蠱惑而分離而崩潰。中正受總理付託。應付黨國重寄。斷不忍聽其如此。不特此也。政治之職責。原為軍隊中政治的訓練。而若輩利用與將士有密接往來。竟破壞軍令之統紀。對三民主義之忠實



同志。盡量排斥。對阿附感激之私交。皆盡量延致。國民革命軍之總政治部幾為少數共黨份子及投機少年所獨佔。因此之故。犧牲生命以求三民主義實現之戰士。遂成為別有肺腑者之前驅。自克復武漢後。上下數千里革命血染山河。均呈社會不安之現象。國民革命軍為解放人民而來。又何敢聽其如此。更不特此也。在此整個的國民革命進行中。殘餘之軍閥與帝國主義者。方互相勾結。革命勢力作最後之決鬪。在此情形之下。苟為忠實黨員。急應團結一致。而把持總政治部者。竟喪心病狂。假借名義。潛植反動勢力。妨礙北伐進行。甚至嗾使黨羽。陰謀搗亂。喪失本軍之信用。阻礙北伐大計。此種行為。無異內奸。中正又何敢聽其如此。根據以上事實之正確。中正為完成國民革命計。實行三民主義計。乃不得不將淆惑軍心。背叛主義違反軍紀。分散國民革命勢力。破壞國民革命戰線之總政治部。下令封禁。並按治其從。惟在少數敗類包辦操縱之下未必無忠實同志。此種同志。平日焦頭爛額。懷謬最譏之良心。為中正所深知。尙望當此革新之日。如上正大途。中正無不信任。引為同胞也。嗣後望各軍師團營部各政治部。嚴密注意此種搗亂分子居人。如發見有此種情事。或該政治部仍假名義派人到部。應即嚴行拒絕。或嚴行懲辦。此為劃一黨軍政治統系。防止分散革命勢力之要着。急盼嚴厲執行為要。總司令蔣。灰印。

## 中央監察委員會函促中央執行委員國民政府

### 委員尅日到甯文

本黨中央監察委員會，以中央黨部及國府地點既經伏定在南京，黨務政治應即日進行，惟各

委員仍有未到南京者，爲督促其勉日到寧起見，特分函致中央各執行委員及國民政府各委員，

(一)致中央各執行委員函

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汪委員精衛，譚委員延闓，丁委員惟汾，蔣委員中正，陳委員公博，何委員香凝，胡委員漢民，甘委員乃光，李委員濟深公鑒，竊中央執行委員會所在地。因南昌武漢開始紛爭。武漢共產黨員及附送黨員擅開非法聯席會議，及把持第三次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包圍忠實黨員，通過非法議案，致汪精衛同志在滬，亦憤慨其顛倒，贊成武漢不受非法命令，是以曾經本會舉發警告，所有多半竊據武漢所謂中央機關者，皆應看管監視，免予活動，以免釀成不及阻止之叛亂行爲，則是所謂武漢聯席會議第三次全體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能否發生效力，皆須在南京第四次中央執行會全體會議決定，當此黨務職務不能久曠之際，現在國民政府已定南京，第四次全體中央執行委員會，定四月十五日在南京開會，是日雖未成立，然已經到會增員在十四日推胡漢民同志主席，開過預備會一次，十五日候開大會，又推柏文蔚同志主席，改開談話會一次，可喜國民政府地點及中央黨部地點，既已確定，本會依「審查黨務之進行情形及部員之勤惰」注意，貴常務委員等爲武漢紛亂以前負中央唯一執行職務之責，現在中央黨部既得安全地點，務望即日進行黨務，勤勞其職責爲要，未在南京者，尤望勉力速赴，不勝盼切，謹候公綏，中國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謹啟，

(二)致國府常務委員函

國民政府汪委員精衛，胡委員漢民，譚委員延闓，伍委員朝樞，古委員應芬，宋委員子文，張委員人傑公鑒，並轉各委員同鑒，現在國民政府已定南京，是以第四次全體中央執行委員會，亦定

四月十五日在南京開會，雖是日委員未能全到，已由到會委員在先日開過預備會一次，在本日候開大會未成，故開談話會一次，可喜首都已定於總理生平所最喜之地點，本會本「稽核在黨中央政府任職黨員是否根據本黨政策」之任務注意，貴常務委員等務望依照政府定在南京之政策，尅日進行，以利庶務之不舉，其未到南京者，尤望速赴爲要，謹候公綏，中國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謹啟。

## 總政治部通令撲滅共產黨

爲通令事，照得本黨容納共產黨份子，原爲集中革命勢力，期以最短期間，完成國民革命，實現三民主義，共產黨加入本黨以後，應如何服從本黨紀律，信仰本黨之主義，以期毋負本黨總理容納之厚意，不意加入本黨以來，即祕密在本黨各級黨部組織黨團，操縱黨政，所以挑撥本黨同志，搖動本黨基礎者，無所不用其極，最近令人痛心者，彼等竟敢公然侮罵總理之人格，詆毀本黨之主義，詭謀百出，欺壓民衆，對於本黨最愛護之農工，尤盡挑撥離間之能事，近數月來愈益恣肆，一面勾結帝國主義與軍閥，一面利用徐謙鄧演達等爲工具，把持武漢中央黨部及國民政府，濫發偽令，企圖消滅艱難締造之中國國民黨，破壞本黨領導之國民革命，似此叛黨賣國，實屬罪大惡極，本黨領袖及全黨忠實同志，既已團結一致，共下最後決心，誓以全力將該黨消滅之，本主任秉承中央特別委員會及國民革命軍總司令之命令，管轄廣東廣西福建雲南貴州五省各軍事政治工作，特將共產黨份子破壞本黨之罪狀，昭示各該軍政治部工作人員仰即詳察最近黨糾紛之由來，亟起擁護本黨忠實黨員之救黨運動，須知此次鬭爭，並非本黨此派與彼派之鬭爭，而實在爲本黨與

中國共產黨之鬪爭，卽三民主義與反三民主義之鬪爭，亦卽革命與反革命之鬪爭，本黨如不速將共產黨撲滅，因此類無惡不作共產份子，必將繼續搗亂，破壞本黨之國民革命，將我中國斷送與外人，使我中華民族永遠失了自由與自主，爲此令仰遵照，迅將共產份子賣黨賣國之罪狀，宣示該軍官佐士兵，尤宜喚起該軍官佐士兵一致團結，擁護中國國民黨，及孫文主義全部，誓死撲滅此種甘爲民衆公敵之中國共產黨，努力完成國民革命之偉業，是爲至要，此令。

## 後方總政治部宣佈共產黨罪惡文

爲佈告事，照得中國國民黨容納共產份子，原冀集中勢力完成國民革命實現三民主義，共產黨員加入本黨之後，卽應秉承總理意旨，放棄共產宣傳，絕對信仰本黨主義，服從本黨紀律，不意共產份子加入本黨以來，居心莫測，詭計多端，暗在本黨各級黨部組織黨團，操縱黨政，其所以挑撥本黨同志搖動本黨基礎者，無所不用其極，最足令人痛心者，卽爲彼等喪絕良心，侮蔑總理之人格，詆毀本黨之主義，陰謀百出，欺壓民衆，對於本黨所最愛護之農工，尤盡挑撥離間之能事，務使農工懷疑本黨而後已，近數月來，共產份子受外人之指揮與煽動，益無忌憚，公然背叛本黨，利用除謙鄧演達等爲工具，把握武漢中央黨部及政府發佈亂命，企圖消滅本黨總理艱難締造之國民黨，破壞本黨所領導之國民革命，以此叛黨賣國，寡廉鮮恥，實屬罪大惡極，絕對不能再予容忍，本黨領袖及全黨忠實黨員現已團結一致，共下最後決心，誓以全力撲滅殃民禍國、罪惡貫盈之中國共產黨、中國國民黨中央特別委員會已成立於南京、廣東特別委員會亦於十五日正式成立處理一切軍政黨務、凡我民衆、必須明瞭此次糾紛、決非本黨內部此派與彼派之衝突、而實

爲本黨與中國共產黨之鬥爭、本黨如不速將中國共產黨完全撲滅、則此類無惡不作之共產份子、必將繼續搗亂本黨、破壞本黨之國民革命、將我中國拱手送之外人、使我中華民族永遠失其自由與獨立、本政治部用將其產份子、叛黨賣國之罪惡、宣告全國、凡我愛國同志、務須團結一致、誓以全力消滅甘爲民衆公敵之中國共產黨、尤須熱烈擁護中國國民黨、及其領導之國民革命、益惟我國民黨、乃爲真正代表全國民衆利益者、惟我國民黨所領導之國民革命、乃能打倒軍閥及帝國主義、求得中華民族之獨立與自由、全國民衆如能完全了解此旨、則國民革命必能於最短時期內完成、三民主義必能於最短時期內實現、須知本黨堅決爲此救黨運動、不惟爲從速完成國民革命起見、實所以謀世界弱小民族之解放、及促進世界自由平等之實現、用特佈告各界咸使知悉、幸勿自相驚擾、切切此佈、留守主任曾養甫、

## 長崎本黨同志表示護黨救國電

南京中央執行委員會監察委員會國民政府轉蔣總司令總政治部各軍長各將領全國各級黨部各報館公鑒，南京交通既極便利，形勢更爲衝要，總理定爲首都，實屬千秋大計，頃聞中央黨部國民政府決定遷都南京，風聲所破，薄海歡騰，從此政權鞏固，黨權集中，完成國民革命，實行三民主義，薄海人民實利賴之、肅電奉賀，敬祈垂察，長崎市梅香崎町十一番地中國國民黨長崎支部全體黨員同叩、（銜略）民國自開創以來、軍閥勾結帝國主義、禍國殃民、不勝髮指、蔣總司令繼承總理中山先生之遺志、氣貫風雲、志安邦國、年來出師北伐、一戰滅吳賊而下湘鄂、再戰孫傳芳驅風奔潰、復克蘇皖贛閩浙諸省、以不滿十萬之師、當國賊數千萬之衆、縱橫中原、勢如破竹、義旗

所至、風假無遺、此無他蓋視乎、民心之向而已、現在軍閥三巨頭已殄戮其二、至直搗幽燕、誅張賊以稱快萬民、澄清宇內、耀神州而賓服歐美、要不過指日間也、語云、民無所觀、惟德是輔、蔣總司令領袖北伐健兒、奮身血戰、日不暇食、其國民之德、亦高出雲表矣、凡吾中華人民亦箠簇壺漿以歡迎之、捨身以爲士卒、傾囊以作軍需、援之助之之不暇、何何忍袖手旁觀、漠如秦越而甘冷血動物之誠乎、更何忍於九仞成功、遽因一己之利益、竟置數千年之文明古國不顧、四萬萬之同胞生命不顧、祖父生斯長斯之故土不顧、而甘爲一篲之毀壞以爲快乎、不意有徐謙鄧演達、彭澤民諸喪心死囚、別具心肝、奴隸四佈、任意搗亂、并嗾使其走狗、到處高唱反動論調、誣陷我革命領袖、搗亂我北伐戰線以致軍閥乘機、戎狄覬覦、噫、天下痛心事、亦有甚於此者、本支部僑居海外、目擊心傷、誓團結全體黨員、一致擁護繼承總理遺志之忠實信徒吾人革命領袖蔣總司令、刺滅徐鄧諸叛徒及其走狗、以期完成全國統一及達到自由平等之目的、並希望前敵諸將士及全國三民主義之信徒務各精誠報國、勿以荆棘無害而不動、勿爲醜類猖獗而灰心、則中華民國幸甚、中國國民黨幸甚、臨電泣涕言難盡意、中國國民黨長崎支部真叩、

(街略)竊本支部由民國十三年我總理北上、路經長崎、諄囑在崎同志創立之、成立後不半年、黨員達八十餘人之多、黨務進行、速與時俱、十四年東京總支部開除叛黨份子郝兆先、乃郝逆叛亂性成、不知日省、來崎勾通本支部黨員簡竹斌及共產份子唐道海胡發壽等、設立偽支部、擾亂黨紀、阻撓進行、時海外部部長彭澤民復與伊等朋比爲奸、藉海外部權力、壓迫忠實同志、同人等嘗胆臥薪、誓死奮鬪、頭可斷身可棄、而主義不可曲、蓋以日本爲先烈革命之發源地、總理創立本黨之處也、本年正月、東京總支部同本黨部各派代表多人、往南昌中央黨部控告、彼等及彭澤民之叛黨罪

狀、二月十五日中午中央黨部常會將彭解、彭職。彼等漸形瓦解。乃武昌共產派侮辱黨權、藐視中央命令。否認二月十五日中午常會。仍復彭海外部職、於是彼等死灰復燃彼等黨行爲，不勝枚舉。茲將酌舉其一二。俾知事實。非謬言也。蔣總司令繼承總理之遺志出師北伐。所向披靡。人民倚爲救星。黨國賴如柱石。何應欽白崇禧兩同志。亦均勞苦功高。彼等來往信件。則曰「老蔣日趨反動。混蛋份子議集南昌。國民政府遷武漢。本非老蔣所願。但終敵不住大多數民衆所請求。于是老蔣更反動。大聲疾呼。要逐走徐謙。撤還俄顧。且四出拉攏新降軍閥。招集右派及學會份子爲安置嫡系何應欽白崇禧輩於沿海區域。將來很有同帝國主義勾結之可能」似此信口雌黃。誣蔑我革命軍領袖。殊堪痛恨。除此中央清黨之時。彼等亂貼標語。擁護武漢政府。叛黨行爲。昭昭可見。本支部愛黨愛國。未敢後人。驅共產黨尤先樂從。特于本月二十三日。奉東京西巢鴨總支部命。已將該偽支部解散。但唐道海胡發南等素善投機性成狡猾。今見武漢共產勢力失敗。一時改頭換面。聽命投誠。亦未可知。伏乞我全體同志記前車可鑒。勿再容納彼等叛黨份子。并望國內外全體一致聲討。彼等無再起之餘地。不勝盼禱之至。日本長崎市梅香崎町十一番地中國國民黨長崎支部全體黨員同叩

## 安南總支部擁護清黨運動之通電

(一) 銜略鈞鑒。本黨自昨歲興師北伐以來。迭摧強寇。革命勢力已由珠江而及于黃河。本黨同志暨全國民衆。方冀于短時間內收統一之效。躋中華於獨立自由之域。孰意共產黨徒。陰懷鬼胎。喧賓奪主。在漢口大開其非法聯席會議。把持最高黨政權。誣毀革命領袖。搖亂北伐軍心種種陰謀。暴露無遺。背叛至此。罪不容誅。本黨中央監委會視茲危機。痛憂黨國。不忍先總理艱難締

造之本黨淪于共產黨奴之手。毅然舉行清黨。剷除賣國害民之共產份子。海外颯風。距躍三百。職部念共產黨徒遍布海內外。應亟芟夷蘊崇。除惡務盡。經即日在越舉行清黨運動。并一致擁護勞苦功高之蔣總司令。尤切望汪同志早日到甯復職。與蔣同志共濟艱難。以完成國民革命工作。而慰先總理在天之靈。本黨幸甚。中國幸甚。中國國民黨駐安南總支部。暨轄下薄遼。臻高棉西堤芹苴東川六支部。叩東印。

(二) 銜略鈞鑒。共產黨以寄生政策。喧賓奪主。叛黨禍國。罪通於天。此間同志聆悉。國內舉行清黨。歡幸無極。惟此輩之在海外。因特殊情勢。類多乘時投機。改頭換面。敢懇特別通令海外各黨部嚴行檢舉。以非常之法處置之。務期一網打盡。以絕根株。職部經尅日開執監委員聯席會議。一致議決。嚴厲清釐黨籍。并通令轄下各級黨部。盡量檢舉共產份子。及傾共產之投機派外。謹電奉聞。并乞指示。中國國民黨駐安南薄寮支部叩。魚印。

## 夏斗寅等聲討武漢共產黨電

全國父老昆季諸姊妹公鑒。慨自北伐軍興。不數月而江漢底定。長江流域漸次肅清。成功之速。罕有其儔。推其故雖在我將士之一致効力。亦是我民衆之擁護維殷。故得以合作之精神。收事半功効。而民衆之所以如此擁護之者。蓋久受軍閥淫威之摧殘。帝國經濟之壓迫。而冀希我北伐軍爲之謀解放求平等。而我北伐軍之昭示於民。亦是曰爲民衆謀解放。爲國際求平等而已。不料軍事日益發展。而共產黨徒。乘機竊發。盤據要津。籍口總理容共。而喧賓奪主。以暴民政治。搗亂我兩湖。斗寅等因耳目所及。僅就我鄂人所受之痛苦言之。我鄂久處軍閥鐵蹄之下。民衆憔悴於



虐政者已非一日、望治之殷百倍於他省、當局者苟措置有方、因勢利導、饑而食之、渴而飲之、收効之速將如響斯應、而其產黨徒董用威、徐謙、鄧演達、詹大悲、張國恩、李漢俊、一般宵小、把持政柄、操縱時機、以法律賦予威權、爲借人報恩報怨之具、不悉官吏爲何物、政治爲何事、謬託邪說、貪黷敗常、舉凡軍閥所不敢爲之箝制輿論、而悍然爲之、軍閥所不忍行之苛捐細稅而毅然行之、縱奸僮橫行市場以害商、教流痞擾亂閭閻以病民、銖鋤非種、強姦主意、變本加厲無所不用其極而猶文其奸以號於人曰、提高黨權、一切權力屬於黨、所謂提高黨權者、不過提高若輩宵小之權、所謂權力屬於黨者、亦是以所有權力歸之若輩宵小之手、路人側目、敢怨而不敢言、故數月間商嘆於市、農怨於野、百業蕭條、游民日衆、四境騷動、皇皇然如不可終日、本謀解放、反加之以痛苦、本求平等、反益之以不平、此誠有史以來未有之奇變、而爲我北伐軍始願所不及料者也、夫一省大器也、省政大事也、秉省政以平治一省、談何容易、非有幹濟之才、不足以應變、非有遠到之識、不可以因時、而若輩之三宵小、才不及中人、識不及臧獲、一登舞台、醜態百出、以國家爲試驗之場、以民衆爲玩弄之具、天地之大、與山川之高、皆冥然而罔覺、言念及此、良用痛心、斗寅等寄跡隣封、十有餘稔、每撫劍而咨嗟、望故鄉而出涕、去歲隨軍北伐、江漢波平、私心慶幸、以爲所以慰初衷者在此、所以慰父老昆季之望者亦在此、但軍人干政、素誣其非、豈至此時、胡忍躬蹈、故當時急率師以赴疆場、對於政治、絕無譏評、其所望若輩者不爲不殷、而待若輩者不爲不厚、而若輩橫行逆施、竟至日極、不獨影響我北伐大計、而我將士我父老昆季之環泣夏斗寅等之左右者、亦幾戶限爲穿、如再因循、勢必至水益深而火益熱、而北伐終不竣功、而軍閥終難消滅、斗寅等處此、忍無可忍、只有率我將士、爲民請命、班師東下

·撲殺諸猴·去此害羣·重建新政·繼續北伐·以竣初功·不然豈惟無以誦我父老昆季·亦無以對我北伐將士·抑猶有進者·革命因時勢以制宜·期于平淡易行·不可縱言高論·三民主義·為先總理心血之結晶·亦舉世所公認·為救時之良劑·此後設施·自應以此為鵠·此於勦奸之時·尤願與國人努力遵行者也·倚馬陳詞·諸希公鑒·國民革命軍第十四獨立師師長夏斗寅·將領萬耀煌·張森·潘祖信·盛本棠·夏鼎新·劉繩武·余式毅·葉蓬監·文蔚·趙友三蕭助·沈廷楨·王亞翹·郭恢依·夏氣清·錢振亞·陳季平·余振華·熊斌·劉譚漢·劉廣慶·宋國鈞·羅偉烈·閔紹斌·姚開安·夏天民·萬毓峴·率全體官兵同叩·元

## 李宗仁黃紹雄電令通緝共產黨

(銜略)總理手創之三民主義·定為中國唯一之救亡主義·奉行三民主義之中國國民黨·實為救國唯一之革命黨·凡我中國國民·尤其是本黨黨員·均須絕對信仰·絕對服從·絕對擁護·以胡發揚蹈勵·達到國民革命之成功·斷不容陽奉陰違·破壞反對·況值國民革命軍節節勝利之際·對于後方安寧秩序·尤不容稍有擾亂·使前方受其牽制·功敗垂成·中國國民永遠陷於泥犁·不可復振·乃有某某等作共產黨之宣傳運動·勾結土匪·煽惑民衆·危害本黨·擾亂後方·此種舉動·實予敵人以可乘之機·而增革命軍後顧之慮·其為反革命份子·已無疑義·現奉革命軍總司令電開·轉奉中央監察委員會咨開·共產黨跋扈·逆迹昭著·請以非常手段·密令地方軍警·將所在地共產份子立予嚴拿看管·以維黨國仰即遵辦等因·奉此·本司令部本省政府·自應遵照使命·肅清反動·鞏固黨國·經於本日將某某等拿獲·遵令看管·聽候發落·惟某某已潛逃·為此通電

肅清反動、鞏固黨國，經於本日將某等拿獲，遵令看管，聽候發落，惟某業已潛逃，爲此通電，仰各旅長，各警察廳局，各縣知事，一體嚴緝解案，毋稍玩縱，各屬有此等共產黨人，作破壞國，民黨之宣傳運動者，并着嚴拿看管，聽候核奪，并仰各知事錄案佈告，俾衆週知，仍將奉電日期，具報存查，是爲至要。

## 廣西省政府電告清黨運動之目的

，銜略，均覽，本省此次奉令嚴拿破壞國黨之共產份子，當經於有日會電通飭在案，須知遵令清黨，唯一要義，即在恢復黨權，實現三民主義、完成國民革命，該共產份子，不恤背叛總理，圖傾本黨，誘惑民衆，擾亂後方，阻撓北伐，悖逆昭著，故本府本部、始毅然用非常手段、將該共產及陰謀搗亂份子，次第肅清，惟扶植農工，原爲本黨最確定之政，本府所常厲行之行政方針，本部所始終擁護策略，所有農工團體，其受本黨指揮，努力國民革命者，自應力予保護，其爲黨國忠實同志，尤應切實保障，不容稍受誣陷，誠恐有投機反動派，造謠滋事，藉清黨之名，行反動之實，亟應嚴加取締，以別涇渭，爲此通電，嗣後各屬如有土豪劣紳市儈，地痞，乘機活動，希圖壓迫農工，或捏造事實，藉端誣害本黨忠實同志者，即由所在地方有司，嚴密查拿，呈候究辦，毋稍寬縱，除函省黨部通行各級黨部查照外，仰各遵照，并由各該縣知事，錄電佈告，俾衆週知，仍各將奉電遵辦情形報查，廣西省政府省務會議主席黃，國民革命軍第七軍軍長李黨代表黃，江印。

## 廣西省政府通飭勗勉各地青年文

爲通飭事，查此次共產黨份子，陽藉本黨名義，陰圖傾覆本黨，阻撓北伐，擾亂後方，種種陰謀，逆跡昭著，本省隸屬國民政府之下，自當遵令將該共產黨及陰謀搗亂份子，次第肅清，乃有少數無知青年，身在學校，亦受該共產搗亂份子所蠱惑，假青年運動之名，作破壞黨國之舉，宗旨錯誤，岐路徬徨，在政府所以養育國家人材爲心，不期而收獲此輩，良用歎惜。須知學生正在青年，求學乃其本務，值茲革命過程，固宜努力革命，共同奮鬥，然尤當履蹈正軌，識見清晰，方爲可貴，若其爲投機者所利用，必致倒行逆施，終身貽累，毫釐千里，雖悔何及，現在此種敗類青年，既經拿獲看管，其餘各校學生，多屬自愛有爲之士，務宜安心學業，毋自驚疑，以寧靜致遠之懷，崇黨國共赴之指，本府實所厚望，除通飭外，合行令仰該知事該校長，即便錄令佈告各學生一體知照云。

## 雲南將領擁蔣討共之通電

(銜略)鈞鑒，吾中國陷于次殖民地之地位久矣，諸同志秉承總理之遺訓，大張北伐之義師，歷摧大敵，屢克名城，列強爲之驚心，國賊因而喪膽，脫離帝國主義之壓迫，推毀軍閥之老巢，克奏全功，指顧間事，此固由于五黨同志之努力，與國民希望革命之迫切，亦因總理之一民主義，適合國情，足昭全國人民之信仰故也，雲等服膺黨義，匪伊朝夕，雖形格勢禁，表示無方，而信仰堅純，則始終不渝，吾滇此次改革，卽以贊助北伐爲目的，與從前護國護法諸役，殊途同歸，蓋統一全國之局既成，則建設人民政府自易，殊于戰事吃緊之時，卽對于黨見有分歧之說，最近閱中央監察委員會通電，始悉共產黨份子，朋比最高機關，巧立名目，中傷革命軍領袖，犧牲後方

，致北伐前途，因而停滯，捧讀之餘，已不禁髮指，目奉行蘇俄陰謀，欲引起國際戰爭，以實行世界革命，乃不惜以中國為第二巴爾幹，供蘇俄之犧牲，稍有人心，寧忍出此，夫共產主義，是否實施于資本主義之國家，尙屬疑問，至于我國生產落後，工商不振，不適國情，殆無疑義，乃屬數受外人指使之徒，竟公然以此號召，陰謀活動，使總理以其弱小革命團體，優予容納，加以庇護，而反喧賓奪主，以怨報德，去年以來，即謀傾覆政府，近更嘯聚醜類，盤據武漢，狡施陰謀，離間忠實同志，利用青年，把持農工運動，種種逆謀，昭然若揭，夫懷二心者決不可使之瀕處吾黨，擾亂地方安寧者，決不能與之共同革命，不待智者而決也，敢掬赤忱，敬陳三義（一）蔣總司令為國民革命之柱石，吾黨忠貞公正之領袖，凡屬同志，理宜一致擁護，完成革命工作，（二）共產黨人，謀叛有據，即應全國一致肅清跨黨分子，其首要之鄧演達徐謙等，即行逮捕，治以叛黨賣國之罪，（三）定都南京，為先總理未竟之志願，武漢已為叛徒所據，應請中央遷甯施政，以維國本，而使指揮，滇省從屬民政府之後，為國奮鬥，祇知奉行三民主義，而不知其他，有持過激主義，以引起國民之反感，障礙北伐之進行，惟有與海內同志，剷除叛黨蠱惑分子，以貫徹先總理之遺志，而完成建國之全功，用特電聞，尙祈共鑒，龍雲，胡若愚，張汝驥，李撰廷，王九齡，馬聰，周鍾嶽，王人文，同叩，

## 江蘇省黨部宣佈漢口共產黨賣國媚外罪狀電

銜略鈞鑒，漢口偽中山黨部偽國民政府，為反革命之中國共產黨，一般投機官僚政客所盤踞，違背民意，違反國情，假本黨之名，行共產政策之實，搗亂後方，妨礙北伐工作，破壞國民革命，罪

惡昭彰，早爲全國民衆所洞察，一致起來聲討，乃供產黨怙惡不悛，反動行爲，日益猖獗，陰謀逆跡，日益顯明，近據各報登載漢口共產政府，負固一隅，受經濟之封鎖，自顧勢窮力蹙，甘心媚外，與國際帝國主義者謀妥協，倡言將已收回之舊德租界讓日，舊英租界還英，舊俄租界讓美，俾漢口成爲一大公共租界，似此喪心病狂，違反本黨政策，背叛總理主張，若不急起剷除欺騙民衆之中國共產黨，則本黨政府，自去年興師北伐犧牲無數先烈所取得之勝利，將全被斷送，本會目前以清黨救黨爲職責，不敢緘默，特通電全國，希望革命民衆武裝同志，一致起來，驅逐叛黨份子，打倒禍國殃民之中國共產黨，貫徹本黨主張，繼續北伐工作，收回各地租界，取消不平等條約，完成國民革命，不勝迫切之至，江蘇省黨部特別委員會魚

## 上海各團體聯合會請願肅清共產黨文

爲叛徒亂黨。禍國殃民。罪狀顯著。特聯名請願。務乞俯順民意。肅清亂源。以救民衞國事。敝會等自年餘以來。鑒於共產黨之禍國殃民。擾亂社會。羣衆擾攘。不獲終日。每欲投袂而起。爲國除患。徒以彼等隱庇於國民黨旗幟之下。遂不免投竄忌器。迨最近讀四月六日報載吳佩孚之談話。上海全埠市民始恍然悟孫中山先生聯俄政策內容。僅容納共產黨加入國民黨服從三民主義。而努力在國民革命之途。並非縱容彼等禍國虐民。如年餘以來之行動及最近之陰謀搗亂者也。鈞座繼承先總理之未竟之志。遵守遺囑。統率三軍。誓師北伐。克湘鄂而定贛閩。進浙蘇而復皖境。青天白日之旗。沿長江而直達黃河流域。會師南都。將控北燕。此真中國國民撥雲霧而見青天之時也。詎料我革命將士戮力以肅清北大殘敵之時。而共產黨徒乃乘機而肆其禍民覆國之質。名

爲打倒貪官污吏，而爭奪權位，賄賂公行。實行爲貪官污吏，名爲打倒土豪劣紳，而實勾結土豪劣紳，爲其爪牙虎狼之助復聯合地痞流氓，掠奪武裝，抄沒民產，捕殺無辜，草菅民命，舉凡北洋軍閥及土匪盜賊所不敢爲不忍爲者，彼共產黨徒乃悍然爲之而無忌，故我黨軍所過之處，人民不堪共產黨徒之凌暴，對向日敬愛黨軍之心亦爲之減損不少，聞俄人鮑羅廷有言，中國非殺五千萬人，革命不能成功，又聞共產黨首領，陳獨秀有言，中國非造成大亂，則共產黨無活動及成功之希望（這兩個人所說的是什麼話）其處心積慮，非傾覆我國不止，鈞座承先總理付託之重，師行所至，民衆景從，當此危機一髮之時，爲民具爾瞻之際，尙請爲國計爲民計爲黨計，速加乾斷，聲討共產黨禍國殃民之罪狀，予以根本肅清，懲治首要，解散脅從，以爲民請命，勿懷猶豫，勿加瞻徇，拔本塞源，澄清華夏，實行三民主義，建國大綱，以收撥亂反治之功，則偉烈鴻勳，將永垂於民國矣，當機立斷，時至勿疑，謹布區區，伏冀採納，不勝喁喁延企之至，特爲請願鈞座，察核施行，須至請願者，謹呈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





# (四) 宣傳大綱

## 總政治部對清黨運動宣傳大綱

(一) 中國國民黨在歷史上的高貴價值，中國國民黨，由孫總理組織與中會同盟會中華革命黨中國國民黨，以至於民國十二年改組後的中國國民黨，是具有數十年革命底光榮歷史的，無論何人，都要絕對尊重他，絕對擁護他，因為唯有中國國民黨，才是拯救中國民族的黨，才是領導國民革命的黨，才是爭回國家自由平等獨立的黨，沒有中國國民黨，全國被壓迫的民衆，就象失却保姆一樣的。

(二) 中國國民黨何以有這次的救黨運動，想起救黨二字來我們痛心極了！總理因為要實行國民革命容納國內各階級的革命份子和共產份子，共同努力於革命事業，當民國十二年時，中國共產黨份子，因為覺悟到產業落後的國家，是不能以共產黨所揭櫫的共產主義所可拯救的拯救中國，唯有實行總理所提倡的三民主義，所以由共產黨的決議，請求容許共產份子，加入本黨，遵從本黨的主義及政綱，共同致力於國民革命事業，求中國之自由平等，不料二三年來，共產黨利用跨黨份子為內應，組織黨團，操縱本黨，使本黨失却中樞勢力各級黨部受其挾制縱的橫的方面感受掣肘缺乏領導全黨運用全黨的力量，本黨容納共產黨，原使共產黨在本黨統治之下，能獻其力量以贊助革命，今觀二三年來，共產黨在本黨內利用種種的陰謀，適得其反，如篡奪中央組織部，謀伸張各省縣市的共產勢力，勾結土豪劣紳以搗亂各省縣

市的黨部，挑撥本黨領袖，使不能合作以領導全黨同志，利用共產黨的機關報，攻擊本黨，使北伐進行中途阻礙，嗾使共產份子竄入農工羣衆裏邊，發生軋轢使其不受本黨指揮，誣蔑孫文主義，使全國民衆對於本黨失其信仰，串同反側軍隊，使革命武力陷於分裂，把持武漢會議，變亂黑白，使本黨基礎，因以搖動，中國國民黨的武裝同志、忠實同志，不起而救黨，則本黨旦夕間可亡於共產的毒手，爲保持本黨的主義計，不能不倒共產黨，爲尊重本黨的黨綱計，不能不倒共產黨，爲貫徹國民革命的工作計，不能不倒共產黨、爲完成世界的革命計，不能不倒共產黨。

(三)由救黨運動以達到救黨目的。全國武裝的革命同志們，全國忠實的同志們，全國各界的同胞們，救護中國國民黨，須要打倒中國共產黨，因爲共產黨阻礙國民黨救國的計劃底緣故，救護中國國民黨，即同時要協助國民黨以打倒帝國主義軍閥腐敗官僚土豪劣紳買辦階級，以貫徹救國目的，共產黨二年來用種種陰謀，以消滅救國的國民黨，無形中作了帝國主義軍閥腐敗官僚土豪劣紳買辦階級的工具，這是何等痛心的事啊，全國武裝的同志們，全國忠實的同志們，全國各界的同胞們，起來協助國民黨，由清黨運動之後以貫徹救國的目的，

(四)救黨運動完成後，所應負的責任。革命的工作是不能中途停頓的是宜一致貫徹到底的救黨是一時的非常行爲，革命是繼續的有常舉動，我們要使革命的工作能達到圓滿的，成功是要全國的民衆全國武裝的同志全國忠實的同志一致起來豎起脊梁共負責任革命是人格最高尙最光榮的行爲，我們能够負起責任，才能夠負起革命救國的責任，我們能够負起革命救國的責任，才能夠完成孫總理揭櫫的三民主義，全國的同胞們，全國武裝同志們、全國忠實的同

志們、起來起來，共同祖負革命責任，以完成革命大業啊，

## 廣東特別委員會宣傳委員會宣傳大綱

一，本黨容納中國共產黨之經過 總理因為要實行國民革命，所以要聯合國內各階級的革命份子，共同努力國民革命的工作，當時共產的份子他們也說要革命的，同時他們也知到中國在這個經濟落後，工業落後時代，是不能實行共產的，所以當時他們自願捨棄他們的主義，個人自動的加入本黨，一致做國民革命的工作，並不能以整個黨加入來，運用他們的黨團作用，凡是加入本黨的共產黨份子，他一定要信本黨的三民主義，他要遵守本黨的決議案，他要實行本黨的政綱，不然，他便不是本黨的同志，在這種條件之下，當民國十二年本黨改組的時候，孫總理為統一革命的勢力，故特許中國共產黨份子加入，這是本黨容納中國共產黨的經過，有總理的演講和李大鈞的啓事可以証明的，其後他們變本加厲，喧賓奪主的，硬把孫總理容共的主張改為聯共政策，他們那些跨黨份子，竟然分庭抗禮的，忘記了他們是本黨的黨員，完全不遵守紀律，肆意批評本黨的主義和政綱，這完全違背了總理的本意，也是我們所不能容忍的。

二，中國共產黨肆年來破壞本黨陰謀 共產黨自經本黨容許加入之後，他們並不忠實于國民革命，對於本黨的主義更常加誣蔑破壞，列舉他的陰謀重要的有五點，

(一)陰謀篡奪，本黨的組織部，是本黨的重要機關，他利用黨團作用，盤踞數年，始則對子

廣東各縣市黨部之組織，無不派共產黨份子籌備，本黨同志均被擯斥，而那些彼派的共產黨份子不是幼稚，便是鄉曲無賴，他們爲了擴充勢力，不惜倒行逆施，濫收黨員，送至各地黨部土豪劣紳爲之充斥，各縣市黨部都被其操縱，而本黨也日就于腐化，他們便可以從中發展，其次各省黨部都是如此他們反轉來誣譏本黨，說本黨容留土豪劣紳，不知招納土豪劣紳，全是他們的詭計，都是他們篡奪本黨的陰謀，

(二)挑撥離間本黨領袖，共產黨知道本黨在中國革命的歷史，是很長的，而且勢力是很雄厚的，如果本黨的領袖能團結一致，努力于黨的進行，他們共產無論怎樣的活動，並敵不過本黨的，所以他們天天造謠中傷挑撥離間、使本黨領袖不能團結，隨着對於他們的利害關係，把本黨分爲左右兩派，其實他們之所謂左右派，也非本黨的真正左傾或右傾分子，例如投機份子的陳其瑗、腐敗衰老的彭澤民就是他們所謂左派份子，由是可以証明他之所謂左派，不過是指他們的走狗罷了，肆年來共產黨機關報嚮導所有對本黨的言論批評、無一不是如此用心，胡的赴俄，汪的請假，和本黨內部的一切分裂糾紛，都是俄顧問鮑羅庭的詭計，這是黨內同志所共知的，

(三)破壞農工運動，本黨唯一之政策就是扶植農工團體的發展，並且以農工羣衆爲本黨的民衆基礎，一切革命的農工羣衆，統在本黨領導之下，以爲革命的工作，但是共產黨最怕的就是本黨獲得農工羣衆，他們一方面借了國民黨的名義做農工運動，一方面却向農工羣衆公開的宣傳，說本黨是代表小資產階級，不能代表農工羣衆的利益，他們並且不斷的攻擊挑撥本黨農工運動的同志，令其不能與羣衆接近，他們不斷的挑撥羣衆，使他們與本黨分離不受本

黨的指導，反轉來攻擊本黨，說本黨沒有羣衆，本黨同志不願接近羣衆，同時他們對於本黨同志所領導之農工團體，他們也諸多嫉忌，對於工會便挑撥其內部分裂，或且勾結東家強爲壓制，務使他們分散天斷而止，廣州數年來一切工會的互相鬭爭案，都是共產黨從中挑撥主使的，這是廣州工友們共知的事實，誰都不能掩飾的，對於農會，他們因爲希圖急切佔有勢力，不惜違背本黨的主張，那些農民運動特派員的共產黨份子，在鄉村中幾無一不是勾結土豪劣紳，以組織與民團無異的農會，或且勾結土匪以組織農會，一切純正貧苦的農民，反阻止其加入農會，本黨同志所組織的農會，因爲省農會爲其把持概批斥不准成立，一般農民困苦顛連無所告訴，至使本黨扶植農民團體發展的政策，莫由實現，這是全省人民共知的事實，（四）破壞北伐，我們知到中國要得到自由平等，須賴革命的力量統一中國，打倒帝國主義者，尤其須首先打倒勾結帝國主義壓迫人民的軍閥，然後國民會議才可以開，不平等條約才可以廢除，所以孫總理生前在粵備嘗艱苦，就是要貫徹北伐的主張，我們後死同志，唯一責任也是迅即北伐，統一中國以完成國民革命，但是中國共產黨一向是陰謀本黨，暗中防止本黨進展的，他最怕的是他們共產黨在中國勢力未雄厚的時候，國民黨統一了中國、國民革命成了功，本黨的主義深入全國民心，所以他處心積慮的計劃就是破壞北伐，阻止三民主義遍播全國，當民國十三年秋，孫總理督師北伐，他們的領袖陳獨秀便著論痛詆北伐之非計，同年總理北上，號召開國民會議，他們復在他們的機關報上迭次著論攻擊說是與軍閥分贓，經本黨中央黨部致函警告仍不終止，這回蔣介石同志出師北伐，他也著論反對不遺餘力，總而言之，他們不願意本黨早日統一中國。

本黨主義得以普遍宣傳，這是他們唯一的用心，反對陰謀是始終一貫的，但是本黨秉總理的遺訓，不因他們反對的論調而停止北伐，北伐而大得進展，得了武漢以後，他們知到統一中國就在目前，他們的陰謀遂迫不及待，其始在武漢便公開的宣傳，反對肅清長江下遊，且公然誣說『肅清江浙是爲了個人利益』鄧演達說『津浦路之戰，一定失敗的，我們武漢軍隊決不援助』，這種反對北伐態度，希望北伐失敗的心事，不是昭然若揭嗎，由此看來，這回武漢什麼的聯席會議，一切對蔣介石同志打擊的議案，是破壞北伐陰謀最後的一幕回去了，

(五)造謠中傷，共產黨無時不破壞民衆反對本黨的信仰，所以嚮導週刊數年來偽造許多事實的誣衊，都是這種用心最近最顯著的，他們的首領李大劍，不斷的主張與奉系妥協，（見李石曾同志的談話）却反在機關報上宣傳說本黨將與奉系妥協，戴季陶同志之赴日本，是中央黨部在粵時鮑羅廷的主張，其後戴同志之赴日，他們却不斷的在機關報上造謠攻擊說本黨與日本帝國主義者勾結，出賣工人，向日本借款，他不惜昧良造謠攻擊，無非是要離間民衆對本黨的信仰，以上是舉其大而爲黨內同志所共知的，其他陰謀本黨的事還不勝指數，

三，根據以上的事實，於是我們知道這一次肅清中國共產運動，並不是右傾的行爲，而是革命的舉動，能肅清共產黨，便表現我們的同志并不庸懦右傾，而是富有革命性，對國民革命是非常熱烈，因爲只有這些人才能有這樣不妥協的非常革命手段，這一次完全是我們黨裏忠實而最革命的同志，爲了中國國民黨之生存，三民主義之實現，故不能不肅清危害國民黨破壞三民主義之中國共產黨，因爲我們知到唾面自乾，目睹危亡而不自救的，這決不是真正革命者，

四，本黨的民衆基礎，是以農工羣衆爲基礎，所以本黨對扶植農民利益，比任何都覺重要，本黨第一二次大會，對於農工利益，及如何扶植其團體之發展，實有很堅確的主張的，我們不忍工人團體，以中國共產黨排除異己之故，備受摧殘，我們更不忍勞苦的農民橫被壓抑，不能自由結會，爲了貫徹我們扶植農工政策，不能不除農工姦賊之中國共產黨，

五，「以黨治國」是總理的遺訓，我們秉承遺訓，當然祇許中國國民黨一黨治中國，不能與共產黨共治中國，中國共產黨祇以信守本黨主義，遵行本黨的政綱而加入本黨，却變本加厲，陰謀百出，攘奪政權，更且希圖覆滅本黨，以獨治中國，這顯是與總理以黨治國的遺訓不符，我們是革命黨，我們是不甘於退讓的，我們是不能妥協遷就，我們的主張的，我們惟有把他們制裁，把他們肅清、

六，我們是要由國民革命到世界革命的，我們深信中國國民革命成功，然後世界革命始有成功的希望，中國共產黨破壞國民革命，破壞北伐，這不得是不忠實于國民革命，實是不忠實於世界革命，我們爲了世界全民衆的解放與幸福，我們要聲罪致討不忠實于世界革命的中國共產黨，我們高呼我們的口號，

一切革命的民衆統一集中在本黨領導指揮之下！

打倒背叛誣譏總理的中國共產黨！

打倒陰謀破壞國民革命的中國共產黨！

打倒壓迫農工羣衆的中國共產黨！

打倒反對三民主義的中國共產黨！

打倒不忠實于世界革命之中國共產黨！

實現總理以黨治國的目的，

我們的口號是，

農工商學聯合起來，

打倒背叛總理的中國共產黨，

打倒反對三民主義的中國共產黨，

打倒侮蔑總理的中國共產黨，

打倒破壞國民革命的中國共產黨，

打倒破壞北伐的中國共產黨，

打倒利用土匪工賊壓迫農工商學的中國共產黨，

打倒反動派，剷除貪官污吏土豪劣紳打倒帝國主義取締共產黨把持的武漢偽中央黨部，一切

權力屬於國民黨，

## 中央軍校政治部爲清黨運動對農民宣傳大綱

一，什麼叫做清黨運動，

一個青年革命的黨，應當澈頭澈尾都是革命的，要是黨內有了不革命假革命反革命的敗類，那便非肅清那些敗類不可要是不然那個黨必將因之而滅亡，這種肅清黨內的不革命假革命反革命的份



力所以有這樣的發展，不是一朝一夕的爲着這個發展，不知犧牲了多少的頭顱，爲着這個發展，不知犧牲了多少的血肉，不但這次爲北伐而陣亡的革命將士是爲着這個發展，犧牲的，就是自從惠州，黃花崗，以至於「五卅」「三二八」歷次我們勇敢的烈士也何嘗不是爲着這個發展而犧牲的，我們的國民黨有我們的光榮的歷史，總理領導我們從事國民革命垂四十年，現在我們可愛的青天白日旗，已經飄揚到長江以北，全國三分之二，都在我們革命政府之下，預料不出三月一定可以統一中國，一定可以使我們歷次可欽可佩的烈士含笑於九原了，那知道就有這個萬惡的中國共產黨，拿着本黨的招牌，到處想做傾覆本黨的運動，喧賓奪主，可恨至極，長此下去，本黨一定給他們覆滅，中國民族將永沉於暗無天日的地位了，我們爲着愛護我們的光榮的歷史，爲着愛護我們的民族，不忍數十年同志奮鬥所得來的，數十年烈士血肉所換來的中國國民黨淪亡於陰謀家的手，所以有肅清共產黨和遷都南京的舉動，我們若是不肅清共產黨，我們一定給共產黨覆滅，我們若是不遷都南京，我們不能行使職權，最後還是給他們覆滅，

所以我們肅清共產黨和遷都南京，都是有意義的，都是對於我們的國民黨，對於我們的民族有很大的關係的，我們要實現三民主義，應當清黨遷都，我們完成北伐，完成國民革命，也應當清黨遷都，而且我們的建都南京，是總理預定的計劃，總理在民國元年就職南京，身後猶遺囑擇葬江寧，我們的建都南京，豈是偶然的事嗎，南京對於軍事，對於政治，皆成天然的中心，指揮自如，我們要打倒軍閥，實現民主政治，非建都南京不成，這次汪主席銷假回國，一到就主張建都南京，實在是汪主席的遠見，至以遷都南京，所以成爲全國一致的要求，他的最大的原因。還是和肅清共產黨發生關係，我們這兩個運動是同時并舉的，我們這兩個運動是有同樣的目的，我們這

兩個運動是有同等的價值的，沒有這兩個運動，我們可敬可愛的國民黨一定要至淪亡，沒有這兩個運動，我們中國的民族一定要受浩劫，全國的同胞，一致的起來，慶祝國民政府建都南京，慶祝恢復國民黨黨權，打倒擾亂北伐後方的中國共產黨，打倒陰謀消滅國民黨的中國共產黨，打倒反對三民主義的中國共產黨，打倒一切反動派，嚴防右傾份子，國民革命成功萬歲，中國國民黨萬歲，

## 中央執行委員李濟琛等肅清背叛總理之中國 共產黨重要宣言

革命是何等神聖光明的動作，革命分子的集團，除努力于革命工作外，決不容有一些另懷異志的，利用這個集團的勢力，逞其野心，如果不幸混進那些投機者，革命的進程中便攔着很大的障礙物，中國共產黨員之加入我國民黨，原為增厚革命力量而來，却于革命份子集團的勢力進展到長江以後他們的投機便成功了，他們的野心便暴露了，為增厚革命力量而來的中國共產黨，一變而為革命進展中的很大障礙物了，我們為保持唯一的革命團體之國民黨的純淨嚴整計，也就是為神聖光明的革命前途計，已經毅然決然地將革命策源地的廣東以內的中國共產黨掃除，並佈宣言為我同志為我國民聲述其有掃除的必要，

本黨納中國共產黨員加入之初，同志們和國人曾經起了不少的懷疑與顧慮，先總理認定革命是神聖光明的事業，凡願同立於革命戰線的無不可與協作以成其志，故十三年八月本黨中央執行委員

會第二次全體會議，關於容納共產黨員加入，曾有如下的議決，「現在中國處於半殖民之下，各階級中有自有力求解放中國，要求獨立，脫離帝國主義壓迫的共同傾向，中國國民黨即為代表此等階級之共同傾向，從事於國民革命運動之三民主義政黨，凡屬一切真正的革命分子，不問其階級的屬性為何，吾黨皆應集中而包括之，對於加入本黨之共產主義者，只能問其行動是否合于國民黨主義政綱而不問其他，共產主義者之接受本黨黨綱，而加入本黨，即當視為本黨黨員以管理之」，十四年七月，本黨關於共產黨員加入之訓令說，「我全體同志，由去年八月執委會二次會議的決議，便是明瞭中國共產黨員之加入中國國民黨，係為接受本黨之主義與政綱而負責行國民革命之責任者，本黨為使國民革命迅速成功，不能拒絕任何派別之革命主義者加入，從前中國革命同盟會時代即係如此，惟加入本黨者，在取得本黨黨籍中，其責任與義務，完全與一般黨黨員無殊，」統觀當時的決議和訓令，本黨之容納和待遇共產黨員，一以革命的效率為主，竭誠待遇，從無歧視，且力為解釋于同志于國人以免其歧視，共產黨員如非另蓄異志，故為投機，那就政策前途，同心一德，革命分子集團的勢力所到即被壓迫的民衆得着解放的生機，民衆的利益也就是共產黨員自身的利益了，乃共產黨員為德不卒，負總理的誠摯，負我國民黨全體同志的期成革命的初心，先自絕于吾黨，思之誠可痛心，

革命的組織團體，首在堅密嚴整，共產黨員聲稱接受吾黨主義政綱而加入，加入以來，却致全力于彼黨的工作，大顯其黨團作用蟲處吾黨之中，堅密嚴整，破壞殆盡，先總理躬冒艱難挺身北上，彼黨輒用其機關報嚮導週報表示反對，迨革命軍出發北伐，為吾黨展拓之始，彼黨的嚮導週報復反對如故，其反對理由，謂每一地方應先有了民衆的組織然後黨的武力隨之，不該先用武力，

似乎亦足塗飾耳目，淆亂觀聽，不知彼輩自加入我黨以來，唯一的工作，就是借重於民衆組織，往往採持民衆組織，利用之以爲工具，凡非統屬於彼黨之下，甘受彼黨支配農工雖有正當的組織亦必攘奪破壞，可知彼所謂的民衆組織，不過是彼黨用以破壞革命戰線，分散革命力量的工具，處心積慮，即以流露於當時，幸我堅貞的同志，不爲異論所撓，義師出動，克奏膚功，彼黨黨徒，野心愈熾，磨集武漢，劫奪政權，侵入最高機關，肆發僞命，極狂悖之所至，直欲推翻吾黨現時的中心人物乃至推翻整個的國民黨，奔突叫喚，巧取豪奪，甘爲革命進程中的至大障礙物以逞其私，凡我革命同志，縱能容忍其狂謬，但能夠坐視革命大業就此敗於垂成嗎？

近日蔣總司令視師海上，封禁彼黨盤據的總政治部佈告說，政治部主任鄧演達等援引私人，充塞部曲，其宣傳訓練等工作，欲圖破壞國民革命之戰線，分散國民革命之力量，以故軍事之進步愈速，內部之糾紛愈甚，若不嚴加制止，整個的國民革命軍，將因受蠱惑而分離，因分離而崩潰，破壞軍令之系統，對三民主義之忠實同志盡量排斥，對阿附偏激之私交則盡量延致，自克復武漢以後，上下數千里革命血染山河，均呈社會不安之象，把持總政治部者，喪心病狂，假借名義，潛植反動勢力，妨礙北伐進行，甚至嗾令黨徒，引起暴亂，喪失本軍之信用，破壞北伐之大計，此種行爲，無異內奸，『這所說的雖是漢滬間所暴露的彼黨的罪狀之一，而彼黨在後方搗亂行爲，到處如出一轍，即在革命策源地的廣東以內，荒謬肆恣亦復無殊，總之在革命全戰線上，這些反革命份子如不肅清，則革命前途的危險實甚，我們現在爲着革命，已經毅然決然地就廣東以內先行肅清反革命的中國共產黨，我們更掬如火的熱心，爲我同志我同胞宣言道，我們實踐總理以黨治國的遺訓，而掃除中國共產黨，

我們爲解除農工的壓迫扶助革命的農工團體之發展而掃除中國共產黨，我們爲解除農工的壓迫扶助革命的農工團體之發展而掃除中國共產黨，我們爲努力北伐鞏固後方完成國民革命而掃除中國共產黨，

我們爲努力整飭黨的組織申明黨的紀律而掃除中國共產黨，

我們祇將破壞革命搖動革命戰線後方的中國共產黨掃除卽與外交沒有關係，尤其與以平等待我們的蘇俄聯合如初，

我們在中央最高機關未曾脫離共產黨的把持危害，回復了完全自由以前，我們在廣東省自動地作救黨運動，掃除危險作亂的共產黨份子，其餘統俟南京會議或其他本黨會議的決議奉行，

我們一面在廣東掃除反革命的共產黨分子，同時盼望革命後方的各省同志一致行動，

我們一面做這戡亂的工作，一面爲維持大局計，組織一特別委員會，授以黨務政治全權，俾在鎮壓亂黨肅清後方的意見執行黨務軍事政治的一切事宜，

末了，我們更鄭重聲明，此次純因中國共產黨員的罪迹昭彰，上邊所述，未及百一，我們爲的是掃除障礙以利革命，全不是右傾的態度，我們以後還且要極力防止右傾，一些軍閥除孽與夫所有土豪劣紳的殘餘舊勢力，凡有礙於革命的，我們一樣以最大的決心，剷除務盡，我們慎防反動的佈置決不稍疎，我們喊的是，危害革命危害民衆利益的份子肅清，國民革命成功萬歲，

中國國民黨在粵中央執行委員李濟琛監察委員古應芬，李福林，廣東省黨部執行委員會監察委員會廣東特別市黨部執行委員會監察委員會，

# 中大特別黨部改組委員會對清黨運動宣言

這次清黨運動，不但決定了本黨的運命，而且決定了全國民衆的運命，因爲在這個動運中，陰謀消滅本黨的中國共產黨，破壞北伐欺騙農工的中國共產黨應聲到了，而在最近的將來，一切腐化糊塗投機份子和反動派或反革命派，在這一運動中，亦必不免同歸於盡，我們是這樣相信，然而，在共產黨還未根本消滅，腐化糊塗投機分子還未根本肅清的今日，本黨自身免不了有許多危險，但這種危險也并非不能避免的，祇要我們時時防着他，祇要我們不斷地努力，事實是如此，清黨運動後的本黨，因爲在急遽的演化中，不免予一切反動派或投機分子以機會，大活動特活動起來，這種反動派或投機分子有的是帝國主義的走狗，軍閥餘孽，貪官、污吏，土豪，劣紳，奸商，市僧，洋奴，買辦，……以至於國家主義派，西山會議派，研究系，聯治系，這些東西，本黨老早已經認清楚是革命前途之障礙物，是本黨的死敵，何況在清黨運動高潮中，還容許他們跳梁存在，本黨是有革命的歷史的，本黨是有革命特性的，本黨是有革命的使命，倘若容許腐化糊塗投機份子混進本黨來，那就根本抹煞了本黨的革命的歷史，特性和使命，根本沒有了黨，而且，本黨此次肅清中國共產黨，爲的要保存我們革命的光榮歷史，發揚我們革命的特性，完成我們革命的使命，倘若共產黨肅清了，替代共產黨的又是這些反革命的東西，腐化糊塗投機分子，貪官污吏土豪劣紳奸商市僧洋奴買辦國家主義派西山會議派，研究系聯治派，那就這次運動根本失了意義，所以，我們站在本黨的利益上面，站在民衆的利益上面，我們絕對擁護本黨此次清黨運動，并且努力完成此次清黨運動，我們確定我們的目標，願與我忠實努力進步同志共負之，我們

的目標是，澈底打倒中國共產黨，澈底肅清腐化糊塗投機份子，掃除一切貪官污吏土豪劣紳奸商買辦，誓死反對西山會議派，打倒國家主義派，研究系聯治派，擁護南京中央政府，

## 全國總工會重要宣言及通告

擁護本黨及國民政府

切實維持工會原有利益

中華全國總工會，爲全國工人之最高領導機關，自政府派員實行改組，業於廿五日佈告成立後，該會爲使各界人士明瞭改組意思，及共產派陰謀起見，特于今日發出宣言，致全國各機關社團云，全國同志，工友們，自從共產黨加入本黨以來，最容易受他利用的就是勞工羣衆，所以他拿來陰謀搗亂的第一種工具，也就是農工羣衆，因此勞工階級裏頭發生了不斷的糾紛，形成了階級自殺的現象，同時革命底聯合戰線，受着這種現象破壞，而至於根本動搖，所以總核共產盤據工人團體，把持工人運動以來，所給與我工友之成績，只有分裂，鬥殺，壓迫，摧殘，所給與本黨的貢獻，只有搗亂，破壞，危害，傾覆，全國的同志們，工友們，本黨的唯一政策，就是扶植農工政策，共產黨却利用這個羊頭賣起狗肉了，我們工友唯一的使命，就是以整個革命羣衆的力量，擁護本黨，擁護國民政府，共產黨把持他們離開，分裂開，做了他反革命的犧牲了，工友們呵，共產黨的手段，是何等兇辣，我們經過了底創傷，又是何等嚴重呵，本總工會是全國工會的領導機關，是國民革命戰線上的一個總先鋒，但是被共產把持以來，却變成了他們的卸用工具，做了他

們宣傳煽惑的場所，本總會唯一的使命，為擁護本黨，為擁護國民政府的革命工作，盡最拋棄了，簡直是胡鬧黑暗，完全沒有領導的資格，全國的同志們，工友們，這又是何等痛心的事，及免掉農工壓迫起見，忍無可忍，迫得施以非常的處置，把共黨份子，澈底清除，從此全國的工友們，得以一致集中於本黨同一戰線之下，以齊一之步調，擁護國民政府，共同奮鬥了，同時總工會亦經由本黨廣東特別委員會派員從新改組，把共產黨的餘穢，完全剷除，認清我們目標，站回國民革命的最前線上去，自檢本總工會的使命，唯有站在本黨扶植農工政策之下，領導全國工會，一面努力改善他們的組織，完成偉大堅實的國民團結，一面指揮着共同走上國民革命的火線上，以整個勢力，為本黨打倒一切軍閥和帝國主義，更一方面與其他革命羣衆，為擁護國民政府，而共同奮鬥，以達到解放一切最高使命，又該會近聞有等奸商，擬乘機推翻從前政府對於各工會核准之看待條件，該會改組委員劉石心，王志遠李德軒等，特聯名佈告云，為佈告事，照得本總工會，自共產黨加入後，一切會務，悉被把持，此等共派份子，表面上對於各種工會，極力扶植保障，而實際上竟以工會為傀儡，壓抑摧殘，無所不用其極，迹其詭譎總理，蓄謀搗亂，尤覺言之痛心，自經此次清黨運動後，所有盤踞總工會之不良份子，業已消滅淨盡，惟會內事務頗形停滯，茲奉中國國民黨廣東特別委員會，派委改組，維持會務，委員業於日前就職任事，此後惟有悉力乃心，從事於真誠之革命工作，貫徹扶植工會，救黨救國初衷，務期會務日有起色，現聞有等奸商，擬乘此次事變將從前各工會所要求安訂，並奉政府核准之種種優待條件，積極推翻，冀遂壓迫工會私圖，如果實屬，殊堪痛恨，須知凡經我工友奮鬥犧牲得來之利益，豈容任意變更，關於此項維持之責，政府亦已有明白表示，本總工會尤當以全力為之保障，仰各工會工友，其



各安心工作，無庸自相驚擾，倘仍有蓄謀壓迫不顧工會利益之奸商，因波作浪，狡施技倆，藉便私圖，准由各該工會來會告發，本總工會定當商承主管官廳，予實切以之維持，決不使工會原有利益，稍蒙此害也此佈

## 女權運動大同盟爲護黨救國宣言

全國男女同胞均鑒，自共產黨加入中國國民黨違背總理主張，用黨團手段，操縱本黨黨務，排斥本黨真實黨員，使共產份子分據要津，破壞民衆運動，使民衆減低信仰本黨之熱誠，凡此皆不外消滅中國國民黨之表示，此共產黨之所以爲本黨之叛逆者也，又共產黨口倡世界主義以扶助被壓迫民族爲名，其實則四處散佈野心家用陰謀手段及新帝國主義之很毒方法，奪取弱小民族及弱小國家之主權，以達其吞併席捲之野心，如對付土耳其及我國可爲明證，此其所以對於吾國爲叛逆者二也，又共產黨以謀農工階級利益爲口號，其實則是其少數智識階級聯絡土豪劣紳及投機份子，利用可憐無知民衆爲之出死命，効驅馳，以維持其少數野心家之地位及私利，此共產黨所以爲我農工羣衆之仇讐者三也，又年來青年界常常發生糾紛，幾不可終日，使莘莘學子，無由問學，淆惑青年之思想，分散少年革命之勇氣，以達其把持之野心，此皆少年國際統治下青年之所爲，此共產黨所以爲吾國青年界之敵人者四也，又吾國婦女運動，以廣東爲先進而廣東婦女團體之稍具規模的組織及能向各省各縣及國外之工作者，乃女權運動大同盟而已，而共產黨竟實行破壞婦女運動之計劃，一方面派人勾結投機份子，分據各黨部婦女部，在團體則借用黨部勢力壓迫本會

，其個人則盡量宣傳其反宣傳之言論來詆毀本會會員爲反革命，尤其以農工婦女，強迫與本會分離，總之用最狠毒之手腕，以遂其破壞婦女運動之陰謀，差幸本會同志素以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相勉勵，故無論其施以何種手段阻碍各方發展，仍能保延常態，并於此數載被壓迫之過程中，對彼方之相齟齬未嘗或息，此本會可以告無罪於本黨同志，尤其可以告無愧於南方各省之女同志也，迹上所列共產黨之所以爲吾國婦女界之罪人者五也，又國民革命軍乃實行三民主義而解放全國人民於倒懸者也，無論東江南路各役，與夫出師北伐以來之各役，在武裝同志當中，爲欲實行本黨主義而犧牲者，不可勝計，一方面肉搏沙場，肝腦塗地，此本黨武裝將士爲黨國精神之實現也，乃從共產黨阻撓我軍北伐，于軍事吃緊之時，即于後方冀圖破壞各武裝同志所犧牲之鮮血頭顱于不顧，以防三民主義之發展，而共產黨之所以爲我黨武裝同志之仇者六也，諸如此類，罄竹難書，無論男女，均當與壓迫吾黨吾國者爲仇，共起鳴鼓而攻之，凡一切新舊帝國主義者均當一律掃除，不可再現于青天白日旗幟之下，并祝打倒破壞中國國民黨之共產黨到底，中華民族解放萬歲，中華民國萬歲，中國國民黨萬歲，農工商學婦女運動成功萬歲，

## 廣東總工會護黨救國宣言

廣東總工會昨發出護黨救國宣言云。工友們、同志們、中國國民黨是爲謀我們中國四萬萬同胞利益的革命黨我們國父孫總理奔走革命四十餘年，創立救國的三民主義，決定扶植我們農工的政策。這是我們所深知深曉的，所以我們認定唯有中國國民黨，才是真正爲我們謀利益的黨唯有孫總

理的三民主義、才是救中國的良藥，然而，自從總理棄了我們長逝之後、我們國民黨容納共產派份子就遽行其挑撥離間陰險手段、以圖破壞中國國民黨、消滅總理的三民主義、數年以來、壓迫我們的同志、愚弄我們的羣衆、去年三月二十日更蓄其陰謀、欲以推倒我們的領袖蔣總司令、雖經同年四月十五日整理黨務案之決議，亦置若罔聞，去年蔣總司令北伐，共產黨已明目張膽，聲言反對，及兩湖既下，閩贛肅清江浙版圖，俱入我手，共產派更把持中樞擅集偽會違背黨紀，屢發亂令，復偽造南北妥協之謠言，以搖惑軍心，煽動後方，種種罪惡，筆難罄書，且其利用工人，圖謀自己利益，犧牲羣衆，以求達其侵略。在過去的工會組織，及省港罷工，他們的卑劣行爲，凡我同志，想當洞悉，所以共產黨就是壓迫他人，愚弄農工的野心家，也就是蠶食國民黨的懸蠹，我們要一致起來，打倒他的，現在我們的同志經已覺悟了，我們的工友經已起來了，我們對於護黨救國的主張，第一要肅清黨內的挑撥造謠的反動分子共產黨，嚴肅我們的紀律，保持我們黨的健存統一，第一要擁護孫總理的農工政策，聯合商學兵各界，集中在青天白日旗幟之下，一致爲三民主義而奮鬥，第三要絕對服從四月三日上海中央執委監察的解決黨內糾紛會議議決辦法，并促其實行，第四要根本否認漢口的非法會議，並剷除一切禍黨禍國的份子，第五要依照總理的遺命，尅日移遷中央黨部及國民政府于南京，第六要我們忠實同志，主持一切軍政財政外交諸務實現三民主義的建設，第七要擁護蔣總司令北伐，維持總司令固有的權威，以促進北伐的成功，第八要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以求實現總理的主持，最後我們要高呼三民主義的信徒聯合起來，肅清黨內搗亂分子共產分子，擁護中國國民黨，擁護蔣總司令北伐，實現總理定都南京的遺志，實行三民主義的建設，打倒軍閥，打倒一切帝國主義，打倒利用愚民政策

的中國共產黨，中國國民黨萬歲三民主義萬歲，國民革命成功萬歲。

## 南昌市黨員大會宣言

中國國民黨南昌市全體黨員，謹以愛護本黨之赤誠，鄭重宣言如下，黨員對於黨之紀律，無中立之餘地，本黨為民主集權制之黨，凡下級黨部非法反抗上級黨部，即為叛黨，南昌市執行委員，不經黨員大會通過，冒用本黨部名義，發表通告誣讒省黨部，並拒絕省黨部命令，甚至煽動少數工友，包圍省黨部，毆辱省黨部職員，是該執委會已攝成叛黨行為，本市全體同志，站存黨的紀律之下，不但應起而糾正且須起而剷除之，本屆南昌市執行委員會，就職以來，倒行逆施，擢髮難數，略舉其犖犖大者如下，

(一)破壞總章，查區分部組織，按照總章，依所在地劃分，乃南昌市執委員因欲便於操縱，選舉私人，起見竟不按地域，以意亂編，此破壞總章之罪。(二)破壞民主集權制，民主集權制為本黨之要義舍民主集權制即不能成為本黨，本黨民主精神，在於黨員黨內之自由討論，集權精神，在於下級黨部服從上級黨部之管轄，乃南昌市執委會，開黨員大會時，其常委傅慈忠禁止黨員發言，同時發表宣言，否認省黨部，此破壞民主集權制之罪。(三)勾結土豪劣紳搗毀黨部，工商報記者章秀卿係前新聞編輯，為鄧如琢之走狗的走狗，公開以後混跡本黨，猶不悔過歸順于青天白日旗幟之下，乃于六日黨員大會記載，誣讒會炯同志謂「秘密工作同志即是黨賊」以誣讒會同志，一以誣讒本部秘密工作之忠勇同志，更以挑撥離間本黨黨員，實為反革命派進攻革命派之一端

，省執行委員會第十八次會議決議開除章秀卿黨籍並咨省政府拿辦，本市全體同志無不稱是，乃市執委會四十三次會議，竟指他濫用職權，並驅使數工友，來省黨部強迫釋放，圍毆省黨部職員會炯同志，對土豪劣紳不惜擁護，對本黨秘密時代工作同志，反肆意蹂躪，此市執委會勾結土豪劣紳搗毀黨部之罪三，（四）擾亂後方障礙北伐，當此奉軍南下前方正在吃緊之時，稍有良心之黨員應如何鞏固後方以爲後盾，乃南昌市執委會諸人，竟值此時誣讒本省最高黨部，圖謀傾復本省最高機關致令爲親所痛仇者所快，吾人須知後方之鞏固與前方之勝利同等重要擾亂後方，客觀上等于帶助軍閥，摧殘革命勢力，此市執委會，擾亂後方障礙北伐之罪四，（五）反叛主義，前日遊行時，由市部引導下之羣衆，竟有少數反動份子，公然呼口號，打倒中國國民黨，「打倒三民主義」，此市執委員反叛主義之罪五，（六）反叛本黨，一本黨爲整個的黨，本黨之權力在全國集中于中央黨部，在一省集中于省黨部江西省黨部爲本省最高機關，市執委會公然反抗圖謀傾復，非叛黨而何，此市執委會反叛之罪六，市執委會，破壞總章，破壞民主集權制，勾結土豪劣紳擾亂後方，反叛主義，反叛本黨，任何黨員或黨部，有一于此早應共棄，乃形執委會竟以一身兼而有之，積惡貫盈，日復囂張，本市全體同志，忍無可忍，爰于十六日下午一時，自動召集黨員大會，一，擁護西省執行委員會，二，請願省黨部迅速接收市黨部，三，請願省黨部開除反動份子黨籍，四，請省政府通緝反動份子，五，請願省黨部查封反革命的報紙，抑更有進者，本市全體同志，除上列要求外，更當誓以全力鞏固後方，擁護國民革命的勝利，並改選新市執委會，實現黨的民主集權制，耿耿此心，決不稍懈，謹此宣言，最後高呼口號，擁護江西省黨部，擁護省黨部即是擁護中國國民黨，破壞中國國民黨即是反革命，嚴辦叛黨的反動份子，開除叛黨份子傳思

忠等黨籍，要求通緝反動份子，擁護革命的領袖蔣總司令，擁護總理創造的中國國民黨擁護總理手訂的三民主義，擁護總理聯俄政策，擁護總理農工政策，國民革命成功萬歲，世界革命成功萬歲。

## 濟難會南方辦事處及濟難會省總會宣言

親愛的廣東民衆們啊，在中國國民黨改組的時候，孫中山先生爲革命勢力之集中，所以決定容納一切革命份子加入本黨，其時中國共產黨也自認共產黨員以個人資格服從國民黨主義，無背叛國民黨之行爲，但是自從他們加入本黨以後，即施行黨團作用，日夕整備，以圖大逞，自總理逝世以後，尤其是本黨北伐以來，他們企圖劫奪政權之野心，更是昭然若揭，我的黨內的忠實同志，目擊着他們的倒行逆施命行動，與狠毒險詐的企圖，爲挽救本黨的危亡國民革命前途的生命起見，所以於最近幾天舉行全國清黨運動，以非常的手段，處置這種非常的變故，在廣東方面特組織一健全而有力量的中國國民黨廣東特別委員會處置一切，並執行黨務軍事政治一切事宜，這個特別委員會，因爲處置妥當，於數日間把危險萬分的廣東局面，轉危爲安，使到我們廣東民衆不至受何種的驚險，親愛的民衆們，我們的使命是救濟一切真正爲革命而犧牲的民衆死在革命戰綫上的烈士，我們對於這種破壞本黨利用農工搗亂革命戰綫上的中國共產黨，我們要率全體會員站在本黨領導下與一切真正革命民衆聯合起來，擁護清黨運動，我們更要一致高呼，打倒破壞國民革命的中國共產黨，打倒利用土匪工賊壓迫農工的中國共產黨，打倒陰謀消滅國民黨之中國共產黨

。反對國民黨是反革命，打倒一切反動派，打倒投機份子，剷除貪官污吏土豪劣紳，對國民黨罷工便是反革命，不受國民黨指揮的民衆不是革命的民衆，中國濟難會南方辦事處，中國濟難會廣東省總會，

## 革命工人聯合會宣言

工友們，此次發生清黨運動，完全是我們國民黨對於中國反動的共產黨陰謀破壞黨國而加以制止之舉，總司令部及公安局業已有佈告，我們一看便明白了，至於其收繳工代表會各工會自衛隊糾察隊之槍械，係因其各工會職員向有危險份子，受共產黨利用，甘心爲其走狗，圖謀不軌，故不能不繳其槍械，而剷除此等工賊敗類，以保治安，鞏固北伐後，這是黨政府專對於防範共產黨搗亂的辦法，並不是對我們勞動界各工會有什麼壓迫行爲的，我們幸勿悞會，自相驚擾，或至出手報復私仇舉事，毀拆工會，毆打工友，槍掠什物，以快反動派之心，則與本黨寬大政策相違，本會本着革命精神，站在勞工同一階級深願領導全勞動界工友，一致擁護國民黨，擁護國民政府，保護勞工政策，擁護革命軍北伐，擁護此次清黨運動，打倒反動派，打倒一切陰謀工賊破壞工會和壓迫勞工之搗亂份子，凡我純粹工友，倘有從前人乘機欺凌摧殘，而來告者，當以友誼的地位，盡力維持援助，不分受人愚弄，或被畛域，絕無成見，甚望各自覺悟，一致聯合起來，同向革命的道路上去，謹此宣言，四月十五日。

## 中大委員會訓育部特別黨部學生會宣言

先總理以國民革命之責任付諸我國民黨，我國民黨為厚集革命勢力起見，對於共產黨份子，概予收容，詎自該黨屢進吾黨之後，即懷蠶食吾黨之謀，挑撥把持巧取豪奪，操縱上下黨政，壓迫真正農工，阻撓國民革命之進行，妨碍三民主義之實現，近更破壞北伐，妥協奉張，嗾令黨徒，引起暴動，騷擾社會，搖動後方，凡我國民，靡不髮指，此次中國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決定對於陰謀搗亂之共產黨加以非常緊急處置，及中國國民黨廣東特別委員會實行掃除共產黨搗亂份子，實為護黨救國，唯一辦法，本校為總理所手創，對於叛背總理之共產黨份子，當一致剷除，本校為總理講演三民主義之場所，對於反對三民主義之共產黨份子，尤當根本消滅之，本校為紀念總理之革命學府，對於一切反革命，不革命，假革命之糊塗反動份子，更當以打倒西山會議之精神，努力打倒之，凡我同志皆應一致起來參加護黨救國運動，中大委員會，中大政治訓育部，中大特別區黨部，中大學生會，

## 黨紅會宣言

忠實的同志們，親愛的同胞們，我們今次的清黨運動，是對中國共產黨而舉發的，我們為甚麼要肅清共產黨，因為本黨容許共產黨加入以後，他不念總理的仁慈寬大，不願分裂革命勢力的危險，從集中革命力量的好意，一變而為蠶食本黨的排他惡念，專意肆力於黨團作用，從事於破壞國民革命的戰線，離間挑撥本黨銳進的忠實同志，——迎汪倒蔣是他的例証，——以遂他消滅本黨奪取政權替代本黨在中國的所取得地位的宏願，中國共產黨在國民革命進程中的種種罪惡，誠如



吳稚暉先生呈中央監察委員會一文所言一樣，我們「護黨救國」而打倒共產黨，共產黨勾結土匪工賊以摧殘農工，我們爲本「扶植農工」的主旨而剷除共產黨，共產黨挑撥中傷我們的革命領袖陰謀篡奪中國國民黨，我們爲「擁護汪蔣合作到底」而剷除共產黨，還有我們這次清黨運動並不是專對某階級發的，無論農，工，商，學，軍警，黨，政，各界，倘有蠶食中國國民黨的共產黨，藏在內面我們忠實的同鄉通都要起來打倒他，現在我們高呼，（一）打倒破壞國民革命的中國共產黨，（二）打倒利用土匪工賊壓迫農工的中國共產黨，（三）打倒陰謀中國國民黨的中國共產黨，（四）反對國民黨便是反革命（五）真正的國民黨忠實同志團結起來，（六）不受國民黨指揮的民衆便不是革命的民衆，（七）嚴防右傾份子，（八）打倒軍閥到底，（九）打倒帝國主義到底，（十）剷除貪官污吏土豪劣紳到底。

## 省港罷工委員會宣言

東亞社云，省港罷工委員會自改組後昨十九日發出，肅清共黨叛徒宣言云。一切革命的工友們，中國國民黨唯一扶植農工的革命政黨，是領導中國各階級一齊參加國民革命的政黨，在最近的數年來，無論在行動上，政策上，都表現在中國國民黨是澈底解除農工階級痛苦的，絕對和共產黨以欺騙伎倆來引誘農工階級入彀不同，自從五卅以後各地繼續發生慘案而香港政府也居然對香港工友橫加壓迫，所以香港的工友們忿而歸國，本會是領導省港罷工工友的總機關，便在這個時期成立，自返省以後，幸得蒙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國民黨所領導下各機關，對本會工友繼續爲精神與

物質方面的幫助，本會大多數工友，都認識清楚，中國國民黨才是真正為工友謀利益的革命黨，但是在過去的時間，本會皆為幾個共產黨的陰險分子所把持假藉名義作惡多端，直到現在已經發覺了，共產黨的叛逆誤及誣被把持本會的共產黨分子已肅清，從今後本會使真正回復了本來面目，站在中國國民黨青天白日旗幟之下，與一切反動勢力作最後的鬥爭，勝利時終歸我們的，我們知道中國共產黨，初則藉名中國現在不能行共產主義，所以要求以個人名義加入中國國民黨，自從加入國民黨之後，開始其侵奪蠶食國民黨的野心，一方面陰謀搶奪國民黨的政權，破壞國民黨北伐離間國民黨革命領袖，使汪先生不能和蔣總司令合作，而同時又分裂民衆組織，大凡各種民衆組織，共產黨不能把持的，他們總百端設法破壞，他們的動機報嚮導人民等，時常摭拾一二帝國主義者所談做的謠言，作攻擊國民黨的根據，又如他們出版的『反戴戴季陶的國民革命觀』關係破壞戴先生一個的名譽小，關係整個的國民革命進行上便影響很大，因為這類的反動宣傳品，最足以亂觀聽，使一般腦根簡直的人，對國民黨的領袖不信任且愈弄愈兇，中國共產黨在武漢方面，勾結一二投機份子，如徐謙、鄧演達彭澤民陳其瑗之流，把持國民黨的中央黨部，召集其所謂中央第三次全體執委會議案，中國共產黨破壞國民黨的運動，真紀不勝紀，再就工人運動來說，大凡組織工會不服共產黨的指揮，便逕加以『工賊』『東家工會』的罪名，一般工人運動的同志，祇有怒而不敢言，又如政府實行減田租二五原為體恤農民起見，但是共產黨將所減的租項撥歸農民協會，供共產黨的活動費用，如此諸端，都可見共產黨祇是拿農工作工具，顯然是農工階級的公敵，這次廣東當局執行中國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的命令剷除共產黨使我們工友獲到本身的利益，工友們，我們要在中國國民黨指導之下團結起來繼續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而奮鬥，最後

我們高呼肅清陰謀反動的中國共產黨鞏固中國國民黨，打倒軍閥及帝國主義到底，工人解放萬歲，中國國民黨萬歲，國民革命成功萬歲，罷省港工委員會，

## 華僑協會爲清黨運動對海外僑胞宣言

中華民族求生存自由唯一的出路，且需要急切不可須臾緩者，非以三民主義爲基礎之國民革命乎，中國共產黨冒真方，賣毒藥，極其操縱誘惑欺詐挑撥之能事，對於民族唯一生路，陰謀斷絕，且對於吾黨黨權政權，陰謀攘奪，本黨革命領袖全體忠實同志，爲護黨救國起見，取非常緊急手段處置之，此不得已之舉也，謹爲我海外僑胞陳之，吾海外僑胞呻吟輾轉於帝國主義鐵蹄下，其痛苦較之國內同胞，何只數倍，滿清政府既委棄吾輩于前，北京偽政府又不加保護于後，嗟此如失母之千萬孤兒，徒有爲人魚肉，以供宰割而已，孫總理唱導革命組織中國國民黨，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數十年來奮鬥不已，仰仗海外僑胞，毀家紓難，贊勤革命事業，遂使革命進行，日臻順利，自總理逝世後，本黨革命領袖，尤繼續遺志，再接再厲，客歲北伐軍興，國內三大軍閥，已倒其二，吾國內外同胞，莫不歡欣鼓舞，以爲軍閥指日撲滅，中國立將統一，廢除不平等條約，實現三民主義，四萬萬同胞，及吾海外僑胞得自由，得平等，得無窮之樂利，豈料正軍事節節勝利，行將直搗幽燕之時，中國共產黨搗亂後方，截留槍彈，阻止援軍，造謠誣害蔣總司令，並毀前敵得勝軍爲匪軍，凡阻止北伐進行，減少軍士鬪爭勇氣之方法，無所不用其極，如誣譏孫總理，反對三民主義，尊俄人鮑羅廷爲國父，賣中國於第三國際，收羅流氓土匪，操縱工會

農會，肆行掠奪與殺戮，兩湖及贛粵多數地方人民，求生不能，求死不得，實共產黨為之禍階，即吾僑胞遠在海外，共產黨亦嗾使其爪牙，破壞搗亂，無微不至，海外如此，國內更可想見矣，總其罪惡，罄竹難書，質言之，共產黨之詭意毒計，實欲使中華民族永久為奴隸牛馬而已，嗟乎，豈吾僑胞四十年來助鉅款捐生命求中國革命成功之希望乎，吾黨忠實同志，決議以非常緊急手段，掃除中國共產黨徒，又豈得已哉，自今以後，深望吾海外僑胞，凜前此黨國之將亡，努力於黨權之集中，組織紀律之嚴密，合海內外之力，期使國民革命，早日成功，三民主義，早日實現，千萬僑胞於祖國保護下，享受人類應有的自由樂利，世界弱小民族得由吾族扶助而獨立自由，此見本會之所希望，而願海外僑胞共喻斯旨者也，謹此宣言，華僑協會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

## 南寧學生聯合會宣言

處在帝國主義和軍閥及一切封建制度壓迫底下的中國，誰也知道，非實行本黨所領導的國民革命，則我們中國永無脫離殖民地而達到獨立自由平等的地位，所以國民革命就是本黨的唯一工作，國民革命，就是本黨領導下之民衆的救生籍，凡屬本黨的忠實的黨員，革命的民衆，都應該跑上國民革命的戰線而努力奮鬥，本黨努力國民革命的策略，一方面是要喚起各階級民衆共同奮鬥，同時又一方面是要努力北伐，以掃除一切軍閥的反動勢力，故凡有破壞北伐，及離間各階級聯合的戰線者，那便是破壞國民革命，這種破壞國民革命的反動派，我們就應該老實不客氣的把他肅清，本黨自容納共產黨後，共產黨無時不想陰謀破壞消滅本黨，尤其是對本黨的主義與政策，無時

不加以詆毀和破壞，故容納共產黨二年以來，他們陰謀破壞國民革命的反動行爲，一天而暴露一天，當本黨出師北伐，他們居然起來反對，及至北伐軍克復兩湖，本黨的勢力伸長到長江一帶之後，中國共產黨，更大露其假面具了，其中的重要份子，便在漢口召集非法的中央聯席會議，以爲操縱中央執行委員會，破壞本黨的紀律和組織，奪取本黨的權威，同時又主使其黨徒，到處擾亂北伐後方，破壞北伐的成功，阻礙國民革命的進展，這是共產黨危害本黨和民衆的利益的罪惡呵，中國共產黨的陰謀，已爲中央監察委員吳稚暉揭發，已赤裸裸地露出來了，中央監察委員會決議把反革命的共產黨完全肅清，以除本黨的危險，我們廣西省政府及第七軍司令部，也奉到中央監察委員會電令，已把廣西的反動共產黨黃家直，梁六度，陳立亞，羅如川，雷沛濤……等擒拿，這種清黨運動，是鞏固北伐後方的徹底辦法，是鞏固本黨，救護國家底最重要的手段，我們應該明白的認識，澈底的了解，不要受着敵人的挑撥和利用，不要上共產黨反革命的勾當，我們要一致起來，擁護本黨把反革命的共產黨根本肅清，同志們，同胞們，我們是總理的信徒，我們是革命的先鋒隊，我們要擁護本黨的三民主義，擁護此次肅清共產黨的清黨運動，我們下決心，一致團結起來，努力於目前清黨運動，使一切反革命派盡行肅清，這是我們重要的工作，同志們革命的同胞們，我們應時常記着國民革命，是我們唯一的出路，三民主義是我們的救命符，我們要始終努力國民革命，信仰三民主義，宣傳三民主義，實行三民主義呵，我們革命的青年，誓與全國的革命同胞共同奮鬥，我們的口號是，革命的同胞們聯合起來，打倒背叛總理的中國共產黨，打倒陰謀消滅中國國民黨的共產黨，打倒反對三民主義的中國共產黨，擁護中國國民黨，擁護本黨革命領袖汪主席和蔣總司令，國民革命成功萬歲，中國國民黨萬歲。

# (五) 告各界書

## 蔣總司令謹告全國國民黨同志書

### 內容大綱

(一) 國民黨內部糾紛之原因 (二) 共產黨員在國民黨中之過去及破壞本黨與國民革命之事實，甲，共產黨反對北伐之經過，乙，中央遷移之經過，丙，第三次執委會之經過及開會時之情形，丁，武漢所謂中央內容之分崩，戊，「以國制國」之策略 (三) 不分之不可能，一，何以爲軍(分化及扣餉械等事) 二，何以爲黨(江西等處黨部事實) 三，何以爲國(必至亡國而後已) 子農工及社會經濟，丑，政治，寅，教育卯，外交(四) 所關之謬點三(一) 國民黨爲民衆而革命民衆決不會拋棄國民黨之謬論(二) 「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說之曲解，丙，共產黨願與國民黨提攜說之謬誤(五) 根據三種深信，甲，三民主義爲惟一救國主義，乙，中國民族當自決其命運(三) 不分則國民黨與中國將歸於盡(六) 總理容納共產黨之意思兩種(七) 一致擁護南京中央黨部及國民政府並自動清黨(八) 最後勸告武漢中央執委各個份子(九) 護黨絕非叛黨(十) 注重軍政非養成個人獨裁專政(十一) 願受真正的國民黨中央任何裁判(十二) 以陸秀夫期所有忠誠黨員爲護黨救國運動奮鬥

中正自誓師北伐以來，卽置生命於度外，秉總理遺訓，解除全國民衆之痛苦，以求完成國民

革命之工作，賴我同志努力，將士奮勇，首奠湘鄂，繼克贛閩；而浙，而皖，而蘇；以至滬甯克復，長江底定，國民革命之成功，已經逼近事實，無如大敵尚在前線，陰謀敗於後方，苟我確信三民主義之同志，不有真正之覺悟，堅固之聯合，不特國民革命將功敗垂成，且禍害必至亡黨亡國而後已，中正日親身縮，肺肝如礫，謹暴真相，以告我忠實之同志。

自不明內容者觀察，則此次破裂，僅係國民黨內部之糾紛，簡直言之，則苟無共產黨之陰謀操縱，本黨有何不可解之糾紛可言？國民黨是整個的，分離我輩者為共產黨，國民黨却是比較寬大的，利用我之寬大，以組織小黨團而在我黨內橫衝直撞者，亦為共產黨，共產黨自有其組織之系統，自有其革命之方式，自本黨決定北伐以來，共產黨即首先反對，不自度量，初擬以全力攫取廣東，坐視中原水深火熱，然後由彼興師，彼黨方為中國唯一之宰制者，故我軍待命出發，彼等首先運動罷工，以阻礙軍事行動，以後見大勢所趨，無法制止，乃改變策略，籍國民革命軍之掩護，用國民黨之名義，以隨地擴張其黨權，應用其黨略，為太阿倒持之地步，今日我軍以血戰克復之名城，明日即成彼黨以陰謀襲取之營壘，鉤心鬪角，機牙肆張，務使真正國民黨員不能參與黨務，不能參與農工運動，彼等深知本黨為全體人民謀解放，當然首重大多數之農工；以治黨治國，當然最重者為黨務之一者既得，何有其他？當我軍血戰贛閩之時，彼等即盡全力以盤據湘鄂，益知武漢將為臨時都城，必造成環境，使他日中央機關任其操縱，我黨不得不向其乞憐，中正坦白為懷，最初即主中央遷往武漢，以後奉魯軍侵入江淮，底定東南，瞬不容緩，軍政時期一切大計賴中央之主持指導者至亟，乃由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會議及政治會議議決，將中央機關暫駐南昌，初非有何作用，乃武漢方面，竟違抗南昌中央執委常會及政治會議一切議決抗拒改組政治會議武漢分會

，轉繼續其法律上以已失根據之聯席會議，是破壞中央之議案，實始於當時假託中央名義而號召之中央，乃美其名曰「革命的需要」試問「革命的需要」何限於此？況後來主張遷鄂者，即多當日力持駐贛之人，一轉移間，令人莫測，往來信使，多以南昌不遷、則大局立時破裂，武漢將另設中央，中正以大敵在前，當顧全局，遂疎通在贛同志，請其即日遷移以完成第三次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並辭去兩種主席，以為開誠見心，中央委員必有公允辦法，不受他黨操縱，以保持本黨生命，完成國民革命工作，孰意中央執委會開會之前，彼等早已佈置就緒，開會之時，竟造成武力挾迫，暴徒示威之恐怖局面，第十一軍軍長陳銘樞，轉戰湘鄂，抵定武漢，勞苦功高，竟被宵夜逼走，反散佈謠言，謂中正令其捕拿中央執行委員，不願違心，遂行辭職，陳君猶在，文電可查，欺世欺心，胡為斯極？中央常務委員會書記長李仲公則被其藉口拘禁，我革命將士被殺戮者有之、被禁閉者有之、甚至被壓迫無路投江自盡有之，武昌軍事政治分校及學兵團學生之不甘心從而被囚者，竟至千人之多，暗無天日，有過於此者乎？中央執委會以後，共產黨以自己之幹部，操縱本黨之官僚政客，利用其升官發財之心理，意志薄弱之病根，於是「以國制國」之陰謀，竟成爲明白顯著之事實。對第二次執委會全體會議規定黨部長不得任用共產黨員之議案，陽奉陰違，且於交出共產黨名冊，及組織兩黨聯席會議之事，一字不提，共產黨員隨時吸收增加，又復嚴密，除少數已經公開者外，誰能辦之？如築垣壇，先無礎石，則想像中之森嚴壁壘，終屬烏有子虛，況中央執行委員會中常務委員及政治委員國民政府部長，莫不有公開之共產黨員或准共產黨員在內，我黨真有主張之中堅份子，或因職守，或因環境關係，多不能到，等於掛名，其所設軍事委員會之內容，亦復如此，去志不察，或被蒙欺：：分析內容，可爲痛哭！中央在贛，彼輩乃存



應『革命的須要』而產生之聯席會議，否認中央一切議案，中央在漢，則中央復一變而為神聖，似此狐狸狐狗，予取予求，名曰提高黨權，而黨權墮於零點，名為擁護黨權，中正實不知黨權之誰屬？中正固反對封建思想；然一封建思想中尚俠好義，猶有可稱。若挾『天子與諸侯』，乃操莽故智，等封建思想而卜之。

當大敵在前國內鼎沸，此正總理所規定之軍政時期也，軍政之成敗，不但關係本黨，而且關係中國之生命，統一指揮，在革命軍事上為必要，出師以來，小有成功，藉端於此，每逢調度各方，籌劃作戰，中正莫不宵夜徬徨，勞心積慮，至於身先士卒，僅其餘事，統一指揮之責，中正早視為莫大艱鉅非有任何權利可言，誠以我五十萬革命軍人生死所關，數千里人民安危所繫，不敢不勉力效死，乃彼等竟背總理建國大綱之遺訓離間我革命軍人妨礙我軍事行動，假軍事委員會之名，而行施其分化，我黨軍隊之陰謀，以我五十萬革命軍人之生命，託之於數千里外毫不知兵，或甘苦不同者之手，於前敵作戰最烈之會，竟扣留餉械不發，復用種種方法，把持就地餉源，於中正則造謠誣蔑謂眼目不清，不知中正生死且置之度外，何有於身外之財產，於中正囑撥各軍餉械，竟有謂中正吝不肯發，乃由彼等，另發以市私息，共產黨員以運動工人之法，運動軍隊者，發現甯止一次，與敵人勾結妥協之謠文何止萬千，種種陰謀，無非欲使我奮鬥之革命軍人解體，以聽敵人消滅，於日日與敵人肉搏相持艱苦作戰之將士，則誣為不革命的，甚至誣為反革命的，於搗亂後方。坐擁革命將士鮮血挾來之高官厚祿者。係真正革命的。人心未死。公理何存。長此顛倒。何以爲軍？

以黨治國。爲本黨堅決主張。共產黨認定樞紐所在。處處把持黨務，藉彼等策略上之訓練，

與有革命經驗者之指揮，以少勝多，無處不握黨中之重心地位，於新黨員之有成爲真正三民主義信徒之可能者則加排斥，於有變或共產黨員之可能者，則盡力吸收，威脅利誘，至於欲加入國民黨者，非先表示能與共產黨同聲相應不可，而國民黨遂成爲共產黨之預備學校，甚至多年之純粹黨員，欲求一度登記而不可得，於不在彼等把握中之黨部，若不號召流氓籍農工之名以事搗亂壓迫，亦必藉中央或高級黨部之力，命令解散，江西省黨部搗毀者數次，服務之黨員被殺者十數人，不過其彰彰大者，然在武漢中央視之，幾若當然，如該處中央勒令解散江西省黨部及廣東市黨部之舉，無非欲壓迫我忠實國民黨員毀壞其組織、以造成清一色之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以強奸黨意、至於九江安慶上海等處問題、誠屬不幸、然不過民衆與民衆、黨部與黨部之衝突、乃深文周納、必欲嫁中正以摧殘黨務、壓迫民衆之罪名、凡希冀攫取或保全祿位、隨聲附和者、則爲國民黨之革命份子；凡不顧祿位以治黨務者、則爲『黨賊』爲『昏庸老朽』、擅造種種派別名稱、以求其分化、共產黨上藉自稱國民黨中央之掩護、下有精密陰險之黨團、如有實際團體在經濟上之援助、與有經驗者備願向、遂無處不佔優勢，致我國民黨員有隸黨藉之名、無握黨權之實，不但內外交迫，無立足地，且處此狀況之下，誰復願問黨務？各處同志莫不義憤填膺，涕泣而道，黨務如此，不亡何待；以總理艱難締造，藉以貫徹三民主義，挽救中國之唯一政黨，乃任彼之主持者，大度包荒，明賣暗送，爲換取個人虛榮實利之資，亡黨縱非其所惜，中正實無顏以對總理不朽之遺顏，長此遷延，何以爲黨？

當此最大改革之會，我黨同志，當力謀減少中國全體人民在此改革程序所受之痛苦，用有條理步驟之方法，以增進民衆之生存幸福，民衆之最大多數爲農工，我黨自當協力協助農友工友之運動與

組織，乃凡涉農工之事，幾為共產黨所包辦，苟共產黨能為真正農工謀利益，夫復何說，無如共產黨對於任何土豪劣紳，地痞流氓，苟能為其利用以攫取農工攘奪政權者，無不四處位置，充分利用，當年阿附閥慘殺工人者，今日何曾不據湘鄂政府之要津？利用國民黨打倒土豪劣紳之名，其實不過以此派之土豪劣紳，打倒彼派之土豪劣紳，或竟為土豪劣紳之所顧忌者，於農民運動，則除促其抗租；於工人運動，則除促其增加數倍或數十倍之工資外，別無宣傳，餘則利用以殺人越貨，作政爭工具，農工目前之痛苦，實不可言，苟有人心，孰不願其立刻改善，無如中國經濟現狀、國際商場的環境、亦當顧慮、斷不能以同歸於盡之手段使農工目前最低限度之生活、亦不能維持、總理明示我輩以革命手段、用以解決政治問題則可、用以解決經濟問題，則有所不能、（民生主義第二講）蘇俄於犧牲千數百萬之生命而後，不得已而行新經濟政策、中國人口數倍俄國、苟任其為共產黨之試驗品、則犧牲數目、必數倍之、此數千萬人、果何為而死者？總理解放農民、自有步趨、詳於其親自鑒定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重利盤剝、為本黨所禁、今規定之農民銀行等計劃、尚未實行、而武漢第三次中央執委大會中、竟有「取消全國農民債務」之議案、以為餌以近利、必能得全國農民同情、不思春耕在即、農民將何法再行借貸？名為愛之、實似害之、此案雖幸暫擱、然彼輩舉動、顯違總理主張、與彼相共、何以謀國？他國工人向工會納資、係用以改良工人生活、或為罷工時之準備金、在中國則工人所加工資、強半甚至全部入於工會、工會首領以辦工會而致鉅富者、在昔日廣東湖北、習見不鮮、用工人血汗或罷工爭來之所得、以為招練糾察隊之餉項、動輒用糾察隊挾以示威、形同押解、同時生活增高、工人所得工資之購買力、亦因此減少、廠作倒閉、店主棄產潛逃之事、各處多有、雖其中不同有意操縱之徒、自當立法

嚴禁；然因資本絕乏、無力支持者、亦居多數、工人失業數目、日增一日、工人痛苦、亦日甚一日、良好工人至於收怒而不敢言、不特社會經濟、而且國民經濟、行將完全破產、中正偕我數十萬革命軍人、轉戰數千里、其目的在爲我最大多數農工謀解放、減少我農工友友之痛苦、不意師行所至之地、處處爲共產黨把持、使真正農友工友反益陷於水深火熱、環顧四週、可爲痛哭、至於共產黨利用農工以作政爭之策略、尤爲惡毒、凡地痞流氓、一着糾察隊制服、卽有生殺予奪之權、爲神聖不可侵犯之民衆、稍經依法制止、卽爲摧殘農工、罪在不赦、如上海之糾察隊多係招集孫傳芳畢庶澄之散兵、與以利器、四月十三日圍攻閩北第二十六軍司令部之時、當場捕獲九十餘人、其中四十餘人、皆身帶直魯匪軍遣派之証號、苟能破壞我國民革命工作、雖勾通萬惡軍閥、亦所不惜、至於各處利用農工之名、以摧殘我真正黨員之事、更不勝言、江西省政府委員教育廳長程天放被毆垂斃、尙在獄中、在羣衆則聽人指揮、任意暴動、實不知死者何故當殺；自身因衝突而死、亦不知致死何因、至於共產分子把持之縣黨部、竟有執行槍斃之權、更不知自何取得、使國民政府任命之官吏、亦遂巡惶怖、無可如何、政治如此、有何辦法？以言教育、則湘鄂除中央軍事政治分校、及農民運動講習所等應付時局之機關而外、大學僅具虛名，中小學幾全部停頓、非能造成清一色共產黨員之學校，則甯可使其無有，不可任其存在，致『讀書卽不革命，不革命則反革命』之口號，竟由湖北黨部發出，『黨化教育』意豈在此？以言外交、則國民政府外交政策，先從集中對付一國着手，帝國主義、雖皆可恨，然單獨對付一國、在外交策略上，不能不如此進行，今各處事件發生、牽涉多國，務必造成帝國主義者之聯合戰綫；此中真相，深待研究考慮，政府目當擁護民衆，民衆亦當聽政府之指揮，大智不限於反唇，大勇不限於攘臂。此非與人

妥洽。甘心被誣爲「帝國主義的走狗。」乃謀國者統籌全國所當然。何必立陷中國於四面楚歌之地以投入國外特殊國家。及特殊國體之圈套。完全聽其指揮而後已。破壞統一的外交政策之責。誰實負之？中正謹鄭重告我黨同志；我黨今係掌握政權之政黨。既已「以黨治國」相號召；本黨必示國人以能治國之能力與辦法。今共產黨穴社憑城。處處搗亂。以最卑劣之陰謀。蒙國民黨之名義。倒行逆施。一切責任。彼等可以不自負。而負之者爲我國民黨。長江一帶。已有一黨軍可愛。黨人可殺之言。一般民衆。甯知黨中内幕？本黨信用。恐因此掃地以盡。國人厭恨軍閥久矣。中正可斷其言不願再返諸軍閥治下全國唯一希望。已緊於我國民黨。而共產黨則處處謀破壞我國民黨之主張與政策。使其當舉國唾棄、衆叛親離之時、被乃能利用人民「求條出路」之渴望、託身爲拯救國之天中、使司馬昭之心、路人皆見、今中國所有生機、將被其斬伐殆盡。長此披猖。何以爲國？

辨察。

中正默察本黨同志心理、有一部分因他黨宣傳結果、產生以下三種謬誤觀念、是不可以不加  
（一）有謂國民黨既爲民衆謀利益而革命。則革命成功以後、民衆決不會拋棄本黨、此語似是而非、僅得事理之半、民衆爲抽名象詞、其藉以具體表現者爲組織、民衆之拋棄本黨與否、在於本黨之是否有民衆組織、以領導民衆爲斷、不然、本黨即欲民衆之不我棄而不可得、民衆即欲不棄本黨、亦無法得具體之表現。三年以來真正國民黨黨員從事工農運動工作者、不爲共產黨擠排以去、則利誘威迫、使惟彼黨之命是聽。對工會農會、亦復如是、百計欺瞞、百計挑撥、遮斷國民黨與民衆見而之機會、此爲其篡亂陰謀之大者、最近廣東上海福建浙江安徽各省、發露彼黨之陰謀、民衆始認識國民黨之真面目、而知所依歸、長沙武漢則除彼等散播其所強姦之民意外、民

衆如墮雲霧、如入地獄、大抵不敢言而敢怒、以怨怒共產之故、併疑國民黨已爲共產化、使其呼籲無門。而言者不悟、猶謂民衆如何如何、自非目盲、何至若此？

(二)本黨之中有斷章取義截取總理「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之字句以爲彼等明顯提倡共產之護符。不知總理定名「民生主義」之時。則聲明非因襲何人之陳說。民生主義在於求全體及個人生存條件之滿足。其出發點。決非「唯物史觀」(民生主義第一講)階級戰爭與無產專制。是共產黨唯一的策略。而總理則明言「但在中國實業尙未發達的時候。馬克思的階級戰爭無產等制使用不着。所以我們師馬克思之意則可。師馬克思之法則不可」(民生主義第二講)照馬克思的黨徒。用馬克思的辦法。來解決中國社會問題。是不可能的(同上)所以主張平均地權與節制資本。爲「思患預防的方法」以免中國蹈歐洲經濟發展情形之故轍。總理說「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就是社會主義。乃於取喻之時就其最後目的之一部分及其字面泛義而言。不然何以又聯及派別繁多之社會主義？故總理在同一演講又言。『我們所主張的共產。是共將來。不是共現在。』(同上)總理以根據事實。確有辦法之偉大先覺。因此說。『世界各國因爲情形各不相同。資本發達的程度也是各不相同。所以解決民生問題的办法。各缺也是不能相同。』(同上)『明訓彰彰。斷難曲解。况三民主義係整個的。有機體的。當同時實行的。亦不能拋棄民族民權而曲解民生。』

(三)目前我黨同志。及一般國民。均有一種錯誤心理。以爲當此大敵在前。苟國民黨頗與共匪妥協。共產黨必願與國民黨誠摯攜手。不然則共產黨亦是自殺。共產黨員寧見不及此。共產黨領袖早有此種策略上之論調。但共產黨對於一切黨外分子。根本否認其所謂奴隸道德之信義。黨與生存問題豈個人片紙空言所能保障。妥協不在言論而在事實。共產黨破壞國民黨與國民革命

之事實。前以縷晰言之。一語破的共產黨之入敵。非軍閥而係國民黨。共產黨革命方式。極爲明瞭。無極大破壞不能發生極大暴動。無極大暴動共產黨不能奪取政權。軍閥愈橫暴則共產黨愈易成功。惟國民黨真能常權則共產黨在中國之前途。幾等絕望。故在德法國會之中。共產黨常與復辟黨相提攜。此等策略。已國際化。自中正誓師北伐。打倒萬惡軍閥吳佩孚孫傳芳張宗昌輩以來。舉國皆賴悟軍閥爲不難盪平之物。共產黨寧不知之？於是在此國民革命將告完成之時。共產黨更覺大敵在此而不在于彼。故破壞國民革命工作之進行。亦愈形猛烈。設國民革命一旦完成。則他國在華之共產黨員。亦多曾在土耳其者。寧不以昔日之經驗行爲深誠。謂其欲與參雜共產黨血統。不惜以國民黨蛻化而爲共產黨之中快相提攜。則彼輩早已挾其名義以號召至於和純粹的國民黨妥協。以完成其國民革命之工作。則請懸中正之首於國門耳。

中正瀝胆披肝、言已至此、曲直存亡之關鍵、爲有常識者所能洞明、中正謹謂至誠、懇扼要者數事、以與我真正同志互相策勉、

(一) 凡我忠實同志、務須努力促成國民革命、我黨外有帝國主義與軍閥之大敵、內有共產黨卑劣之陰謀、以離間我同志及革命軍人、故國民革命工作、已處於自來未有之困難、在此境遇、亦最足試驗我同志之忠勇與人格爲求全國民衆解放、則不能與帝國主義及軍閥奮鬥到底、爲極力謀減少全國民衆在革命過程中之痛苦、而防止中國一切發展入於政途、故不能不與共產黨分裂與奮鬥、務候待軍閥完全推翻不平等條約次取銷、全國民衆不受共產黨恐怖政法之痛苦而能自由發展、逐漸滿足其生存條件之時、我國民革命方能告一時之段落、我數十萬、革命將士、正冒槍林彈雨與敵人相肉搏、設我同志甘受他人分化、自相殘害、而不努力於功虧一簣之偉大國民革命

、更有何面目以對國民以對總理與死難諸將士？更有何心肝以生存於世界？

(二)努力民衆工作、爲本黨負急切之責任、本黨爲民衆而革命、民衆之最大多數爲農工、設農工痛苦不但不能解除而且增加、則國民革命有何意義？在今日大勢之下、反農工無異促成黨國的自殺、在生活壓迫之下、農工即無人指導、亦將自動組織、如河南之紅槍會、其顯著者、目前問題、即誰助農工組織爲其謀利益者、則農工聽其指揮、爲其友；誰反農工組織及其利益者、則農工與之反抗、爲其敵、我黨同志往往眼光短淺、重視一時政權、不知大多數民衆在他人掌握之中、政權無非傀儡式之機械、共產黨窺破此種弱點、故國民黨員之欲得高官厚祿者、莫不極力擁護、任其取求、至於農工、則視爲彼輩禁樹、絕對不令染指、我黨設與民衆分離、則不腐化亦歸消滅、從事農工運動、自當艱苦辛勞、然爲黨國大本、正我恫懷在抱、有心黨國之同志所當努力、以前本黨同志對於此種工作、實太忽視、待他人布置就緒、任意利用農工之事實暴露以後、又復太息咨嗟以爲事不可爲、往車既覆、來軫方適、爲今之計、只有我忠實之青年黨員、堅抱三民主義向民間去、國事如此決非我輩卷尊處優、坐而論道之時、亦不當待領袖三輩三沐、懇而後發、乃願孤軍深入、自動的去爭工作、若不改弦更張、則雖有聖智亦無從救黨國之危殆、

(三)凡真正堅信三民主義之同志、當有鐵的團結、肅清黨的內部、不因共產黨造謠離間、遂致墮其分化策略之中、本黨此袖追隨總理、與本黨有長期之歷史關係、爲各方面所屬望者、尤當眷念黨國、化除小嫌、而團結一致、不以包圍而分、亦不以被謠而退、年來共產黨分化我黨政策、無所不用其極、造作「左派」「右派」「西山會議派」「新右派」等等名詞、任意加於本黨同志之上、受之者如被符魔、立即癱瘓而退、其質所謂各種派別從何衡評、今日之爲左派者、明日即可爲右派



今日之爲右派者，明日即可爲左派，西山會議派尤爲代表任何罪惡之名詞可，以加之任何不取悅於共產黨者之身，其實主持西山會議者，苟願被其利用，又何嘗不可據其所謂中央黨部及國民政府最高之位置，中正願與本黨同志約，以後種種敵人以分化吾輩之名詞，一概屏棄，是否真正國民黨員，是否總理信徒，當以是否遵從三民主義，是否對於本黨有真正工作，是否依照總理遺囑所舉之三民主義，建國大綱，建國方略，及全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行事爲定，總理當年祇允容納共產黨員，單獨的參加國民黨與國民革命工作，本無所謂「聯共」，今共產黨既違反總理本意，極力破壞國民黨與國民革命，自與總理本意相背，應將跨黨份子，一律肅清，由純粹的三民主義之信徒，本總理遺訓，以完成國民革命，以建設態度鮮明之政黨，以建設總理規畫之民國，事已至此，非有最後決心，不足以救黨國之危亡，中正立此決心，乃根據於下三種深信：

(一)中正深信三民主義爲惟一的救國主義，總理偉大之主義，實根據中國本身之情況，切合於中國全體民族之利害，斷非隨意舶來之學說所可比擬，三民主義爲整個的，爲有機體的，爲同時并進的，爲隨時進步的，斷不容假借附會者之曲解，

(二)中正深信中國民族，常有處分中國本身命運之權，在系統上不應受任何外團所操縱，作其實驗，三年以來之經驗終覺國外團體縱有十分扶助中國之誠心，則人爲我謀，終屬隔靴抓癢，且他人果有此誠心，何不先扶助中國國民革命，先躋中國於自由平等之域，而必斤斤於系統上之附屬與包辦，況中國國民革命亦卽世界革命之一部分，中正本民族自決之義，於中國民族解放以後當爲世界上弱小或壓迫之民族，力求解放，希望世界奮鬥早日完成中國有爲人類奮鬥之榮譽。但此項的奮鬥，中國當爲實力的與獨立的參加，不當「拉夫式的」參加，不爲他人所拉之夫，亦卽

不爲他人之「貓爪」

(二)中正深信此時我黨不與共產黨分離，則國民革命斷難成功，而中國與我民族甚至於滅亡，事實具任何勞多舉，若任共產黨之篡竊與大破壞，則國民黨將與中國同歸於盡國民黨爲有辦法與負責之政黨，斷不能任共產黨懸羊頭而市狗肉，作不負責任之大破壞，

况當年總理之允許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參與國民革命工作不外兩種用意：(一)爲引除共產黨危險起見，欲藉此用三民主義以融化共產黨主義與以思想上之感化，(二)欲使共產黨中之青年，有機會努力國民革命工作，此意總理會爲中正屢次道及，常待總理之同志亦必不乏聞之者，今共產黨不特堅持其舶來之主義，毫不變更，而且以種種陰謀辣手，破壞國民革命與總理親手締造之國民黨，種種事實，顯與總理原意違背，此豈總理所及料？此共產黨之有負於總理，非國民黨之有負於共產黨也，

今武漢中央執行委員會不特充滿共產黨血統，利用本黨浮蕩少年，卑劣政客由其操縱把持，且其地點復處於武力暴徒挾迫之下，雖其中不全忠實同志然亦受其蒙蔽包圍，縱有言論，絕難自由發表，第三次執委會之亂命工作，無一不圖分化我革命軍人，破壞國民革命，無一不圖分化我忠實黨員，篡竊我一切黨權，破壞我一切黨務，從根本上將我國民黨推翻，中央監察委員會爲本黨最高監督機關，各委員中復多才高德望，久爲全國思想領導，隨總理革命半生，與本黨生死相共之先覺，至今不忍坐視黨國淪亡國民革命被人破壞，中國民衆痛苦愈將不可收拾，爰在上海南京先後開會，揭發武漢聯席會議抗命改組以後及第三次執行委員會一切賣黨賣國之非法議決，提彈劾停止其執行，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會議繼續在南京行使職權，中央黨部已經成立，與國

民政府同時建都南京，總理指定之都城，此後乃能永奠，中樞既定，務望忠實黨員一致聽其指導，中正統率全軍，誓死聽其指揮與制裁，爲同志同胞先，各地黨員，已風起雲湧自動清黨，黨之最高權威，本在全體黨員，實際上真正三民主義信徒，何止超過跨黨份子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不過平日被彼輩蒙蔽，或受其挾制，或因機關在其掌握，真正意思無從表現，今黨國危亡在即，我同志孰不當於最後之決心，豈有坐視其強奸黨意，破壞國民革命，斷絕中國民族之生存，當斷不斷，反受其亂，願我同志，奮起圖之！，至於武漢執行委員，及國民政府中之忠實黨員或因受一面宣傳者，請其屏除成見，考察全部事實，或有感覺言論行動不自由者，請其謀脫離束縛恢復自由，如有感覺騎虎難下者，當知此事關係黨國存亡，斷非個人面子問題，如能擁護純粹之國民黨，促成國民革命遵從並貫徹總理遺志者，中正毫無個人嫌怨，誓與推誠合作，皎皎天日，實証此言，

恐此書達於我同志之日，武漢渾合共產黨由其絕對統治之所謂中央，施其故技，竟任意誣中正爲『叛黨』、中正被誣久矣！身在前敵，生死本不足惜誣譏更何可言，誣中正爲『叛黨』中正實不知所叛者爲黨？如何叛共產黨，則中正始終爲共產黨之敵人，如謂叛國民黨則中正祇却真正的與純粹的國民黨與國民政府之中央已定都南京行使職權，誓死服從，提高黨權及『一切權利屬於黨』，中正不但贊成，而且根本主張，但提高黨權，當能屬純粹國民之權，一切權利屬於黨，當屬於純粹的國民黨，而非屬於已由共產黨把持篡竊之黨，中正堅決奮鬥者，真是擁護我國民黨之生命，以謀我真正國民黨能有已由發展，統治一切之機會，此心此志、不但爲我忠實同志之所共鑒，亦且天日之所鑒臨，

近來共產黨四處散布謠言，謂中正思『個人獨裁專制』，謂中正希望成『新軍閥』，同志不察，

或爲所惑，不知當此軍閥及帝國主義作戰時代，實總理所謂「軍政時期」亦即他國之所謂「國家總動員」時期，國民革命之成敗，繫於軍事之成敗，舉國努力或贊助國民革命者，當犧牲一切以圖國民革命的軍事上之成功，不然則爲破壞國民革命，爲反國民革命！目前一切事務，當以顧全軍事爲前提，不幸中正當軍事之中樞，遂被淆亂是非居心離間者，妄行誣蔑，有意將軍政與中正混爲一談，統一軍事指揮，爲國民革命軍事成敗上絕對的需要，苟非有意破壞國民革命，幸我奮鬪的革命軍人被敵人消滅，則何至於我軍政與敵人血戰之時，分化我軍隊、搗亂我軍隊後方，扣餉扣械，無所不用其極，至於軍政與軍令，有畫分之必要，是乃由經驗而得者，克復南昌以後，中正早自提倡，今則軍政已屬於軍事委員會，而總司令獨司軍令。不知共產黨復有何說，吾知其必另有以爲軍事獨裁之解釋者也。總之中正所努力者爲國民革命以打倒軍閥及帝國主義，與一切黑暗橫暴勢力爲職志，自誓師北伐以來，常指揮陷陣，身先士卒，生死問題，且置度外，更何有於政權？何有於軍閥式地盤之割據？中正秉總理遺訓，以爲中國之解放乃全體民衆的解放，故必謀中國全體民衆單獨的或集合的，均能滿足其生存條件而後已，「農工商學兵大聯合」即係全國各階級的共同合作，若共產黨根本主張無產階級專政，就中國現狀觀之，實爲流氓政客之獨裁專政，我國民黨乃應民衆的要求而革命，共產黨乃爲革命而造成流氓的無產階級，以聽流氓政客之指揮，此種重要區別，同志務須明瞭，今中央已在南京定都，自由行施職權，指導既有所歸，務望一致聽其指導，并繼續廣行清黨運動，促成國民革命，永久保持光大純粹的國民黨。由純粹的國民黨去提高黨權，且享有一切黨力，純粹的國民黨中央既繼續信任中正，中正自當勉効死力，完成國民革命，以期軍事早日結束，建設得從速着手，全國民衆得早離痛苦，苟中正舉動有任何失當

不法之處。亦當束身解甲。聽中央任何嚴重之制裁，今涕泣於總理遺像之前。指此心以爲證！時至今日。不論何時？國民黨負偉大使命以救中國，黨存則國存。黨亡則國亡。中正亦亡。昔總理親以本黨之秀夫期中正。中正謹以黨國之陸秀夫互期我全體忠誠之同志。設我同志人人有作陸秀夫之決心。則黨必不亡。國必不亡。且能打倒軍閥。打倒帝國主義。完成國民革命。在國際上躋中國於自由平等之地位，由國民革命可靠的路逕以達到世界革命的成功！

明者見先於時，昧者過時而悔，願我真正國民黨同志。純粹三民主義信徒，一致有決心努力。以作護黨救國運動之奮鬥！

## 口號

- (一) 純粹國民黨員團結起來！
- (二) 國民黨員要到工廠農村裏去做下層工作扶助農工組織各種團體！
- (三) 國民黨員切不要想做官發財！
- (四) 國民黨員嚴防官僚化！
- (五) 國民黨員要嚴守黨紀服從黨令！
- (六) 國民黨員沒有左右派，只有三民主義的信徒！
- (七) 國民黨要嚴防投機分子！
- (八) 要闡民黨的組織堅強，先要分子純粹，黨員努力！
- (九) 國民黨員是要爲民衆謀解放，爲國家求獨立而來入黨的，不要存一毫自私自利的心思！
- (十) 國民黨員要爲本黨來犧牲其幸福與生命！

(十一) 打倒帝國主義！

(十二) 打倒軍閥！

(十三) 實現三民主義！

(十四) 主義不行，黨白之羞，

(十五) 革命不成，吾黨之恥，

(十六) 完成國民革命，

(十七) 中國國民黨萬歲，

(十八) 國民政府建都南京萬歲，

## 蔣總司令告全國民衆書

我們中國國民黨的目的，是本著三民主義，爲中國全體人民謀利益，爲中國全國民族謀解放，且爲世界各民族求平等的，我們國民革命的工作，是要以實力打倒軍閥和帝國主義，掃除國內外一切黑暗橫暴勢力，爲中國求獨立自由平等，這也是世界革命一部份的工作，多少年來，我中國民族無時無刻不在帝國主義壓迫之下，侵略我們的領土，破壞我們的主權，竊佔我們的關稅，操縱我們一切經濟和政治的生命，甚如前年的五卅慘案，擅殺我們的民衆，受這種不平等條約的縛束，這種次殖民地的待遇，中國還能算是獨立自由平等的國家嗎？

帝國主義利用軍閥的暴力和愚惑，以宰制中國，使他們的獸性發展到不可遏止的程度，最初則爲權利，數年一戰，近來則每年一戰、一年數戰，年年不息，社會殘破，民不聊生，以一國的

生命託在無辦法無知識無人性者的手裏。這種民族，還有生存的希望嗎？我們國民黨孫總理手創中華民國，為欲挽救中國的危亡，使中國全體人民都能够滿足他個人生存的條件。於是立了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定下了國民革命的計劃，不幸他以四十年奮鬥的辛苦，為中國民族而死。把國民革命的艱鉅，交給忠實的國民黨員，真正三民主義的信徒。全國革命的民衆。

中正從事國民革命，誓師北伐以來，無時無刻不本着先總理的主張而奮鬥，我國民革命軍是為全體民衆謀利益爭生存的，所以我們的武力，不但是民衆化，而且要使他成為真正的民衆武力。

賴民衆的幫助，國民革命軍節節勝利。首先肅清湘鄂，打倒頑梗軍閥吳佩孚，次奠贛閩浙皖、掃除狡黠軍閥孫傳芳，繼清滬甯，大創殘暴軍閥張宗昌。如川如黔如滇如陝如甘，莫不在國民革命軍義旗之下。北洋軍閥的殘餘勢力，已經像塚中枯骨。掃蕩起來，也如摧枯拉朽，國民革命軍所行所止，處處得人民合作，人民對於軍隊，是箝食壺漿，軍隊對於人民，不但是秋毫無犯，而且愛同手足一樣，所以處處都有「黨軍可愛」的話。

不意寄在國民黨中的共產黨員，蒙着國民黨的招牌，借着國民革命軍的掩護，處處擴張他們的勢力，運用他們的陰謀，實行他們的破壞恐怖政治，他們知道國民黨在政治上依着建國大綱建國方略，是有具體辦法的，所以利用官僚政客流氓暴徒浮囂少年，擅行生殺予奪之權，使我們政治上束手無策。他們知道國民黨是注重農工，對於社會經濟，是定有演進的程序，於是他們又利用那班人來挾制壓迫真正農工，一面排斥國民黨員參加農工運動，一面又以摧殘農工之名，來破壞國民黨，弄到農工利益毫無增進，農工痛苦日甚一日，以同歸於盡的手段，使中國社會經濟完全破產。談到教育，則知識的提高和普及，是他們利用羣衆的最大障礙，所以湖北省黨部有「讀書就是

不革命，不革命就是反革命」的口號，在他們統治下的湖南湖北，教育幾乎全部破產，談到外交，則破壞我們國民黨首先單獨對付一國的策略、必要造成帝國主義者目前一個堅固的聯合戰線，使中國處處皆敵、然後可以投下一個特殊團體和特殊國家的圈套，至於我們的黨務，他們知道我們是主張「以黨治國」，為救中國唯一的出路，所以鑽進國民黨來擾亂我們的系統，離間我們的同志，利用我們的黨賊。一方面盜竊把持所謂中央機關。一方面用盡方法。盤據下級黨部。壓迫我們的真正黨員、排斥他們去工作。以實行「金蟬脫壳」的毒計。至於軍事。則他們看見軍事進展很快。恐怕國民革命就會成功。立將從事建設。以後沒有行動。扣餉扣械。無所不用其極。這些情形都詳於中正「謹告國民黨黨員書」裏。大家可以公看，總之。他們假借名義。無惡不作。於實行真大破壞故。由國外團體總率他們利用的無業流氓的實行專政。所以長江一帶。都有「黨人可殺」的話。難道可殺的就真是國民黨的人嗎。這要請全國國民認個清楚，中正不能說我們一百萬國民黨同志之中，個個都是純粹的，但是真正國民黨員，自有確定主張張，不能任掛羊頭賣狗肉的共產黨去蒙渾的。若是國民黨員不根據三民主義的主張，那他不是跨黨份子，就是本黨叛徒，不但人民願意殺他，就是本黨也要嚴重制裁他，關於這次中國的大改革，國民黨的立足點。至少有三種和共產黨根本不同的地方。

(一)我們是謀中國全民族的解放，所以要各個階級共同合作，不是要一個階級專政，使其他的階級不但不能解放，而且另添這種殘酷的壓迫的，我們誠心的主張「農工商學兵大聯合」，我們深信中國不需無產階級專政，我們更深信中國如有無產階級專政，不是「真正的無產階級專政」，是「流氓的無產階級專政」，況且我們為應民衆的要求而革命，他們是為革命而造無產階級，務必破



壞，大家無家可歸，不能生存，他們的目的方可達到。

(二)我們認定中國民族常有處分自己之權，自己利害，祇有自己知道親切，自己能通盤打算，東交民巷的太上政府，斷不能代以「鮑羅庭的太上政府」，我們於自己解放之後，當為其他被壓迫的弱小民族謀解放，我們希望中國民族有為人類奮鬥之光榮，當參加世界革命，但是我們國民革命的一部分，應當趕快完成，我們要有獨立自由平等的資格去參加世界革命，我們不應當和被人「拉夫」一樣去世界革命的

(三)我們既為解除全國人民的痛苦來革命，所以必須於革命過程之中，力謀減少民衆所受的痛苦，我們希望軍事早日成功，從事建設事業，使社會有正當發展的道路可達，而共產黨則力謀將所有社會基礎破壞，用大破壞來造成大暴動，用大暴動來攫取政權，雖然死了二萬九千萬人，來造成一千萬人共產黨的中國，做外國特殊團體的工具，也是他們所不惜的，

當年先總理允許容納共產黨，並不是以整個的共產黨放在國民黨裏面，就是他們所謂「聯共」，也是假託名義的，先總理允許容納共產黨份子，不外兩層意思，(一)為預防共產黨在中國禍患起見，想以三民主義融化共產主義，與以思想上的感化，(二)對共產黨份子有願從事國民革命的，給他們一個努力的機會，並不是要他們來篡竊黨權，破壞國民黨，推翻三民主義而宰制中國的，就是總理的聯俄政策，也祇是因為蘇俄當日為「以平等待我之民族」，方纔聯他，並不是要請鮑羅廷來破壞國民革命，做太上政府，聯俄政策永久維持與否，其關鍵不在中國，在乎蘇俄是否能以平等待我為斷，若是蘇俄不變他的政策，我們仍舊是願意和他聯絡的，世界上祇有以主張來定政策，斷沒有以政策來改變主張的事，現在共產黨破壞國民革命，破壞國民黨，破壞中國的陰謀毒計

，一一在事實暴露，最初他們還假借混雜他們的份子，由他們操縱把持的所謂武漢中央，來欺騙恫嚇我國民黨同志，來欺騙我全國民衆，現在我國民中央監察委員會不忍國民黨危亡，毅然揭舉武漢所謂中央黨部之非法與賣黨的行為，改正黨務，同時敦促我國民政府委員在南京就職定都，歷史七爲我中國民族爭獨立自由則而仆後繼以建設之都城，此後乃能永奠，主持黨國中樞的，又多爲老成碩德，數十年前從事革命，爲思想界前驅而全國久已屬望的先覺，黨權既經恢復，中正僅率我全體國民革命軍人，誓死擁護我純粹國民黨能爲全國謀利益之中央，聽其指揮，完成國民革命，解除民衆痛苦，願我全國民衆之不願將中國亡於軍閥亡於中國共產黨者，致來做有犧牲的擁護

現在國民黨內『護黨救國運動』，真是風起雲湧，可見黨員真正的意志，不容他人壓迫，不容他人強奸，我國民黨的態度，已經昭如青天白日，全國民衆還能說是不認識國民黨的真面目嗎，認識以後，有不願做亡國滅種的，還不同國民黨共同奮鬥，解除自己的痛苦嗎

中正有一層極沉痛的意思，告訴我全國民衆，就是在現在國際的環境，和國內急轉劇變的情形，在中國的各個階級，不能不趕快覺悟，以嚴密的組織，作積極的適應，大家不是知道人家罵中國人『一盤散沙』嗎。要爭中國民族的生存。就在先解決這『一盤散沙』的問題，全國民衆積極的自主的組織起來，是救國的天經地義，我農友工友，當趕快組織起來，援助國民革命，不要受共產黨的欺騙，運用你們自己主持的組織，按着先總理民生主義所定的步驟，爲你們自己謀永久可靠的利益，商友們，趕快組織起來，以經濟的力量，來援助國民革命，不要眼光淺短，以爲現在還是和從前一樣，可以不問政治社會的環境，關門做生意，就可以完事的，不可以有更淺短的眼光，以爲工人的痛苦可以不問，工人生活不須改良提高，便能長治久安的，趕快要自動的扶助工人，使

工人得到良好的生活，就是所謂知識階級，也應當放棄你們安樂椅上的生活，積極的一面為青年思想上作正常的指導，同時為羣衆謀享受到普及的知識，一面運用你們專門的知識和技能，來參加國民革命，同時做建設的工作，中國近幾十年，國民心理的病根，就是那種消極麻木的態度，大家現在趕快自覺自決的組織起來罷，積極的幹罷，組織就是你們的權力，幹就是你們的生路，依著三民主義，以促成國民革命，來謀中國民族的生機，大家不要以為國民黨和共產黨分裂，是國民黨內部的問題，讓國民黨自己去解決，有一個痛心時事的朋友說。我們反對共產黨恐怖政策舉動。還嫌早了一點。不是因為共產黨的罪惡沒有暴露。乃是因為神經麻木的中國民衆不受到十八層地獄的痛苦。不會覺醒的。果然如此。那中國祇有亡國。中國民族也沒有被救的價值。但是我想中國人一定不會麻木到如此。共產黨在湖南湖北。還沒有實行他的政策百分之一。大家已經覺得不能聊生。在上海杭州還沒有實行千分之一。大家是已經提心吊膽疾首痛心。廣東福建各處工人農民苦苦的函電。已經雪片飛來。大家難道真是麻木到頭殺下來纔想叫痛嗎。況且現在國際的情形。能夠允許中國再做一個極大的試驗。不有極慘痛的局面發生嗎。他人不惜以中國的全體人民的生命幸福為孤注。難道中國人民真正這樣不願惜自己的生命幸福嗎。親愛的全國民衆。大家可以覺醒了，設如中正任大家長受軍閥的壓迫帝國主義者的摧殘，或是因為國民革命而將中國暗送給共產黨的恐怖政治去處分，是中正蔑棄革命軍人的天責，為千秋萬世的罪人，若是國民黨員與國民革命軍人為全國民衆去犧牲奮鬥，但是你們還是袖手旁觀，等到大局弄壞又嘆事不可為，那你不但是中華民族千秋萬世的罪人，而且沒有面目去對得住自己，現在擁護人民去自由的作正當發展，是我們國民革命軍的責任，領導你們去組織，去滿足各個生存條件的，有我們真正三

民主主義的國民黨，至於澈底的覺醒和努力，還在你們自己身上，共產黨造作種種謠言，因為中正反對共產黨而誣為『摧殘民衆』『爲新軍閥』，這點要請大家細心考察，不可受其蒙蔽，暫行監視共產黨員的行動，是因中央的揭發，是因為他們實際的破壞軍事的進行，爲保存我數十萬革命軍人的生命，減少數萬萬民衆的痛苦不能不在軍時期的緊迫關頭，加他們這點活動上的障礙，這是革命的軍事需要，我們不過監視他們以待軍事結束，非要危害他們的生命，與什麼所謂『黨獄』，至於改組供職黨把持的工會或農會，也是根據這個意思，并且讓真正農工有自由發展他們組織的機會，至於上海總工會的糾察隊持機關槍迫擊砲等利器，以圖攻軍隊，竟圖變亂，純屬戰時軍事範圍，況且四月十三日糾察隊圍攻第二十六軍司令部，當場擒獲九十餘人，其中有四十餘人卽身帶直魯匪軍派遣的符號，可見共產黨祇要能够破壞國民革命，什麼軍閥都可以勾結，什麼手段都可用，從上海總工會搜出種種文件，我們方知道他們極危險的陰謀，說這是摧殘民衆，則我國民革命軍人祇有上起綁來，先請民衆槍斃我們，何必再教我們爲民衆作戰，我們也無心爲民衆作戰，總之國民黨反對共產黨，不是反農工，現在正是真正農工自己起來組織最好的機會，你們奮起罷，爲你們自己的利益起見，組織是不可少的，你們現在不堅固組織起來，將來他人一定冒你們的名義來組織，藉此挾制你們，已經參與組織的農工不要灰心，當知道以前的黑幕，和他人欺騙你們的情形、不會參加組織的農工、不要害怕、當知道共產黨把持的局面打破以後、正是你們安心組織的時機、若是在我國民政府及國民革命軍所轄範圍的地方、有因反共產黨而波及真正農工者、儘可向政府及總司令部告發、莫不盡法懲辦、至於他們誣中正爲『新軍閥』、更是惡毒可笑、世界上那有爲主義而戰的軍閥、這真是千古奇談、軍閥把持的是地盤、我國民革命軍打到什麼地方

，就讓什麼地方的人民去統治、軍閥要的是財產，中正轉戰經年、一身以外無長物，軍閥愛惜的是自己的生命，斷送的是將士的生命，中正則自北伐以來，每每身先士卒，早把生死置諸度外、軍閥取給的是帝國主義者，中正則從未得帝國主義者的一槍一彈和一文餉項，我國民革命軍轉戰幾千里，是為主義而犧牲的，不是為中正個人而犧牲的，中正以此勉我北伐將士，我將士以此督促中正像這類的誣譏，不祇是誣譏中正個人，而且是誣譏我國民革命三萬多死難的烈士，中正如有不當，願束身受純粹的民國黨與民衆之嚴重制裁、共產黨縱否認其所謂奴隸道德的人格；中正自有人格、以聽後世的公論、

我國民黨是負責的政黨、所以我們不許共產黨混雜在裏面、作不負責的大破壞、我們『以黨治國』的主張、自有苦心精義、思想可以隨時任意的發生、政治却不能隨時任意的供人試驗、因為國家的存亡、人民的生命、經不起離開現實的試驗、政治个是羣言龐雜各衷一是可以解決的、必須有一般艱苦卓絕的人抱一種審慎考慮適合國家情形的主張、統一堅強的意志、作聯合的戰線、才可以產出一點良好的結果、代議政治已經在中國試驗得失敗了、因為一般人民缺少政治的訓練和紀律、若是再召集一批八百羅漢來、託以全國命令而不與以公認的主張和嚴密的制裁、縱然他們不是由賄選產生、也一定是蹈以前代議式政治的覆轍、將國命作急性或慢性的斷送、在中國意志和組織都是散漫的國家、運用尤其不能靈敏、我們以黨治國、不但以黨的主義政綱和訓練、對於有政治覺性的人、定下了公同認定的步驟、而且於國民制裁之外、更加上一層黨裏的制裁、三民主義惟一的救國主義、是適合中國情形而產生的、是整個的、是有機體的、是應當同時實行的、斷不是舶來學說所能比擬、而且博大精深、儘可容有政治思想眼光和能力的人、去發揮貫徹、

我國民黨是中國唯一的政黨，這不是我國民黨員自己阿諛的話。大家不見過各種政客團體的陰謀組織并且受過他們的痛苦嗎，他們配稱政黨嗎，這不是自誇，中國有那箇黨能有國民黨這樣偉大堅確的主義和政策，有幾十年艱苦奮鬥與中華民國不可分離的歷史，有一百萬比較有訓練而且奮發，有為的黨員，有歷史上偉大的領袖，供我們精神上的寄託，縱有人要從另外組織小黨做起，來救中國，不但事實上不能做到，而且中國焉能等到那標幟不可知的時候，我們以黨治國，不是說凡中國的黨團，就要國民黨包辦，乃是按照國民黨的主義政策和紀律，領導大家去救中國，我們像共產黨那樣徧狹，縱然不是國民黨的黨員，不但容忍他們，而且還要和他們推心合作，況且國民黨是公開的政黨，隨時可以加入的，祇要不是存心投機，有意跨黨，而能實際為黨國努力工作的份子，我們處處歡迎，以前則為不明國民黨真實態度而游移的，現在見着真正國民黨（度鮮明至此，還有什麼可遲疑的地方，大家不是要為中國求條出路嗎，何不努力參加家國民黨，努力國民革命工作，成一堅固不破的聯合戰綫，極明顯的，現在中國民族祇有三條路走，一條是還到軍閥治下，任他們勾結帝國主義者，無辦法無目的，為爭個人權利而連年戰爭，一條是跟着共產黨走，受國外特殊團體的指揮，以實行赤色恐怖的專政，不按環境的情形，將中國全部破壞，人民痛苦不堪，以後還是沒有出路，一條就是國民黨三民主義的堂堂大道，以有步驟的政治，由中國民族依自己的意志，用自己的力量，謀自己的利益，求自己的解放，若是大家不願中國亡於軍閥，亡於帝國主義，亡於共產黨恐怖政治之下，現在正應該一致努力的參加和擁護國民黨，完成國民革命，解放中華民族，由國民革命去達到世界革命。

## 蔣總司令告全國工友書

世界上的人，無論是勞力勞心、個個都須工作、沒有工作、便沒有文化、大家就沒有東西可以享受、雖然我們工友們還是平常人、但工作這件事却是神聖、所以我們第一句口號道（勞工神聖）今天是五一節、是世界上勞動者紀念節、五一節的意義就是要改良工人生活、使他們有八小時工作、八小時教育、八小時休息的機會、世界各國、雖然因為工業發展的程度不同，能同時辦到、但是遲早是須要辦到的、所以我們叫第二句口號道、（趕快促成五一節的主張）因為帝國主義之壓迫、軍閥連年的戰爭、和中國一般實業的不發達，經濟狀況陷於破產的地位、所以工人的生活愈壞、工友們的痛苦，是最深的。工友們是最破壓迫的，所以我們叫第三句口號，（解除中國工人的痛苦）國民革命是以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使中國能趕速建設起來，發展實業、從速增進國民經濟、而同時改良工人生活的，所以我們叫四句口號，（為工人本身利益當幫助國民革命成功）國民革命軍所到的地方，工人都有公開組織的機會，工人的收入都是加多，這不是共產黨給你們的、這是國民革命軍用血去來換的，所以我們叫第五句口號道（國民革命軍是為工人的利益來打仗犧牲）但是增加工錢，要使全國工業不會破產，大家纔有工做，否則加到一百倍，大家是一個大錢拿不到，所以我們叫第六句口號道（增加工錢不要使工人沒有工做，若是大家增加工錢以後，東西的價錢也加起來了，我們現在一元大洋錢不能抵從前的一角錢用，那工錢不是白加了嗎。大家不知道（一物貴，百物貴，）是普通的道理嗎，當然有意抬高東西的價錢，是政府可以禁止的，但喇弄到不能不抬高的價錢，是政府不能禁止的，所以我們叫第七句口號道（增加工錢還得顧到錢當錢用）共產黨是不從根本上設法，改良工友們的生活，他們祇是以一時的加多工錢，來欺騙我們工友們，弄到全國工商業破產，工人沒有工做，錢不當錢用，從前有一個笑話說，有一個人養了一隻鵝

每天生一個金蛋，有人勸他若是把鵝殺了。肚裏一定有許多金蛋。那知到殺了鵝以後，肚裏一個金蛋都沒有，共產黨就是勸諸位殺鵝的人，所以我們叫第八句口號道（打倒欺騙工人的共產黨）外國工人組織團體，是爲自己說話的，爲自己謀利益的，中國共產黨把持盤據工友們的組織，不准說自己的話，謀自己的利益，祇壓迫你們跟着共產黨胡幹，外國工人的罷工，是自動自決的，中國工友們有時自己不願意罷工，也被共產黨的工會壓迫你們罷工，不願意遊行，也用糾察隊押解着你們走，外國工會向工人取很少的會費，也是用作罷工時候的津貼，和辦理改良工人生活的事情上面，中國共產黨把持的工會，收了許多會費，祇是用工人血汗的工資，去壓迫工人，武漢工人困苦不堪，辦工會們人常常發幾十萬塊錢的大財。所以我們叫第九句口號講，（打倒壓迫工人榨取工人會費的共產黨）共產黨壓迫農工，破壞國民革命的手段，真是陰險凶惡狠極了，一面盤據竊武漢的所謂中央，於滬甯戰事最激烈的時候，居然扣餉扣械，阻礙軍事進行，一面如在上海方面，招集畢庶澄孫傳芳潰兵，給他們危險的軍械，名爲糾察隊，實際上是壓迫工友，搗亂後方，使軍事延長，全國破壞不堪，大家無路可走，方纔能爲少數政客流氓，去達到獨裁專政的目的，所以我們叫第十句口號道，（打倒破壞國民革命的共產黨）現在大家不忍見全國民衆在水深火熱裏面，工友們長受壓迫不自由的痛苦，國民革命因此破壞，所以將共產黨把持盤據的工會，由真正的工友們出來改組，將搗亂後方，壓迫工友們的糾察隊，也繳了械。自從今年的五一節以後，中國的真正工友們能够自由的組織起來，謀自己的利益，謀中國利益，所以今年的五一節，更是中國工友們繼往開來，最可紀念的一個節氣，所以我們叫第十一句口號道（打倒冒牌工人的組織，擁護真正工人的組織）現在國民黨已經不准共產黨渾雜在裏面，借他們名義，用種種陰謀詭計和



頂下流的手段來破壞他，來破壞全中國，更不准他們掛羊頭，賣狗肉。來欺騙民衆，真正國民黨的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已經建都南京，努力打倒北京勾結帝國主義的軍閥，打倒武漢由鮑羅廷指揮，害得兩湖民衆，特別是工友，苦到上天無路，入地無門的共產黨，國民黨和國民政府是要從根本上解決全數人民生計問題的，所以我們第十二句口號道，（擁護真正國民黨——擁護定都南京的國民政府）國民政府受黨的指揮，對於解決大家的生計問題，是有辦法命，他知道現在中國的產業，不够大家共，他不是要大家拉洋車，而且拉洋車的人更是永遠拉洋車的，他是要拉洋車的人，慢慢的也有住好房子，吃好飯，穿好衣，走好路的機會的，他要發展中國的實業，使中國的工人，至少也能和美國工人那樣享福，更要好些。所以我們叫第十三句口號道（國民政府是民衆造產的政府，）要爲大家造產，必須防止國帝國主義者來搶劫我們。妨害我們的進行，所以我們必須用種種外交方法，收回海關收回租界，取消一切不平等條約，使中國不會驚鷺一樣，縛住頭頸，替人家捉魚，而且還要謀中國的食物，在外國也能暢銷。使世界經濟能夠流通，中國不會偏窮，平時候工友們的生活也自然好起來了，所以我們叫第十四句口號道，（國民政府爲民衆事產的政府），共產黨挑撥中國工人和僱主來做階級戰爭，好像要兩隻狗站在一根獨木橋上，搶一塊石頭，打得頭破血出，狗和骨頭一齊掉在水裏，同歸於盡，國民黨的總理孫中山先生是認定中國用不着階級戰爭的，他的民生主義，是首先從節制資本着手，使富的決不會太富，貧的決不致太貧，大的工業，如鐵路礦業等等，都由國家來辦，用民衆生產的餘利，爲民衆謀幸福，根本上就不許資本主義在中國生產並且要制定良好的勞工法律，使工作的時間可以減少，工人的生活可以改良，更要使工人有便利的銀行可以借款存款，生命的危險和疾病可以保險，還有種種對於工

友們有利益的事情，應當在後興辦，工人的利益。也是全體民衆利益的一部分。農工商學兵應當聯合起來。爲中國經濟的發展，謀一種新出路。所以我們叫第十五句口號道，（農工商學兵聯合起來，爲中國經濟的發展，謀一條新出路）千言萬語。總要國民革命趕快成功，軍事趕快勝利，纔能够說到一切要從根本解決民生問題，解除工友農友和一切民衆的痛苦，所以我們叫第十六句口號道。（大家努力，趕快完成國民革命），今天是中國工友們歡天喜地的一個日子。大家要知道，我們雖然在慶祝，但是我們還在痛苦患難之中。我們要自動自決的組織。我們要自動自決的奮鬥，現在我們中國的工友們要受生活壓迫的痛苦，還有世界上許多工友們也是受着生活壓迫的痛苦，我們當然要盡力協助他們。但是自己要扶助人家的，必定先要自己有能力，自己不會走他決不會扶着人家跑。所以完成國民革命，不但是爲自己，並且是爲人家。不但是爲中國，並且是爲世界，所以我們叫第十七句口號道。（由國民革命纔能達到世界革命）爲慶祝和希望工友們趕快根民的解放，最後讓我們同聲大叫第十八，第十九，第二十三句口號道，（爲工友們謀真正利益的祇有國民黨）。（爲工友們造產業去享受祇有國民政府）。（爲工友的解放去打仗的祇有國民革命軍）。

## 蔣總司令告國民革命軍全體將士書

國民革命軍的目的：：共產黨破壞國民革命的陰謀：：漢口共產黨把持武漢偽中央黨部的事實：：武漢偽中央黨部實在是共產黨的傀儡：：共產黨離間革命軍內部：：武漢偽政府刻扣前敵軍隊的餉彈制我們將士的致命：：共產黨搗亂後方的情形：：共產黨在武漢壓迫我們革命軍人的情形：：階級鬭爭之禍害：：共產黨壓迫農工的情形：：共產黨造謠誣蔑

革命軍人的毒計：爲什麼我們士兵還得不到良好的生活：總司令究竟是不是軍閥還是爲國民革命而來奮鬥的應當要從事實上去判斷：共產黨爲什麼破壞國民革命：提高黨權總司令根本主張：國民革命軍奮鬥的信條：：

我們國民革命軍出師北伐以來，全體將士，不怕艱難不顧生死，冒了無限的危險。死了三萬多的戰友。但是我們這種犧牲，是很有價值的，因爲我們有一個高高的目的就是抱着三民主義來實行國民革命。國民革命就是要打倒軍閥，打倒帝國主義，打倒一切黑暗勢力，封建思想，阻礙危民族全部發展，危害我中國民族全體生存的勢力，我們要的是中國全個族的解放，中華民國的獨立自由平等。認不清這個目標的，就不配做國民革命軍人！那個要破壞國民革命，使我們不能達到這目的。就是我們國民革命的敵人！我們轉戰了七八省，如湖南，湖北，福建，浙江，安徽，江蘇，都是我們爲主義而犧牲得來的。如陝西，甘肅，四川，貴州，雲南，等省，也都在我國民革命義旗之下。努力國民革命工作。北洋軍閥相繼崩潰，帝國主義者，也都寒心。雖然我們還有最後的敵人張作霖不曾掃除。但是我們已經統一中國各行省的大半；如果是沒有共產黨在後方搗亂，給敵人以坐失的機會那是我們軍隊早已到了北京，決不是難以肅清的。可見得國民革命的成敗，已經不遠，中國的獨立自由平等。也近於實現：我們革命軍人的犧牲，是最有價值的；是最有意義的！不料在這生死存亡的關頭。居然有後方搗亂的事實發現。有種產生不久，却是有組織的黑暗橫暴的勢力，居然離間我們革命的將士，盜竊我們國民黨。破壞我們中華民國。不但要毀壞我們已往由犧牲所得來的成績而且要斷絕我黨國的一線生機。這件事關係我全體將士的生命，和我們以生命去擁護的黨國，實在太危險太惡毒了。中正不能不開誠布公，嘔出肝膽來，把他真

和，和我將士們一說老實說，這些事便是中國共產黨勾結我們國民黨裡的黨賊叛徒幹的。他們爲的是貫徹自己的陰謀，增加自己的權利。當年總理容納單個的共產黨份子，加入國民黨，是想他們受三民主義的感化，來努力國民革命。這是總理親口對中正和其他同志說的。并不是教共產黨整個的入國民黨，到國民黨裏面來組織黨團，篡竊國民黨，破壞國民革命。「聯共」這個名詞，也是他們假借的。容納單獨的共產黨份子，不是「聯共」更不是要和共產黨來同治中國。真正國民黨員，總理的信從，祇認識三民主義！祇認識總理的教訓！那知四十年來爲國民革命犧牲奮鬥的總理，因積勞逝世。於是共產黨更肆無忌憚的，運用他們的陰謀。最初他們想以全力奪取廣東，所以有去年三月二十日的大陰謀。幸而及時發覺，沒有釀成大變。但是這次失敗，他們是永遠不能忘記。中正根據本騙寬大的精神，不爲已甚；以爲他們苟能站在國民革命的戰線上，我們還可合作。那知道他們口頭贊成國民革命，而事實上反對北伐。他們的黨魁，就有反對北伐的文字。這個理由很明瞭。因爲他們知道軍閥是製造共產黨員的好工具，設國民黨北伐成功，能够解除人民的痛苦，他們便泐有專利的希望。他們不能亡情於廣東。想集中精力，得着廣是，國民黨沒有力量以後，他們按兵不動，坐看中原水深火熱，等到民怨無歸，他們羽毛豐滿的時候，再由他們出師北伐，方纔能以唯一的救主的假面具，攫取政權。一直等到我們北伐軍待命出發的時候，他們還運動工人罷工，阻撓我們的軍事行動。後來真見不能阻止了，乃改變策略，藉我國民革命的掩護，假我國民黨的名義，凡是我們所到的地方，莫不包攬黨務，把持農工運動，一面極力破壞衆對於國民黨的信用，一面扶植自己的黨羽。我們國民革命軍在江西拚命血戰的時候，就是共產黨在湖南湖北布置的時候等到我們打下了孫傳芳的主力軍隊以後，大家覺悟到軍閥不難掃除，他們

更覺悟到大敵在此而不在此。所以破壞我們國民革命工作的進行，也愈猛烈。在漢口設立無法根據的聯席會議，違背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會議和政治會議的一切命令，抗不改組。僅由徐謙鄧演達等少數把持，擅行頒發命令。破壞中央，就是彼等。以後不經 務會議通過手續，即行召集中央執委第二次全體會議。內有共產份子的由操縱把持，外有暴徒武力的任意威迫利誘。於是一切議案措施，無一倒行逆施。公開的和半公開的共產份子，竟充滿所謂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會議，政治會議國民政府委員會之中。裏面雖有純粹的國民黨員，但是因為職，或是因為環境的關係，多半不能到會，僅做他們的招牌。他們另設軍事委員，內容也是如此。以我五十萬革命軍的生命，委託在幾里外甘苦不同，只知共產黨，只知升官發財，而不知有國民黨，不知有國民革命軍種種議案務必使真正國民黨不能存在，忠實純潔國民黨員，威裝同志，不能立足。假託「提高黨權」，「統一軍權」的名義，其實黨權軍權，早已不是我們國所有的了！

武漢之中央黨部，實在是為共產所混各把持。簡言之就是共產黨的傀儡罷了，真是倒行逆施，說到他們破壞我們的軍事行動，實在令人傷心。當我們前敵將士在浙江江蘇戰事最激烈的時候，武漢扣得一個餉都不發；一粒子彈也不給。反而四處捏造沒有常誠的謠言、說我們在江西存了一千五百萬發子彈。我們血戰前推的時候，武漢第一次會議竟責備我們軍事進行過急任意詆毀！我們布置已好，豫備調往會攻寧滬的軍隊，他們竟阻止不令前進，要我們一敗不可收拾！他們還要告訴張宗昌，教他來消滅我們！這種舉動，還有心嗎？等到淞滬克復以後，武漢的所謂中快報，竟罵我們是「匪」！武裝同志們！你們甘心受這句話嗎？他們天天罵我們在前敵肉搏的將士是「不革命的」；他們在己方扣餉械，報告軍閥消息，坐享我們將士以鮮血換來的高官厚祿的，人「革

命是的！世界上還有是非嗎？世界上還有是非，我們非將這班沒有良心，沒有廉恥共產黨員以及甘爲共產黨的工具的人打倒不可！

說到他們離間我們革命軍內部的陰謀，更是惡毒。他對於我們整個的革命軍團體、任意造謠離間。到甲軍方面說，乙軍將要解決甲軍。到乙軍方面說，甲軍將要解決乙軍。對於軍事領袖的信用，任意造謠破壞，總政治部由郭演達一手把持，分布陰險黨羽，浮薄少年於各軍政治部，遂使政治部的組織，成爲供劇黨偵探搗亂的機關。武漢方面對於總司令所批准發給各軍的槍械子彈，他們始則陽奉陰違，故意延誤，繼則由彼等發給，以市私惠。對於我忠實的革命軍人，莫不盡量壓迫。如第十一軍軍長陳銘樞是力攻湖南，底定武漢轉戰江西最出力的人，他在武漢，衛戍司令，擁護三民主義，不肯投降共產黨，乃竟被他們漏夜逼走。還有在武漢中央軍事政治分校的學生，因爲甘心附和他們而被禁閉的，至於數百，他對我武裝同志，不論長官與士兵，凡不肯和他們共產黨的，乃就要無故被他們慘殺的。日有所聞。甚至有被拍無路，投江自盡的，在這樣裏黑暗勢力之下，我們正大的革命軍人、還有立足葬身之地嗎？同志們，我們軍人同志們的頭顱和鮮血所換得來的武漢，他們共產黨假借名義，霸佔地盤還不夠，連我們站一分足鐘，都不准站，如不奮圖努力，掃除這個好黨，讓他們在後方搗亂，那我們革命還有成功的希望嗎？

說到他們壓迫農工，和挑撥農工對於我革命軍人的惡感，真是無所不用其極，我們是爲全國民族謀解放、農工是其中最大部分，當然我們要爲農工謀利益。但是我們要注意就是，我們當爲真正的農工、謀實在的利益，不是利用土豪劣紳，假借農工招牌的，來壓迫真正的農工，使他們反而不得安身。我們更當注意的，就是我們既爲全國民族謀解放。則我們在爲農工謀利益的時候

亦當同時注意其他階級，使大家能夠合作，爲民族打出一條共同的生路。如果像現在共產黨，要實行階級鬭爭，那末比方一家裏頭，父親是讀書或經商的，而他的兒子是種田或作工的，就要使得他老子殺兒子。還要使他兒子殺老子。這樣我們敵人！軍閥！和帝國主義，還沒有打倒，而先要我們同室操戈，父子相殺，那還了得嗎？總理說，階級鬥爭，在中國是用不着的，現在共產黨一面排斥國民黨，使我們不能有與農工接近的機會。他們一面利用流氓的無產階級，壓迫真正的農工，把他們辛苦的工資，用去練糾察隊等等！真正農工，拿不出會費的時候，反要被共產黨來捆縛剝削，磨折累斃，無所不爲，同志們！共產黨，用那些慘無人道的糾察隊來壓制農工。無論什麼土匪流氓，祇要一着糾察隊制服，便有生殺之權。我們那個不願農工生活改良？但是我們也同時要一個永久可靠的辦法。現在共產黨欺騙壓迫工友教他們要求幾倍的工資，弄到社會經濟破產，工友失業。更欺騙工友，一面壓低米價。一面教他們立刻抗租，弄得農民沒有流通的資本來耕田。我革命軍的將士爲農工的利益來打仗，但是弄到我們將士家鄉的父兄子弟，親戚朋友，無工可做，無田可耕。處處無安身之地。這是湖南湖北及江西的實在現狀，生長在兩湖江西的各將士，必有所聞。你看我們在前方拚命打仗。而使得你們家鄉父老如此痛苦，我們武裝同志把自己鮮血頭顱所換來的地方，送給共產黨去實行大破壞大恐怖的政治，不要說是對不起國家難道對得起我們祖宗和我們自己嗎？他們用盡力法，離間我們革命軍人農工。我們國民革命軍犧牲了許多的生命經了多少的戰爭，纔把上海打下來。他們偏說是共產黨的力量打來的，并且冤枉我們打下上海以後殺了三千工人，上海是中外耳目所在。那有這種無稽之談，他們後來想以總罷工方法，來搗亂我們後方流氓編成的糾察隊來挾制我們還不够，還把買辦庶澄張宗昌的敗

兵，編在裏面，給他們以機關槍各種利器。來殘殺我們武裝同志四月十三日在開北襲擊第二十六軍與第二師師令部的時候，當場捕獲九十餘人，其中有四十幾個是身帶直魯匪軍特別遣派證章的。可見他們祇要能破壞國民革命，什麼敵人！軍閥都可以勾結！在廣東方面，他們更煽惑農團來襲擊我們工隊。我們爲農工作戰，被他們挑撥到反成農工的仇敵。在農工不過被人愚弄，但是愚弄我農友工友的共產黨真是喪心病狂！豈不可恨嗎。

說到他們離間我們本軍全體將士，更是用心狡詐。我國民革命軍將士生活的痛苦，是中正時時刻刻所不能忘的。祇是因爲餉源有限，大家都是很刻苦的過日子，自從他武漢政府遷移之後他就刻扣餉需以致不能按時發放。他們故意與我們爲難，明知道我們受了這種痛苦，所以一面把持我們的餉源，一面造謠說賬目不清。至於總司令部的賬目，是隨時公開，隨時可以檢查的。我在南昌報告過，從去年七月到十一月五個月之間，我們以五十萬大兵、死傷了三萬多將士，轉戰了六七省之多、除經常費外、戰費祇用了現金一千三百萬。平均每月所用的不足二百五十萬元、請問世界上那次用兵、能像這樣的經濟？而武漢方面、吳玉章居然公開演說、說這一千幾百萬、用到什麼地方去了！這種話還是有良心人說的麼？本總司令生命尚且不顧、還顧什麼身外的金錢！我士兵生活的痛苦、中正沒有一分鍾不放在心裏。因爲餉源有限、我們打下滬甯以後，因爲武漢共產黨，沒有消滅，一般社會心理，還是不安，一切收入不能得到，所以現在還是要借錢來過日子來發伙食。大家不能不暫時忍痛一點。這是做犧牲的革命事業，不能不有的過程。還改良提高士兵的生活，不是作戰最烈的時候要餉可以解定的，是要軍事趕快勝利，佔領的區域內搗亂分子趕快肅清，纔可解決我們生活問題。就是祇爲我們改良士兵生活起見，也不能不努力肅清共產黨



促成國民革命。共產黨肅清以後國民革命方能成功，財政乃有辦法，士兵的生活自然可以改良提高。那時候勞苦功高的將士們，可以有津貼；傷亡的將士和他們家屬、纔可以有撫恤。但是必須共產黨肅清，國民革命首先成功，這些應辦的事纔有保障！現在他們一面破壞國民革命、并且把持餉源；一面還要發動士兵、要求改良提高生活。這不是南轅北轍，要我們革命全部解體、實行自殺政策嗎？中正自己是一個革命軍人，對於我兵士的生活，是休戚相關、甘苦共共的、只要有可以爲我士兵提高改良生活的機會、首先盡力去做的、就是我蔣中正。但是他們口是心非的策略、是要根本破壞我國民革命軍的，請將士們不要被欺騙過了！

最近他們還有一種離間我國民革命軍將士的毒計。就是四處造謠，說中正要「獨裁」是「新軍閥」。他們所謂「獨裁」，不知是指的甚麼？若說是軍事指揮的統一。無論在那一國當作戰的時候是必要的。這是我國民革命軍全體將士生命的所託，並不是「獨裁」。如果不是暗通敵人。願意我們被敵人消滅，斷不能任作戰的時候，說軍事的指揮不常統一！若說中正任中央黨部及政治會議裏面獨裁，則黨部和政治會議關於一切事情，都是大家公共議決的。中正不過是其中之一分子、也無所謂「獨裁」。至於他們誣中正爲「新軍閥」雖是惡毒、但是拙劣可笑。請問我將士們、世界上那有爲一義拚死命打仗的軍閥？軍閥要地盤、我們國民革命軍打下的省分、都交給人民和黨去統治。軍閥要金錢、中正一身以外無長物。軍閥愛惜的是生命、中正做總司令以來、是將士們知道的、不是安居後方的總司令、是指揮陷陣的總司令。中正斷不忍祇令將士犧牲生命、而自己敢顧全生命！每逢調度作戰的時候、勞心苦慮、甚至暗吞淚珠、無處可訴所受的悲慘痛苦、將士們；我並不視總司令有任我個人可享用的權利、乃是極痛苦難愛的責任！不過因爲先總理的信託，黨國的

倚任，我數十萬國民革命軍將士生命所繫，所以不能不勉効死力，中正是否爲軍閥、應當從事實去判斷。請問我將士們、大家是爲主義而死的，還是爲中正個人而死的？若是大家爲三是民主主義而死的、那末共產黨這種謠言、不但是誣蔑中正、並且是誣蔑我全體革命軍將士！誣蔑我們三萬多死難的先烈！他們爲什麼要造這種謠言！簡單的說、本總司令是**要**擁護本黨的三民主義、不許共產黨來搗亂是**要**我們全體將士爲三民主義來拚命、不許共產黨來欺騙我們將士、滅亡我們中國。所以共產黨要滅亡中國、非先破壞國民革命不可、更非先打倒國民革命軍總司令不可、他們狐蒙虎皮、動輒就以「提高黨權」一類的話、來欺騙我們壓迫我們。不知這「提高黨權」、和「一切權力屬於黨」、是中正根本主張的。但是我們要提高的、是真正的國民黨權！一切權力當屬於純粹的國民黨！以前大家都說有什麼「黨內的糾紛」、不能辨別。現在國民黨裏共產黨份子、和賣黨份子的叛逆行爲、已經暴露。中央監察委員會爲本黨最高監督機關；各委員多係全國屬望、本黨最忠貞亮節的先覺；現在不忍黨國任人篡竊背叛、同歸於盡、在上海南京開會、毅然揭發其非法行動、否認武漢自聯席會議抗拒改組以後、及第三次會地一切義案。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會難。繼續在南京行使職權、國民政府已於四月十八日正式建都南京，南京爲總理親自指定的都城。在歷史上亦爲中國民族求獨立自由而屢次建立的都城。邦國之基，自是永奠，是非既分，真偽立辨。中正身負黨國重託，自當率我全體國民革命軍將士，一致効死擁護！我們南京建都的真正國民政府。並且要消滅漢口共產黨所操縱的偽國民政府，茲爲護黨救國運動之奮鬪，中正謹提四事，與我國民革命軍全體將士相約：

一，認識中央，竭誠擁護中央。既建都南京，受蘇，浙，閩，粵，桂，川，滇，黔，皖贛及

西北等省黨部，民衆，及革命軍人，一致擁護，已能自由行使職權。祇有南京中央，是真正國民黨的中央！就是我國民革命軍應當服的中央！

二·團結精神，不被鼓惑。我國民革命軍一致爲國民革命奮鬥。素來是整個的。萬不能中他共產黨分化政策的毒計！他們分化我們。就是要消滅我們！軍事領袖。要互相團結；將領和士兵。也要互相團結！凡是有來離間我們的人。我們應當立時揭發拿辦。彼此開誠相見。以前明瞭順逆的人。現在更當努力奮鬥。以前受人欺騙的人。現在也當立刻明瞭。祇要大家能一致努力國民革命。中正總是開誠布公。決無絲毫之偏袒。

三·嚴守紀律。統一指揮我們不要因爲戰勝而驕傲，更不能因爲戰勝而自大。須知我們還有敵人在前！有頑梗兇暴的軍閥，待我們打倒有黑暗橫暴的勢力！共產黨時要搗亂我們後方！設如我們不振作精神，帶了暴氣，不等敵人來消滅我們，自己就會消滅！大敵在前，陰謀四伏的時候，設如我們的指揮不能統一，那不等作戰，我們先自殺了！這是我國民革命軍全體將士生死存亡的關鍵！大家不能不明白這個道理！從前軍政軍令，統於一身，事權繁雜，致多錯誤。以後軍政權屬於軍事委員會一切經理衛生統歸於該會。而總司令獨負指揮之責。如此事權既分。辦理較易。而前日所誣爲中正軍事獨裁之蜚語以及中正負責之若哀。當可爲諸將士所曲諒。

四·喚起民衆。擁護農工。我們革命軍是爲全體民衆謀利益而革命的。我們便當處處顧全民衆的利益。農工是民衆中間的大部分。所以我們更當加意友愛農工。我們要打倒的，不過是共產黨利用收買的流氓土匪，農賊工賊我們把他們打倒。要使真正的農工有自由發展和組織的機會！我們萬不能誤會，去反對農工組織，並且要隨時幫助他們。大家要知道，反共產不是反農工！我

們自來作戰，處處受民衆的歡迎，就是我們能擁護民衆的利益，那個反民衆利益的，更不配做國民革命軍的軍人！現在中央已經確定，黨務國政，都有中樞。中正及我全體將士，自當服從。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已經改組，以後各軍政治工作，也有正當的指導。目前雖然是我們國民革命遇着最困難的時期；但是什麼事情，都有困難的，我們國民革命軍全體將士正當堅固的團體起來，統一我們的意志，堅定我們的信仰，以真正犧牲的精神，去征服這個難關！從前我們國民革命軍祇在廣東廣西的時候，還要出來奠定中國大半的部分！何況現在大部省分，都在我們國民黨指揮之下？這個難關，不是不能征服的。過了這個難關，就是我們的勝利！我們的光榮！這就是國民革命的勝利！國民革命的光榮！中正受黨國中央始終的信託，敢不盡自己的死力，拚自己的性命，領導我國民革命軍全體將士，爲三民主義而戰，爲中華全體民族解放而戰，爲中國獨立自由平等而戰，戰到最後勝利的路上！

國民革命軍一致團結起來！

愈困難的時候，愈要奮鬥，愈足表現我革命軍人的精神！

國民革命人祇認識國民革命！

誰破壞國民革命的我們便革誰的命！

統一指揮是國民革命軍勝利的道路！

要士兵生活改良，非軍事勝利不可！

我們不繼續國民革命，便對不起三萬多死傷的戰友！

我們不繼續國民革命便是滅亡自己，滅亡中國！

國民革命軍是爲全中國民族解放的！

國民革命軍是擁護真正農工利益的！

國民革命軍是要先掃除一切黑暗橫暴的勢力！

農工商學兵大聯合萬歲！

告發和提防一切離間我們的反動份子！

統一意志嚴密組織！

打倒破壞國民革命的反動份子！

打倒陰謀的共產份子！

打倒跨黨份子！

打倒賣黨求榮的份子！

打倒賣國求榮的份子！

打倒北京東交民巷統治的偽政府！

打倒武漢鮑羅廷統治的偽政府！

打倒共產黨所把持的漢口偽黨部！

南京是總理指定的都城！

擁護南京的國民政府！

擁護在南京行使職權的中央執行委員會！

擁護在南京行使職權的中央監察委員會！

祇有南京的中央是真正的中央！

國民革命軍擁護純粹的國民黨！

由真正的國民黨來提高黨權！

一切權力屬於純粹的國民黨！

擴大護黨救國運動！

打倒軍閥！

打倒帝國主義！

打倒一切破壞中國全體民族解放的勢力！

國民革命成功萬歲！

三民主義萬歲！

中國全體民族解放萬歲！

中國獨立自由平等萬歲！

由國民革命達到的世界革命成功萬歲！

## 國民政府告兩湖民衆書

自我國民革命軍攻克武漢以來。中國共產黨。遂詭謀百出。篡竊政柄。假非法聯席會議以爲名。濫發僞令。擾亂後方。離間革命將領。破壞北伐大計。此其用心。蓋非使人。渴望之國民革命一變而爲人道所痛惡之階級流血。而使總理艱難締造之民國。變而爲蘇俄藩屬不止。國民政府遵從

總理之遺志。定都南京。上受中國國民黨之指導。下聽人民真切之期望。對於荼毒長衆擾亂後方之中。嶼供產黨。不得不探行斷然之處置。不旋踵間。而蘇浙粵桂閩皖晉蜀諸省之共產份子。皆一律肅清。妖氛既殄。萬衆騰歡。總理所創之三民主義。遂益發揮光大。而國民革命之勢力。亦日趨穩固。此蓋不期然而然者也。惟是湘鄂兩省。久爲共產黨所盤踞。受禍之慘。迥非其他各省所可比擬。政府適值整軍北伐。未遑兼顧。遂致我兩湖民衆。日仍宛轉哀號於羣魔宰制之下。不克自拯。楚天在望。彌用疚心。乃者報紙喧傳。湘鄂兩省。亦紛紛以厲行清黨聞矣。暴徒多被放逐出境。其所利用之農工團體。亦先後勒令改組。由形式上觀察。一若已可無慮。然一按之實際。則湘鄂清黨。仍爲共產黨狐狸掘之總陰謀所發動。彼輩受俄國金盧布之豢養。其唯一目的。即在以擾亂中國社會。爲轉向蘇俄邀取報酬之條件。最近彼輩殘害民衆荼毒社會。已釀成全國人民之憤恨。打倒共產黨之義聲。播於海內。彼輩在此種義聲瀰漫之下。乃不得不變更方略。僞爲隨清黨。而實欲借清黨以爲保護。表面上固希圖和緩人心於一時。實際則仍謀保存伏莽於永久。初非人真有悔禍之心。翻然以從民衆之要求也。此種伏隱之奸逆不除。一旦毛羽豐滿。則必狡然思逞。煽揚舊惡。如廣州去年三月二十一日之變以後。共產黨雖知不在國民黨卵翼之下。不足以謀自存。故甘言認罪。請求自贖。對於國民黨整理黨籍之決議。皆欣然接受。論者固以爲後此宜若可以相安於無事。不圖我國民革命軍去冬甫克武漢。彼黨遂復立反前言。攫取武漢方面之政權。尅扣國民革命軍之餉械。排斥三民主義之忠實信徒。而盡將彼黨所利用之官僚政客。置之要津。證以往事。則此次湘鄂諸省清黨作用。夫豈能逃天下人之耳目。益以彼輩所謂清黨之事實。凡共產黨要重份子。則任其席捲所有。安全他適。贛鄂兩省。公然歡送共產份子出境。而其犧牲者。

不過最少數之游民。是彼輩仍以保全自己犧牲無知爲策略。彰彰明甚。迨其重要份子。安然逃避。乃由彼輩所利用之官僚政客。憑藉一武漢偽政府。從而爲之飾詞強辯。兩湖農民協會及工人糾察隊。明明爲共產黨假以殃民之機械。殺人越貨。私刑拷打。受其害者多爲真正之民衆。而若輩猶復以左派幼稚四字。謾其罪於不負責任之游民。以反革命三字。防堵人民之口。而杜絕社會一切不平等之呼籲。其有挺而走險者。執十戈以與若輩相抵者。如長沙何健許克祥之所爲。則又目爲壓迫農工。詆毀不遺餘力。夫以兩湖社會經濟之遭荼毒。人民生命財產之無所保障。以是而言左派。則左派實爲歷史上殺人如麻之黃巢張獻忠之流亞。而其惡乃載歷年掠奪人民之北洋軍閥爲尤甚。以是而言幼稚。則幼稚而至於遍地淫威屠殺。屠殺而至於悉依共產黨之計劃。其爲自欺欺人之尤。可以立見。以是而言反革命。則反革命之尤者。亦無過於製造左派之淫威荼毒。而謾其過於幼稚游民之共產黨。我兩湖民衆。試卽若輩之言行而反覆思之。則兩湖之所謂清黨。誰真誰僞。不待辯而自明矣。况若輩一方竊清黨之美名。一方仍不改其誣讎我國民革命軍領袖之故態。其毫無悔禍之誠心。尤不可掩。今爲舉示清黨運動之真實標準。使我兩湖民衆得以判別其真僞。故本政府謹以簡切誠實之言。正告於兩湖民衆。中國國民黨之真際。乃基於黨外無黨黨內無派之原則。國民黨以外。無真正革命黨。國民黨以內。無所謂左右派。凡以左派右派自處處人者。皆非國民黨之忠實黨員。此次國下黨所以探行斷然之處置。始意卽在於驅除黨以外反革命之共產黨。同時亦在肅清黨以內假革命之左右派。革命者向前進。假革命者向左右傾。反革命者與共產黨及軍閥。同一條路上去。其間是非分明。不容假借。背此原則者。凡國民皆當以國民黨之叛徒目之。無容疑慮。國民革命爲解除民衆之痛苦而來。同時亦爲努力以求中國之自由平等而來。故凡增



加其荼毒中國人民之烈禍者。不必問其所勾結者之爲新爲舊。凡國民皆當以中華民國之國賊目之而無所置疑。孫總理生時以討賊戡亂爲天下先。總理既逝。則討賊戡亂之責。屬於本國民政府。爲求實現國民革命之目的。本政府自廣州而定都南京、始終以總理之心爲心。信任蔣中正同志。而予以執行討賊平亂之專責。故凡有乘此北伐進行之際。以攻擊蔣中正同志個人。爲掩飾其反革命之罪惡者。凡國民亦當識別其爲國民黨之叛徒。而無所逃其最後之裁判。明乎此則我兩湖民衆。必能洞察荼毒人民之不足與言革命。借左派幼穉以文過者之不足與言悔禍。貌爲拒絕共產黨、而實不變共產黨倒蔣之策略者之不足與言清黨，若果於此數義。不知辨別。徒惑於武漢偽政府外表之粉飾。以爲彼輩已對國民黨之清黨運動。表示退讓。遂不惜曲爲遷就。希圖苟安於一時。則今日任其潛伏之禍根。異日必貽無窮之後患。其暴發之烈。將更千百倍於今日、我兩湖民衆。其亦惕然有所儆懼乎。本政府瞻念我兩湖人民水深火熱之苦痛。夙夜自勵。不忍漠視。職責所在。自當於最短期間。澈底解決。以期蕩滌腥穢。與民更始。所望我兩湖民衆。勿爲共產黨甘言所誘惑。勿爲積威所劫持。一致奮起，爲政府後盾。必盡殲醜類乃已。黨國前途。實利賴之。

## 中央執行委員會告贛湘鄂民衆書

中國國民黨負國民革命之使命。唯一目的。在於掃除革命障礙。建設三民主義的國家。而保全人類以進於大同之境。依此目的。故本黨受總理四十年之領導訓練。艱難奮鬥。以至於今。自乙酉以至辛亥。始於總理開創革命運動。而及於建立民國。自二年以至五年。革命戰爭集矢於討袁之鵠的。袁氏既死。而其所遺留之制度。不隨以俱死。曾不期年。遂有段祺瑞張勳毀法叛國之變。

總理不忍以手造之民國。亡於北洋軍閥。故自五年至於九年。奮然獨荷護法之大任。統率西南諸省。與北方戰。其時陸榮廷莫榮新唐繼堯輩。陰持兩端。自相搆貳。護法大業幾於墮地。九年之秋。粵軍回粵。肅清桂系軍閥。十一年之際。重整護法旗鼓。出師北伐。乃中途忽遭陳炯明之叛變。至十二年始將陳氏餘孽根本掃除。是時總理以三民主義之原則。漸爲民衆所認識。故召集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改造黨之組織。容納共產黨員個人加入。期以共同爲三民主義而奮鬥。未久曹琨吳佩孚皆被推倒。而總理卽本召集國民會議之主張以北上。乃不幸以數十年領導革命積勞之軀。遂因肝疾而崩殂。本黨繼承總理未竟之遺志。乃於去年秋間。與出師北伐之責。託諸蔣中正同志。曾不數月。湘鄂川贛各省皆隸於青天白日旗幟之下。方謂中原軍閥之勢力既除。人民之苦痛可解。孰知伏莽潛滋。事實上乃大不如出師時之所期。此其故則由於中國共產黨乘我國民革命軍移師江表轉戰蘇浙之際。蠱集武漢。篡竊政權。仰莫斯科如上京。奉鮑羅庭如皇帝。以十餘年來備受軍閥壓迫之中原民衆。爲其階級流毒之試驗品。且欲使八十餘年來淪爲列強次殖民地之中華民族。一變而爲蘇俄聯邦之奴隸。舉革命軍肘腋之下屢次所生之叛變。如袁世凱張勳段祺瑞陸榮廷莫榮新陳炯明曹琨吳佩孚輩之所爲者。皆不足以當此次共產黨竊據政柄荼毒民衆拍賣國家之惡於萬一。本黨鑑於危機之迫切。遂於本年四月二日召集中央監察委員會。議決舉發共產黨連結爲本黨所容納之共產黨分子謀逆之證據。并檢查粵湘湘鄂贛閩蘇浙皖川晉各省共產黨叛亂之事實。咨請中央執行委員及國民政府所屬軍政各部。嚴厲舉行清黨之運動。義聲一播。各省民衆自動的肅清共產分子者。紛然而起。可見本黨與民衆結合之堅。三民主義與民衆相契之深。有不期然而然者。

最近鄂湘贛三省民衆及本黨忠實同志。亦以義憤久蓄。自動清黨。始則五月十三日夏斗寅通電起逆。繼則五月十九二十廿三日長沙方面封閉共產黨所利用之假農工團。及解除屠殺民衆之糾察隊武裝。此尤足徵殘酷暴厲之共產黨。已屆萬惡貫盈之日。凡有血氣。莫不同恨。然而在此清黨運動瀰漫海內之中。武漢共產黨乃復有改變策略之詭計。武漢偽政府主要分子。爲共產黨玩弄最靈活之輩。乃自五月十三日起。急表示力戒共產黨人幼稚病。以求和緩周圍討逆之形勢。共產黨所竊據之偽政府。五月十三日偽令保護佛化。十四日偽令禁止擅行逮捕及沒收財產。二十四日復偽令保護軍人田產。其爲和緩三湘軍人可知。據最近兩湖報告。彼輩所以如此急變策略者。在於利用類似清黨之態度。以爲保護色。非有所愛於三湘軍人及中原民衆也。一旦毛羽豐滿。有機可乘。則彼輩仍將肆其恐怖之手段。以造成階級專制之流毒。今者彼輩將江西共產黨徒「歡送出境」。而以湘鄂共產黨徒密送入江西。同時各地共產黨徒亦如法對調。如是則已爲各地民衆痛惡之共產黨徒。一轉易間。而可避免民衆之覺察。形式上似各地共產黨皆褪色矣。而實際上則晝伏夜出如故。佈網結網如故。煽惑搗亂如故。其計則巧。其心則毒矣。

今且分析此次武漢共產黨變更策略之內容。則知贛湘鄂三省之清黨。其中以偽亂真之證據實多。扼要言之。不外四點。

其一。五月十二日夏斗寅之獨立師開始討共。武漢偽政府即表示禁阻共產黨徒之暴行。同時却又誣夏斗寅討共爲叛逆。使彼輩果有拋棄共產黨。而翻然悔禍之誠心。則夏斗寅同志何可忍心加以誣謗。

其二。五月十九二十二十一連夜。長沙軍民與共產黨所利用之農工糾察隊相肉搏。湘潭常德等處

人民亦繼起驅逐共產黨徒。乃武漢共產黨一方面下令保護佛化及軍人田產。糾正其兇徒之幼稚病。一方則仍謂「民衆運動之初期。猶未經訓練之新兵。幼稚行動。萬難完全免去」。可見所謂保護佛化保護軍人田產者。不過騙取軍人好感。使其不得與驅除共逆之民衆相結合而已。所謂糾正者。不過假幼稚二字以掩飾其荼毒人民之罪惡而已。共產黨在大局討論會上報告。一則曰「初期民衆運動原始現象。乃革命過程中所不能避免之事實。此種錯誤。固必須糾正。但民衆誤會。亦必須免除」。再則曰「許多人深恨農工運動妨害自己私利。或無中生有。或輕事重報。以施其挑撥離間之伎倆。固不待言。實際上共產黨所指導之民衆運動。決不至糟到如此地步。試思我三湘民衆。被共產黨任意屠殺。任意掠奪。僅得「不能避免」四字之批評。豈不可嘆。而且受其荼毒者。乃指爲「出於『民衆誤會』。然則民衆既被荼毒。猶須任誤會之罪名。此誠所謂『君要臣死不得不死』者矣。民衆未獲罪共產黨之前。非任其凌虐不可。既受凌虐之後。則不得控訴呼籲。否則卽加以「無中生有。輕事重報挑撥離間」之罪名。果有冒死與其黨相決鬥者。則責共產黨徒不過曰「幼稚」。責民衆則但曰「誤會」。幼稚則共產黨罪惡可以不究。誤會則民衆受害者可以不問。天下事以殘忍手段行之。而以滑稽態度辯之。甯有過此者乎。

其三。共產黨之殺人越貨。果爲革命過程中不可避免之事實與否。果爲下級黨徒幼稚現象與否。是皆不可不知。農工武裝之政策。乃自列寧以至鄧演達輩。凡共產黨員所深信之不二法門。所謂農工武裝。此亦凡皆共產黨員之所自知。明知地痞流氓以殺人越貨爲長技。果有何種不能避免之理由。而必給之以槍械。獎之以貨利。縱之殃民。既給之以槍械。獎之以貨利。其殃民乃始不可避免。然此之不可避免皆在操權之共產黨。而不在被利用之地痞流氓。共產黨利用地痞流氓以害

社會。日激起人民之公憤。則以幼稚二字諉其過於地痞流氓。而地痞流氓勢不能不爲共產黨代任其咎。此足證共產黨之大奸大惡。其作惡而不負責任。雖地痞流氓亦莫奈之何矣。

其四。武漢共產黨所變更之策略。形式上則對農工商各界民衆。稍稍收斂凶芒。實際上則對本黨三民主義及忠實之軍事領袖。乃復詆毀誣譏。在此國民革命軍攻克徐州。長驅入魯。與張作霖張宗昌作最後決戰之時。彼輩乃造作蔣介石同志勾結奉張之謠言。其喪心病狂。逆謀不戢。可以概見。總上所述。可下一結論。卽贛湘鄂之清黨運動以本黨忠實同志護黨救國之努力而開始。得深明大義之軍人。與力求解放之民衆。一致參加而擴大。共產黨爲周圍形勢所迫。本已旦夕崩潰。莫能自存。乃以少數猶未覺悟之軍人。及共產黨與怙惡不悛之策士。交相利用。得以苟延殘喘。徐謀變更策略以自存。致有前述種種互相矛盾滑稽可笑之事實發生。若我贛湘鄂三省之民衆誤認共產黨之苦肉計爲清黨。或更誤認眞清黨者爲假清黨。則受愚一時之事小。貽害永久之事大矣。中國共產黨之眞實內容。惟策略是尙。固無所謂主義。共產黨自認爲祖述馬克思主義。其實非也。又以列寧主義爲無階級專政之策略。更自認祖述列寧主義。其實亦非也。簡直言之共產黨實舉中國舊社會所有之地痞流氓土豪劣紳買辦階級官僚軍閥及帝國主義走狗之秘訣與特長而兼包之。故其精神爲一種有組織有計畫之狗偷鼠竊。姦淫擄掠。挑撥煽動。逆謀作亂。買空賣空。亡國榮身之全部動員。其結果遂較地痞流氓土豪劣紳買辦階級官僚軍閥及帝國主義走狗之爲害於民衆。尤甚千百倍。本黨此次清黨之目的。卽在根本剷除此種萬惡所結成之共產黨。而將其死灰送於物以類聚之莫斯科。使之不得遺留於中國境內。而徐圖復燃。必如此然後國民革命始爲澈底之革命。然後一切帝國主義軍閥官僚土豪劣紳買辦階級之積毒。始得根本肅清。我贛湘鄂三省水深火熱

之民衆。萬勿爲共產黨一時和緩政策所惑而自墮其除惡務盡之勇氣。致貽養虎爲患之隱憂。譬如去年三月二十日之變。共產黨原欲舉本黨在廣東之根基。完全奪取而去。幸當時應變得人。補救有方。逆謀始不得逞。共產黨當時深知在本黨羽翼之勢難自存。故立即變更策略。對於本黨所提出種種條件。皆欣然接受。一般人固以爲此後共產黨不復爲禍矣。豈知本黨移師東南之際。彼輩即竊據兩湖。脅迫本黨同志。召集共產份子。開非法聯席會議於漢口。尅扣餉械。搗亂後方。使農工商學皆陷於恐怖破產之境。而前方革命戰士之父老昆弟。皆命危家破。莫能倖存。共產黨之背棄其從前接受本黨決議之誓言。而因利乘便以爲禍。此其最顯著之例證。以其過去翻雲覆雨之歷史。即合其現在改變策略之事實。即知共產黨無主義。策略即其主義。因策略而產生理論。則其理論遂可黑白任意。顛倒是非。任意假造。故昨日以農工爲革命。今日即可以農工爲反革命。昨日以甲爲工具。今日即可棄黨而易乙爲工具。昨日以恐怖政策爲必要。今日即可以潛伏政策爲必要。如是則民衆皆任其愚弄。社會任其撻動。三萬萬九千九百九十九萬人皆昏亂不知所主。惟有聽數萬共產黨人之魚肉宰割。天下可哀可痛之事。甯有過於此者乎。

今者前敵將士。由蔣介石同志統率。已沿津浦路進攻奉魯軍閥。同時由馮玉祥閻錫山兩同志督率所部。掃除京漢路之敵人。直取京津。會師幽燕。直搗張作霖之巢穴。我贛湘鄂民衆當此共產黨困伏武漢之日。尤常蹈厲奮發。嚴密結合。勿因若輩變更策略。而消滅其驅除共產黨之銳氣。當知本黨爲中國整個之革命黨。不容有左右派之分析。凡以左右派拆散本黨者。即爲反革命。三民主義爲適合中國需要之革命主義。凡以其他任何主義篡奪此革命主義者。即爲反革命。今國革命分子忠於本黨。信仰本黨主義者。不問其階級屬性。皆得以引爲本黨同志。其不忠於本黨。不忠

於三民主義。而惟策略是向者。亦不問其階級屬性。皆爲本黨之叛徒。國民革命目的。在求中國民族之自由獨立。故凡有利用機會。以喪失中國民族之自由獨立者。本黨皆認爲全國人民之公敵。本黨之革命政綱政策。爲總理所預定。行之數十年。而并未發生何種幼稚之病象。故凡爲今日人民所切恨之革命政綱政策。皆爲共產黨所製造。本黨必當依民衆之期望。而努力破除之。明此數義。則知真革命者不容武漢派荼毒民衆。真悔禍者不容借左派幼稚病以掩飾其反革命之罪惡。真清黨者不容貌爲拒絕共產黨。而實不變其拆散國民黨團結力及攻擊國民革命軍領袖之策略。惟望我贛湘鄂人民洞曉斯旨。與本黨同心同德驅逐逆亂。務使國民革命軍直搗幽燕之工作。與肅清中原之共產黨。同時而告成。中國前途實嘉賴之。

## 廣東省特別委員會宣傳委員會告各界民衆書

親愛的民衆們，我們的國民革命已經着着向前，但是圖謀破壞本黨成功的反動勢力，也一天利害一天，尤其是掛羊頭賣狗肉假名服從本黨的中國共產黨，看見國民革命勢力擴張，恐怕將來沒有他們活動的餘地，便施用種種陰謀詭計，以謀達到他們奪取政權，消滅本黨篡奪本黨的目的，他們的用心，無非要想阻礙本黨國民革命的成功和我們總理所手創的三民主義的實現，這些陰謀已經蓄了不知多久，他們每次的全國大會宣言，和每次的對於時局的主張都昭示着他們和本黨聯合，並不是出於真誠，不過是因爲他們的勢力還未組織成熟，爲養成他們的真實力量起見，不得不採取這種步驟和手段罷了，他們爲吳佩孚慘殺京漢路工告工人階級與國民一文，把將來打倒本黨，篡奪本黨的陰謀和決心更是暴露無遺，他們說那些開明一點進步一點黨派——當然是指

本黨——採用的是假仁假義的『保護勞工政策』，他們說他們雖然明知本黨採用這種政策的用意，雖然明知本黨採用這種政策的虛偽，但是他們還須幫助這樣一支較開明較進步的勢力，乘此機會，努力成就本階級的組織，準備並訓練本階級的戰鬥力，以勞工階級利益為前提，倒打其他較黑暗較反動的勢力，漸進而推翻一切舊勢力，與新興的敵對階級（？）爭鬥而達到勞工階級專政的目的，唉！這個虛偽險詐的陰謀家，這個卑鄙狠毒的叛逆者，本黨若是長此容忍下去，本黨一定要定給他們覆沒了，

近來他們看見本黨勢力膨漲，他們的陰謀，他們的逆志，更是彰明較著，他們看他們的勢力還沒有成熟，恐怕本黨統一中國，完成國民革命，竟毅然決然的反對北伐，甚至於破壞北伐，後來看見北伐軍着着勝利，更挑撥和離間本黨的領袖，從事於分裂本黨的運動，同時利用黨團的組織，煽動各地的工人和農人，以擾亂北伐的後方，並頓挫前敵壯士的志氣，又利用外交的事件，使本黨四面受敵，非達到消滅北伐軍和本黨，志不甘休！

本黨所有忠實努力的份子，非站在他們同一的戰綫，必定要給他們用種種方法排斥或打倒，他們的第二次全國大會的決議案，更把吸收本黨階級覺悟的份子一條列入於國民革命決議案裏頭，努力去逼迫本黨右傾和腐化！

他們把農工階級當作他們獨有的羣衆，所以就盡力去阻止本黨的工農運動，他們為本黨總理的死致本黨的文竟敢說，「中國共產黨與中國工農階級願與貴黨協力奮鬥」一語，儼然表示中國工農階級是與我們國民黨無份的，他們這種政策，完全是使本黨脫離工農階級，丟棄民衆，使變為官僚化的政黨，換一句話說，使本黨變改一個「空」，以便將來一打便倒，



所以我們若是不趁此時機，把他們撲滅淨盡，本黨將來一定沒有幸運。

我們這次的清黨運動，就有根據以上的緣由，不但不是腐化，而且就是想挽救本黨的腐化的趨向，我們不想給險詐的共產黨排擠，而成爲「空」的，官僚化的，政黨。而是想打破本黨和民衆接觸的障礙，使成爲民衆的，朝氣蓬勃的，真正革命的政黨，我們要把共產黨從前的工作，完全拿來自己做，實際從事工人和農人的運動，再進而求中國的自由平等，和世界的大同。

我們本着這個決心、努力去做，以救我們的國民黨、以救我們的中國、同時也所以救我們中國的民衆、我們的國民黨是真正爲民衆謀利益的政黨、而且只有我們的國民是能够真正爲民衆謀利益的、共產黨爲着自己的利益、利用我們的國民黨、戴着國民黨的假面具、陰謀篡奪國民黨、共產黨同時也爲着自己的利益、利用我們許多的民衆、戴着爲民衆謀利益的假面具、結果我們的民衆也沒有不給他們欺騙的、所以親愛的同志們！請一致的起來、擁護本黨、共同努力做清黨的運動。我們高呼着，

打倒破壞國民革命的中國共產黨！

打倒破壞北伐的中國共產黨！

打倒利用土匪工賊壓迫工人的中國共產黨！

打倒陰謀消滅國民黨的中國共產黨！

打倒一切反動派！

打倒投機份子！

嚴防右做份子！

一切民衆起來擁護中國國民黨！

## 告工人書

革命的工友們，我們中國在這外有資本帝國主義，內有軍閥及其走狗雙重壓迫的現勢之下，誰都知道，非實行本黨所領導的打倒帝國主義，軍閥，及其走狗之國民革命，則吾國永無脫離次殖民地而達於自由獨立之一日，

工農民衆佔吾國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他們受帝國主義，軍閥，貪官，污吏，土豪，劣紳，買辦階級等壓迫最甚的民衆，同時，也是本黨的階級基礎，和國民革命的主力軍，我們中國國民黨是解除工農痛苦，擁護工農利益的唯一政黨，也是領導工農民衆參加國民革命的政黨，工農民衆們，必須在本黨指揮領導之下，才能從事於革命，消滅一切的壓迫階級，本黨深知欲打倒帝國主義及其走狗軍閥等，而建設三民主義的新社會，非喚起工農民衆參加國民革命的戰線不可，所以本黨黨綱和歷次宣言，特別注重工農民衆的利益，而革命的工農民衆們，也知非受本黨的指導，絕無打倒敵人而享受人的生活之希望，故屢次死力擁護本黨及國民政府，肅清一切反革命分子，

我們無論從理論方面，或事實方面，都可完全的證明。國民政府的鞏固，革命勢力的進展，和工農利益的獲得，都是本黨實行農工政策，和工農民衆擁護國民政府的結果，所以我們對於一切陰謀破壞本黨和離開工農民衆脫離本黨的反革命分子，都應該不客氣的及無容忍的打倒他，剷除他，以鞏固我們國民革命的聯合戰線。

革命的工友們，你們知道那不合國情，誣蔑孫總理，反對三民主義，陰謀破壞本黨底共產黨的野心嗎，我們孫總理寬大仁慈，以前允許容納共產黨員加入本黨，是因為他們曾聲言加入本黨後，絕對信仰三民主義，和遵守本黨黨綱，及爲團結革命分子以抵抗敵人起見，並非聯合共產黨以共治中國，詎共產黨徒於最近幾年來，在青天白日旗幟之下所做的工作，乃完全是陰謀消滅本黨，煽惑工農羣衆脫離本黨，及破壞國民革命的聯合戰線，他們已往的反革命行爲，誣蔑孫總理，反對三民主義，離間本黨忠實同志，反對北伐，操縱中央黨部國民政府，我們不去細述，單就他們破壞廣東工農運動的事實來說，他們已是罪大惡極，無可容忍，據農工廳的統計，他們的鬥殺事件，百分之七十，是共產黨陰謀煽惑，或發蹤指使的，廣州油業工人的毆殺，便是其中最顯著的一個，他們共產黨屢誣某工會是東家操縱的工會，其實東家分子最多的，無過於他們所組織的、所操縱的，廣州店員總工會，和工人代表下的工會，他們共產黨看見某某工會是由本黨指導及本黨某同志從事于工人運動，便加以種種反革命派的罪名，甚且煽惑工友自相殘殺，以遂其利用工農羣衆，而宰制中國的陰謀。

革命工友們，你們看了共產黨徒種種反革命的行爲，總該明白，他們不單是本黨和國民政府的敵人，而且是壓迫你們的魔王，你們只有受本黨領導，才是最忠實的革命民衆，才能解除一切的痛苦，而得到種種的利益。反之，便是中國共產黨的走狗，和反革命的工具。工友們，起來打倒一切反革命的分子及高呼我們的口號罷。

一、打倒不合國情需要的中國共產黨！

二、打倒誣蔑孫總理，反對三民主義的中國共產黨！

三·打倒破壞工農運動的中國共產黨！

四·打倒壓迫工農階級的中國共產黨！

五·三民主義成功萬歲！

六·中國國民黨萬歲！

七·國民革命成功萬歲！

## 告農民書

親愛的農友們，

我們的中國近數十年來受帝國主義及其工具——軍閥買辦階級等等之壓迫，已算登峯造極了，一般民衆中受痛苦最深的就是農民。要求解放最熱烈的也是農民。本黨總理孫中山先生深知中國農民之痛苦。乃提倡國民革命以打倒軍閥打倒帝國主義。實行三民主義相號召，無非為全國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農民謀解放。為最受壓迫的農民謀利益。本黨自遵奉總理的遺教。領導國民革命運動以來，深得全國農民熱烈的贊助。直接或間接參加國民革命工作。一方面證明農民解放運動，實為中國目前最要之急務。一方面更證明祇有三民主義才是適合中國時代和環境的需要。祇有國民革命。才是中國農民唯一的出路。祇有中國國民黨。才是國民革命的領導者，所以凡破壞本黨所導的國民革命運動。危害本黨的基礎。破壞三民主義的。不但是本黨的叛徒。簡直是全國農友的敵人。換句話來說。凡是破壞為農民謀利益的中國國民黨的，就是反革命，我們應當同軍閥及帝國主義一齊打倒之！

本黨去年誓師北伐，即在於肅清國內軍閥，根本打倒國際帝國主義，以求中國民族之獨立，中國農民之真實的解放，自出師以來，不數月下長街，克武漢，均有農民羣衆直接間接之參加，足見農民羣衆在國民革命運籌當中，對於國民革命軍及本黨有深刻之認識和熱烈之同情，凡屬真正的革命份子，祇有竭誠擁護本黨所努力之國民革命，以完成中國民族革命之使命。乃中國共產黨首領袖陳獨秀深不欲中國國民革命在本黨領導下達到成功，不顧中國農民受帝國主義及軍閥重重壓迫之痛苦，於北伐軍出征長岳之時，即在其機關報——響導週刊大放厥辭，反對北伐，阻撓北伐，破壞本黨解放農民運動，爲萬惡軍閥張目，及北伐軍占領武漢後，則利用共產黨在本黨之黨團活動，僭竊本黨黨員之名目攫奪本黨既得之政權，他們爲欲達到其奪取政權之目的，不惜與常國主義者及軍閥同一口吻，造謠中傷我國民革命的領袖，誣蔑本黨勇敢殺敵的武裝同志，如響導週報之製造南北妥協空氣，而事實上運動妥協奉系軍閥者，才是中國共產黨員李大釗，顛倒黑白，淆亂觀聽，其居心無非欲破壞國民革命運動，以陷我全國農民羣衆於水深火熱之中。至於湖南湖北及其他各省，中國共產黨操縱本黨各級農民協會，勾結土豪劣紳，包庇貪官污吏，黨同伐異，使真正的農民，不得自由組織農民協會，摧殘農民之事，尤指不勝數，本黨總理爲解放農民而提倡國民革命，本黨爲謀農民利益而出師北伐，本黨同志爲實現總理主義而犧牲無數熱血和頭顱以打倒軍閥吳佩孚孫傳芳，其結果適造成中國共產黨竊奪政權傾覆本黨欺騙民衆壓迫民衆之種種機會，希圖以小數中國共產黨黨員壟斷民衆從國民革命中獲得之利益，最近更利用本黨中之投機官僚及糊塗份子爲虎作倀，把持武漢黨部，僭竊名位，對本黨最忠實努力之同志，則任意誣蔑，妄肆摧殘，對於集中國民革命旗幟下之民衆，則大施挑撥離間的政策，以期減少對於本黨之同

情，種種罪惡，罄竹難書，本黨忠實革命同志如汪精衛吳稚暉蔡子民李石曾胡漢民等，際此千鈞一髮之危機，爲擁護總理遺產——中國國民黨計，爲保障國民革命軍的勝利計，爲鞏固革命民衆既得的利益計，不得不出於救黨運動之一途，已在南京組織本黨中央特別委員會。廣州市中央執監委員及省市黨部組織本會。處理全省政治黨務。須知我們的救黨運動。就是完成國民革命運動。就是完成農民解放的運動。也就是實現三民主義。促進中國自由平等的救黨運動。

我們所而努力掃除的是破壞國民革命的中國共產黨。是阻礙農民解放運動的中國共產黨。是傾覆本黨遠背總理的中國共產黨；我們所而努力實現的是總理的農工政策。及三民主義。我們要完成國民革命的使命。更當厲行以黨治國。我們相信全國農工們始終是國民革命的主力軍。是本黨的堅固基礎。惟有希望全國農友們從速團結起來。幫助我們作澈底的救黨運動！幫助我們撲滅違反農民利益中國共產黨：

## 告商民書

一切的商友們

一切的民衆們

在產業落後，外受帝國主義內受國內軍閥的壓迫的中國。其唯一的需要者。乃是國民革命。中國國民黨，奉先總理之遺教。努力國民革命。其意義即爲各階級謀同等的幸福。現在全中國的民衆，雖有農工商學各階級的分別，而其實所壓迫則同一樣，以我們最大的敵人乃在帝國主義者，帝國主義者的侵略和壓迫，是整個的，所以，我們除了聯合努力國民革命，把帝國主義者打倒

，是沒有其他辦法。

中國國民黨努力革命的當中，是要喚起各階級民衆共同努力，同時並努力北伐，故破壞北伐，及離間各階級聯合的，便是破壞國民革命。亦即是破壞各階級民衆的自由幸福，我們對於這種破壞國民革命的叛徒，都應該絕不客氣的盡量的撲滅。

中國共產黨自從加進國民黨之後，時時都陰謀蠶食，尤其是對於國民黨主義和政策，是時時破壞的；兩年以來，中國共產黨即首先反對，繼而北伐軍攻克湘鄂，連戰皆捷的時候，中國共產黨便多方面扶持一二傀儡，組織反動的不合法的聯席會議把持中央執行委員會於武漢，以破壞國民黨組織和紀律，同時並主使其黨徒，擾亂各地的治安，以危害北伐的後方，這種種事實，我們已清清楚楚看見中國共產黨確實防害北伐的成功，阻礙國民革命的進展，另一方面，又是破壞各階級的聯合，危害各階級的幸福。

中國國民黨是扶植農工的，同時更是為各界民衆謀幸福的，但自中國共產黨加進國民黨之後，假借國民階的名目，肆其陰謀，指使流氓他痞侵進工人團體，而令工人本身相毆，時時流血，指使土匪土豪侵進農民團體，使各地真正農民慘遭壓迫，喪却無數生命，而對於一般商界同胞，尤其是陰謀百出，橫加蹂躪，這種種的，都是他們為遂一黨一人的私圖，而不惜將我們一切民衆來犧牲，以換取他們的利益事實。

革命的商民們，兩年來的事實，你們都記吧！工商間的糾紛，你們都記得吧！其實我們工商兩界，素來都是親睦的，有甚麼糾紛呢？糾紛之所由起，就是因為中國共產黨黨員為遂他們的陰

謀，挑撥工爾兩界的惡感，他們的目的，並不是打倒商人便扶植工人，只利用工商間的糾紛，擾亂社會的安寧，而遂他們一黨一人之利益，事實告訴我們的自從工商間發生了糾紛之後，商店因而倒閉者不少，工人因而失業者更不少，然而，那所謂中國共產黨却呵呵大笑，慶幸其勝利，絕不以工人失業為念，絕不以商業倒閉為念，而且，因為工商間糾紛的關係，工商業因而倒閉，坐令帝國主義者的經濟侵略政策，長驅直入，這不犧牲我們商界同胞，並且令帝國主義者得逞，明白些說，簡直就是賣國？一切的商民們呵！中國共產黨不打倒，我們一切民衆尤其是商民沒有得安寧的，現在我們因為解放一切民衆的痛苦，因為要實現三民主義。因為要完成國民革命，已把那個陰謀蠶食國民黨，破壞北伐，危害國民革命，蹂躪民衆的中國共產黨撲滅了；這一次的運動，完全是救黨運動，完全為求完成國民革命的運動，完全為解放民衆一切痛苦的運動，一切的商民們呵！大家都起來擁護中國國民黨的救黨運動吧！

## 告學生書

二三年來，最惹人注意而最令困惑的問題，就是我們中國國民黨因為容納中國共產而起的糾紛的問題，這問題日趨嚴重，最近乃成為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勢不兩立的情勢，中國國民黨不倒倒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黨便要打倒中國國民黨了，我們中國國民黨曾百方委曲求全，都不蒙中國共產黨的原諒，中國共產黨徒然高呼「擁護總理聯共政策」以欺騙一般的羣衆，壓迫我們的同志，以遂其消滅本黨吞食本黨的陰謀，我們現在認為忍無可忍了，不得不起而作救黨運動，肅清黨內的一切陰謀破壞的中國共產黨黨員我們現在試將本黨容納共產份子的經過及中國共產黨



四年來破壞本黨的陰謀爲我學生羣衆一述之，

本黨容納共產黨份子的經過，本黨在十三年改組之時，本黨總理以國民革命的完成，須待各階級革命份子的共同奮鬥，當時中國共產黨份子也日告奮勇，說要努力國民革命，同時他們也知道產業落後的半殖民地的中國，是沒有實行共產主義的可能，所以他們願意捨棄他們的主義，以個人資格加入本黨，服從本黨紀律，遵本守的主義，實行本黨的政綱，並不能在本黨之內施行黨團作用，宣傳他們的主義，破壞本黨的組織，中國共產黨份子，當時就在這種條件之下，加入本黨，這種容納中國共產黨份子的經過，有總理的演講辭和中國共產黨員李大釗的啓事可以証明的。

中國共產黨四年來破壞本黨的陰謀，中國共產黨份子加入本黨以後，竟然違背信義，不顧一切，完全不遵守本黨紀律，肆意批評攻擊本黨的主義和政綱，完全違背總理的容納他們的原意，這個事實，毋須贅說，他們四年來陰謀破壞本黨，無所不用其極，如果詳細調查描寫起來，當然可以寫成很大的一部書，現在爲篇幅及時間所限，我們只能把其犖犖大者，略述于下，

(一)陰謀篡奪，本黨的組織部是本黨最重要的機關，他們用黨團作用，把持數年，在其初，對於廣東各縣市黨部之組織，無一不派他們的黨人去籌備，本黨同志均遭擯斥，而那些被派的共黨份子不是幼稚糊塗，便是鄉曲無賴，他們爲了要達到選舉勝利以把持本黨部的目的，不惜倒行逆施濫收黨員，因此各縣市黨部均被操縱，本黨便有腐化危險，他們便可以從中發展其勢力，繼則各省市黨部都是如此。他們倒來攻擊本黨。說本黨容納土豪劣紳。有腐化傾向。那知道招集土豪劣紳。以腐化本黨。原是他們的篡奪本黨的陰謀。(二)挑撥離間本黨的領袖的感情，中國共產

黨知道本黨有很長的光榮的革命歷史。領袖人才是很多的。如果這些領袖通通團結起來。他們是沒有辦法可以破壞本黨的。所以他們便天天造謠中傷。挑撥離間。四年來的中國共產黨的機關報。響導所有對本黨的言論批評都是這般用心。尤其是反戴季陶的國民革命觀一類的文字。是直接攻擊本黨領袖的。胡的赴俄汪的請假。和本黨內部的一切糾紛。差不多都是中國共產黨挑撥離間釀成的。(二)破壞農工運動。本黨喚起民衆的主要工作就是扶植農工。扶助農工團體的發展。使一切農工羣衆都齊集到本黨旗幟之下而奮鬥。但是中國共產黨最怕的就是本黨得到了農工羣衆。他們一方面借本黨的名義去做農工運動。操縱農工羣衆。一方面却對農工羣衆宣傳本黨是小資產階級的政黨。不能替農工羣衆謀利益。使農工羣衆懷疑本黨。他們並且不斷的誣蔑攻擊本黨做農工運動的同志。使其不能與農工羣衆接近，他們倒振振有辭。來攻擊本黨。說本黨不能領導羣衆。本黨同志不願做農工運動。同時他們對於本黨同志所領導農工團體。總是要多方破壞。使之分裂農工。以遂其蠶食鯨吞的陰謀。這都是近年來農工團體間所以很多衝突的原因。(四)分裂學生運動。數年來學生運動呈分裂的現象。不能統一。這是不可諱的事實。不講別的。只講廣東的。中國共產黨也曾極力離間挑撥破壞。使本黨領導下的廣東學生羣衆時起誤會衝突。發生許多裂痕。(五)破壞北伐。本黨去年出師北伐的時候。中國共產黨領袖陳獨秀便在響導上發表其反對北伐破壞講伐的文章。一般共產份子。均從而吠影吠聲。造成很不好的反北伐空氣。這還是從明的一方面講。至於從暗的一方面講。那更是頭緒紛繁。一言難盡。中國共產黨訓令他們的黨員勿得參加北伐。有些參加的便開除黨籍。中國共產黨陰謀破壞北伐。煽動工人罷工。搗亂後方。這些都是中國共產黨破壞北伐的罪大惡極的事實。(六)把持中央。中國共產黨在武漢方面。勾結投機盲從的份

子徐謙陳其瑗之流。把持中央。召集其所謂第三次中央全體會議。通過許多不利於本黨生存的議決案。如改組廣東省黨部江西省黨部廣州市黨部。任命大批的投機盲從及中國共產黨的份子爲國民政府委員。各部部长。及各省政府委員等等。這種手段。是最毒辣不過的，因爲這些陰謀的實施。本黨已陷於絕大危險的地位，我們如果不急起自救。那麼。我們便只有亡黨。亡黨的結果。會使中國國民革命失敗。中國民族的解放無從得到。這要成爲不可補償的莫大的損失。所以我們爲完成中國國民革命計。爲得到中國民族的解放計。我們要把黨內罪惡貫盈的中國共產黨打倒。我一切學生羣衆均應一致起來。共同努力於本黨忠實同志中央執監委員的救黨運動。打破壞本凡黨的中國共產黨。以鞏固中國國民黨完成國民革命。解放中國民族。

最後我們高呼！

一切學生羣衆團結起來！

擁護中國國民黨的救黨運動！

打倒陰謀消滅中國國民黨的中國共產黨！

鞏固中國國民黨！

完成國民革命！

中國民族解放萬歲！

中國國民黨萬歲！

## 告海外同胞書

華僑同志們：

「華僑是革命之母」。這句話是總理說的。我們回想到辛亥革命還沒有成功之先。那時總理的主義。還未曾昌明。我們華僑同志已犧牲了多少金錢和熱血來贊助總理革命，尤其是辛亥革命三月二十九日之役華僑同志的血肉已經爲革命犧牲下而殷碧狼籍，自然。爲求中國自由解放。而斷頭流血，這是華僑同志因受壓迫特甚應有的奮鬥。但華僑在革命史上的光榮。爲永永不可磨滅。是誰也不能否認或誣蔑的。我們又溯中國國民黨未改組之前由興中會而同盟會，而國民黨中華革命黨。中國國民黨的基礎。首先是在海外建築。這些固然是環境的關係然華僑特別具有熱烈的革命性黨的歷史上。固昭然在人耳目。

自中國共產黨加入本黨之後。其處心積慮即思攙奪國民黨的政權。又因海外同志。覺悟最早。歷史最長。而且是絕對擁護國民黨的。所以一般共產黨徒。即首先倡「華僑不革命」或者「華僑反革命」等謬說，用意是抹煞華僑在黨史上的地位，同時使氏衆，對於革命的華僑同志。消失親愛聯合戰線。近年以來。應有盡有，華僑同志。諒亦非常明白的！

總理發明了三民主義。及種種政策。從而確定在中國實行。這是總理審察中國的國情。適應中國的民衆急切要求的對症藥，就是國民黨的敵人也不敢明白反對總理的政策，則總理之政策爲天經地義。是毫無疑義的，乃共產黨一味誣蔑總理的政策，甚且詆毀總理政策爲「反革命」，俄們試想，帝國主義，軍閥，及一切反動派在給我們極端的攻擊抱頭鼠竄的時候，尙且敬畏而不敢誣蔑詆毀總理的政策，而共產黨竟可惡若此，誠爲可殺，在事實上，中國共產黨自本黨改組之後，即繼續加入，柄握黨政，無處不是用極狠毒的手段，以危害國民黨，去年三月十九的事變，共產

黨即想傾履國民黨，以圖其理想中無產階級逞政的幻夢，經過五月十五整理黨務案後，雖稍稍斂跡，究其陰謀思逞無時不準備着捲土重來，我們看：共產黨自去冬政府北遷，即極端阻撓；後又蜂聚武漢，多方搗亂。今年三月，共產黨與一般投機份子挾持中央黨部及國民政府在漢口召集非法聯席會議；四月又在漢口召集所謂中央全體執行委員會會議；俄人鮑羅廷復運用陰謀，利用徐謙鄧演達顧孟餘等搗亂分子作威作福倒行逆施全黨騷紛，國民黨之基礎，幾淪于沒；凡此共產黨危害國民黨之事實，為我同志所最痛心疾首的，其在海外，共產黨除一般努力最久，歷史最長的同志，加以極甚的誣毀攻擊外；即利用彭澤民許甦魂把持中央海外部，遣派爪牙，四出分裂海外各地黨部，像美洲古巴南洋越南印度緬甸暹羅，歐洲等處黨部，無一不是片片分裂，使海外同志感情，日趨惡劣，陷黨務于不可收拾。至其走狗到處宣傳共產主義，各地同志，舉發控告者，指不勝屈，此等與海外同志特別有關，尤其損害同志在革命歷史上之光榮的陰謀，為海外同志更宜注意嚴防的一事。

現在的情形怎樣？我們可以看我們革命的程度，到了什麼地步？而共產黨對於國民黨的進攻，又是怎樣，不錯，我們的第一期北伐，的確已告成功；我們革命的勢力，也已進展到長江黃河流域，而佔領了全中國十分之七八在這時期，我們要求全中國的解放，自然要從速地進行第二期北伐，以期實現總理的主義，以黨治中國，但是共產黨不願意我們國民黨成功，硬要拉我們後退，甚至要根本撲滅我們國民黨，產業落後的中國，去實行他們所謂列甯式的共產主義，所以就利用着國民黨的招牌，實行鼓吹俄國不能行的共產主義，死命的在國民革命聯合戰線上攪亂，雖然我們的總理定下了『容共』政策給我黨，但只限于允准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服從國民黨的主義，

受國民黨的指揮；並不是叫共產黨來共治中國，或者獨治中國，而事實上共產黨完全是要根本消滅國民黨來獨治中國，我們可以看得到的，自共產黨把持武漢黨部之後，隨意發號施令擄奪我們的黨權，摧殘我們的同志；生殺予奪，一惟共產黨是欲的情況。我們須知：我們有我們的主義，我們有我們的黨；我們自然要擁護我們的黨，擁護而實行我黨的主義；決不許共產黨在我黨裡頭搗亂。我們有什麼方法使國民黨基礎鞏固？我們有什麼方法使中國國民黨的主義實現於中國？我們只有努力做清黨運動工作，撲滅危害中國國民黨的中國共產黨。

海外同志們，當這黨的存亡。在於此舉的嚴重形勢之下，真正擁護本黨的中央執監委員汪精衛胡漢民吳稚暉蔡元培李石曾五同志現已在南京發起救黨運動，肅清中國共產黨，並取消武漢的中央黨部，實行救黨工作，廣東方面，並由中央執監委員及廣東省黨部省政府市黨部發起組織中國國民黨廣東特別委員會共同救黨，使得海內外同志犧牲無限的金錢與碧血換得的北伐勝利，不至為共產黨所破壞，所望海內外同志愛護總理艱難創造的黨，不使為共產黨所傾覆；大家要聯合起來，共同撲滅在國內的國外的危害中國國民黨的共產黨及其走狗。我們目前最緊要的工作就是：宣佈中國共產黨罪惡而聲討之，務期根本肅清，我們的口號是：

打倒背叛總理的中國共產黨！

打倒反對三民主義的中國共產黨！

打倒侮蔑總理的中國共產黨！

打倒破壞國民革命的中國共產黨！

打倒破壞北伐的中國共產黨！

打倒利用土匪工賊的壓迫農工的中國共產黨！

反對三民主義便是反革命！

反對國民革命便是反革命！

取消共產黨把持的武漢偽中央黨部！

真正的國民黨員團結起來！

打倒反動派

打倒投機份子！

打倒一切帝國主義！

剷除貪官污吏劣紳土豪！

鞏固國民黨黨權！

國民革命成加萬歲！

中國國民黨萬歲！

# 告武裝同志書

親愛的武裝同志們！我們大家都是站在國民革命戰線上的人員、大家都是孫文主義的信徒！國民黨黨員為被壓迫的民衆解放而奮鬥的、在本黨過去的奮鬥的歷史不特是本黨最高幹部忠實同志共同努力得了成功、而武裝同志的肉搏更有無限的價值和光榮。

最近把強有力的軍閥吳佩孚孫傳芳相繼打倒了、就連那帝國主義的巨擘、——英國也被革命

勢力猛擊快要崩了、（漢河租界之收回便是最明顯的事實）難道不是黨光榮麼。這些光榮我們不特要傳保特、更要發揚光大。換句話說、就是：我們要本着打倒吳佩孚、孫傳芳的精神和手段去打倒張宗昌和張作霖、更要本着打倒國內軍閥的手去段打倒一切帝國主義、尤其是英國、雖知光榮的革命史的一頁才展開的時候、竟有破壞革命戰線——國民革命的聯合戰線的敗類呢？這個敗類就是中國共產黨，他們不只是想破壞國民革命戰線的聯合、國時還想把本黨整個消滅、他們破壞的贓証在監察委吳稚暉同志報告裏有很詳細地說明、我們一點也用不着懷疑吧！因革命大業主有中斷的危險！因黨國滅亡的危險、中央執監委員會緊急會議議決：通令各省區就地組織「特別委員會」挽救將墮未墮的革命命大業。本會就是為挽救黨國的危亡、而產生之一個。

親愛的武裝同志們！這回的救黨救國運動、在表面上看來好像是革命勢力的分裂、其實我們沒果不出這種忍痛含辛的非常手段，那末就受亡黨亡國的慘禍了，還有麼革命可言？沒有黨便沒有系統指揮革命的工作；沒有國便沒有領域做革命的場合，還有什麼勢力集中不集中；武裝的同志們呵！我們切不可誤會「集中革命勢力」這一句話吧？我們應當知道我們並不是排斥革命的份子，是我們分散力量來剷除革命的障礙——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黨雖然滿口說「打倒軍閥」「打倒帝國主義」；但是在實際上他們不過在後台說些風涼話。他們的策略是「打倒」，他們的手段是「侮讒」他們的宣傳是「誣誣」。今日抬乙來打甲，明日又抬丙來打乙，循環不絕地在打倒，因為他們就可以這個機會擴大他們的共產黨的組織。這種計劃完全是想使本黨同志不能做革命的工作，妨礙本黨同志革命的機會。他們侮讒誣誣本黨忠實的努力的同志還以為未足，甚且侮讒到總理的人格、誣誣，總理的主義——說孫文主義是不澈底。而且最近受俄人的指揮想把本黨消滅，把



整個的中國拱手聽命於外人，多麼的危險呵！中國國民黨的同志——孫文主義的信徒——國民革命的戰士呵！應該團結起來，打倒他們，撲滅他們！

親愛的武裝同志呵！你們切不要有半點懷疑，更不要誤聽謠言邪說，自起猜疑！我們如果能夠受本黨執監委員會——純粹的中國國民黨執監委員會領導向前跑一定不會走錯路吧！革命尚未成功，武裝同志們向前快跑！

撲滅危害黨國的中國共產黨！

擁護指導國民革命的中國國民黨！

實現孫文主義！

督促北伐統一中國！

打倒帝國主義！

國民革命成功萬歲！

## ▲戴季陶同志告中國國民黨同志並告中國國民

### 提 要

國民黨黨員的自信力和團結力是拯救黨國惟一要素：：：國民黨內，有了共產黨，就是一黨有兩個重心，這就是國民黨最大的危機：：：國民黨如果不恢復自信力，集中存總理思想主義下面，不但黨無可救，國家和民族都無可救：：：我們應以三民主義，拯救國家民族的危亡，不要拿自己民族，送給赤白兩個國際，作決戰的試驗品：：：

中國人完成中國的改造，就是世界革命的工作，如果自己的國家民族，振興不起，便莫有說世界革命的餘地……：中國所需要的革命方法，是純粹的國民革命，中國所需要的建設，是工業先進國的援助……：第三國際下共產黨的作法，是製造最悲慘的國際戰爭的工具和材料……：國民黨如果不以信奉三民主義的黨員來組織，絕難避免國際戰爭……：共產黨的策略，是教亡了國，再做革命，首先教民死，後作共產的企圖，是先犧牲了中國國家存在，和民衆生存，去鞏固第三國際基礎，再求共產成功……：總理的思想基礎，是中國四千餘年文化結晶，總理的政策和方法，是世界科學文化的結晶，總理思想理論的崇高偉大，是超過馬克斯列寧之上……：馬克斯主義，只能說明歷史變化過程，而不是造成真正人類文化之基礎……：總理主義崇高偉大之點，是說明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的道德精神，是民族自立的基礎……：世界上人類，實行了馬克斯主義以後，必回到總理教義上來，因為如果不是以道德爲基，世界莫有和平的一天，

要想和平的革命成功，一定要確守中山先生教義全部，因為中山先生的主義，是人支配物的，不是物支配人的，人支配物，才有人生，物支配人只有絕滅……：中國人如果自救，必須確信民生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動機和手段，絕對不同，必須確保中國民族，創造文化的能力，在各國人之上，必須確信，中山先生，是世界革命領袖中，最偉大崇高的導師……：懷疑中山先生的思想和學說，就是自殺，

中國人，如果不照中山先生的主義幹去，在國內將仍受惡勢力的壓迫，在國際間，將

變爲第二巴爾幹的地位，引起第二次的大戰，全國陷於黑暗，無可救藥，我們看俄國對我們的態度，則是否應當聯絡他，就可想而知：：：：凡是以待我之民族，我們都應當聯絡，否則都應當反對。

我們看世界和東方，最近險惡的形勢，以應迅快覺悟，一致團結在青天白日旗下，一方面力作保持世界民衆利益的工作，一方面努力作不可避免的決死時代之預備，這一次國民黨的獨立，是中國獨立的基礎，國民黨的心，這才回來了，黨國的情形，已經危急到了十二萬分，現在一般忠實的同志，既已努力，作成了國民黨的統一獨立基礎，此時救黨國的路，已經明白表現出來，就是國民黨人，自己恢復自己的信力，和團結力，心口如一的組織起來，中國才有一線生路，如果不然，國民黨一亡，中國就是落在奉魯軍閥手裏，或者竟會引起東方的大戰，而使世界頓成黑暗，自從前年國民黨改組以來，黨內一個最大危機，就是在有了兩個中心，使大多數黨員，迷惑在二心之間，無所適從。

前年中山先生逝世以後，我所以大胆的冒大險，犯大難，要求國民黨的同志，很純粹地集中在先生思想和主義下面，同時勸告共產黨的青年，不要爲了迷信一個唯物史觀，打破國民革命，就是明明白白，看見後來的悲慘，不曉得爲甚麼當時全黨的同志，都迷惑不醒，而兩年以來，却把全國多數有爲的青年，趕着向共產黨去，二次大會以後，我的自信力，被全黨的空氣，和一個組織與紀律，壓伏到不能再起，去年張靜江蔣介石兩虎生，再三要我去廣東，我不能去的原因，因爲一面接受着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的議決，而同時忍受着精神上的矛盾，以致一病失神，數次頻危，死而復蘇者數次，病中惶惑失志，幾乎趨於絕滅，後來病稍愈，到廣東之後，以神經根本受

病之人，一面受四圍境遇的壓迫，一面生出自己心理的懷疑，再處處受大會的議決，聯會的議決縛束住，要保全國民黨的組織，和統一的革命勢力呢，抑或是要創造國民黨自存的新生命呢？自己既精神衰弱，只有不知不覺地，受着環境的支配，而事實問題，和精神狀況，愈趨愈苦，我自己很明白，中樞一切的矛盾，國民黨中所存在的矛盾，和國民黨領袖間的思想行為派別的矛盾，時時刻刻，使我的精神狀態，愈加衰弱，這樣作人，絕無一刻的生理；這樣作黨，更那裏有一線的好生理。有時我明明看見只有兩條路可走，一條路是彌縫一時的，就是促成汪蔣合作，到打破北京，再說整理黨務的說話，一條路是，正本清源的，由國民黨忠實的領袖，不理問甚麼紀律，甚麼組織，拚命行一種狄克推多，建設起國民黨的綱紀來，再說組織紀律的話，因為人心是一切的基础，人心已經到了絕境，組織便等於廢物。

乃因中央的地點問題，和兩年來共產黨處心積慮，破壞和壓迫，生出一個大波瀾，由此發生出國民黨歷史的保障者的吳蔡李張蔣諸同志的決心，喚起一個偉大的國民黨清黨運動。我對於此次黨內的問題，想說一句，很公道的話，中央的幹部除了徐季龍一個人，好像有一種特別所圖外，其餘的人，本來莫有很多的意見，就有也不是堅確，如果中央遷移，是一齊出發，或許莫有以後種種糾紛，至於根本上原因，在於共產黨問題，國民黨內，有了一個共產黨，就有兩個中心，有兩個中心，再好的人，也要擾昏的。

現在與共產黨合作的事，已經絕對拋棄，國民黨的心，應該可以回來了，此時如果國民黨的人，仍舊不能把主義的自信力恢復起來，確實相信地集中在總理思想主義下面，確立起紀綱來，做紀律和組織的基础，不但是黨無可救，中國的家國和民族，都無可救，此後的中國連一點恢復的

餘地都莫有，硬把毫無教育，毫無實力，毫無組織的中國人，送了去做帝國主義國際，和共產主義國際大戰的戰場，做一個犧牲的擋箭牌，無論這一場戰爭結果如何，中國民族，要損失幾千萬的人口，黑暗幾十年，還够不上造成俄國今天這樣一個假名共產的狀態，因為中國，連俄國這樣的物質基礎，和精神的能力都莫有，

本來把共產黨員，統帥在國民黨的當中，完成取消不平等條約，和開國民會議，兩大工作，這是總理所取的政策，但是這個政策，總理逝世以後，在事實上成了國民的癰腫，這癰腫，今天已經切開了，此後的道路，我們很可以得到，

我們要以三民主義，救國家的危亡，和民族的危亡，完成國民革命，不要把莫有教育，莫有組織的中國民族，眼睁睁的送給赤白兩個國際，來作決戰的試驗品，國民黨只有一致團結來，以純粹的國民革命方法，完成取消不平等條約和開國民會議，兩件大事。中國需要的建設，是要工業先進國援助、德國的科學、和美國的機器、才是建設中國的真材料、同時我們要明白、中國人把中國的改造完成起來、就是世界革命的工作、中國人今天、不能在中國之內、去尋世界，要在中國之外、去尋世界、就是一種妄想，自己的國家、都建設不起、自己的民族、都振興不起、是莫有說世界革命的餘地的，

這兩年來、本黨當中、丟開國民革命、把世界革命、來做金科玉律、對於黨內、不能唱高調的人、便極力壓迫不錯、這或許是一條路、但是這條路、就算成功了、而成功不知在何年何月、如果二十年不能夠達到打倒現存的帝國主義國家的目的、中國人就要替赤色國際、作二十年無代價的犧牲、這是先自己造成歐戰後土耳其的國際地位、然後才來造俄國式的革命、就算是完全成了

功、還是只有用德國的科學、和美國的資本、來做建設、這數十年的歲月、數萬人的犧牲、只算是以了第三國際的試驗品、爲甚麼今天不直截了當的、一面喚起民衆、組織民衆、同時教民衆作臥薪嘗胆、忍辱負重的工作、使中國的生機、在和平中培養起來、把中國過多的人口、移向四圍、如古蒙新疆川邊等地方生息、而何必把他們、逼向戰爭的一條路上去呢、戰爭本不定是罪惡、但是也還有「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的老話、

現在中國的情形、在二十年能免得了國際戰爭、照總理建國方略所說的、利用世界的資本和技術、先造成物質的建設、然後中國人的自信力、也才生得出來、要作世界革命、也才有基礎、第二次代表大會、和前次廣東聯席會議的決議案、只跟着第三國際下的共產黨、唱國際戰爭的高調、這一種高調、只足以加重國際的壓迫、同時使中國柔弱的國民、終久爲救國愛國、不得不走戰爭的路、這樣的方法、直是先求民死、再說民生、將來生否不可知、而眼前就是驅民於死地、我們反抗帝國主義、照我們中國的力量、只有用和平的手段、喚起世界的同情、和中國國民的覺悟組織、不是馬上要製造國際戰爭、但是照第三國際下的共產黨的作法、兩三年內、就可以造出國際戰爭來、這樣無智識、無組織、無訓練、無交通製造設備的中國國民、豈不是悲慘到了極點麼、爲國家爭獨立、爲民族爭平等、爲民族求解放的中國國民黨的方針、決不應該如此的、所以總理說要確立起民族的自信力、促民族主義成了功、然後才可以講世界主義、

這兩年來、第三國際下的共產黨在東方所逼成的戰爭機運。已經進行到相當程度。我們中國革命運動的目標。如果很明白地。是在中國的獨立和自由。則國際的戰爭。絕對的非避免不可。然而不幸這兩年來。國民黨對於國民。不確實地苦教國民。作臥薪嘗胆的工作。只是教國民作破釜

沉舟的運動。這一個方針。和三民主義。就是救國主義的目的。可以說是正相反對。我們要記總理北上那一年。對國民說「我們要國民會議實現。只要國民的意思集中。要國民的意思發表。十萬個電報。勝過軍閥十萬大兵。」我們已經很明白地看出來。如果中國國民黨不純粹的是三民主義的黨。不是純粹的國民黨員來組織。這一個國際的和平政策。一定做不到。非到很近便引起一場大的國際戰爭不休。這不單是國民黨自己替自己造棺材。簡直是替中國國家造棺材。

兩年以來。我們無論如何想。總想不出一條生路好走。就是爲此。現在已經到了這步田地了。作救國的革命呢。作亡國的革命呢。先亡了國再做革命。這是共產黨的策略。先教民死。再作共產的企圖。這是共產的策略。先犧牲了中國國家的存在。和民衆的生存。去鞏固第三國際的基礎。再圖世界革命的成功。這是共產黨的策略。但是中國的國民黨。是不是應當如此呢。再說我們中國的國民革命。要學土耳其的方法。目前是做不到的。我們中國國民。莫有土耳其國民。對於戰爭的素養。莫有像土耳其在歐戰當中。所造成的大規模新式戰備。土耳其之陷於滅亡。是歐戰的結果。同時基瑪爾以戰爭復興土國。也是歐戰的結果。這是很明白的。所以我們中國國民。在今天不可不時時對帝國主義。有決死的心。而尤其不能不時時做忍辱負重的預備工作。一個國民的存在。必須有一個意識的基礎。這個基礎是國民的自信。中國國民。不要圖存在發展則已。要圖存在發展。只有很堅確地相信中國人有創造文化的能力。這個信仰。就是中山先生的主義思想。我確信總理的三民主義的理論。在世界革命理論當中。他是後來居上。他的偉大和崇高。確實在馬克斯列寧等之上。何以他的偉大和崇高。在馬克斯列寧之上呢。這就是他的思想基礎。是中國四千餘年。文化的結晶。我確信他的思想。在世界上。定成爲新世界精神上和物質上建設的

指導原則。世界一切革命的國民。在他們經過了馬克斯主義革命。悲慘結果之後。一定會了解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才是真正促進人類進化。社會進化的原則。馬克斯主義。只是能夠說明歷史變化的過程。而不是造成人類真正文化的基礎。中國人要確信三民主義。才可以救中國。世界一切人類。要確信三民主義。才可以得平和。吳先生說。中山先生的精神。就是天下為公一句話。是可以垂諸數千年而不變的。這是一句精神的話。可以說明中山先生的主義之偉大。我確信中山先生主義。最崇高之一點。是在他說明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的道德精神。是民族自信力的基礎。人失自信力即死。失却道德的精神。就是失却自信力。這是成己成人的要義。社會是人類的結合體。各個人不能完成其人格。則各個人失却自信力。而社會的意力。也就不能鞏固。國家和社會的幸福。也都沒法產生。中國共產黨的青年們。以及許多迷信物質的青年們。不承認中國民族的精神。不承認中國固有道德的教義。口裏講的是馬克斯主義。而實際所行的。却是俄國前七八十年。以唾棄一切為宗旨虛的無主義。和世界大都會中游蕩空氣。所產生的享樂主義。一切只有性的放縱。對於男女關係是如此。於是對於一切事物。無往而不如此。這種行徑。本不是馬克斯。也不是列寧。直是革命的發酵性所產生的廢物。如此的共產黨。只有造亂那能建國。性的放縱之結果。就是造殺機。造死因。絕莫有生機生因可以造成的。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及一切遺教根本決不是如此。即使世界大多數人。今天不能覺悟。各國多數的民衆。仍舊迷信馬克斯主義。便是將來得到馬克斯主義實行之後。也必然的一定回到中山先生教義身上來的。因為如果不是以道德為信的基礎。世界一定莫有和平的一天。戰國時代。大家都鄙棄孔子的教義。所得的就是說百年的戰亂。要到得秦楚之交。人口幾乎滅盡的時代。大家才懂得孔子的教義。是和平



幸福的基礎。今天的中國國民。要想得較為和平的革命成功。一定是要確信中山先生的遺教全部。要曉得民族主義的基礎。就是在孝慈的道德。民權主義的基礎。就是在信義的道德。民生主義的基礎。就是在仁愛和平的道德。中國人要想免却無代價的犧牲。無目的盲動。一定要確實相信中山先生主義的全都。要相信他的一切教義。莫有不是正確的。真實的。莫有不是後來居上的。再簡單說幾句話。中國要得救。國民黨要得救。一定要確實相信民生主義的目的。和共產主義的動機和手段。絕然不同。要確實相信中國民族。創造文化的能力。並不在各國人之下而在各國人之上。要確實相信。中山先生。是世界革命領袖中最偉大而且崇高的導師。他的理論。是世界上最後來居上的革命理論。世界各國的馬克斯主義信徒。要到了受盡艱難之後。才會一旦翻然覺悟。來研究和信仰中山先生的主義。世界的革命。才可以造成一個新紀元。才可以建設真正的新世界。物質的繁華。要人才能造。要人才能有。要人才可享。中山先生的主義。是人支配物的主義。不是物支配人的主義。人支配物。才有人生。物支配人。就只有死滅。中國人要得救。要完全信仰中山先生的遺教。一切學問智識。只有用來作證明的材料、說明的方法。如果要懷疑中山先生的思想。和他的學說。就長中國人的自殺。國民黨兩年來造成的環境。是國民黨的自殺同時也是中國人國家的自殺。現在已經到了垂危的絕境。前後左右。都是陷穽。要革命。要國民黨的人。自己很堅確的把自己的思想根本改過來。不要盲信外國學者的思想。高過中國人。馬克斯的學問。好過孫中山。如果稍有這點心。就是絕對無救。我們學中山先生不但是要學他的思想主義。更要學他的行為。學他的存心。我一個人學他。就是中國多一點生機。多學得到一點。就是多得一點的生機。本來革命。是一件困苦艱難的事業。中山先生說。不怕死。就是真革命黨。不怕

死而肯刻刻努力立己立人。就是好革命黨。我們黨中的同志。思想行爲。都能確實相信中山先生。而時時以死生去修爲他。保持他的。能有幾人。所以國民黨。從改組以後。自殺到如今。但是我們領袖同志當中。我們看蔣介石同志。他爲了保持繼續總理的事業。能夠不怕死。而刻刻努力。立己立人。張靜江。吳稚暉。蔡子民。李石曾等幾位先生。他們都能够有這兩個特點、一個黨是要有歷史繼續的、有了歷史的保障者的努力、今天在繼續存亡的時候、才把人心收拾起一半來、今後怎麼呢、就是全體的同志、大家要齊心一德地、一點不懷疑的確信總理的遺教、擁護而且扶助着僅存的幾個忠實領袖、建設起紀綱來、由紀綱的確立、建設起紀律來、黨才可以有救、國才可以有救、

我們以前對於總理隨時所取的政策、時時反對、不能明瞭、到了事後、才漸漸地明白他的價值、蔣張等中央同志、在今天能够不被過去黨內的決議、以及虛偽的民衆操縱者、所製造的環境惑住、毅然決然地行動、這可以說是國民黨歷史的力量、和中國民族歷史的力量、所發出來的一種精神能力、這可以確然曉得是民生主義的天然力量、民族和社會民衆、要求生存、在必要時候、便能發揮他的能力、我們不能不認識、社會生存意力的偉大、和不斷的爲社會公衆求生存的努力之偉大、不能認識真正的民生、一定是時時刻刻會被虛偽的社會意力鎖住、莫有堅強的爲社會公衆、求生存的努力、也時時會被空理論迷住的、凡是我們的同志、是要確信真正黨的指導者、是黨的歷史保障者、是國家和民族歷史保障者、中國國民前途無限生機、都在於此、

國民黨同志的毛病、是人人各抱一種特殊的思想、而懷疑他人、懷疑自己、時而自己教自己的智識經驗迷住、時而被自己的利害迷住、時而被不真確的民衆意思迷住、時而被組織和紀律的意識

迷住，時而被朋友的感情迷住，時而被國家和民衆的利害迷住，就會生出懷疑來這一種懷疑，只有確信總理主義而決死，才可以勝得過他，然而這些都不過是一個奉唯教物的共產黨，他們在黨中來、發揮一種特殊的理論、和人物分析、立分許多派別來、以故對工農、就只教他只爭自己階級利益，而不顧其他、對學生，就使他信奉馬克斯列寧、而鄙棄孫文、因爲有了這一個腫、在中國國民黨內、年長日久、便成了割也割不得、醫也醫不好的大毛病、現在已經割了、國民黨呢、在此刻只有下一決心、和總理在第二次革命後、創立中華革命黨一樣，完全從新作起，方可以望好、不然前途的危險、就是怎麼呢、

官僚軍閥坐收漁人之利、而帝國主義乘勢進攻、國民黨外抗帝國主義、內抗軍閥官僚、土豪劣紳、力盡勢竭、日趨危險、而中國國內、重陷於辛亥年、因武漢南京之爭而袁氏專政之現象、國際間就引來第二次巴爾幹戰爭後之亂局、且至發生出全世界人人所朝夕欲求避免的大戰、上海變爲君士旦丁、而張作霖等於土帝、數十年中、中國全無干淨土、而完全陷於黑暗時代、要避免這一個大危機、只有全國一致的、在總理的主義下面、造成一個青年的國民黨、照着總理的主義去幹、幹成了功、中國青年、今天得救、就是中途失敗、而留着一個失敗的歷史、將來中國的民族、也可以得救，成功的事業、是永遠的生機、失敗的教訓、也是永遠的生機、中國民族有了一個孫中山先生、這就是中國民族得救的元數、只有全國的人，信仰孫先生的主義、信仰他就是實行的起點、實行他、就是成功的起點、決死就是解除懷疑的起點、我們認識蔣介石同志、這一次的護黨救國、他是從許多懷疑的當中、以決死去爭出一條生路來、以決死去造出一個自信來的、過去兩年間的忍耐、和這一回的決心、都是我們做人的模範、尤其是作黨員的模範、我在

總理死後、很辛苦地堅持着、非中國國民黨純粹獨立、則救國的責任、決負不起、但是受了第二次代表大會的打擊、而大多數的先輩同志、主張都是偏於一邊、國際的壓迫、又一天一天的強烈起來、便引出自我的懷疑來、懷疑的結果、變成了極端的精神衰弱、這個缺點、只是在不能以死去爭自信、現在國民黨的自信回來了、我確信國民黨當中、所有的派別、原因只在懷疑、懷疑的原因很多、而最大原因是在不能夠確信中山先生的主義。在世界上是後來居上一大原故、

更有一個問題，就是聯俄的問題，俄國是歐戰後一個革命的新國家，他的地位，和一般帝國主義的國家，立於反對的地位，而且他是對於中國，最先取消不平等條約者，總理當初主張聯俄就是爲此，但是我們聯俄的要義，是站在我們國家和民族的利益上，並不和共產黨一樣的見地，而且我們決不能作第三國際的附屬品，在過去兩年當中，國民黨對於聯俄的問題，因爲共產黨的關係，變做實際和俄國莫有交涉，對於第三國際的關係，更是完全受共產黨的間接支配，國民黨是一點莫有提出過甚麼要求和主張的，更有一層俄國既然說是同情於中國國民革命，援助國民政府，而兩年當中，既莫有和國民政府，訂過互和平等條約，也莫有國民和政府，交換過正式代表，我們過去兩年當中，因爲自己的地位，沒有鞏固，不曾提出這個問題來，現在我們應該很明白地了解，俄國既莫正式承認我們的國民政府，我們就無以承認俄國對我們的革命有正確的了解，和同情的援助，對中國取消不平等條約的，不只一國俄國，德奧國也和俄國一樣是戰後新國，而且他在中國一切的權利，都拋棄干淨了的，最近墨西哥對於中國，也自動的對於中國，拋棄了不平等條約，總理遺囑上說，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我們應該要認清楚，以平等待我的，不只是俄國一國，要是真實以平等待我的國家，我們都應該提攜，不是真實以平等

我的國家，我們都應該反對、這才是立國的道理，才是爭自由平等的途徑。

我們看世界的形勢，和東方的形勢，我們曉得東方已經回復到一千九百〇四年的危機了，同時世界也現出一九一四年以前的危機，大有一觸即發之勢，戰爭的必然性，雖然不能夠絕對的打消，但是可以相對的避免，歐戰後的結果如何呢，羅馬諾夫亡，該薩亡，約瑟夫亡，一切戰勝戰敗的國家，莫有一國，不是受絕大打擊，可知戰爭是絕對的罪惡，以戰爭求國際的勝利，和對殖民地壓迫成功，這是一種妄想，英國現在所取的對華政策，只是造成世界第二大戰的惡因，和開英帝國倒潰的路，此外一無所有，其他的國家，如果和英一樣，也是自己造滅亡路之無可疑的，我們中國，為民衆的利益計，現在的時期中，應該要努力喚起世界民衆的注意，一致努力的，反對英日等國，製造世界戰爭的政策，保持世界民衆的利益。

但是我們中國民衆，此時要覺悟到，我們要迅速一致團結在青天白日旗下，預備不可避免的決死時代，時時存決死的心，努力作求心的事，中國的民族才可以得救，此後世界和平如果破裂的時候，中國人絕不能像日俄戰爭，和歐洲大戰的態度，可以袖手旁觀的了。

## 上海工界聯合總會告工友書

我們是受兩重壓迫的上海工人，自領受了孫中山先生三民主義的喚起，便覺悟到不自起來革命，一輩子做帝國主義和軍閥的奴隸，所以團結工友，援助國民革命軍，打倒國內軍閥國外帝國主義，希望站在青天白日旗幟之下，實行孫先生扶助農工的政策，改良我們工人的生活，不幸受了假革命的共產黨所愚弄，拿我們上海數十萬的工友的生命，供他向鮑羅廷騙五百萬盧布（俄國

幣的名稱)的犧牲品，叫我們武裝自衛，來和北伐軍作對，公然唱打倒國民黨，擁護共產黨的口號，否則就是反革命，至我們工友真正的福利，毫不顧及，今天開會呀，明天罷工呀，驅我們到自殺的途上去走，要曉得經濟落後的中國，有產無產，還沒有成形，便無階級鬭爭的必要，目前外受帝國主義的壓迫，內遭軍閥蹂躪的上海工人，能去了這兩重壓迫，便是我們生路，現在國民黨軍，已將大江以南的軍閥趕走了，第二步就是用政治手腕來收回帝國主義壓迫的上海及他處租界，一面仍繼續努力以最短期內掃除殘餘的軍閥，我們無論到了甚麼時候，總是繼續不斷的努力奮鬥援助革命軍，今借反抗帝國主義和軍閥為幌子的假革命共產黨，心頭說了許多為我們羣衆謀利益的假話，來利用我們羣衆急求解放的心理，以遂出賣國家搗亂的陰謀，以遂他驅盧布的私慾，這種辦法實在是要使我們羣衆陷於自殺慘境，我們絕對不可以盲從他，我們非打倒他不可，我們聯合農，工，商，學，兵一齊起來高呼，擁護中國國民黨，打倒假革命反革命的中共產黨，國民黨成功萬歲，孫中山先生精神不死，上海工界聯合總會萬歲。

## 女界聯合會廣東總會為護黨運動告婦女書

國民黨容納共產黨做國民革命的工作，這是先總理的政策之一，在共產黨員來歸我們的國民黨，本來要怎樣努力，盡忠於國民革命工作，絕對服從國民黨的紀律，這才算不負先總理容納的期望，詎知他們共產黨，居然心目中沒有國民黨的存在，還幸中央監察委員會能够防範，事前予以相當制止，尚不致甚麼危險的變態，廣州市區亦經軍政當局把一切反動份子肅清了，從前我們幹婦女運動被共產黨從中梗阻，事事每被牽掣，却生了很大很大的障礙，最近呢，像四週的陰雲被

風吹散了，一道的陽光，照澈大地，我們那有不喜歡的道理，一個純粹的三民主義之下，依着黨的紀律奮鬥前進，我們還記着先總理有說過，三民主義即是救國主義，我們知道我國唯一的出路，就是三民主義了，信仰三民主義便要加入國民黨，因為三民主義不特是救國的唯一無二的主義，而且是解放我們婦女界的先驅，諸姊妹們，我們要認清楚，不要再受人愚惑了，從前共產黨怎樣陰謀，都有種種事實可見，一誤不容再誤，此後大家要知道不可再上共產黨的當，只要努力做忠實的國民黨黨員，大家團結起來，做一個三民主義的信徒，促進國民革命成功，那麼就是我們唯一國生路，姊妹們呀，快起來，同一路走，我們的口號就是，三民主義信徒團結起來，打倒反革命的中國共產黨，擁護蔣總司令繼續北伐，打倒軍閥，打倒帝國主義，女權運動成功萬歲，國民革命成功萬歲，中國國民黨萬歲，中華女界聯合會廣東總會啟，

## 軍事政治部第一分校政治部清黨運動中告農民書

農友

你應該確信我們的痛苦，是由帝國主義者和軍閥造成的，鴉片戰爭，中法戰爭，英法聯軍，八國聯軍……這不是帝國主義者之武力侵略嗎，洋貨充斥，土貨屯滯，外國的工廠林立似了，中國的農村經濟日淪破滅，這不是帝國主義者之經濟侵略嗎，全中國一千七百一十三縣中還沒有被基督教佔據的，祇有一百二十六縣，其餘的都樹了基督教的旗幟，全國的教會學校有七千餘所

，教會學校的學生，有三十五萬之多，這不是帝國主義者之文化侵略嗎，拉夫喇，籌餉喇，無稅不抽，無惡不作，弄得我們沒地可以藏身，這不是軍閥者勾結帝國主義之騷擾嗎，農友，你應該確信，

農友，  
你應該確信欲解除我們的痛苦，是要實行革命的，尤其是要實行國民革命的，因為我們中國是處在次殖民的地位，整個被壓迫的，造成我們的痛苦既是帝國主義和軍閥，那麼，帝國主義和軍閥，當然是我們革命的對象，看啊，世界上之帝國主義者早已成爲國際的聯合了，國內的軍閥又不斷的幹其勾結的勾當了，階級的鬭爭，能够成功嗎，少數人的奮鬥，能够成功嗎，總理臨終的遺囑說，「……；深知欲達到此目的，必須喚起民衆，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農友，你應該確信，

農友，  
你應該確信中國的國情，只適合三民主義的實行，不符共產主義的條件，我們知道共產主義祇好實行於資本主義發達到最後的一個階級和階級明顯的國家，客觀的條件有一不足。不能實行的，我們看看俄國總算是人了工業時代的國家，階級比較明顯的一個國家，俄國革命以前，全國的土地大部份是大地主所有的，比較起來大地主所有的土地四千五百六十一萬七十嚮，農民所有的土地二千八百九十萬嚮，一嚮等於中國十五畝，在俄國農民裏頭，地主是佔百分之四，佃戶和雇農佔百分之九十六，換過來說，就是百分之四的人佔着半數以上的土地了，所以久受地主重利盤剝之一般貧農，在一九一七年之十月革命成功以後，馬上實行共產起來了，誰知俄國的客



觀條件都遠不夠，國內的騷擾如故，人民的生活越加困苦，不上五年就不得不改用其所謂新經濟政策了，何況中國還是一個農業和手工業的時代，階級未明顯的一個國家，中國境內的大資本家都是外國的銀行，——如六國銀行團，匯豐銀行等，中國境內的大工業家都是外國人所經營，如上海日本紗廠。開平煤礦等，中國境內的大商業家都是外國的洋行，如美孚火油行等總理說，「中國只有大貧小貧之分，無大資本家及大地主」——所以我們不但無階級利益之衝突，且有階級合作之必要，總理外觀世情，內審國勢，造成了國民革命之勢力，釐定了民生主義之辦法，是中國唯一無二的生路的，即以前的中國共產黨亦以中國目前客觀經濟條件，不能實無產階級革命，而先參加國民革命，農友——你如不信，可再看俄國的新經濟政策，「恢復了買賣」、「大工業歸公，小工業歸私」，「各盡所能，各取所值」，不是和了民生主義的「平均地權，節制資本」，「一樣的步骤和辦法嗎，農友——你應該確信，

農友，

你應該確信中國國民黨是為你們謀利益的黨，中國共產黨是欺騙農工的黨，國民黨自改組以後，即確定了農工政策，並於黨綱對內政策上明白規定「嚴定田賦地稅之法定額，禁止一切額外征收，如釐金等類當一律廢絕之，」「清查戶口，整理耕地，調正糧食之產銷，以謀民食之均足。」「改良農村組織，增進農人生活」由國家規定土地法，土地使用法，土地征收法，及地價稅，私人所有土地，由地主估價，呈報政府，國家就價征稅並於必要時，得依報價收買之一。

其餘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國以農立國，而全國各階級所受痛苦以農民為尤甚，國民黨之主義，則以為農民之缺乏田地淪為佃戶者，國家當給與土地資其耕作，並為之整頓

水利移境充徼，以均地力，農民之缺乏資本，至高利貸以負債終身者，國家爲之設調劑機關，如農銀行等，共其匱乏，然後農民得享人生應有之樂，」又第一次代表大會對於農民運動有主張，「以全力助其發展，輔助其經濟組織，使日趨于發達反抗不利於農民之特殊階級，以謀農民之解放，而期增進國民革命運動之實力，」

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對於農民運動決議案有分爲政治的，經濟的，教育的，三種決議共二十一項之多，

中央執行委員各省區代表聯席會議於最近政綱裏對於農民之決議有十二項之多，其他如國民政府先後亦有第一第二兩次對農民之宣言，農友，假如你不是一個麻木不仁之鄉愿和沒有受過本黨的宣言，你們總應該有個深刻的認識的，至於那口口聲聲，「謀大多數人的利益」扶助農工團體的共產黨敗類，只是利用一種口惠，來實行欺騙的光棍，「那裏真正扶助農工呢，我們看看各地已有組織的農民協會，無一處不被他們藉故改組的，操縱的，尤其是利用土匪到處騷擾，弄得我們神聖的農會倒蒙了，不美的名，農友，假若你是留心過去的事實，你總有個是非心的存在，看啊，他們——中國共產黨不單是操縱農會工會，摧殘農民工人，他們要排擠本黨的同志，要破壞國民革命之進展，要擾亂北伐後方，要阻礙三民主義之實行，要根本摧翻本黨了，使這國民革命，急速進展的局面，變爲護黨救國的呼聲，這是多麼痛心的一回事啊，農友，你應該確信，農友，

你應該確信清黨運動之必要和嚴重，前頭說過國民黨爲民衆謀利益的黨，爲中華民國唯一的救主，我們如以爲總理容納了共產份子，我們就一味的姑息了他，那就中他消滅本黨的陰謀，我

們試想想，我們的痛苦是怎樣得着解除呢，我們的安樂是怎樣得到呢，所以爲實踐總理以黨治國的遺訓，就不得不清黨，爲整飭黨的組織，申明黨的紀律，就不得不清黨，爲努力北伐，鞏固後方，完成國民革命，就不得不清黨，尤其是爲解除農工的壓迫，扶助革命的農工團體發展，更不得不清黨，農友假如你不是受了反動派的離間和挑撥，你應該確信，

農友

你應該確信國民黨沒改變農工政策，我們看看蔣總司令肅清共產黨後的佈告。「爲佈告事，照得此次中國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舉發共產黨連結容納於國民黨內之共產黨員等，同有謀叛證據，請求中央執行委員會，非共產黨員及未附逆黨員，於所在各地，就近知照軍警機關，將共產首要危險份子，暫時分別看管監視，免于活動，致釀成不及阻止之叛亂行爲等由咨行照辦在案，當經於本月十五日令飭軍警執行，惟此非常緊急處置，專爲肅清共產黨搗亂份子，其他一切真正農工團體各級黨部，及黨外各種法團仍應照舊維護，倘有籍端誣陷，擾亂治安，本部爲維持秩序計，自當執法以繩，決不寬貸，切切此佈」，至於在這次清黨運動當中，或者不免有那頑固守舊派，腐化派，投機派，掛起清黨運動的招牌，爲報私而誣陷忠實的同志，和搗亂革命的農工工會，但軍政當局當有了嚴防的辦法，和懲戒的條例，同那跨黨份子一樣的剷除，請你們繼續努力奮鬥，末了。

我們高呼。

肅清破壞國民革命的中國共產黨

嚴辦爲報私仇而誣陷忠實同志的投機派。

擁護農工利益

完成國民革命

中國國民黨歲

中華民國萬萬歲

## 香港青年團告民衆書

親愛的民衆們，民國十三年總理允許共產黨員以個人之資格加入本黨，當時不惟許多民衆起了懷疑，即本黨同志之中，也有一部分人表示反對，但總理認定革命是神聖光明事業，無論是誰，祇要他肯信仰三民主義，肯服從國民黨政綱，則本黨自可准其加入，從這一點，我們可以看出總理的寬大精神，更可以知道本黨是誠心容納一切革命份子，謀全體民衆利益的革命黨，老實說，中國國民黨的唯一目的，就是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謀革命迅速成功，謀民衆迅速解放，本黨的容納任何派別之革命主義者加入，完全證明本黨是大公無私，惟以民衆利益爲前途的，共產黨員加入本黨以後，本黨領袖對他們，從沒有歧視過，不惟不歧視，并且對他們極力加以保護，不容任何國民黨員對他們加以壓迫，共產黨員加入本黨之初，曾經自己宣誓絕對服從國民黨主義政綱，也曾經自己承認共產主義不合於中國國情。但是他們加入國民黨後的态度是怎樣呢，說來誠堪痛心。他們完全借了國民黨招牌，來作共產黨的工作，用了寄生政策，來作分裂國民黨的勾當，他們在國民黨裏面，陰謀挑撥，詭計離間，借甲排乙，借乙排丙，這樣做下去，非至把國民黨完全消滅不止，但是國民黨是中國唯一爲謀全體民衆的革命的政黨，他們破壞國民黨，就是無異破壞

國民革命，破壞國民革命，就是不顧羣衆利益，與軍閥帝國主義者同一行徑，親愛的民衆們，這樣的人，我們不應該把他們打倒嗎？這般共產黨員尤其可惡的，是破壞民衆的組織，用高壓手段來壓迫民衆，更用了種種似是而非的口號來欺騙民衆，淆亂聽聞，希圖減少民衆對國民黨的信任心，以遂其破壞國民革命的目的，單看本黨自從出師北伐以來，不到一年的工夫，統一了中國的大部，打倒了吳孫兩大軍閥，到如今所剩的不過一個末路窮途的張作霖，凡是革命軍所到的地方，民衆的束縛立刻解除，民衆的自由立刻恢復，設或革命軍不北伐，則現在湘鄂贛閩浙蘇皖等省一萬萬以上的民衆不還是輾轉呻吟於軍閥和帝國主義者雙重壓迫之下嗎？但是當本黨出師北伐之前，共產黨幹部機關報嚮導週刊上曾有過激烈反對的言論，革命軍在未出兵江浙之前，俄國共產黨鮑羅廷也曾建議取江浙之議，這真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見，他們共產黨員對於民衆利益的態度，我們再看共產黨的主義，是不是合乎中國國情，總理對於馬克斯的學說曾經批評過，并斷定共產黨不適於中國，尤其是主張階級鬥爭的共產主義，所以創立三民主義，博採各國的學說，參照中國的國情，積數十年之經驗，而後方定的，中國目前的病源，是內有軍閥專橫，外受帝國主義者壓迫，軍閥與帝國主義者互相勾結，共同剝削民衆的利益，所以我們目前應採的方針，是援助革命軍來打倒軍閥和帝國主義者，中國民生的困難，是一般的現象，不是共產黨所說的什麼受資本家的盤剝，中國不惟去實行共產黨之期尚遠，即產業革命亦還談不到，尤其是馬克斯派的社會主義本是爲了救濟工業發達後勞資不平的現象而產生的，對於工業不發達的國家，簡直應用不着，總理的民生主義實行起來，足以預防勞資不平現象的發生，所以就可免去社會革命的流血，老實說現在俄國所行的還是國家集產主義，他們實行共產主義早失敗了，現在中國共產黨首領還想掛

羊頭賣狗肉的把共產主義招牌掛起來，來實行他們的獨裁政治，他們何曾爲民衆利益著想，現在正當革命軍勢力達到了黃河流域，與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軍閥決鬥的時候，共產黨忽利用本黨投機份子，把持武漢最高機關，倒行逆施，背叛國民黨主義，肆意誣蔑國民革命的領袖，帝國破壞革命進行，逆蹟昭彰，罪不可掩，設使他們計畫成功，則中國國民革命當由此而滅，而中國人民也當首嘗亡國之痛，親愛的民衆們，你們試想，現在我們國還沒有亡，不過作了帝國主義的半殖民地，我們的痛苦且如此的大，亡國之後，痛苦又該何如呢，民衆們，你們要想謀本身利益，就應當擁護中國國民黨，你們要想免亡國之痛，也應當擁護中國國民黨，民衆們，讓我們一致團結起來，來擁護中國國民黨，擁護國民革命的北伐軍，撲滅反動派，消除反革命的中國共產黨，民衆們，快起來，快起來，擁護廣東特別委員會，

## 白崇禧同志敬告武漢國民黨軍政同志暨全國 國民黨黨員書

武漢本黨軍政界同志暨全國本黨同志均鑒，吾黨不幸，北伐未完，中道變亂，南京武漢，形勢捍格，黨國民族，危如累卵，凡我同志，若不站在本黨觀點上，平心靜氣，將共產黨根本與本黨根本不能相容之處，及其陰謀變叛之實，認真體察，一致驅除，則必歧路徘徊，受彼欺弄，爲之愧，自相摧殘，勢將至於黨亡國亡，自身自家及全民族皆隨之以亡，崇禧思之痛心，言之下淚，謹將區區所及，爲本黨諸親愛同志披瀝陳之，乞明察焉，

自我 總理創立本黨以來，原以革命救亡爲唯一之職責，吾黨同志，責任所在，必對於 總理主義及一切教訓，深切信仰，不爲皮（言旁）詞異說所惑方足以爲總理之信徒，攷民族主義，所以求我民族在國際間民族間之自由平等，民權主義，所以求國民在政治上之自由平等，民生主義，所以求我國在經濟上之自由平等，此三民主義，實我總理內本我國數千年相傳之歷史文明，及四萬萬人現有之經濟狀況，外察世界革命潮流，及人類進化之程序，煞費審慎權衡之精神而後創定者也，且恐吾黨奉行不愼，等等荒唐，故以軍政訓政憲政時期，分著爲建國大綱飭吾黨以遵守，乃共產黨徒，盤踞湘鄂兩省，凌亂我政綱，盜竊我黨權，悖謾總理容彼各備分子加入我黨共爲國民革命之教言，公然厲行彼黨所謂社會革命之實，以地痞土匪團結之暴力，肆行捕殺我黨同志及良善農工，其所貼標語，或曰反共產即反革命，或曰共產主義萬歲，或曰列寧主義萬歲，或曰赤色職工萬歲，或曰蘇俄係革命民衆之祖國，而對於民族主義，反誣之爲宗法思想，對於民權主義，反譽之爲非驢非馬之辦法，對於民生主義反斥之爲社會政策，而三民主義不澈底之議論，湘鄂青年被其惡化者，咸交口誦之，夫底者止也，盡也，世界進化，無止盡時，故進化之義明，澈底之名詞，在邏輯上已不能成立，天下事理，無所謂底，相適爲貴，况共產主義與民生主義之優劣，我 總理在民生主義講演中已諄諄再三比較，如馬克思以物質爲人類歷史進化之重心，我總理則以生存爲人類歷史進化之重心，馬克思以階級戰爭爲社時進化之因，我總理則斥之爲顛倒因果之類，言之何等深切，且共產黨既以階級戰爭爲社會進化之因，則彼輩應主張人類永有階級，常相戰爭，俾得進化，何故反以階級戰爭爲手段，而以削平階級爲目的，假令彼目的果達，則社會進化之機不其息乎，共產黨此種矛盾自攻之點，實不一而足，而况中國共產黨徒，假馬克思之學說

，以飾其陰私，悍然以我民族供其試驗之犧牲乎，始假我黨之招牌以革命，終逞彼黨之殘惡以殺我，非叛黨而何，非叛革命而何，非陷我黨國民族於危亡而何，此應請我同志認真體察者一也，總理所定農工政策，其目的在保障農工利益，改善農工生活，增進農工地位，乃共產黨假我黨農工政策爲其黨農工運動之重要工作，利用地痞流氓，霸佔各地農協工會，壓迫大多數農工，供其驅使，恣其食用，工有與論者，卽指爲工賊，農有後至者，卽目爲反動，捕縛誅辱，所在皆然，率令少數莠民，橫行殘暴，迫使大多數農工，箝口忍泣，求生活而不得，又豈有利益地位之可言耶，且共產黨徒，故意過度提高工價，令雇主歇業，工人啼飢；又令其黨徒到處紮阻穀米雜糧流通，卽飼畜肥料及一切貨物，亦各皆畫界堆積，不許貿易，違者捕之，是以農村經濟之窘，困痛之深，無可告訴，而共產黨總號於衆曰，此國民黨之農工政策也，此政策，孫總理所規定者也，嗚呼，不徒患我農工，欺我黨衆，尤甚誣我總理矣，蓋共產黨之所以爲此者，實知我國資本家大地主爲數極少，而無產階級亦不甚多，大多數人民，均係自耕農，半自耕農，佃農，手工業者，與小商人，資本家大地主少，雖容易推翻，而無產階級不多，則總能維繫歷來之生活，必不肯聽其驅使，故設計使大多數自耕農半自耕農佃農手工業者，小商人輩均次第破產，卽無產階級之數量漸次增加，且尤使均廢業相殘，以致生產日虧，糧食日乏，飢餓殺奪，死亡遍地，成爲恐怖時期，然後彼俄國民之華民成功乃如拾芥，此共產黨破壞手段之殘酷，固已爲其黨徒公開宣傳之策略，而不諱者，一千九百一十七年，蘇俄革命，殺戮飢荒，共死人至三千幾百萬之多，職是故耳，似此人類大禍，今竟移演於我兩湖，目將擴大而及於全國，竟公然假我黨之名義以行之，非與我黨之農工政策相違反耶，此應請我同志認真體察者二也，



我總理之容共也，乃容納共產黨員以個人資格加入我黨，爲國民革命工作，其目的在集合革命勢力，以求國民革命早日完成，即共產黨機關報，迭次宣言一致爲國民革命工作，乃共產黨員跨入我黨以後，一方面佯爲我黨純粹份子，絕對不承認其爲共產黨員，他一方面用威迫利誘手段吸收我國青年加入彼黨，仍佯爲我黨純粹分子，絕對不承認其爲共產黨員，因爲我黨中分子，誰爲純粹黨員，誰爲跨黨黨員，祇共產黨員知之，而本黨黨員不能知也，於是共產黨在中國之全部，咸祕密存於中國國民黨之核心，而中國國民黨之黨員反若居於外輪，而惟隨核心之圓轉，且國民黨員，夙本堂堂正大公開之主義，而共產黨，則以陰謀利用策略爲機能，國民黨之企圖，共產黨無不知之，共產黨之計畫，國民黨固全不知也，所以共產黨以其祕密黨團作用，在國民黨中所主將者，無不通過實行，而國民黨員有所主張，則可否任其操縱，若有燭彼奸惡，露於言表者，跨黨分子必指爲思想落伍，倡言打倒之，而國民黨份子，不知其爲跨黨份子別有作用也，每亦盲從而附和之，至於國民黨中研究主義之忠實黨員，或有聯絡設法挽救本黨之時，跨黨份子，尤以四出造謠，嚴張羅網，逮捕而殺戮之，最毒者爲忌惡國民黨之領袖團結，積極挑撥離間，造謠中傷，倡言某某爲狄克推多，某某爲昏庸老朽，某某有屠殺民衆之事實，某某有與敵妥協之情形，打倒攻擊之人，一定於其首領之室中，即可令其黨徒，四出宣言，遍貼標語，強國民黨員以附和，否則指爲反動，而立加誅鋤，凡文字標於通衢，視其署名，幾無一非國民黨所領導，至考其實際，則無一非共產黨所主持，以國民黨害國民黨，以國民黨員殺國民黨員，似此國民黨忠實黨員，尙能存在國民黨中耶，尙能努力爲國民革命工作耶，是以湖南全省，自去冬以來，即祇有共產黨而無國民黨矣，湖北本年以內，亦祇有共產黨而無國民黨矣，中央遷鄂後，尤祇有共產黨之政

令，而無國民黨之政令矣，此共產黨之險惡陰謀，猛毒行動，應請我同志認真體察者三也。

打倒帝國主義，以求中國之自由平等，此我黨唯一之職志，黨員所當一致努力，而無或稍渝，然當各帝國主義聯合戰線進攻我國之時，固宜由我黨最高機關，斟酌情形，立定外交策略，本之實行，庶易收效，令跨黨份子，徒聽其首領鮑羅庭之指使，煽亂民衆，直接行動，以求擴大與各帝國主義者之衝突，甯案發生，即其由來，盡共產黨欲驅中國人民與全世界強徒爲敵，楚歌四面，然後不得不專恃蘇俄爲唯一之外援，而完全聽其指揮，幸而勝利，固共產黨之勝利也，於國民黨無與焉，不幸而不勝利，則中國亡，而共產黨與共產國家之蘇俄無恙也，令觀共產黨之書報，明目張胆曰，共產黨無租國，蘇俄乃共產黨之租國，共產黨無故都，莫斯科乃共產黨之故都，此種不以黨救國，而賣國以庇黨之危險，應請我同志認真體察者四也。

馬克思主張階級戰爭，蓋就已經形成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社會言之也，假設我全國資產完全落於最少數人之手，而形成一資產階級，其餘最大多數人皆形成一無產階級，兩個階級對峙，利害互相衝突，亦可不惜犧牲此最少數人，以救活最大多數人，而從事於階級鬭爭，乃環顧全國經濟現狀，資劑家實不多見，所在均屬大貧小貧，就工地言，每家所有，大都不過數畝十畝，以至於百千畝，就資本言，亦都不過百數千數，以至於萬數，且其間有土地尚盈，而資本已虧者，亦有名爲有資而實則無資者，情狀混雜繁複，固無甚階級之可以分明，我總理知其然，故明示共產主義以不可行，而將創民生主義以解決經濟，一面平均地權，節制資本，一面以國家資本，發達實業，所謂師馬克思之意，不用馬克思之法，所謂共將來之產，不共現在之產，所謂民生主義，即共產主義之實現，皆其諄諄以垂教者，此民生主義所以爲社會生理學家之辦法，而共產主義

乃社會病理學家之言論也，且共產社會經濟，必須建築於資本社會經濟基礎之上，此馬克思所詔示其信徒，共產黨之所明告上下也，蘇俄因產業落後，資本社會經濟基礎未曾確立，共產社會經濟，無由實現，故改用新經濟政策，以資過渡，中國產業，較蘇俄更爲落後，資本社會經濟，毫無基礎，共產社會經濟，何由而成，而民生主義與新經濟政策，大體無殊，蘇俄革命時，拘守共產主義，死人三千餘萬，卒不能成，而以與民生主義相類之新經濟政策濟其窮困，中國有我總理發明民生主義，可不流血而解決經濟，而共產主義執其主義以行之，於不可行之區字，拂戾人情，削足就履，是雖將我四萬萬人殺過半，而共產主義終不可行，終必須以民生主義或相類之新經濟政策以濟其窮困，此徵諸馬克思之理論，驗諸蘇俄之事實，決無疑義者也，是中國共產黨之所爲煽動階級爭鬥者，非革命也，非求共產也，求殺人以成立其黨而已，求我民族自速其亡以成立其黨而附屬於蘇俄而已，此應請我同志認真體察者五也。

吾

總理之領導吾人革命也，原本吾人們性理上所必然之表現，即古所謂順天應人者，蓋

人類之親愛同羣，爲固有之人性，其求本國之立於世界爲自由平等之國，先自同羣親愛團結，泛應曲當，以適合於世界之宜，亦人性之所當然者，故吾國要當極亂之際，殺戮頻仍，而一般平民，尤必互相親憐，或提攜奔避，或戮力保守，同生同死，貧富無殊且殺身成仁，毀家紓難者，視爲固然，而非以要譽，即近數十年來，我先烈同志之因革命而奮戰，前仆後繼，節列凜然，要皆出於人性之自然，實具有必不容己之心理，此吾民族數十年來固有之優點，故能團結特立於亞東大陸，而不至滅亡，雖迭遇異族之侵略，而卒爲我所同化，我總理洞見我民族固有之優越，故講演三民主義，而於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哲理，及吾國夙具之道德，皆諄諄欲人知覺認識，寧有

一言一語，爲一部分國民計，而非爲全部國民計耶，抑豈革命事功爲一部分人之利益，而非爲全民利益耶，惟我總理以宏偉覆載之精心，立宏偉覆載之主義，誘我全民，皆自覺悟，以同適於生存，故我民族中類多先迷後得之人，今日努力革命之同志中，每爲昔時反對總理者，從此可知今日吾黨之敵，必爲將來吾黨之人，對敵討伐所加，固亦望其適於生存，所謂以生道殺人也，彼共產黨徒，不知吾民族固有之精粹，遠師俄國列甯之術，近惟其主帥鮑羅庭之馬首是瞻，以我國本無勞資階級之可分，強造無產階級以爲之黨，亦既奪攘矯度拂人性理矣，而又將我歷來相親相愛，相友相助，相扶持之社會之優點，破壞滅裂，以成爲相殘相殺相恐相忌交口詛咒之場，俾吾民族，自破其固有團結之精神，而徒爲鮑羅庭輩所欲試驗之犧牲品，請試閱新俄回想錄一書，其貫空竄空，毒酷之策略，早已畫定模型，現均於湘鄂逐一實現，殘賊性理，暴亂人羣，爲帝國主義者軍閥所藉口，倘猶任其混在我黨，而不急予驅除，是豈繼承，總理精神工作者，此應請我同志認真體察者六也，

總之吾黨同志之革命，素負氣節，而重義勇，每能奮不顧身，而爲人所難爲，惟因總理見背，領導乏人，一般同志，對於主義，少所研究，其中宏深博大通德類情之道，多有未遑，又以年來黨權既被竊於共產黨徒之手，彼共產黨遂以嚴密之組織，據我樞府，而駕狗我全部黨員，大局任其刁難，蜚語由其創造，今日執甲以攻乙，明日擁丙以倒丁，使吾黨之重心，游移而不定，並謀賊使吾黨之武力，有自相殘殺之可能，故崇禧之愚，以爲所屬吾黨同志，務須決計從吾黨最大多數黨員覺悟後之聲言而積極實行清黨，必使彼妨礙革命殘殺人羣之共產黨，永不得挽入吾黨，以暗長潛滋，如其不然，吾同志方努力於前以求民族之生，彼則搗亂於後以致民族於死，湘鄂間

被捕殺之忠實同志，與夫一般善良人民，想亦多為諸同志之親故朋友從諸同志念之，必有戚然而動於中者且彼黨固為惟行其黨中之策略，而反對吾人之性理義勇為特嚴，今日吾黨與之合作之人，異日一與彼黨利害稍歧，即必被其捕殺，而決無倖免，不過其執行有先後耳，抑洪水以平天下，驅猛獸以畜百姓，殲共產黨以洗國民黨之恥，豈國民革命之工作，求三民主義之實現是在吾同志之決心，臨風佈憶不盡瞻依，如本黨同志有不以鄙說為然者，尚祈賜教是幸，

## 廣東軍事廳籌備處政治部為肅清共產黨告民衆及革命軍人書

同志們，工友們，革命軍人們，廣東的民衆們，本黨自前年改組告成，先總理為黨務的發展，乃容納共產黨份子以個人資格加入本黨，并聲明必須服從三民主義，遵守本黨黨紀，努力完成本黨領導的國民革命工作，期以實行，不幸總理中道逝世，黨內共產派與投機份子始而假信仰總理主義之名，以堅吾人之信，進而曲解總理主義，以惑民衆之心，寢假至欺騙及利用一部分工人，私自結成羽翼，他們甘作工賊，把持工會，剋扣工資，壟斷了權，壓迫失業工友，鼓勵工潮，無所不至，尤其是對於本黨挑撥搗亂，想把數十年革命有光榮的歷史的國民黨破壞銷滅，最近經中央監察委員吳稚暉先生的揭發，他們的毒辣手段，遂已赤條條地顯露出來，本來本黨是革命的黨，革命乃多數人民的事，現在革命成功，凡能信仰本黨主義，協助以反抗帝國主義及打倒軍閥，皆當引為同調，共產派份子，如其能覺悟，在本黨內恪守紀律，豈不能見容，乃當此北伐軍進展已到長江以北，正與北方軍閥作最後決戰之時，共產黨與投機份子，竟欲搗亂後方以逞私慾，此不啻為

國主義及軍閥遙作聲援，本黨真正份子如不採用一種斷然的處置，那就無以維持已經鞏固的後方秩序，使北伐軍安然無後顧之憂的向京津進展，早日肅清北方殘餘軍閥以統一中國，所以這一回廣東特別委員會，廣州戒嚴司令及公安局大搜工賊，嚴拿反動的共產黨，是清黨的大運動，是鞏固北伐後方的澈底辦法，我們要很明白地認識，伊鄭重的了解，不要再受人挑撥和利用，才是真正の本黨同志忠實的態度，尤其是武裝的革命同志們，農友們，工友們，都是革命中堅的份子，估黨員中的最大多數，我們要擁護總理的三民主義，擁護本黨這回清黨運動，擁護這一次取締搗亂北伐後方的處置，我們同下一決心，誠懇地一致地團結起來，使那些搗亂份子再不能搗亂，再不能利用反動宣傳以愚惑人心，再不能實行他的陰謀破壞本黨，真正的黨員呀，快要團結起來，一致努力，同時我們是總理的信徒，扶植農工，是總理的主張，我們是總理忠實的信徒，就是如手如足和我們的親愛的同胞——農工階級，熱烈地提攜，去肅清工具，肅清走工會纜，農會纜的敗類，使一般農民工友實際的解除痛苦，我們一致努力，跟着廣東特別委員會的領導來肅清陰謀搗亂的共產黨，廣東軍事廳籌備處政治部，

## 廣東省農民協會各縣農會書

我們中國國民黨，現為鞏固本黨基礎，實現三民主義及掃除一切反革命派起見，特組織中國國民黨廣東省特別委員會以指揮本省黨政軍事的進行，并將陰謀破壞本黨反對北伐的中國共產黨，和以前被他們所把持包辦的各團體，均改歸本黨接收指揮之，本會已于今日完全接收，實行在本黨指揮領導之下，努力于農民運動的發展，和農利益之改進，本黨是解除農工痛苦，擁護農工

利益的唯一政黨，同時又是領導農工民衆參加打倒帝國主義及軍閥之國民革命的政黨，所以本黨綱和歷次宣言，特別注重農工利益，并在各地組織農民協會，以圖農民的改善，但是因各地農會大多數爲中國共產黨所把持，所摧殘，故本黨農民運動不特沒有什麼好結果，反使農民懷怨本黨，甚至反抗本黨，我們根據近來各地農會的報告，很可以證明共產黨對於農會至少有四個罪過，第一，共產黨明知本黨是以農工階級的利益爲利益的，明知本黨所領導之國民革命，是爲農工求解放，亦即農夫工人自求解放的運動，却故意宣傳本黨爲代表資產階級的政黨，使農民仇視本黨歸其利用，第二，共產黨因想利用性質樸厚的農民，以遂其挾持本黨攘奪政權宰制中國之奢望，所以極力排擠本黨努力農民運動的忠實同志，和破壞本黨同志，所組織完全受本黨領導的農會，第三，土豪劣紳的封建制度的遺毒，誰都知到，他們是應該打倒的反革命派，但共產黨表面上口口聲聲說打倒土豪劣紳，貪官污吏，扶助農工的發展，然而事實上他們却到處組織土豪劣紳御用的之機會，以迎合土豪劣紳的歡心，而剝削革命農民的利益，許多真正農民組織農會，反不許其成立，第四，本黨爲實行解除農民的痛苦，及減削地主的權威計，特通令各縣及農會實行減租百分之廿五，詎共產黨剝削農民利益，希圖從中取利，硬把減租所得撥歸農會，暗中移作共產黨活動的費用，而不分給農民，至農民生活痛苦，故這種事實，在廣寧四會五華等縣，都是彰明較著的，爲一般農民所共同感受的，這豈是本黨扶植農民利益初衷所不及料，現在他們且變本加厲，四散各鄉村，運動民團，鼓動農會，陰謀推翻本黨，以壓迫全國的革命民衆們，幸而陰謀暴露，本黨不能不用非常手段，加以制裁，這陰謀搗亂的中國共產黨份子，聞風星散，本黨以省農民協會爲全省農民之指揮機關，也就是全省農民利益所繫，不可一日無人主持，故特派羅龍爲代

農民謀利益和對農民運動有經驗的同志，出而維持會務。本會敢熱誠爲全省農民告，省農民協會脫離了共產黨把持之後，當更能爲農民澈底的謀利益，其次并當催促本黨，從速頒布懲戒土豪劣紳的條例，以解除農民的壓迫，更當切實執行減租百分之廿五，使痛苦之農民，能確實改善其生活，同時希望革命的農民們，一致起來擁護他們本身的利益，而參加革命，與中國國民黨合作，掃除剝削你們壓迫你們禁止你們結合團體的中國共產黨，各地農會和農民，你們要知道唯有受本黨的指揮和本會的領導最忠誠的最革命的農民羣衆，反之便不是革命的民衆，便是國民革命的敵人，爲本黨所不能容許的，其次各地農友們，須知本黨此次肅清共產黨運動，完全是革命民衆的利益，尤其是爲真正解決農民痛苦的原故，并不是右傾，而是真正革命的動作，我們以後，并努力阻止右傾分子之侵入，以防礙農民組織的，當此改組之始，特明白通告，希一體注意，廣東省農氏協會改組委員會，

## 第七軍特別黨部告民衆書

各界民衆們，今天是廣西各界舉行護黨救國運動大會的日子，在熱烈的護黨救國運動當中，我們首先要明白護黨救國的意義，我們爲什麼要護黨救國呢，在中國國民黨實行清黨運動的當中，黨員和民衆都應該知道，總理在十三年改組國民黨，爲着團結革命勢力，鞏固國民革命利益，容納中國共產黨以個人資格加入國民黨，來做國民黨的工作，當時共產黨員李大劍也聲明共產黨份子各以個人資格服從國民黨主義，遵守國民黨綱，在這種合作原則之下，決不是國民黨與整個共產黨合作，不過本黨容納共產份子罷了，我們 總理寬大仁慈，容納共產份子，在理跨黨份子



自然應該信仰三民主義，遵守本黨黨綱，努力本黨工作，以謀國民革命之利益，可是共產黨蓄意陰謀傾覆國民黨，在青天白日旗幟之下，大幹「掛羊頭，賣狗肉」的勾當，一方面以共產黨的黨團運用，煽動本黨領導的農工羣衆，以分離本黨的勢力，操縱民衆運動，以減少民衆對本黨的信心，來破壞本黨的組織，一方面誣蔑總理，挾制輿論，曲解三民主義，以牽強附會于馬克斯的共產主義，高唱所謂三大政策的口號，來蒙蔽總理全部的主義，藉作共產主義的宣傳運動，更從事離間本黨忠實的同志，煽惑本黨的軍隊，在國民革命軍進攻江浙的時候，共產份子徐謙，鄧演達，顧孟餘等受俄人鮑羅廷之指揮，多方阻撓軍事，不發軍餉，不接濟子彈，並且打三次電到廣州兵工廠，令飭停工，謀致前敵將士的死亡，同時，在北伐軍與奉魯軍閥肉搏于蘇魯之際，共產黨憑藉把持武漢，以黨章論，國民黨黨章，毫無根據的武漢聯席會議，產生無根據的武漢中央執行委員第三次會議，由這個不合法的會議，議決種種破壞革命利益，惹起黨務糾紛的決議案，如破壞本黨指導機關的「統一黨的指導機關案」，而「統一革命勢力案」，則更妄想共同擔負政治責任，使共產黨加入國民政府省政府，以謀奪取政權，共同指導農工運動，以圖明目張胆地分離本黨農工羣衆的勢力他如任共產黨譚平山蘇兆徵爲農工部長，改組軍事委員會，政治會議，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等四項，通統都是危害本黨，破壞本黨，篡竊黨國大權的共產黨底陰謀的事實，共產黨的叛亂逆跡，陰險詭謀，到那時候可說是顯明昭著了，所以中國國民黨爲着

(一)實行總理全部三民主義，(二)擁護農工利益，(三)鞏固北伐，(四)完成國民革命，便不得不實行清黨運動——肅清中國共產黨——來恢復黨權，救黨救國，因爲中國國民黨實行清黨運動，才能恢復黨權，恢復黨權，才能使一切權力屬於中國國民黨，這是每個黨員和民衆們都應該認識

清楚的，各界民衆們，在護黨救國運動當中，我們同時也要知道，本黨實行清黨運動之後，爲着統一黨的政權，遵照總理的遺訓，國民政府，經於四月十八日在南京正式建都了，此後本黨政府一方面從事訓政時期的建設，一方面繼續北伐，直接打倒封建軍閥的勢力，間接推翻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影響力，以完成國民革命的使命，更進而建設三民主義的大同社會，現在我們一致起來高呼，擁護中國國民黨，撲滅中國共產黨，鞏固中國國民黨，一切權力屬於中國國民黨，擁護國民政府建都南京，擁護南京中央監執委員會一切決議案，擁護南京中央政治會議一切決議案，擁護農工利益，打倒一切帝國主義，打倒奉系軍閥，打倒一切反動派，打倒投機份子，剷除貪官污吏土豪劣紳，國民革命成功萬歲，中國國民黨萬歲，

## ▲廣東地方武裝團體訓練養成所告同胞書

這次本黨發現了共產黨種種醜惡的陰謀，爲鞏固黨的基礎，促進三民主義的成功及貫徹國民革命起見，不得已用迅速的手段將一般立心危害黨國的搗亂份子——共產黨一律肅清，這是處置反革命的一回事，對於黨國前途及民衆利益，尤其是農工利益，有最重大的意義，本黨是代表被壓迫階級謀利益的政黨，數年來，對於被壓迫階級——尤其是農工——加以盡量的扶植，以求達到解除痛苦享受真正的利益，但是從社會羣衆裏觀察所得的結果，不獨是真正的利益未見，而社會且日見糾紛，推原其故，一方面固然是由於帝國主義及封建勢力勾結作祟，而一方面是由於此種搗亂份子——共產黨假冒本黨的招牌，用愚民的政策，來利用我們農工羣衆以求達其陰謀奪取政權的詭計，爲最大的原因，好了，這種利用農工，誘惑農工，反革命的搗亂份子已經剷除了，從此

本黨扶植農工的政策，不致爲搗亂份子去做掛羊頭賣狗肉的勾當了，你們一般農工羣衆對於本黨認職和信仰，從此更加明瞭而堅決了，農工的同志們，爲你們謀解放的唯有中國國民黨，你們要一致掃除愚弄農工的盜賊，擁護領導國民革命的中國國民黨，加緊團結我們的力量，這才是你們應該走的康莊大道，才得到你們真正幸福的所在，我們廣東的地方，已不是鬧了許多農軍民團的糾紛嗎，如廣寧四會高要開建花縣清遠海陸豐各縣的地方，也接二連三來演鬧爭的活劇，弄到焚燒房屋，慘殺人命，到底是甚麼一回事，這就是共產黨招納土豪土匪，實現他們階級鬥爭的本領，簡直實行他們愚民政策，不惜搗亂我們北伐的後方，這又是多麼痛心而不能說的事情啊，農工的同志們，你們確是受帝國主義和軍閥雙重的壓迫，你們要知道從本黨的立場來謀解放的，你們務須密集在三民主義指導之下，向反動份子奮鬥，來消滅你們的敵人，你們想達到這種目的，你們要明白中國國民黨才是領導我們農工羣衆的黨，爲了救黨運動，應該一致醒來努力參加，嚴密我們整個的國民黨的戰線，國民革命成功才有希望，切莫再受搗亂份子愚弄，自討沒價值的犧牲啊，廣東地方武裝團體訓練員養成所，

## 湖北旅滬難民勸鄂人自覺書

各報館各界同胞均鑒，前以夏斗寅師長擁護中央，反共救鄂，難民等曾通電嚮應，申訴鄂人受共產黨荼毒之實況，敬告各人，諒在衿鑒，此次鄂人被禍之酷，遠勝他省，如經濟破產，人民蕩析，廉恥剝喪，其事實既不堪枚舉，其損失之額，亦非巧歷可稽，難民等每舉之以告他省同胞。因其出乎人道之外，尙多懷疑。等於無告。竊惟禍患之來。必有其因，鄂省自辛亥以後，民氣頓衰

。軍閥又從而推之，蟄伏淫威。逾十餘載，氣節之士，瑣尾流離於四方。狡黠者流。趨附徵逐於暮夜。薦紳先生。則日在荒嬉無度或清淨無爲中討生活。有職業者。亦惟苟求自保而已，義師蒞漢，而春夢方覺，鄂中諸慘敗之象，橫列眼前矣，鄂人既素無公共目的之團結，共產黨遂得而乘之，中產以上之人，欲求如軍閥下之偷安生息而不可得，流氓濫起。手執農工以爲利器，而有職業者，亦咸捲入此禍胎，此自來未有之災害，若決江河而驟至者，其造因欲不謂其爲自作孽而不可得，今則創鉅痛深。羣呼自救，然鄂人之宿疾。可共患難而不與圖安樂。喜排擠而不樂言互助，難民等處顛連無告之境，類多出走倉皇。有旅資僅可自活一二月者。有到滬卽已告匱者。而妻子離散不與焉。轉死溝壑。卽在目前。人窮呼天。疾痛則呼所親。謹以五義敬告國人。應速作集思廣益之方。謀死中求活之法。(一)鄂人當一變其苟安取巧之習。而爲積極單一的人生觀。不可南北馳逐。左右徬徨。羣集黨國指揮之下。促中央軍事之早日戡定鄂境。並各盡所能。以救鄂中尙在淪陷中之人民而自救。(二)以三民主義爲依歸。以國民黨爲大本營。勿多立團體。而存將來均勢擴權之夢想。(三)凡是爲鄂領袖與中央執職之鄂人。宜一致團結。各界人士。宜自相團結。領袖與各界人士。再共謀一大團結。認定唯一目的。爲救鄂而打倒共產黨。(四)宜採分工合作方法。勿存一人壟斷全局之心。勿朦羣豫儲拆台之法。(五)凡以前獲罪或失於鄂人者。宜休息自首。爲補過求諒於鄂人地步。勿以世人可欺。日思活動。有自投羅網之悔。凡此諸端。胥在鄂人有澈底之覺悟。全體奮興。智者竭能。勇者盡力。富者出資。披髮擢冠。以求倒懸解救之方。圖將來建設之計。果爾則全國同胞。必一掬同情之淚。所謂自助者人亦助之也。如值垂危之際。尙無悔禍之心。則共產黨洪水猛獸之禍。將由吾鄂而蔓延於全國。吾中華民族。寧有瞧類耶。揮涕陳詞。不

知所云。湖北避難旅滬僑民公叩。

## 周佛海逃出了赤都武漢之報告

共產黨及本黨叛徒破壞國民革命之實地寫真

### (一) 小引

我是五月十八離開漢口的。十九日。舟過九江。危險地帶已經過去。便在船上草了一逃出了赤都武漢一文。已成萬字。還沒有完結。不意舟甫抵滬。即因誤會被捕。以致那篇文章。到現在還存在總司令部駐滬軍法處。沒有得發表。現在重新起草。不僅把這次武漢叛黨叛國經我親見親聞的事實宣布出來。並且要稍加擴張。把共產黨成立以來。我所親歷的事實。一齊宣布。因為在民國十三年五月以前。我的確是箇共產黨黨員。而且是比较重要的共產黨黨員。自從民國十三年六月。無形脫離。同年九月正式脫離了共產黨以後。我便是共產黨的敵人。共產黨便是我的敵人。我的工作的一部分。便是反對共產黨。(以下縷述事實)共產黨的「嚮導」和「中國青年」上面。也使明白的攻擊起我了。「中國青年」上罵我。何等刻薄。他們說「周佛海已經死了」。共產黨於決定加入國民黨之前。對於(聯孫乎。聯陳乎。)問題。徘徊考慮了很久。這件事。恐怕外面很少有人知道。陳是誰。便是叛黨逆賊陳炯明。第三國際代表馬林和譚平山陳公博三人。曾到惠州西湖三次。和陳炯明商量聯絡條件。以反抗「孫派」這恐怕也是外面的人所不知道的事。這種情形。容後再述。即此一點。就可見共產黨是實力主義。是利用主義。他們的手段。是利用實力以完成他們的陰謀。他們加入國民黨不是因為信仰三民主義。也不是因為要實行國民革命。乃是因為要利用國民

黨的招牌。潛伏在國民黨的內裡。發展他們的勢力。他們只求「共產黨」的成功。甚麼民族解放。國家獨立。都不過是他們欺人的幌子。試看他們在加入國民黨之前。還要聯絡吳佩孚。他們利用李大釗和孫伯蘭的關係。派李大釗到洛陽。勾結吳佩孚。所以共產黨加入國民黨的作用。也和他們「聯陳」「聯吳」的作用完全一樣。

以下連述帶評的詳叙我所親知的事實。因為要叙我所親歷的事。所以不得不以我自己為中心。

(二) 共產黨成立時之狀況及我和共產黨的關係

共產黨怎樣成立的。這大概除非和共產黨有過關係的人不能知道。俄國革命以後。社會主義的思潮。澎湃全世界。當時在上海介紹社會主義的出版物。有「新青年」「星期評論」和「解放與改造」。當時我在日本鹿兒島第七高等學校讀書。常在「解放與改造」上面介紹社會思想。因此文字上和當時主辦該誌的張東蓀發生關係。民國元年暑假回國。在西湖住了兩月。九月初到上海。張東蓀說。陳獨秀約我們談話。當時同他到環龍路海洋里二號晤陳。這就是我會着陳獨秀的第一次。當時談話的人。除我及張陳二人外。有沈雁冰。和第三國際代表吳庭斯基及其繙譯楊齊明。談話時。吳庭斯基。主張中國須即刻組織共產黨。張東蓀似不贊成。我和沈未發言。後來陳又約我談話。說上海方面有鄧力子。沈玄盧。陳望道。李漢俊等人。均主張即刻組織。請我加入。我便答應了。我為甚麼加入共產黨。當時的思想。真是幼稚。但亦事實使然。因為當時我不過是個高等學校。(等於中國大學預科)的一年級生。年齡不過二十一歲。學力經驗。都是起碼程度。當時以為現在的制度不好。要努力打破。而共產黨却是打破現在制度的組織。換句話說。就是我們要革命共產黨是革命的團體。所以我們要革命必須加入共產黨。至於共產黨主義的革命。是革命的唯一方

法。不是革命的唯一方法。共產黨是革命的一個組織。不是革命的唯一組織。以及適於俄國的主義。是否適於中國。關於這些問題。既然沒有明瞭的概念。也沒有深刻的研究。我想加入共產黨的青年。大部分和我當時的思想一樣。大家要革命。而以爲共產黨是革命的黨。共產黨員也大吹特吹他們的黨是最革命的黨。於是人家受了麻醉。相率加入了共產黨。其實大錯特錯。我們是革命。但是要革命完成。必須有革命的主義和革命的方法。革命主義和革命方法。是各時各地的特殊環境所產出的。也只有各時各地的特殊環境所產出的特殊革命主義和方法。才有成功的可能。所以中國革命。必然而且應該由中國的特殊環境產出特殊的革命主義和方法。不能生吞活剝的信仰舶來的革命主義。不能削足適履的採用輸入的革命方法。舶來的革命主義。輸入的革命方法因爲不適於中國的要求。因爲不是對症的藥。所以不僅不能治國。不能救民。而且要誤國。要害民。但是這些道理。我當時完全沒有想到。我并且相信許多加入共產黨的青年。也沒有想到。加入組織共產黨以後。不久就到日本去了。以後共產黨便在北京。上海。廣州。武漢。長沙。濟南各地組織起來。並在上海出機關月刊。名爲「共產黨」我這一年的工作。就是在「共產黨」上做了三四篇文章。不久陳獨秀應陳炯明之召。赴粵充教育委員會委員長。上海的事。託李漢俊招呼。當時在上海組織「社會主義青年團」。並向各工廠活動。不過這時我在日本。詳細的情形。不甚知道。次年。民國十年暑假得到上海通知。定於七月開各地共產黨代表大會。討論黨綱。並組織中央幹部。我便以留日代表的資格。回國參預。其實當時留日的共產黨黨員。除我外只有施存信一人在東京。當時出席的人。廣東代表陳公博。包惠僧。上海代表李漢俊。李達。北京代表張國燾。劉仁靜。武漢代表董必武。陳潭秋。長沙代表毛澤東。何叔衡。濟南代表是兩個學生。以後不甚聞名。

忘其姓字。日本代表是我。第三國際代表是馬林及尼柯爾斯基。我們便在貝勒路李漢俊家開起會來。當時內中就分了兩派。張國燾。劉仁靜等。自命為真正的共產黨。而攻擊李漢俊和我是灰色的一連開了六晚。報告各地狀況。討論通過黨綱。最後就要決定目前政策。決定中央組織和人選。誰知到了第六晚。為法界包探偵知。正在開會討論的時候。忽來一形跡可疑之人。闖入屋內。一望而去。我們知這事後。隨即散會。半點鐘後。法捕華捕十數人。包圍漢俊住處。捉拿過激派。當時只剩下陳公博和李漢俊二人。陳公博說的北京話。與日本說北京話一般無二。巡捕硬說他是日本的過激派。虧得李漢俊應付得好。當時幸得無事。但是陳公博却嚇得魂不附體。次晨便一溜烟逃往杭州去了。當晚十二時。我們又在陳獨秀家開會。決定第二天赴嘉興南湖開會。第二天到了南湖。租下一只大船。蕩在湖中開會。真是人不知鬼不覺。當日討論最烈。因為張國燾等主張南北是一邱之貉。對於南北政府應一律攻擊。我和包惠僧主張應與廣東政府合作。結果。他們的主張通過。當時的幼稚就可想而知了。不過當日第三國際代表沒有預會。以後他們便把張等的主張打消。主張仍應與南方政府合作。第三國際代表個人的意見。可以打消大會的決案。他們的權力。也就可想而知。當日又選舉重要職員。選陳獨秀為委員長。張國燾等運動舉李大釗為副委員長。選舉的結果。副委員長却是我。宣傳部長李達。組織部長張國燾。當時陳獨秀在粵。我便代行委員長職權。開始活動。經濟呢。不待說是盧布換成的鈔票。他們給我每月八十元大洋的生活費。此外還有一點活動費。九月中旬。陳獨秀返滬。陳獨秀和馬林大鬧意見。不肯和馬林見面。因為馬林說一年以來。第三國際在中國用了二十餘萬。而成績如此。中國同志未免太不努力。陳獨秀以為我們那裏用了這樣多。半是第三國際代表自己拿去住洋房吃好麵包。如何誣賴別人。



其實究竟用了多少因為我在日本。不得而知。不過在我代理委員長期內。不到兩月。確經手用了一萬二千元。而張國燾所組織的「勞動組合書記部」的經費。還直接去領。不經我手。陳馬尙未晤面之時。陳獨秀被捕了。其時華盛頓會議開幕，第三國際因為對抗起見，在伊爾庫次克開遠東弱小民族會議。電全中國共產黨組織各界的代表團。於是我們一面營救陳獨秀。一面派人四出「尋覓」代表。包惠僧赴粵。劉仁靜赴北方。張太富赴日埠。（第三國際全中國共產黨代辦日本代表事）我親自赴長江一帶。限二十日內返滬。邀集蕪湖。安慶。武漢。長沙四處代表。我常時以十二分的力量活動，結果「覓得」代表三十餘人都是學生。但冒充工人或商人的代表一批一批的送赴俄國。十一月初。我便與當時的愛人，現在的夫人楊淑慧女士赴日求學去了。

自從此時起、直至民國十三年三月回國的時候止、我對於共產黨便沒有甚麼貢獻、沒有甚麼工作、而且在兩年多之中、思想上發生了個大變化、這兩年多之中、因為我專門讀書、不管共產黨的事、所以關於共產黨的事、不甚詳細知道、不過關於勾結吳佩孚、聯絡陳炯明的事、以後聽見共產黨朋友，對我說過，現就所知的、略述一點、

共產黨的政策、可以說是娼妓政策，賈淫政策。怎樣說是娼妓，娼妓無一定的愛情，更無所謂節操、誰有金錢，則向誰灌迷湯，共產黨無一定的友黨，更無所謂革命的道德、誰有勢力、則向誰勾結，娼妓惟金錢是圖，共產黨惟勢力是視、共產黨始而勾結陳炯明，繼而勾結吳佩孚，終而混入國民黨，現在却來破壞國民黨、和娼妓朝妍甲而夕妍乙、有甚麼區別、怎樣叫做賈淫政策、娼妓以顏色和皮肉賣與嫖客、共產黨則以民衆為商品賣與蘇俄和軍閥，他們自稱代表許多民衆，能指揮多少民衆、拿民衆做招牌，去向第三國際騙錢；以我們為商品，要賣給吳佩孚、陳炯明。

以民衆來號召。混入國民黨，現在更捏造民衆的意見，來破壞國民黨，娼妓以肉體爲商品、共產黨以民衆爲商品、因之共產黨政策、又何異於賣淫政策，可憐的民衆，他們被共產黨出賣了，欺騙了，強姦了，還在夢裏頭過日子，民衆呀，快醒罷，

共產黨因爲要和吳佩孚勾結，所以首先送他一個「開明的軍閥」「進步的軍閥」的尊稱，當時孫洪伊和吳佩孚接近，而李大釗却和孫洪伊關係密切，（編者按李大釗與吳佩孚要人白堅武，是極好的老朋友，這是作者所未知的，）他們利用這種關係，就和吳佩孚私通起來；李大釗赴洛陽數次，似乎當時報紙，也有記載他們的手段真狡妙，京漢、京奉、津浦，隴海四線總稽查，都由吳佩孚電令高恩洪委共產黨人充任，京漢線稽查爲包惠僧，津浦線似乎是李民治，其餘二線的人，因爲我向不認識，所以不能記其姓字，他們究竟以甚麼條件，交換得來，却不是我能知道的，吳佩孚又是好惹的嗎，共產黨想利用吳佩孚，吳佩孚又何嘗不是利用共產黨「進步軍閥」也屠殺起工人來了，吳佩孚竟和共產黨宣告離婚了，共產黨見棄於吳佩孚之前，曾一度和陳炯明妍識、陳炯明由閩返粵，桂系崩潰以後，將招陳獨秀赴粵爲其教育委員會委員長，當時陳炯明逆跡已著，廣東顯分孫陳兩派，共產黨究竟聯孫，還是聯陳，在當時却是個很大問題，共產黨當然以實力爲轉移，而當時粵桂的實力，似乎都握在陳炯明手中，所以共產黨遂和他勾結，陳炯明每月出五百元，同陳公博辦「羣報」就是互相勾結的一個結果，以後陳炯明匿居惠州的時候，馬林和譚平山等，（時陳獨秀已赴滬）疊次赴惠，商量合作條件，誰知陳炯明竟敢瞰擊觀音山，危害總理，陳逆經此叛逆行爲以後，爲國人所唾棄，共產黨畏輿論的攻擊，遂也不敢明目張胆的聯陳，北爲吳佩孚所棄，南和陳炯明絕緣的共產黨，遂於民國十二年奉第三國際的命令，設法混入國民黨，而肆其破

壞國民黨的陰謀了，這便是在日本的兩年多內，共產黨所做的重要事項，其餘詳細情形，因非親身經歷，不能敘述，這兩年之間，我對於共產主義的信仰，便漸次動搖起來了，說來實在奇怪，我高等學校畢業後，就進了南京帝國大學經濟科，日本馬克斯主義的泰斗河上肇博士，便是我們的教授，照道理說，我們聽了他幾年的講，讀了他許多的書，非共產主義者，都應該變成共產主義者，誰知適得其反，本為共產黨員的我，聽了他的講，反不贊成中國實行共產主義來了，這不但我是這樣、當時許多同學，也是如此，例如現任總政治訓練部編撰股股長薩孟武同志和徵查股長李超桓同志，都是愛聽河上的講，愛讀河上的書的人，然而都反對中國採用共產主義，我們幾個同志，常常討論研究，結果我們一致主張中國經濟方面，目前只採用國家資本主義，漸次向着社會主義進行，有些人很奇怪，以為河上教授教出的日本學生，許多成為社會主義者，而所教的中國學生却幾乎全部成為反共產主義者。其實一點也不稀奇，因為中國經濟條件，和日本的不同，如果成為社會主義者的日本學生，而為中國人，他們一定會反對共產主義，反之，反對共產主義的中國學生，如果生而為日本人，他們一定會變成共產主義者。人類的思想，是受環境支配的，為甚麼我聽了河上教授的講，思想生了變化，因為河上教授，是頭腦非常冷靜的學者，不是浮躁煽動家，他極精密的研究唯物史觀，極嚴格的應用唯物史觀，他極力反對「早熟的社會革命，」他以為時機過早的社會革命，不僅不能促社會進步，而且要引起社會的退化，他並且引了許多事實，証明他的理論，因此我便感覺到在經濟狀態等於產業革命時之英吉利的中國，企圖共產主義的社會革命，實在是「時機尚早」，共產主義的社會革命，要具備物的要素和人的要素，物的要素，便是生產規模的擴大和金的集中，人的要素，便是無產者的階級自覺，和其數量增加，團結

堅固，我們的眼光，如果不僅限于上海，廣州，和漢口，我們的眼光，如果遍及全國，細密的檢閱中國工廠勞動者在中國全人口中所占的百分率，并檢查工廠工業在中國產業界中所占的地位，我們無論如何，不能否認共產主義之人的要素和物的要素，在中國幾等於零，中國實在沒有實行共產主義的基礎和條件，此外，馬克斯的研究對象，是歐洲的社會狀況，尤其是產業先進的英吉利，而且自從俄國革命以後，馬克斯主義，為俄國共產黨所曲解，而變為列寧主義，德國馬克斯主義泰斗考茨基和列寧，互相攻擊，各不相下，只就馬克斯主義而言，也分為伯倫斯坦的修改派，考茨基的社會民主黨，和列寧的共產派，所以馬克斯主義的本身，理論上也沒有一定的標準，派別紛歧，莫衷一是，就是列寧的共產派，又分為特羅茨基派和齊諾維埃夫派，他們的本身，既然沒有一定的統一的理論，怎好把他的理論，無條件的適用於中國，俄國的共產主義，理論上，已被馬克斯正統派的考茨基，攻擊得體無完膚，事實上，在俄國已行不通，而改用新經濟政策，我們為甚麼還要把這種理論上沒有根據，事實上已經失敗的主義，生吞活剝的適用於中國，我們並不是像英國的自由學派，迷信資本制度為永久的，絕對的經濟組織，資本主義的文明，早晚必要破壞，這是我們所深信的，然而資本主義的崩壞，究竟取何種途徑，打倒資本制度，究應取何種方法，却不能不因時而異，因地而殊，甲編所經歷的途徑，不一定適用於甲國，所以同一社會主義陣營之中，在德為社會民主黨，在法為工團主義，在英為基爾特社會主義，在俄為共產主義，中國有中國的特殊環境，特殊歷史，應該有中國特殊革命主義和方法，決不能把數萬里河山，數萬萬人民，當做俄國附屬國，當作第三國際試驗場，當做赤色帝國主義抵抗白色帝國主義的工具

，這些理論，詳細引伸起來，簡直可以做出一本書，現在聊盡於此，以後在別的地方，再行詳論，我根據上面簡單敘述的種種理由，對於共產主義，便漸次愈隔愈遠了，然而這時還沒有正式脫離共產黨，這有因為共產黨黨員，在東京不過二數人，在西京只有我一個，我對此共產黨既沒有工作，共產黨對於我也沒有甚麼束縛，共產黨和我，事實上已經沒有關係，我的言論和行動，都可自由，共產黨沒有來束縛我，當時既沒有感覺不便，而且我的性情，向來又比較疏忽，因此名義上還沒有脫離共產黨，十二年下半年，共產黨黨員，都以個人的資格加入國民黨了，十三年一月，國民黨開了第一次代表大會了，當時決定中國的革命，是國民革命，而以帝國主義和軍閥為革命的對象，我起初聽見，非常高興，以為共產黨的人，都覺悟了，都認清中國現在該行民族革命，實現民主政治，而解決經濟問題，不宜行階級鬭爭的社會革命，但是不久却又懷疑起來，就是懷疑此後共產黨和國民黨的關係，應該怎樣處理，我們既然承認和國民黨的目的相同，且進而加入國民黨，為甚麼共產黨還繼續存在，既然大家加入國民黨，共產黨就應該解散，如果說兩黨的最後目的不同，目前不過暫時合作，那就應該兩黨平行的合作，共產黨員不應該加入國民黨，一方面說暫時合作，共同負擔國民革命，別方面共產黨員，又都取得國民黨的黨籍，等到暫時合作的目的——國民革命——成功之後，兩黨的關係怎樣，我當時覺得是種矛盾，於是便寫信問陳獨秀，第一問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究竟是甚麼作用，第二問我們加入國民黨，就要受兩種黨紀的束縛，如果兩黨的紀律發生衝突的時候，我們究竟應該服從那一黨的紀律，他當時的回答，說這是第三國際定的策略，令中國共產黨實行的，對於我的第一問，他以為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有兩個作用，第一步，利用國民黨的招牌，發展共產黨的勢力，因為如果拿着共產黨的招牌去活動，一

定到處碰釘子，因為人家一見「共產黨」三個字，就要望而却步，拿國民黨的招牌，就是和各方面接近，拿國民黨名義，做共產黨的工作，這便是第一個作用，第二，就是使國民黨共產化，因為共產黨黨員，既取得國民黨黨員的資格，就可在國民黨內掌握黨權，操縱黨務，製造黨論，煽動黨員，而使國民黨漸變為共產黨，因為事實上，國民黨本來的主張和政策，既然無形消滅，徒有國民黨的空名，事實上等於亡黨，這便是他答的第二問，今年一月間，我和鄧演達談及此事，鄧演達說，「現在不是國民黨的共產化」，反是共產黨的國民黨化，這種見解，非常錯誤，所以當時和他辯論了幾句，共產黨黨員，能在國民黨內操縱一切，而國民黨員，對於共產黨的黨務，不僅不能參預，而且不能預聞，我們用甚麼方法能使之國民黨化，

關於農工運動，共產黨一意自辦，不許有真正的國民黨黨員染指，我只舉出一件事實，便可證明，十三年中央黨部遷設在廣州惠州會館時，農民部與辦第一次農民運動講習班，招生考試，記得是在譚平山的私宅閱卷，閱卷的方法，真和普通不同，不是閱文，乃是先看投考者的名字，凡屬於共產黨或為共產黨作工具的人，不必閱其文字，即行錄取，真正的國民黨員，均棄置不錄，結果非共產派，不要想參加農民運動，這是我親身經歷的，共產黨無論如何，不能置辯，總而言之我親見親聞的共產黨在國民黨內的行動，就是發展共產黨的勢力，包辦農工運動，吸收有為分子，和破壞國民黨的基礎，分離國民黨的中心，操縱各級黨部，和誣毀三民主義，「他們雖然沒有明目張膽祇毀，然而在共產黨內，以及對於傾向共產的人，常指摘三民主義為不徹底主義，為非驢非馬的主義，當時極不贊成共產黨的政略，然而還沒有脫離共產黨的，在廣州就是張松年和我們兩人同在廣大當教授，並且同住一處，常常討論，然而沒有辦法，我覺得我自己非常矛盾，

不贊成共產黨而又沒有脫離共產黨，這是第一個矛盾，外面的人，看我做共產黨員，不肯和我接近，共產黨內部，則攻擊我爲「知識分子」，把我當做不忠實的共產黨員，這是第二個矛盾，我既然處在這種矛盾的環境之中，過這種矛盾的生活，當然有無限的痛苦，要解除我們的痛苦，只有打破我的矛盾環境，要打破矛盾的環境，只有兩條路，就是或爲忠實的共產主義的信徒，或爲忠實的三民主義的信徒，這兩條路由我自己選擇，對於共產主義，既然失掉信仰，對於共產的行動，又完全反對，當然不能成爲忠實的共產主義的信徒，於是決心做三民主義的忠實信徒，而要作三民主義的忠實信徒，便須脫離共產黨，我決心了，我覺悟非脫離共產黨，不能解決我的矛盾，不能解除我的痛苦，於是便寫了一信給廣州區執行委員會，說我的思想變遷，要脫離共產黨，信剛寫完，適包惠僧來，我就將我的意見，和他說明，他自然勸我不必，那天晚上，一點鐘，我們都已就寢，周恩來忽扣門求見，他是廣州執委，聽見包惠僧說及我的事，因來相勸，我當時將信交與他，他立刻撕碎，勸我不要再提，但是我已決心，怎能挽留，第二天，再由郵寄去一信，以後廣州執委，將信轉寄上海中央執委，上海回信，聽我退出，於是我便退出共產黨了，我的矛盾解決了，我的病苦解除了，我的生涯開了一個新紀元，我的生活得了一個新天地，以後便開始反對共產黨了，汪精衛有一次對我一個朋友說，周佛西真拆爛污，他以前是共產黨員，現在却又攻擊起共產黨了，他退出共產黨就算了，還要來反噬，真不是東西，你們以後，切不要和這種人一起做事，我現在却要學他說，汪精衛真拆爛污，他本是國民黨的黨員，現在却要做共產黨的工具，攻擊起國民黨來了，他跑到外國去就算了，還要來倒戈真不是東西，我們以後，切不要和這種人共事，其實我退出共產黨後，反來攻擊共產黨，既有正確的理由，又有深切的必要，陳獨秀答

我的等等質問，以為如果兩黨的紀律或命令發生衝突的時候，我們應該服從共產黨的命令和紀律，因為我們是奉第三國際的命令加入國民黨的，所以對我們的最後的最高的指揮權，當然仍在共產黨，這便是陳獨秀對於我的答覆，他所說的意見黨員加入國民黨以後的行動，便可知，我當時意見，是主張取銷共產黨，我會把我的意見，寫信告訴包惠僧等幾個人，我的理由很簡單，就是共產黨的招牌既然拿不出來，就是證明中國現在不需要共產黨，既然是社會所不需要的黨，何必一定要勉強維持他，然而這是第三國際的命令，我們人微言輕，有甚用處，十三年四月，我應戴季陶先生之命，赴粵工作，當時我還沒有正式脫離共產黨，所以還得參與共產黨黨務，而出入于東山鮑維庭的住宅，譚平山每遇重要的事情，常約我和張崧年同赴鮑宅商量，老實說，不是一「商量」實是「請示」，實際當時我和張崧年，便是最不忠實的共產黨黨員，張崧年不久便也退出共產黨了，我是九月退出的，他大約是次年一月退出的，時已赴北京，鮑維庭告訴我們的策略，最重要的就是把國民黨分做左右兩派，他把當時的中央黨部當做左派的機關，把廣州市黨部，當做右派的機關，使這兩級黨部暗中互相排擠，他叫我們以國民黨員的名義，攻擊不接近共產黨的黨員，以捏造所謂左派右派（？）的名義，攻擊胡廖諸先生為賣黨，務必使國民黨自己分裂，以使共產黨乘機壟斷黨務，此外，對於國民黨的領袖和民衆團體，也告訴我們一黨策略，對於國民的種領袖，如果要利用，而他可受利用的，使極力替他鼓吹，替他捧場，例如他們現在對於汪精衛，便取這種策略，對於不要利用，或雖欲利用而他不受利用的國民黨領袖，便極力誣謗、極力詆毀，務使其信用墮地，在黨內及社會上沒有立足的餘地，例如他們現在對於蔣總司令及前年下半年以後對於戴季陶先生，便取這種手段，在社會上及黨內的地位，幾等於零的我，也嘗過他們這種



苦滋味，對於民衆團體，使務必設法操縱，如果不能操縱，務必設法破壞，使其不能成立，他說我們不能操縱的團體多一個，是我們的敵人多一個，至少我們的工作，要多一層障礙，這便是鮑羅廷告給我們的戰術，試看幾年來共產黨在國民黨內及黨外的活動，就可知他們忠實的，甚至變本加厲的運用這個戰術了，我退出共產黨，是因為共產主義不適於中國，是因為共產黨陰謀圖傾覆國民黨，我既然認識了這兩件事實，如果靜默不言，便是國的罪人，便是黨的叛逆，我甯肯而且應該做共產黨的罪人，做共產黨的叛逆，不願意而且不應該做中國的罪人，國民黨的叛逆，要做中國的忠實國民，便須明白的排斥不合國情的共產主義，要做國民黨的忠實黨員，便須痛切的攻擊破壞不黨的共產黨，攻擊共產黨，是我的責任，是我的義務，我便開始我的工作，第一步便是約同廣大幾位教授如謝瀛洲黃季陸等，創辦「社會評論」，謝黃二同志是反對共產黨的健將，這是大家所知道的，以後瀛洲在粵，被共產黨當做反動派，壓迫得幾乎不能活動，季陸被共產黨當做西山派，竟排出國民黨之外，「社會評論」的主要目的，便在反對共產黨，但是當時中央黨部，完全為該黨所把持，共產黨在粵幾有炙手可熱之勢，我們實在不能明白的攻擊共產主義，因為一觸他們的怒，他們便可以以國民黨紀來壓迫我們，所以只有字裏行間，以及論文的用意上，暗中加入以攻擊，然而還是不能避免他們的疑忌，共產黨所主持的青年軍人聯合會，竟呈請中央黨部令當時廣大校長鄒魯辭退我們，幸得鄧君極力維持，始得無事，但是我們「社會評論社」的人在廣東，差不多不易立足，我當時在廣大教授社會主義，我想以河上肇教授我們的方法，嚴格的開釋唯物史觀，給學生以暗示，並想在講義最後，設一章「社會主義與中國」，闡明中國不能實行共產主義的原因，不幸因劉揚叛變離粵，該講義沒有完成，十四年六七月間，在滬晤戴季陶先生，時

戴先生正草「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小冊，將原稿示讀，該書揭穿共產黨的寄生政策，實在是革命史上一種極重要，極有價值的著作，當時讀罷大喜，因為戴先生真能代表一般忠實而明瞭的黨員，發表其所欲發而不能發之意見，戴先生囑我，亦作此類文章，惟因當時貧病交加，（因為貧所以忙於譯書賣稿）而且似乎話都被戴先生說完了，因此沒有做成，只在「孤軍」雜誌上發表一篇「國民革命中的階級問題」，反對在中國主張階級鬥爭，當時很有反響，共產主義青年團的機關報（中國青年）就著論反駁，似前三月間，曾在（社會討論）上作（中山先生思想概觀）一文，闡明中山先生的社會進化論，深刻於馬克斯的，因為馬克斯以物質為歷史的中心，而孫中山先生是以民生為歷史的中心，來滬後，戴先生特將此文印成小冊，並代作一序，以後使病了，廣大開學了，九月過了，十月過了，學校連電催促，而我尙病臥床榻，直至十一月始愈，九月初，曾作（反共產與反革命一口號之不當），在（孤軍）雜誌發表，不待說，（中國青年）又來反攻了，我對於他們的反攻，也來反攻，就是在（獨立青年）上發表一篇（再論反共產與反革命并答中國青年），以後因病，便無工作了，十一月返粵，時廣大正開查辦案；汪精衛聽鮑羅廷的指使，想以廣大為赤化教育機關，我正在此時返校，於是聯絡教授三十餘人，聯名辭職赴滬，此次到粵，只兩週，便離開了，抵滬後，弟親自起草宣言，並由領我銜發表，痛擊汪精衛和鮑羅廷的狼狽為奸，這個宣言，上海各報，都照登載，汪精衛後來說我們拆爛污，就是因有這篇宣言，宣言發後，便在上海持志，國民，大夏，同濟各大學講演，揭穿共產黨的陰謀及共產主義之不當，於是「中國青年」上，便大呼「周佛海死了」，瞿秋白在「懋道」上，以列寧主義來攻擊，「周佛海主義」這是他替我造的名詞，我覺得有無限的光榮，因為我當時在某報上說，「打倒帝國主義」語，有兩種解釋，共產黨的解釋，

是即刻根本打倒帝國主義，即打倒資本主義，我們國民黨的解釋，應該是首先打倒帝國主義在華的勢力，時國民黨的一部分同志，在西山開完會議，擬於上海組織中央執行委員會，而定我為宣傳部部長，當時因種種關係，沒有正式就職，（但是的確當出沒於環龍路四十四號）即赴日本，以後他們便把我當西山會議派了，第二次代表大會也向我警告了，共產黨何等險毒，以國民黨的黨紀，壓迫國民黨的黨員，而遂他們的陰謀，於是我不僅是共產黨的叛徒，共產黨並以我為國民黨的叛徒了，連去廣東的自由都沒有了，當時粵中同志，尚設法要我赴粵，但是在共產黨的壓迫之下，我竟終身不能入粵境了，十五年三月由滬返滬，時郭復初同志為武昌商大校長，電約我為教務長，於是起程赴鄂，到了武昌，匿名信紛至沓來，約有二十餘封，大致都說武昌是首義之區，決不容我這個反革命分子存在，如果我不即刻離開武漢，便以鐵血相見，這種滑稽喜劇，自然是共產黨員所演的，我不是小孩子，怕人恫嚇，硬幹下去，使也無事，七月暑假期至便，離鄂暫行返滬了，這個時期，共產黨把反革命的頭銜，加在我的頭上，壓迫得我不能參加國民革命，排斥我出了國民黨，然而黨部為他們劫持，民衆為他們操縱，我們一肚悶氣，向何處發洩，九月，我軍克服陽夏，革命潮流，日形發展，而共產黨的勢力，也隨着擴大，我遂決心打破共產黨的排斥，要效法重行參加革命了，時戴先生到滬，便親介紹我見總司令，到了漢口，總座已赴滬督師，時鄧演達叛跡未露，且為總部武漢行營主任，我就將戴先生的信，交他拆閱，他一面拍電報告總座，一面委我當為總部行營秘書，到了此時，才得重行加入戰綫，然而此時，右派、西山派、反革命分子等名詞，還不時加在我頭上，每因事到總政治部或湖北省黨部，常受莫明其妙的諷刺和排斥，我只有忍耐下去，後來他們知道，總司令對我甚好，也就不敢明目張胆的攻擊我，因為那個

個時候，共產黨還想以擁蔣爲招牌，而遂其陰謀，因此不關重要的小事情，他的確常常忍耐和含默，然而這完全是共產黨的策略，並不是他們忠於國民黨，這是我們要看清楚的，以下就述此次武漢叛黨叛國運動中經我所親見的事實，

### 三、武漢叛逆運動的內幕

這次武漢的叛逆運動之所以能夠發生，實因爲本黨叛徒和共產黨徒的互相勾結，共產黨徒利用本黨叛徒作招牌，本黨叛徒利用共產黨做背景，於是叛逆運動，才能發生，兩個要素，如果缺了一個，就不會發生這次運動，即使發生，也不會蔓延，自稱左派的本黨叛徒，不道是幾個人，既無羣衆，又無組織，他們幾個人，決做不出甚麼（運動），共產黨既有堅固的組織，又有一部分受其麻醉的羣衆，所以本黨叛徒，就利用他們作實力的背景，同時，共產黨雖然有一部分力量，然而決不能以共產黨的名義，反對國民黨，只能以國民黨，來反對國民黨，所以如果沒有本黨的叛徒，共產黨就沒有招牌可以利用，兩黨互相狼狽，於是發生了這次運動，他們的動機，自然不同，共產黨是整個的，本黨叛徒是個人的，共產黨要消滅國民黨的用心，已非一日，我們在上面，已經說過，所以他們對於國民黨的忠實黨員，三民主義的真正信徒，總要盡力抨擊，使其沒有立足的餘地，他們知道蔣總司令是三民主義的真正信徒，是國民黨的忠實而有力的黨員，所以他們知道要消滅國民黨，非先打倒他不可，於是發生這次破壞國民黨的運動，至於本黨叛徒的動機，實在是卑劣已極，就是他們不得志於國民黨，於是甘心認賊作父，作共產黨的傀儡，以報他們的私仇，以遂他們的私圖，彭澤民因爲被免去農民部長，於是倒戈，這是許多人所知道的，鄧演達孫科都是因爲不得意，才去投降，尤其可笑的，徐謙因爲蔣總司令不和他詳細談話，而引起他

的反動，（這是他親自對我說的，）所以他們的動機，都是醜態不堪，然而共產黨就利用他們這種動機，用他們演作雙簧的小醜，

#### 四 我所知道的叛逆運動的經過

總司令於一月中旬到鄂巡視，到武昌的那一晚，就在總部行營，開盛大的歡迎宴會，我因當天奔走疲勞，沒有赴宴，次日晤鄧演達，他對我說道，「昨晚你怎麼不去，鮑顧問有極重要的演說，這篇演說，極有價值，對於革命，有很大的影響」，我當時很悔懊，爲甚麼不去聽這篇「極有價值」的演說，後來才知道這場演說，完全以教訓的口吻，侮辱並且威嚇總司令，使他對於共產黨，不敢有何舉動，演說大意，是說，「吳佩孚壓迫農工，他的結果你們已看見了，以後若有人想以吳佩孚的手段，對待共產黨，那是萬萬不行的，」他的意思何所指，我們可不言而喻了，當時翻譯的，是孫科，聽說他翻譯的神氣，比鮑羅庭演說神氣還要實足，爲甚麼鄧演達以這篇演說，對於革命前途，很有價值，因爲這個時候，鄧演達對總座已抱不滿，原來總政治部重要位置，都用共產黨的黨員，其中以朱代杰爲最有力，他是祕書處長，同時又兼代宣傳科長，總政治部的事，差不多由他一手包辦，他們暗中當然爲共產黨進行所爲祕密工作，總司令查得真相，遂於去年十二月底，撤去其本兼各職，鄧演達對總司令不滿意，就從此始，因朱代杰是鄧的聖魂，鄧以爲免朱各職，就是免他自己的先聲，就是對他的示威，於是本年三月初旬，親往南昌辭職，並懇顧孟餘爲後任，以探總座的意思，當時總座極力慰留，以後總座來鄂時，更委他爲武昌中央軍校代理校長，可見總座對他並無成見，而且仍舊信任，誰知鄧竟聽共產黨的挑撥，與總座日形隔離，終竟憤此大不睦，我們實在替鄧演達可惜。

總座委鄧達爲代理校長同時委學兵團團長張文白同志兼中央軍校教育長，委我爲祕書長兼政治部主任，委惲代英爲政治總教官，惲代英是鄧的靈魂，鄧演達的許多主意，都是惲替他想出的，文白同志爲忠實的國民黨黨員，所以他們對於他非常懷疑，除軍校的事務外，關於政治黨務等事，都沒有和他商量，我當然也是他們懷疑的一個人，所以當時我和文白同志的地位，非常難於應付，

二月間，戴季陶先生到鄂，約鄧演達，李漢俊和我，在黃昌穆同志家晚餐談話，次日，季陶先生約鄧赴贛，鄧去贛一週未回，於是共產黨在武漢製起謠言來了，他們說鄧演達在南昌，已被扣留，季陶先生用苦肉計，他這次來鄂的任務，是在誘鄧赴贛，這種謠言，未免滑稽，忠厚仁慈的季陶先生，怎能使用苦肉計，這不是太冤枉了嗎，然而竟有一部分人受其麻醉，總政治部宣傳科科長，共產黨黨員章伯鈞對我也這樣說，我力爭決無此事，他始終要這樣說，

在鄧演達被扣留的謠言鬧得滿城風雨的時候，鄧演達却安然回到武昌了，於是共產黨又造謠言，說鄧演達幾爲總座所槍斃，幸得設法逃出，共產黨不僅在外造謠，并令其黨徒惲代英對鄧說，他們得到確實消息，總座一定要殺他，鄧被他們挑撥，於是開始叛逆了，

鄧演達回到武昌的頭一晚，我便到他家中去看他，當時章伯鈞，老奸巨滑的惲代英，以及共產黨五等走狗楊樹松，早已在座，我深悔不應該來，因爲他們正在討論甚麼問題，却被我打斷了，他們停止了談話，和我敷衍，鄧演達問我道，「個人獨裁和黨的權威，應該注意那一方面」，鄧發問後，他們八只眼睛釘着我看，聽候答覆，我起初奇怪他怎樣發出這種幼稚的問題，後來看他們的情形，即刻就覺得是探詢我的態度，我便立即答覆一句不着邊際的話道，「如果真正發生個人獨裁這一類的事，我們自然應該尊重黨權」，刁鑽古怪的惲代英即刻敷衍我，說了一大篇話，

大意是再三辯明他的意思，不在倒蔣，只希望蔣尊重黨權，我當時默而不言，點首而已，不過腦中發生了許多疑問，就是蔣在何時何地蹂躪了黨權，必須他們來希望他尊重，如果拿着三月二十的事件來說，那末，他們所謂的黨權，就不是國民黨的黨權，而是共產黨的黨權，蔣校長是國民黨的黨員，爲甚麼要尊重共產黨的黨權，然而對於他們所說不想倒蔣的話，却也相信，因爲當時我以爲他們決不敢倒行逆施，不顧大局，竟到這個程度，在國民黨的軍人中，除却蔣校長外，誰有指揮全軍的資望和能力，他們如果顧及革命的前途，決不敢行這種舉動，以後才曉得我的觀察錯誤，共產業只求共產黨的成功，不顧國民革命的成敗，如果革命失敗，於共產黨有利益，他們是不惜犧牲革命的，我當時未便久坐，即行告辭了，

第二天晚上，因爲開學典禮的事，我和文白同志赴鄧演達處，惲代英章伯鈞以及共產黨五等走狗楊樹松，又先在座，談話之間，忽見桌上置有幾張小傳單，文白同志便取來看，章伯鈞即道，「這是祕密東西，現在還未公開，」這是甚麼，便是所謂「黨務宣傳大綱」，當時他們有所顧忌，還不敢發表，但是過了幾日，便在報上大登特登起來了，我和文白同志事畢即行告辭，我們兩人看了所謂「黨務宣傳大綱」後，異常煩悶，兩人相對歎歎，

第二天，便是中央軍校和學兵團開學的日子，徐謙，孫科，彭澤民等都來了，他們的演說，不約而同的對蔣校長攻擊起來了，素行卑鄙，共產黨三等走狗陳其援，也來推波助瀾的狂吠一場，我當時的神經，受了異常的刺戟，次日接湖南來的電話，知道文白同志病了，文白同志，是極有血性的忠實黨員，看見他們這種破壞革命的行動，當然要生煩悶，當時我以他的病，不過是心中煩悶的「政治病」，下午去看他，方知他因「政治病」而生了「生理病」了，他瘦了，我在他家午餐，兩人

談了兩三點鐘的話，總然是楚囚對泣，想不出具體的辦法，有一天，鄧演達來到學校，問起文白同志的病，我說「他的確是病了，你應該去看他，」他答應去，並約我同去，坐在汽車上，兩人所談的話，非常重要，因為從這個談話中，可是知道鄧演達對於共產黨，究竟迷信到甚麼程度，他談的話很多，最重要的就是他說，「共產黨人說反共產就是反革命，雖然覺得不好聽，然而事實上確是如此，反共產的人，一定反革命，」這種不合邏輯的話，我只付之一笑，因為當時共產黨徒狠排擠我，並且在他面前說我一些壞話，所以他當時又對我道，「共產黨排斥非共產的人，我們不應該埋怨他們，這是他們的整理的要求，他們要保證革命的勝利，不得不如此」，他當時的確還沒有加入共產黨，最後他又道，「我們現在所居的地位，乃是革命的掩護者」，

我聽了許多話，心中早已不快，於是很興奮的答他道，「你還不過說好聽一點，如果不客氣的說，甚麼叫做革命的掩護者，不過是共產黨的工具罷」他微笑不語車到湖南，我很希望他和文白同志懇切的談話一番，誰知他竟受共產黨的挑撥，不肯開誠佈公的談，共產黨說文白同志是右派（？）鄧演達竟受他們的挑撥，把國民黨的忠實同志，常做外人，談話無結果而散，武漢反蔣的空氣，被共產黨造得一天一天的濃厚起來了，然而還不敢提出倒蔣的口號，文白同志因校長電召赴贛了，數日後，即行返鄂，並云校長決定來鄂，出席第三次中央執委會會議，並決定居住學校，我們於是忙着籌備住處，然而以後竟因為中央執委會認為共產黨所操縱，李協和先生中途退席，校長遂因之不願出席了，

原來中央常務委員，在南昌議決三月十二號，總理逝世之日，在鄂開第三次全體會議，以紀念總理，而共產黨徒及徐謙孫科等，堅持十號開會，十二號閉會，是常務委員會的議決，此日又是總



理逝世的紀念日，況且十號和十二號，中間只隔一日，當時又非常萬不得已的時候，共產黨徒及本黨叛徒，如果顧及革命利益，爲甚麼不延期兩天，爲甚麼一定要堅持早兩天開會，以引起黨的分裂，這是鮑羅廷在內主使，共產黨在內作祟，要使第三次執委會會議，完全爲共產黨所操縱，好通過有利共產黨的議決案，

開會那一天，發生了軍校學生和工人衝突的事，那一天，在漢口開黨員大會，省黨部要我們學校派學生參加，於是派了一千人過江參預，我當時深恐出事，所以率政治部祕書親自過江指導，學生在一碼頭整隊時，我便乘車先赴血花世界（會場）視察到了那裏，才知會已開完，羣衆已陸續散了，隨即趕回，路遇隊伍，我便令帶隊帶學生迴繞一次，即行過江返校，我見無事，便先過江返寓了，下午五時左右，連得幾個電話報告，說學生因工人口呼打倒我們校長的口號，因而彼此衝突，并帶工人回校，我即趕赴學校，打算不承認這四個是工人，把他們當做流氓地痞來辦，後查他們均有工會徽章，因之沒有法子，當時各級黨部紛紛開會，共產黨學生非常活動，所謂左派，學生附和之，黨部的議決，要懲辦肇事的份子，他們發了很多的官長學生，要求學校處罰，我因爲鄧演達是代理校長，所以向他請示，他令我黨部議決的案，一定要執行，於是我忍着滿腹的痛苦，看着執行黨部議決的案件，開除，撤差，禁閉，我政治部的組織科長被他們禁閉了，宣傳科長被他們警告了，我當時不遭他們的毒手，實在萬幸，

世界上有甚麼公理，這次事件，完全是共產黨所造成的，然而共產黨却用他們的勢力，把責任完全推在忠實純粹學生身上，衝突的原因，是因爲學生在血花世界休息時，遇着湖北省總工會的糾察隊和宣傳隊，開宣傳會議，他們演說，捏造了校長許多謠言，並極力申明非打倒不可，當時反

蔣的空氣，表面上雖爲共產黨造得異常濃厚，然而却無人敢明目張胆提出打倒的口號，學生親自聽見他們大呼，要打倒在前方拚命革命軍的校長，如何不認他們爲反革命，校長是革軍的總司令打倒革命軍的總司令，乃是孫傳芳吳佩孚的口號，和要索，現在工人也照這樣大呼，是不是和吳孫等一樣的反革命，學生打人，固然行動幼稚，然而他們的動機，實在非常純潔怎樣應該處罰，然而在那種空氣之中，有甚麼公理可講，以後武昌中央軍校，遂變成無政府狀況，軍紀蕩然了，學生可以自由禁閉官長，語言稍一不慎，就被認爲反動派，橫加摧殘，我和文白同志，也束手無策，只有聽其自然，因爲上面有個代理校長鄧演達，下面有共產黨及所謂左派的學生，我們有甚麼辦法，工人當時開會的紀錄，被學生拿來了，我從頭至尾看了一遍，見其中說話甚多，誣蔑校長最甚的，就是共產黨做工人運動的林育南，共產黨誣蔑革命領袖，欺騙工人，煽動工人，這也是一個鐵證，這本紀錄，以後硬被總工會索回去了，共產黨所操縱的第三次中央執委會會議，不久閉幕，他們自然也通過了許多議決案，內中有一個議決案，值得我們特別注意，就是他們議決共產黨要和國民黨共握政權，共同組織政府，而這個議決的原因，乃是根據第三國際的議決，因爲第三國際關於中國革命的策略變更了，

原來第三國際，以前是把中國革命看做國民革命和社會革命的兩段，在國民革命的進行中，共產黨只居在野黨的地位，壟斷羣衆運動，把持黨權，等到國民革命到了相當程度，然後才起來打倒國民黨，掌握政權，所以以前共產黨禁止共產黨員做官吏，他們這種政策之下，國民黨在政治上的生命，還有相當的期間，因爲國民革命未到相當程度，國民黨黨權，未盡爲共產黨所把持，羣衆未盡爲其所操縱之前，國民黨在政治上，還有相當時期的生命，現在第三國際的政策變了，他

們把中國的革命，不分做兩次國民革命與社會革命，只有做一次了，他們認國民革命就是社會革命，在現在革命的進行中，共產黨遠從在野黨的地位，變為在朝黨，應於操縱黨權之外，再掌握政權，因為蔣三國際有這種議決，所以共產黨操縱的此次中央會議，他有這個決議，他們實行這個議決的第一步，就是為共產黨的譚平山為國民政府的農民部長，蘇兆徵為工人部長，又以共產黨的董用威為湖北農工廳長，張國恩為民政廳長，劉芥為司法廳長，在表面上看來，似乎共產黨腐化了，共產黨員也做官了，其實乃是他們整個的計劃，乃是他們用蠶食的手段，消滅國民黨的陰謀，

同志們，總理不是主張「以黨治國」嗎，以黨治國，就是主張在憲政時期沒有達到之前，國民黨單獨主持政治，不容主義不同的別個政黨攪入，現在所謂「中國國民黨第三次中央執行委員全體會議」，竟破壞，總理手定的「以黨治國」的原則，議決請共產黨共同治國，這不是明目張胆的背叛總理，甘心賣黨嗎，而且事實上，武漢偽政府的一舉一動莫不聽命於鮑羅廷和共產黨，所以他們實際上也是以黨治國，不過他們是以共產黨治國罷了，校長由南昌出發，赴前線總指揮作戰，抵九江時，電令文白同志赴潯，令其將學兵團開赴安慶，作為北伐總預備隊，文白同志返鄂，共產黨則強迫其辭去軍校教育長和學兵團團長等職，截留學兵團，不許開拔，文白同志被迫離鄂了，當時滬甯未下，前方戰事非黨緊急，校長調學兵團為作戰總預備隊，關係戰局匪淺，而共產黨徒，竟截留不許開拔，這不是明目張胆的阻撓北伐，破壞革命嗎，校長日望學兵團開拔，然而因為文白同志在鄂，竟無通信自由，所以校長關於武漢截留學兵團事，竟毫不知道，校長到安慶，尚給我一電，詢文白何以竟無消息，學兵團已否開拔，並令我急赴安慶，這封電報被共產黨在電

報局查獲，於是我們的行動，便不能自由了，鄧演達寫信并當面要我作文表示態度，并明白要我反對個人獨裁，反對擁護個人的小團體，此時文白同志離鄂，我愈覺孤疑，惟有表面上和他們敷衍，徐圖逃出的機會，因作一篇空洞的文章，大意說要打破足以釀成個人獨裁的環境，此文發表後，我的朋友，都笑是滑頭文章，

有一天遇着鄧演達，他對我說「你的文章，我看見了，你真利害」我仔細推敲，「你真利害」四個字，知道他看穿我的文章，不是出於本心，不過是敷衍環境而作的，我的朋友勸我，一面預備潛逃，一面和他們敷衍，再作一文，而譚代英等又強迫我明白表示態度，在他們高壓之下，遂再作一文，大意說國民黨內，有一部分代表土豪劣紳和資本階級的勢力，有一部分代表多數工農羣衆的利益，然而誰屬於前者，誰屬於後者，我仍沒有說明，因此，他們仍不滿意，他們，定要我指出被長來攻擊，這件事，就是殺我的頭，我也不願做，不但如此，就是每次開會，他們狂呼打倒校長的口號時，我也不過啞着張口，敷衍耳目，從未出聲叫過一次，汪精衛到鄂了，我遇着他時，真不好意思，因為我以前爲廣大，太把他罵得利害，他假裝作沒事，裝着狠誠懇的樣子，和我握手，并說有暇當特別約我談話，有人批評汪精衛，說他「慇懃懇懇，誠懇懇懇，敷衍敷衍，糊糊塗塗」這十六個字，描寫他的態度，實是維妙維肖，汪到鄂四處講演，辯明上海工人糾察隊，沒有衝入租界的意思，沒有圍攻龍華的舉動，并嘲笑吳稚暉先生行爲滑稽，校長和李濟深同志等爲黨國痛哭，後來又聽見陳獨秀演說，他說（他們對汪先生哭起來了，我不知道他們的眼淚從那裏來的，說他們要黨，我實在不相信，）陳獨秀誣蔑，侮辱革命領袖，固然可惡，然而如果不是汪精衛以嘲笑態度對陳說及此事，陳獨秀又怎麼知道，汪到鄂不數日，偽政府就決定免校長的

總司令職務了，偽政治會議議決免總司令職的時候，譚平山在會場中大笑道，「十月革命實現了」，（這是我以後在會場中，聽見顧孟餘說的），同志們，甚麼是十月革命，十月革命，乃是俄國共產黨推翻克倫斯基政府的革命，乃是共產主義的革命，乃是無產階級專政的革命，共產黨免蔣的意義，等於俄國十月革命的第一步，俄國十月革命，共產黨掌握政權，宣行共產主義，中國共產黨既以爲蔣爲俄國十月革命，就是要於免蔣後，以共產黨消滅國民黨，以共產主義消滅三民主義，同志們，共產黨所把持的武漢偽政府胆敢免蔣，不僅想打倒蔣校長他個人，並且想打倒國民黨，所以我們忠實同志，努力擁蔣，不是擁護蔣校長個人，乃是擁護國民黨，共產黨要免蔣爲實行十月革命，爲實行共產黨革命，我們就要擁護蔣爲擁護三民主義的國民革命，武漢中央軍校校長制被廢除，改爲委員制了，委員五人，譚廷愷，徐謙，鄧演達，顧孟餘，惲代英，譚，徐，鄧，顧，都無暇管理校事，於是惲代英便以委員會之名，實行個人獨裁之實，他們口口聲聲誣譏別人爲獨裁，極力反對，而他們自己的行爲，無往而不獨裁，然而這乃是共產黨的策略，同一行爲，在別人爲之，則爲妥協，右傾，在共產黨爲之，則爲「革命的策畧」例如近兩三月來武漢偽政府對於帝國主義者的態度，明明是屈伏，而他們偏美其名曰，革命的退却，（退一步進兩步）所以惲代英獨裁中央軍校，實不足怪，這原是他們慣用的手段，他們只許自己獨裁，不讓別人獨裁，學校改爲委會制後，不久就提出辭呈，辭去祕書長和政治部主任的本兼各職了，呈上後，惲代英打電話告我，許我辭去祕書長，至於政治部主任一職，仍要我担任，大約他們以爲一時都准我辭去，未免太露痕跡，所以還挽留我担任一職，他們寫甚麼這樣，因爲共產黨有個口號，就是，「團結左派」，「他們反覆辯明，他們只排斥右派，『？』而和左派」，「誠懇的合作，并希望左派

「有堅固的組織，所以他們事實上雖然排斥我，而表面上却送我，個左派（？）的尊稱，（今年一月以後，他們不叫我做西山派，而說我是左派？）了，共產黨的手段，真正變得快，）如果表面上排斥我，恐怕引起他們所謂的左派份子的反感，因此還和我敷衍，這種鬼計，我如何看不穿，所以我雖然仍舊担任政治部主任，事實上常稱病不到校，以秘書代行職權，他們也知道我的意思，所以讓我在家唱留聲機器，打麻雀，關於政治部的事，恽代英竟和政治部秘書辦理，不和我商量了，現在還要補述一事，大約是四月二十左右的事，我一天忽然接得一個通知，請我明天到南洋大樓，討論重要黨務問題，下署名譚延愷，汪精衛，孫科，徐謙，譚平山，奇怪了，他們不是所謂政治會議的委員嗎，怎麼忽然邀我開會，我想我是軍校政治部主任，大概明天的會，各級政治部主任都要參加，會期是下午一時，照例是不能按時開會的，我二時始去，到的人還不過幾個，我進門，使我吃驚的，就看見一個光着前頂，黑黑面皮的人，正和一人坐在沙發上談話，這位光頭不是陳獨秀嗎，他一時來的，他看見我，就立刻站起來，和我握手，一方面說道：「許久沒見」我答道：「二年多了」，他重複坐下，繼續他們的談話，我也選一張沙發坐下，開會的人陸續到了，譚延愷，汪精衛，孫科，徐謙，唐生智，朱培德，孫夫人，廖夫人，陳璧君，鄧演達，謝普，李漢俊，經亨頤，詹大悲，彭澤民，吳玉章，王樂平，共產黨方面，爲陳獨秀，譚平山，瞿秋白，張國燾，毛澤東，夏曦，恽代英，高語罕，陳啟修，董必武，林祖涵，楊匏安，張太雷，蘇兆徵，彭述之，鮑羅廷，路易，以上這些人，是我認識的，其餘的都不認識，大約共有四十餘人至五十餘人的光景，今天究竟是甚麼會，政治部主任除我外，我認識的只有林祖涵，其

餘我認識的政治部主任，都沒到會，今天的會，好像非常重要，爲甚麼要我參加，我正在胡思亂想的時候，孫科跑到我的面前道，「人都到了，我們坐起來罷，」開會了，汪精衛主席報告道「今天由政治會議，召雙兩黨比較重要的同志開談話會，討論兩黨以後的合作辦法，以及應付羅局的政策，」隨即報告東南狀況，誣蔑，攻擊，無所不至，以後演說的，有陳獨秀，徐謙，譚平山，鮑羅廷，路易等，總不外攻擊校長，時已六時，遂決定下禮拜二而開會，第二次會議，由鮑羅廷和陳獨秀提議，決定由政治會議和共產黨的政治局，合組革命委員會，以決議一切政治，外交軍事財政等政策，都由這個委員討論通過，然後交政府執行，這個委員會，就是武漢黨部及政府的最高機關，這便是實行第三國際的策略，建立國共兩黨的聯立政府，同志們，國共兩黨，省聯立政府，以黨治國原則到那裏去了，當時鮑羅廷又主張須擴大這一類的會議，召集民衆團體參加，以後武漢每星期，亦開的，「時局討論會」，說是執行鮑羅廷的主張，鮑又發表宣言，說明兩黨合作的理由，交政治會議起草，以後不知這篇宣言，如何沒有發出，時間不早了，散會了，決定下次再開，汪精衛並云，這個會議，以後務必常開，但是以後我便沒有接到通知，不知他們以後沒有開會，或者是開會不要我參加了，他們爲甚麼讓我參加兩次，我始終莫明其妙，後來聽說是譚延愷堅力主張要我參加，不知究竟是否確實，五月初，湖南來了一位朋友，報告湖南對我的空氣很不好，說我是校長的走狗，是戴季陶派，他勸我設法，我便老實告訴他，我早預備離開武漢，川賈已籌得了，一切都預備好了，只等機會，鄧演達到河南去了，中央軍校也改爲中央獨立師，忙着預備開拔了，我想乘此機會逃走，遂托病請施在統代理政治部主任，因施存統雖爲共產黨員，然而和我私人感情甚好，並且他和一般共產黨員不同，比較明瞭，並且穩健（共產黨說他是

呆子)，一因爲共產黨早已決定比較重要的各軍政治部主任，都要以共產黨員充當，因此我便請施代理，他答應後，我就正式呈請，當然得了批准，并決定我爲後方留守主任，五月十六，軍校舉行特別成立典禮，我已決定十七號上船，因爲敷衍耳目，特別也去到會，會場中真是赤霧瀰空，陳獨秀，高語罕，影述之，還有九個共產黨徒，都被譚代英請來演說，他們的演說，除却誣蔑校長外，沒有別的話，我懷着鬼胎，心想如果他們曉得我上船，今天一定拿我去槍斃，散會回家才知道船要十八才開，又要一天，心中焦急如焚，十七日下午，中山大學開委員會，我又不能不去敷衍，下午四時，先過江延長到漢口約定家眷明天過江，十八上午，家眷到了旅館，我便脫下武裝，裝做土豪劣紳的樣子，趁着九點鐘以前碼頭上人少的時候上船了，一上了船便無事了，還便是我「逃出了亦都武漢」的大概經過，前幾天武漢來了一個同事說，武漢偽政府，已加我放棄職守，攜眷潛逃的罪名，下令通緝了，這種馬後砲，實在無聊之至，



## (六) 論文

## 書汪先生銑電後

吳稚暉

大家問，汪精衛先生何以這一回還是跑去漢口，甘心受共產黨的包圍，甚至至於還做那雙簧裏面畫眼睛戴小帽的人物，不啻若自其口出的喊那「三大政策」，「聯合戰線」在演台拚命，在電報上賣力呢，他爲什麼呢，

我答道，沒什麼，斷斷不是有所爲而爲的，汪先生有他的真摯的人格，此其所以有汪先生的價值，故我四月五號上午十時在滬海道尹樓上對他說我相信你終有一天來向我們相對痛哭，我所以不望你馬上加入我們一邊來，各位要明白，共產黨實是一隻神通廣大的狐狸精若不是自窺見過他的形，儘你說他如何兇妖可怕，終不肯相信，被他已經迷到病骨支離，見他回眸一笑，這是立刻愛情濃郁，不顧生命的向他了，二是做闊佬的，那裏會看他們鬼鬼祟祟的把戲，他們伺候闊人，是比孝子順孫運強，說話又甜蜜，又爽快，把一頂偉大左派的帽子輕鬆鬆的套在你頭上，你終以爲什麼天大的把戲，都由我管得了的，三是一年前的共產黨，同一來的共產黨，還是那麼一個了嗎，然而汪先生去國一年，他只知道還是那麼一個共產黨，他疾病坎坷，久在歐西三十天內經過了木司科，接晤了一羣久慕大名的大革命家，半個月的俄國火車，俄國輪船，伴送了回來，又一向有深刻的總理聯俄容共歷史，影在腦中，如何能在上海聽了幾個老朽朋友的一席話，就馬上突然變換了一個大方向呢，這不但汪先生自信力強到十二分的人做不到，便是誰亦做不到，所以六號

早上，李石曾先生去了孔宅回來，他說「精衛說過要走，一定說好了才走不料他竟昨天下午瞞着走了，那麼樣，他約十五到南京開會，靠得住麼？」我微笑着道，「開會不開會，止是那麼說着罷了，果然四月十八漢口的中央日報記事，他告訴人，他應蔣妻中止其行，故秘密登舟。候出吳淞口後，始致書與蔣，他至心誠意，還要去同那班狐狸精相處一陣，終要有一天眼見了原形，他才自動的想法子，我們難道的從前不是他一樣，也詭詭拒人過的嗎，何必以五十步笑百步，詭怪今日的汪先生呢，若說汪先生可以被他們做商標，來登廣告，這亦不過汪先生自己觸霉頭，還充他們一陣的傀儡罷了，與我們無損，因為共產黨賣空買空，專靠登廣告，造成空中樓閣來，大擺其迷魂陣，老是這套把戲，西洋景亦漸漸拆穿了，人家知道汪先生愚得可笑，汪先生到底又不肯賣國，他們利用他亦不會長久的，所以前天有位戴君從長沙經過武漢東來，他堅決的說，汪先生已被他們，暗中監視了，失却言動的自由了，這亦是可能的，因而有這個四月十六號銜電，借他的口來誣譏蔣先生別的不容先辦，裡面說我們「謀開西山會議式會議」這那裏像汪先生的話，並且那裏像入說的話，當他到滬之際，會議不會議，我們沒有半個會字，半個職字，我們其時方以為共產黨叛逆有據，事實具在，那裏用得會同議呢，全是汪先生自己對李石曾吳稚暉等首先說要會議解決，更兩次在總理遺宅及滬海道尹署樓上對十許人說了又說，說了不算數，汪先生出了吳淞口，寄給蔣先生的信，又說，（以銘之惑一線生機，惟在開第四次全聯會議於南京，又給張靜江先生的信說，十五開會於南京，旁邊又注云「愈早愈好」，我們相信汪先生是個領袖，他的提議，必有根據，所謂南京，他必定知道第三十六條黨章中央全會必開於政府所在地，所以我們馬不停蹄的趕上南京赴會，到南京得汪先生元電，果說政府定在南京，又趕緊日夜不停的把政府籌設起來，

好使中央在南京開會，汪先生定十五開會，所以十四便由到會的委員，開了預備會，十五上午足靜候了三點鐘，全會開不成，改開談話會從此一天一天的候着開會，終開不成，汪先生好似開頑笑的會是不來開反在那裏，說風涼話，累我們好似癡漢候婆姪，至今牢牢的候着一那個說電不說我們上當倒說我們「謀開」是不是像，共產黨潑皮賴人的口氣那裏像是汪先生誠篤君子的說話呢，至於說電裏面一篇大道理，說如何反共的不當，如何繳去工械的不對，全是似是而非，一種共產黨混同夾賑的聲也不像汪先生的話，若說汪先生還不曾預備反共，亦不願定要繳去工械，汪先生自以為體總理之心為心我們亦知道的，可是容共原是要他們來幫助革命，不是革命，革命連國民黨的命都革起來了，這個道理，汪先生亦應該清楚的，工人有了械，幫助國民黨革命是十分歡迎的，若拿了他的械，來助共產黨革國民黨的命，這個叫做叛逆，汪先生四月三號在總理遺宅親口告訴白健生先生等要細起來的，（這句話，我沒留意，李石曾先生再三說聽得清清楚楚，）依汪先生把他們網了起來，他們的手亦沒有了，要械何用呢，不繳何待呢，我所謂汪先生體總理之心為心，見汪先生四月五號寄給蔣先生的信，有云，「改組之精神及其方策，實總理苦心孤詣所獨創，而吾弟實左右之，銘不過追隨之一人」，又五月三號在總理遺宅汪先生親對蔣先生說「總理改組國民黨，便是我與你同着仲愷三人，最深知之，」所謂苦心孤詣，所謂獨創，大約便是指要與俄國聯合，要容納共產黨，甚而於要行農工政策，定要武裝工人，就是共產黨，現在把他吹得震天響的三大政策，那麼我要敬告汪先生，我們不是一隻牛，我們并不曾連這一點靈性都沒有，我們亦曾把蘇俄當神仙待遇，亦曾把共產黨當兄弟親過，我們亦口口聲聲說革命要注重農工，爲了這個，我們亦得罪過多少朋友，可是同時却不會奉到總理的密命，說明蘇俄要把共產黨來消滅

國民黨，亦應該同他聯到底，（其實事實上還做不到，到國民黨消滅的一天，聯蘇俄的便輪不到孫中山先生了），共產黨要革國民黨的命，亦應該容納到底，（是同一事實上便做不到，彼時他不屑容納你，誰配你容納他呢？）農工幫了共產黨革國民黨的命，也應注重這種農工到底，（這就是孫哲生先生請幾個共產黨書記代槍，在交通部紀念週說的漂亮話，他說「我們要知道革命是民衆的事，民衆爲需要解放，所以才有革命，要革命所以才有黨，」這無異說，農工要做共產黨，國民黨便不該存，在要存在國民黨，這完全已經走上了反革命的路上，這才是括括叫的甯馨跨窺人物，并且父子至親，必有我們聽不到的耳提面命，在汪先生依了總理苦心孤詣的獨創，體他的心，來做自己的心，已是隔膜了，所以他會說出，「細綁叛逆民衆」的話來，何等不合革命的原理呢，故論起派別來，孫哲生方是真左派，汪精衛正合稱做準左派罷了，）因爲沒有總理密令，吩咐我們國民黨可以送與共產黨，我們老實不客氣，自然提出反共口號，自然圍繳上海總工會工人糾察隊槍械，那個替汪先生做銑電的人，（我想汪先生心地決不會如此齷齪）糟塌我們，以博帝國主義軍閥及一般反革命者之同情爲獻媚之資，然後我們要想免給汪先生這樣的糟場，我們除了把國民黨送與共產黨，還有甚麼方法呢，就把汪先生自己的觀察來證明，（一）四月一號黃昏，我在孔宅當了蔣宋李三位之面，對汪先生說，「陳仲甫他言二十年就要把中國變共產國了，」汪說，「那裏要二十年呢，兩年罷，」（二）四月二號早上，在孔宅樓上，當李蔡二位之面，汪先生說，「我過木司科才知道他們的計劃，是預定的，斷不能知了我們變的，」（三）同時又說，他們當什麼人都是工具，就是他們自己的重要要人物，不需要了，也就把他丟了，那麼他們是預定在中國要行共產，不肯改變的，是汪先生曉得他一定的了，他們把國民黨完全算做工具，到不需要了，即便

丟了，汪先生亦曉得一定要有丟的時期，陳獨秀說二十年，還是寬慰朋友的，其實只需兩年，汪先生亦曉得一定的了，然則所謂革命，便是替共產黨革命，『反共便是不革命』，亦是一句不客氣的實話。承蒙四月十二的漢口中央日報，稱我與蔡李『都是忠厚老實，但不知革命方法，方法就是指威裝同志的工人，面子上逼帝國主義者來殘殺，算是反對帝國主義，其實又增加共產黨武裝暴動的大成功，愈把國民革命軍可以維持國民黨的勢力減縮下去，這又名爲限制新軍閥，在共產黨成功他的革命，自然十分滿意了，在國民黨要想成功自己的國民革命，那就倒看千里鏡，愈弄愈遠了，這種革命的工作方法，或者就是汪先生所謂總理苦心孤詣所獨創的呢，還是別人苦心孤詣獨創了來斷送國民黨的呢，所以汪先生致蔣先生書，開頭有云，『抵滬以來，痛苦萬狀，今日散會後尤甚，總理所遺留之國民黨，果從此已耶，總理所改組之國民黨，果從此已耶，』汪先生所痛苦者，即爲我等老朽昏庸不知，革命工作方法之故，但我亦套他調子還造之云，『在滬見汪先生痛苦萬狀，今日見他的鏡電，痛苦尤甚，總理所遺留之國民黨，果從此已耶，總理所改組之國民黨，果從此已耶，』我們所痛苦者，即汪先生誤認共產黨消滅國民黨的革命工作方法，便算國民黨進行之革命工作方法，總而言之，共產黨反對帝國主義的方法至佳，但我們反了他，讓我們自己來行。便是國民黨革命，若與他一同來行，便變了共產黨革命工人武裝暴動的方法，亦是至佳，但我們不要工人歸到共產黨手裏，反來革我們國民黨的命，我們要武裝國民黨的工人，院成我們總理的工人革命，這是總理改組國民黨的苦心孤詣容納共產黨的意思，暗示我們到了他們要拿出共產黨手段危害我們國民黨便請他出去，這就是汪先生所謂獨創，我已尋到了總理親筆證據，請在下面申說，至於汪先生那種不願消滅國民黨，只貪看共產黨革命的成功，認爲就是國民黨

革命的成功，乃是汪先生個人的信仰。共產黨革命決不會成功當另作。文請教於汪先生，總理並無此意，汪先生是總理唯一的信徒不可謬誤至此，（汪先生在漢口寄李先生有左派左派，寤寐以求之等語），汪先生恥為右派，力爭左派，亦就謂情見乎詞，然後誤認能上共產黨的當，或共產黨自身是左派，固已錯極，還有共產黨所加國民黨人左派之名，若觀其祕密文件，當作三日惡，此亦當另為一文，當十三年改組國民黨之時，疑慮紛起，總理曾批示鄧澤如先生，其原文已另製寫銅板，今轉錄如左，且加按語，使總理之意瞭然大明也，此稿為我請鮑君，（按即鮑羅廷所起，我加審定，原為英文，廖仲愷譯之為漢文，陳獨秀並未聞其事，切不可疑神疑鬼，按蘇俄共產黨與中國共產黨人，是打成一片整個兒的，總理是包含萬有的心胸，那裏願意測度他們的表裏為奸，到了今年四月五號汪陳都用領袖資格共發宣言，才知他們果有精鬼，俄國革命之所以能成功，我革命之所以不能成功，則各黨員至今仍不明三民主義之過也，按何等沈痛，我們自反，真應愧煞，俄國黨人，無不深明其共產主義，故成功，總理的黨員，自有三民主義，却不願明白總理命他學步俄人，則又認共產手段，便是國民革命，三民主義還自己看做不時髦，仍謂至今所不明者，將終古仍不明矣，噫，嘻），質所言之，民生主義與共產主義，實無別也，（按，說得何等明白，一以曉諭黨員不要把共產黨看作異類，即我國民黨亦是共產之一派，二以暗示黨員要見異思遷，我的民生主義便是共產主義，試把民生主義的專書一看，民生主義還是進步的共產主義，非如俄國共產主義乃是馬格斯病理的共產主義，是民死主義，不過其搗亂精神，亦可以節取者耳），俄國革命之初，不過民權民生二主義而已，恢復與列強奮鬥六年，始如其用力之最者，實為對於民族主義，此乃中國學生自以為是，

反用崇拜俄國革命過當之態度，（按何如說汪先生勇於做左派，總理婉諷之曰過當，難道總理亦是忠厚老實耶），其所以竭力排擠而詆毀吾黨者，（按他們是整個兒的，自始至終，即與我們不能兩立），初欲包攬俄國交際，并欲阻止俄國不與我黨往來，而彼得以獨得俄助，而自樹一幟，與我黨爭衡也（按，他們是整個兒的，與吾黨爭衡，是其惟一目的，至於包攬交際，正是俄國要他包攬，與我往來，也是俄國正欲往來，惟有今日共產黨人遮斷農工不任與國民黨往來，乃是他們自樹一幟的惟一目的物，所以兩領袖共發宣言後，中國共產黨江浙區執行委員會，應和一宣言，有云、中國國民黨乃中國各階級起來革命的唯一政黨，中國共黨是全中國工人階級革命的惟一政黨），馬上把全國無祖國的工人，一齊奪歸共產黨手裏去了，所以吳稚暉頂倒霉，廣州把起着陳炯明造反的商團懲創了，許多反對國民黨的，大罵特罵，吳稚暉頂了不韙，形似立於民衆方面出來辨護，那還算不冤枉，曾得了汪先生稱許，現在上海又把幫助着共產黨造反的工會繳了械，那弄到國民黨的汪先生也出來發火，罵那保護國民黨的軍隊，就是「無異甘爲民衆之公敵」，又說，「似此喪心病狂自絕於黨，自絕於民衆，紀律具在，難逃大戮，」我覺汪先生現在的三昧直覺，也與向日時事新報等漫罵殺商團同一有所拘蔽，吳稚暉本了汪先生綑綁叛工之旨，又冒不韙，又似立於民衆方面出來辨護，大約目前定不得汪先生原諒，必要到了相對痛哭時，或縞眉嘆。乃俄國之革命黨，皆屬有學問經驗之人。不爲此等少年所愚，（按共產黨與李闖張獻忠在實際上并無分別，所以像煞有價值，居然以主義名者，即文之以「學問經驗之人」宜乎總理亦爲所欺，彼等是整個兒的，少年正爲所愚耳。那裏有鮑羅庭其人反爲少年所愚乎，）且窺破彼等技倆，於是大不以爲然，故爲我糾正之，且欲彼等必參加國民黨與我一

致動作，否則當絕之。（按今日汪先生反要我們與他一致動作，豈不與總理之意相反，不與我一致動作，則當絕之，總理說得明明白白并且得蘇俄同意，今乃曰，『反共即反革命』，學了共產黨口氣說此屁話，糞話，放屁都要還香，真總理之罪人也，此總理親筆之證據也。）且又爲我曉諭之，謂民族主義者，正適時之良藥，并非過去之遺物，（按，傷哉，總理之心，豈即汪先生漠然於做人工具之心乎，勸此輩少年勿做張邦昌吳三桂李完用，此所謂民族主義，正適時之良藥也，勸黨員不可聽其亡黨，此又所謂民族主義非過去之遺物也，此數語乃總理批示鄧先生之忠心要語也，故彼等亦多覺悟而參加於吾黨，（按共產黨覺悟了民族主義，乃許其參加吾黨，今汪先生乃恨軍隊得罪了無祖國的上海總工會工人，要行大戮，真咄咄大怪事。）俄國欲與中國合作者，只有與吾黨合作，有何于陳獨秀陳欲不服從吾黨，亦必棄之，『何等』按總理親筆證據大家看清楚『如不服從吾黨我必棄之』，說得斬絕，所謂共產黨背叛國民黨，定即棄之是也，今乃曰，『反共即反革命』，學了共產黨口氣，說此屁話糞話放屁狗之話，真總理之罪人也，）準此而觀，汪先生銑電，幸而筆迹不『類汪先生，我等對於汪先生之信仰仍可無間，至電中又言，對於兆銘』假借名義，顛倒是非，不知何所指，幸而我們終始未認汪先生知有是非，故我們還未曾有借重之機會也，總之，雙管不能齊下，掛一必且漏萬，當繼續貢其所知以明真相，故除上舉俄國共產革命，必不能成功，『左派真相』兩題，當繼此而作外又有『兩月內個人反共之歷史』『共產黨之賣空買空手段』等題，亦要寫出，參互之讀，庶無漏義，

## 用真憑實據再與汪先生商榷

吳稚暉



## 一革命方法共產黨賣空買空之手段

精衛先生執事，自先生發銜電，弟已略有所貢，其中所言應行商榷之諸題，今當繼續進言之，先生之於共產黨，在總理提議聯俄之初，先生因向不滿於馬格斯之學說，故蔣蔣胡等皆積極贊同，而先生獨致冷淡，此其一也，先生譬蘇俄如孫悟空，國民黨如豬精，孫悟空遁入豬精之腹中，盡量的翻筋斗，舞他的金箍棒，豬精毫無辦法，這個比喻，曾經告訴過廖仲愷胡展堂伍梯雲李石曾諸先生，及廣東許多同志，此其二也，先生於今年四月一號晚上，在孔庸之先生宅中，對了宋子文李石曾三位先生，回答我所聽見陳仲甫要在二十年間實行列甯式的共產主義於中國，先生堅決斷定，不需一二十年，只需兩年，此其三也，四月二日早又在孔宅樓上對着李石曾蔡子民兩先生，告訴我們，先生此番經過木司科，才知道蘇俄的政策是預定的，斷不能爲了我國民黨有什麼變更的，此其四也，同日又說蘇俄不但把我們國民黨做了工具，他把什麼東西都做了工具，就是他們最重要的人物，用不着了，也使丟去，此其五也，所以如果拿共產黨要消滅國民黨，來對先生矜張，先生必付諸一笑，因爲共產黨一定消滅國民黨，看得極分明的，還有過於先生的嗎，然而我知先生，是決不肯背叛 總理，賣黨與蘇俄的，既然如此，何以看清楚共產黨一定消滅國民黨，先生還是虛與蛇委，沒有蝮蛇相螫，壯士斷腕的勇氣，想出死裏逃生的方法，作圖自己的結束呢，因爲那隻共產黨的狐狸精，他約略有三樣最要緊的法寶，引入入迷魂陣，幾乎無賢不肖，盡其在殼中，因爲一經成了術語，經千百人之傳術，無有不暫成爲法寶，把持於人心，有如「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臣罪當誅，天王聖明，」「君要臣死，不得不死，父要子亡，不得不亡，」當這種法寶的西洋景不曾折穿那種殺身成仁，斷腔截足，前仆後繼，對着法寶的犧牲

，還有一句情理好講嗎，其他如唐煥章的八月十五天翻地覆，轟動了全個中國，同善社悟善社的入門禮，要磕若干頭，好好體由人，都恭恭敬敬磕去，無非都有法寶，足以擺他的迷魂陣罷了，共產黨最重要的三種法寶

一 是根據名理的叫作「思想不可落後」

拿一笑話做引子，便容易明白，這個笑話，有一報上，云出福州，其實乃在漢口，有一男女離杏之大會，忽有少年好奇，對大衆拍一女郎之肩曰，我們交媾去罷，女郎面發紅，少年乃一榆曰，你思想落後了，女郎頓即怡然起身隨而去之，本此原因，共黨遂用左派右派操縱其他，所以引得汪先生此番到漢口，初則奮然以告新聞記者曰，「革命的往左邊來，不革命的快去開走」，繼又特函李石曾先生曰，「右派右派，何處有左派，寤寐以求之，」這便有孫悟空在豬精肚子裏作怪，什麼是思想向前那邊是左，猶之乎君爲臣綱，何以是綱，天王聖明，如何叫做聖明，都不必講，一味的妄目非薄，隨着金篩椰方向亂叫，這不是本文的範圍，另有真憑實據，下次再貢獻，

二 是本乎道德的，叫做「什麼東西都是革命的工具」

借國民黨的嘴，自己對這法寶叩頭，最是孫哲生先生旁邊兩個共產黨書記，替他發表許多高貴的名言，如我上次所述，彼在交通部紀念週「我們要知道革命是民衆的事，民衆爲需要解放，所以才有革命，要革命，所以才有本黨」，又在第四軍特別黨部成立日演說詞內云「一部分的同志，因爲認不清革命的理論，以爲像現在這種樣子幹下去，即使將來國民革命成功，也不是國民黨成功，止是共產黨成功，那麼，我們爲什麼要去努力，要去革命呢，這更是大錯而特錯，我們革命的目的，是爲國民黨這個黨的嗎，如果是爲一個黨去革命，那就無異承認以黨來做一部分人爭權奪

利的工具，這樣的黨，我們要他來做什麼——這種非湯武薄堯舜的正論，在道德經南華經上，也不曾有如此精義，所以何物國民黨，汪先生孫先生皆有視同敝屣，應作工具之概念，再拿一件小事來證明，愈見工具之說，正是共產黨之家常便飯，古今宗教家之高尙情緒，均不是過，方廖案之發生，共產黨主要人物，恐怖異常，譚平山避不敢出，陳獨秀之子延年往責之曰，「此時正是宣傳之好機會，汝何故匿避，苟汝出而亦遭毒手，我等更增宣傳之材料矣，」人而願爲宣傳材料，固應崇拜，乃責其友而材料之，君子之愛人以德，亦可謂咄咄逼人矣，然而相形之下，其意若曰，止有共產黨真爲民衆之黨也，即使殺盡民衆，亦爲民衆也，國民黨本非爲民衆者，姑息若干民衆，即非真爲民衆矣，小英雄妄自菲薄，看不起他爸爸，情見乎詞矣，而孫哲生何以見得國民黨其始即非爲民衆而產生，汪先生既然自始即不滿馬克斯之學說，曾否思量應做什麼革命的工具，這不是本文的範圍，也須另用真憑實據，待再下一次討論。

### 三是贊賞能力的叫做（革命方法）

這個法寶，就是本文要引了真憑實據，先同汪先生商量的，汪先生不恤飲鴆止渴，嘗贊共產黨的革命方法，他所恐怖的，便是恐怕停止這種方法，可以把國民黨回復到民國十三年以前狀態，然而李石曾先生則相信共產黨的革命方法，乃是開倒車的方法，我有了最近三個月的經驗，加以彼等在湖南的人試驗，又堅決相信張溥泉先生的話，他說共產的革命方法，乃是梁山泊強盜的老方法，是加些訓練，加些組織，是科學的（李自或張獻忠方法，簡言之，亦可說是我們家鄉強橫乞丐，用薙頭刀破額角的方法，我不肯饜視他們的口頭主義，什麼取法馬格斯，都是劉邦朱元璋等尊敬聖經賢傳老的老把戲，他們說得好聽，他們的無產階級專政成功了，可以施給慈惠與闊

人，無論這種烏託邦的理想，正與皇帝主義所謂子愛元元，帝國主義所謂自由平等博愛，都是一張不兌現的支票，況且無產階級既專了政，還有什麼閩人留在世間，候他們施給慈惠呢，他們在木司科，無產階級專政成功了十年了，爲什麼無產中的尤無產者，所謂乞丐，還是滿街的臭呢，爲什麼男女社交已經公開四千女子僅僅占有他們非產的人然性具，還要受經濟的壓迫而出賣呢，這種革命成功的羞恥，用殺人的方法，殺得光鮮的嗎，自開天闢地，到世界末日什麼專政的口惠，都是空頭支票，什麼革命，能少殺幾個人，終算一個指頭遮羞，可吹做方法的進步，否則曰起抗降卒四十萬，黃巢殺人八百萬，終是開倒車的野獸罷了，所以用共產黨的方法來革命，是把國民黨直縮到太平天國以前，被義和團都要齒冷的呀，我在民國十一年，從法國回華，忿極了，情願自己來做張獻忠，把中國人殺掉三分之二，於是床鋪也多餘出來了，米價也低落下去了，天下自然太平了，二十四史內的承平時代，不都是共產黨那種方法造成的嗎，所以共產黨的開倒車，還有什麼抵賴呢，現在先寫我的經驗，再舉他們的祕密證據，可以窺見他們方法的一班，

(甲)我的經驗 去年九月由廣州遷小學校於上海，本爲避免廣州之囂，初無力佐助黨事，政治會議派余及鈕候諸君爲特務委員，其實主其事者止鈕君，候紹裘爲共產黨健者，自亦盡力奔走，彼黨之重要人物，候君外若羅亦農，張曙時，汪壽華，林鈞，朱義權諸君，亦常往還於鈕寓，國民黨來與周旋最頻者，湯濟滄楊杏佛二君而已，十月以後，漸覺汪君等時圖於國民黨外，要在上海，另植一革命勢力，以爲共產黨之地，我則並未知其革命方法之兇辣，止認共產又爲進一步之人類希望，故常勸彼等曰「忽急躁，如國民革命完成」賈澈中山先生之遺囑，將來進一步，中山先生亦非不能共產者，（今知列雷共產黨，並無共產之意，特欲表顯其兇惡能力耳，）何必圖掛招牌，

仍賣假藥，學上海書商輒賣預約券，作朝生暮死之事乎，其時並有一二之領事館之人晤面，余友告之曰：「中國人是有俠義的，你們如誠心助革命，彼決不相負，苟伸縮操縱以持之，中國人亦甚機警者，土耳其之結果必且再演矣」彼等輒曰：「此已過去，可勿復論，我輒搖頭不信，深囑其注意，迨今年正二月，國立工人市政府之意，日益顯明，且時言黨軍可以不必來，二月十九大罷工，至廿一晚間，因局勢愈急，遂議將特務委員會，江蘇省黨部，上海特別市黨部，合為一聯席會議，其實人數仍止朝夕見面，如上述之諸人，是夜議及市政府，余遠就彼等之意，即議工會學生會皆應出委員，或且過半，彼等似亦歡洽，乃明日二月廿二日上早，汪壽華忽集原有之諸人，加來王曉籟劉榮簡數君，議更設一市民革命委員會，其大綱則有反對孫傳芳，反對英國出兵之類七八條，余知有異，乃告之曰罷工已四日，毫無結果，如欲開重要會議，昨夜已成聯席會，即商界學界，亦議加入，何以今日合了換湯不換藥之諸人，又欲立一名目，難道國民黨還不够革命嗎，倘共產黨必欲自立名目者，乃無意與國民黨合作，吾立國民黨地位，敢提出抗議，汪曰「你是長輩，有話好說，不必生氣」，張曙時曰：「此為非常之時，故必另立非常之會，以處非常，吾曰正為非常之故，吾有異於今日之所為，彼反對孫傳芳之類之條件，國民黨之吃奶小兒亦能知之，當此非常之時，何以用此尋常條件欲別立名目，羅亦農乃覺之曰：欲立此非常之會議者，正欲討論軍事等耳，余曰：如此，則尚有可說，即共問鈕君曰：接洽之軍隊果如何鈕對曰：今日必無着落，明晚或一二處叫音，說不定遲至後日，又問羅君海軍如何，羅言今日亦來不及，於是遂決議早則明晚，至遲則後日下午，應有舉動，屆時再集議，乃廿二晚六時半，方食晚餐，聞砲聲隆隆然十數發，正疑疑間，楊杏佛君來告曰：「共產黨極可怪，早間明明決議軍事動作應明後日再

議，乃今日午時半，忽走告鈕君曰，海軍今晚必欲動，請發命令，鈕君甚怒，詰其何以午前不早言，然卒徇哀請，下一命令，囑王允恭攜去，然此時砲已放，命令似未達到也」余即隨楊同至鈕所，鈕正對候紹裘汪華發氣曰，「如此相欺何能合作」，候汪皆面有喜色，漫謝過，余止鈕君之怒曰，事已如此矣，亦可勿復有言，革命黨之急躁，常如此也，於是八時有人來告曰，高昌廟嚮應矣，九時又言曰，西門龍華，各有動作，至十時半，杳無影響，彼等皆氣沮，我曰，後當慎之又慎，如此無謂之犧牲，應當切戒，急色兒之情態，褲子不曾扭開，自己早已脫陽，豈不可笑，皆唯唯而散，其明日羅亦農特對我慰藉曰，此皆人民忿無可洩，故輕舉妄動，陳仲甫且特致我一書云，稚暉先生，前幾天本想和先生一談，以不大大方便中止，至爲悶悶，此時謠言甚多，尤其是右派，望先生萬勿輕信，在中國革命中，國民黨與西披，萬萬不可分離，西披決無與國民黨分離之意，誰願分離，便誰不忠於革命，（即溥泉等如他們願意打孫傳芳林實章，我們尚可與之合作，何況革命的國民黨）我爲此言，誓以人格爲担保，望先生勿爲右派浮言所動，以至大家鬧無謂意見，而爲敵人所喜，并請先生將此轉達鈕惕先生，西披爲上海事件有宣言，諒先生早已看見，右派造謠，說西披要在上海成立工人專政政府，此種無稽之言，實不值識者一笑，西披分子多出力，這是革命者應盡之義務，不得以此遂謂之有成立工人專政之意，軍閥肆意屠殺，羣衆忍耐不住，自由行動，甚至於影響海軍，革命行動中自不免無窮錯誤而不能事事皆歸怨西披之有野心，先生試看西披對上海的宣言，有什麼野心沒有，或者先生遠以此宣言太平了一點，也未可知，然而西披主張止如此，事稍定，尙欲與先生詳談一切，先生或不能信他人，當不至疑我亦欺騙先生也，二十三夜十時仲曰（按此信所謂「上海成立工人專政政府乃無稽之言後來三月底四月初的總

工會及市政府，有稽無稽，今且不談，因共產黨他們自有革命的大人格，至於說幾句誑話的小人格，本來不算什麼一回事，我載此信之意，止着重在「軍閥肆意屠殺，羣衆忍耐不住，自由行動，甚至於影響海軍，革命行動中自不免無窮錯誤，而不能事事皆歸怨於西披之有野心」，執此數語，與他自己秘密証據，載在下面者互相對照，便可見忍耐不住者，到底是否羣衆，海軍是否羣衆所影響，所謂無窮錯誤，西披是否認作錯誤，還是認作「這次我們終算又在中國革命的歷史上做了一個很重大的運動」呢，西披的野心，還是人家歸怨他們的呢，還是他們在革命史上自己做成功的呢，哈哈，陳仲甫把左派領袖的高帽子，台在汪精衛頭上，叫他自己遊街，汪先生珍重那頂高帽子，還正言厲色替他罵朋友，正似吾鄉有一少年，忽然爲一雞皮鶴髮的牙婆所惑，親戚家人日日勸之不肯聽，一日其美麗賢淑之妻婉言以勸之，少年大怒，批其頰而足踢之且正告之曰，我儘可以沒有你，我決不能沒有伊，與汪先生今日之情景相同，

這件海軍放砲的事，我初以爲他們犯了幼稚病，（共產黨犯了幼稚病，是李守常先生常常太息的，其實就是蘇俄，也是犯了幼稚病，此意再在別一文字裏暢說，或曰幼稚病者，列甯不諱言，正是他們長於伸縮，惜幼稚病以文其奸險觀於本文，亦有此一義，也應該自己略知錯誤，豈知常總工會市政府猖獗時，在報上狂吹，把去年十月暴動，這件事更可笑，且絕不干西披之事，）二月海軍放砲，三月開北巷戰兩晝夜，算做上海共產黨領導下革命民衆的三大成績，我本憤慨開北之事，當時黨軍已到，北火車站上止有二百餘白俄，又有少數奉魯軍，「民衆」無可如何，必得薛岳去打，所謂民衆巷戰兩晝夜者，無非去奪取警察槍枝，因此一千餘幢房子六七百條性命，遂算他們的犧牲品，然而大家敢怒而不敢言，軍事當局尚承認民衆的幫助，逼住了獎贊他們，就是我

深知就裏者也，以爲古今所謂勝利，本來終是這麼一回事，只索他們去吹成績，由他們吹着罷了，豈知得到他們秘密証據，把他們自認無窮錯誤者，竟算是無上革命方法，我才知賣空買空的卑劣行爲，原來如此

(乙)他們的秘密証據 他們有所謂「區密通信」的，有所謂「樞字通告」的皆印以鋼筆板的紅墨或藍墨，末後署名「朱紳秘書處」朱紳是否人名或術語，我們外人所不能悉，原稿常另用石印印發，今照錄三月四日第十二號區密通信六頁如左，則與本文革命方法最有關係者，並加以按語，以指其方法所在，(原稿橫寫右行，今改直寫)

#### 區密通訊第十二號

上海總同盟罷工與其前途，(亦農同志三月二日活動份子大會中的報告摘要)

(一)總同盟政治罷工，及二十二晚暴動之歷史意義，這一次我們終算又在中國革命的歷史上，做了一個很重大的運動，二月十九至二十四日的全上海工人總同盟罷工，二月二十二晚民衆的武裝暴動，與海軍開砲，結果雖未成功，目下此運動正在開始繼續，談不到成功與失敗，但已激動了全中國革命的高潮，引起全世界被壓迫民衆之注意，我們的敵人帝國主義者，更見駭怕到萬分，各國公使向北京政府提出抗議，領事團聯名發表宣言，都是証明他們是如何重視這次運動，去年十月我們曾因孫傳芳在江西戰事失利，夏超在浙江宣布獨立，而舉行一次民衆的武裝暴動，希望推倒孫傳芳在上海殘餘勢力，而建立市民的自治政府，結果是失敗了，這次的運動，是上次運動的繼續，是上海工人階級領導民衆革命的一種更堅決不投機的有力表現，與五卅運動工人階級領導民衆反抗帝國主義，有目標重要意義，



(按)放了幾砲，吹得震天響，似乎革命黨也大都如此，何足十分責備，可異的，他們當時告訴「聯共」的朋友們，却謙虛與忸怩，說是無窮錯誤，既然錯誤，何以又能有重要意義，既有重要意義，何以又認錯誤，而且無窮，這個就叫做「此地無銀三十兩」「隔壁小二勿曾偷」露出賣空買空的馬脚來罷了，天下事，失之毫釐，差以千里，誠與僞，就判了高明與卑鄙了，譬如一樣的無謂犧牲，七十二個人打進廣東制台衙門，明知也是白送性命的，然而與這無窮錯誤而又有重要意義的海軍開砲比較起來，大家的感覺如何，又如汪壽華君曾有提議，當於某夜擇敢死隊陷李寶章之壁，同時於幾十處令人暗處施放邊砲，以為疑兵，此同一詐僞，然無論何人，讀過演義三國志的，雖不贊汪君是諸葛，獨這駭得洋鬼子戰戰兢兢的海軍放砲，連深通革命方法的共產黨領袖陳獨秀先生，却謙虛出來，認為無窮錯誤，這豈非咄咄大怪事呢，不要性急，我來代他們告訴諸君，在共產黨自己，原一毫沒有錯誤，放了幾個便宜砲，居然駭得洋鬼子戰戰兢兢，認明共產黨的價值，自然有重要意義，自然又在中國革命的歷史上，做了一個很重要的運動，但這件事，何以必要「如八股文章，好像差人的帽子，見得官，見不得朋友」，就對了聯共的國民黨朋友，必定要謙言無窮的錯誤呢，因為共產黨朋友，對我們頂天立地的汪精衛先生，還居老師的地位，是儼然「革命方法」的專門大師，倘教我們學生來放放邊砲，也還說得過，乃至老師自己的重要意義，不過放幾個撒爛污的空頭砲造出來的，未免落小樣，便有惹吳稚暉嘲笑賣空買空的危險了，所以謙虛無窮錯誤，便叫做諱莫如深，諱莫如深，恐怕別名就叫做卑鄙，

(二)我們力量之表現 在這次行動中，我們力量之表現，終算十分薄弱，僅僅數小時之宣傳與動員，罷工人數達三十萬，所有新式產業工人，城市交通工人，以及店員手工業工人，都聽從了上

海總工會的罷工命令，而罷下工來，使帝國主義的機關報泰晤士報，不能不公開稱許布爾札維克的力量之偉大，與手腕之靈敏，而有上海為布爾札維克所有，抑工部局所有之題語，同時海軍之開砲，為數年來至不易的行動，國民黨鈕惕生他們曾經化了許多錢運動不到，這次竟有七個軍艦，一齊開砲，鈕惕生說海軍的開砲是西披發了命令，不錯，是西披發了命令，

(按)僅僅數小時之宣傳與動員，得到泰晤士報稱許其力量之偉大，手腕之靈敏，如此價廉物美，正即列甯在「共產主義之幼稚」裏所發明之以少數操縱多數之策略，但沒有什麼神祕，我住永安公司後身一小醫院中至久，習見英華街邊小三，羣衆而稱三道頭無可如何，則力量偉大，姨太太手提包不翼而飛，則手腕靈敏，操業日不同，而情景相似，實有不可諱者，且余非忽然蔑視共產黨朋友之人格，至於如此，則因連帶感想，實使我無從不蔑，蓋彼羅亦農先生所稱，「海軍之開砲，」為數年來至不易的行動，國民黨鈕惕生曾經化了許多錢，運動不到，這次竟有七個軍艦一齊開砲，這是陳獨秀做新青年時代所謂(什麼話)鈕惕生運動海軍，就是給羅若經手的，約有九千元，二月二十二夜間的開砲，便是羅君在九千元裏化了四千元，那麼鈕惕生運動不到，羅亦農運動得到，是這麼講的呢，所謂竟有七個軍艦一齊開砲，更要笑倒了全上海人，不知道那共產黨活動分子大會的會員，是從什麼西北鄉裏來的，竟大家張開了嘴，聽羅同志向天瞎吹，那天開砲的，一集叫做建威，是馬尾造的砲艦，大小是九百噸，一集叫做建康，是德國造的，三百噸的驅逐艦，建康是旗先拉，然後建威響應的，共開十餘砲，是上海人耳朵裏都聽見的，只兩條船名，而且當夜在兩艦內捕住水兵二十八名，是各報載明的，何以會鬧開七個軍艦一齊開砲的把戲來呢，這就所謂說誑話是載在共產黨的聖經第一章罷了，可憐汪先生一清白，爲了革命要新鮮方法，

因此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把無行盜妻，吸鴉片，吞沒工人撫恤金，口談新思想的人物，與並做領袖，共宣，把至醜無行勤工儉學生的李枝龍，所謂至偉大的工會首領李立二十一人類，物，也尊做上客了，然而汪先生頭上套了法寶的時候，還可以反唇相稽曰「我看見他們便討論不及他們外端」我等也只好權且慚沮而退，總之有十九至二十二晚暴動為止，除掉反足以激起民衆感情的李寶章的屠殺淫威外，差不多全上海全爲西披勢力所籠罩，西披說要罷市，商總聯會已通過決議，印好通告快要散發，西披說要組織上海革命委員會，就馬上正式成立，所有國民黨左派鈕惕生吳稚暉楊杏佛等，資產階級領袖虞禮卿王曉籟等，都爲革命委員，西披日以公開名義，占得委員一席，爲全國從來未有之創舉，

（按）什麼籠罩創舉等等，他們吹他們的，大家也聽慣了，可以不管，只查最重要的一語，即所謂「除掉反足以激起民衆感情的李寶章的屠殺淫威外」，因謂罷工時節，最可慘痛的，便是「李寶章的屠殺淫威」，然而在共產黨的心目中，不見什麼慘痛，只見「反足以激起民衆感情」罷了，這反足以激起民衆感情，便是那回罷工的大成績，這配叫做「歷史上很重大的運動」是有「有目標的重要意義」，故於歷述次要之成績，即國民黨左派，資產階級領袖，都加入上海革命委員會之先，先把思重大成績，以淫屠殺威，激起民衆感情，是瞎子吃昆鮑，肚裏有數目，共產黨活動分子人人皆知的，姑且「除外」了，按下不表，這是何等輕描淡寫呢，我們所最可異而要向汪先生刺刺耐厭的，便是感情這兩個字，汪先生有名言「對反革命者言仁恕即對革命者爲殘忍」這就是共產黨所謂感情是最要不得，然而第一先問，所謂革命，爲的是什麼，汪先生可說爲的是表同情於民衆，共產黨可說爲的是表同情於無產階級，那麼明明都有了感情才革命，就

算仁有婦人之仁，是要不得，何以恕字又要不得，所以第二便要問，何以共產黨要行革命方法，對了淫威屠殺，絕無感情，以冷血爲可貴，反之，又責備民衆，必要挾有熱血的「感情」，供諸公「激起」，這真是汪先生讀熟了共產經，連理性也暫時消失了，

(二)我們的缺點，及同志之表現，可見在這次行動中，也得到了不少的可寶貴的教訓與經驗，應得舉出來，(甲)我們黨一向缺乏武裝暴動的思想與準備，列寧說，西披要隨時隨地準備武裝暴動，以奪取政權，又說，罷工開始，應立即繼以武裝暴動，因爲這時的民衆，情緒非常高漲，舉行一個武裝暴動，就可以民衆熱情，壓倒敵人的氣餒，而取得最後的勝利，我們平時既沒有武裝暴動的思想，事前沒有好好的準備，在二十二晚上，上海海軍有七艦開砲，而我們的羣衆，始終不能集中動作，尤其是浦東方面的二百人，是約好開小輪拖近軍艦，取得槍械，上岸攻打兵工廠者，結果一個都沒有，以致海軍單獨開砲，毫無效果，這都有證明我們事前準備之不週到，此爲第一錯誤點，

(按)共產黨犯幼稚病，雖其有兩解，一則變相的，乃貌似幼稚，而實則奸險，但一則原是正面的，幼稚便是幼稚，如汪壽華曾言有一千工人武裝，便可以逐去李寶章軍隊，現在羅先生又望二百人可以持械上岸，攻打兵工廠，都幼稚得可笑，或有人說，所謂二百人，乃並不是同廣州七十二人一樣，前去革命，止是請他們去送死，待天亮了，做一個血肉狼籍的廣告，利用民衆非常高漲的熱情，整備有所壓倒罷了，那麼，名爲幼稚，實則還是好險所謂「這時候的民衆情緒，非常高漲，」列寧真是精研科學，乃發明革命的領袖，安得不令汪先生拜倒，

(乙)缺乏羣衆政治宣傳工作，進次運動，羣衆下層同志，多未明瞭運動意義，後來革命委員會之

成立，大家更是莫明其妙，這都是因為我們同志做事，祇是英雄態度，獨來獨往，沒有好好做羣衆政治工作，此爲第二錯誤點。

(按)共產黨在暗中指要做治宣傳工作，而表面上又要抵賴共產黨有奪取政權之意，因此革命委員會之成立，連他們的黨員，還來不及宣傳，弄到莫明其妙，宜乎如汪先生一類的忠厚長者，更要忠告吳稚暉，共產黨奪取政權，乃莫須有之事，吳稚暉當時却告訴他，共產黨在上海要立革命政府，汪先生更忍後不禁的說我錯誤，革命政府原是爲國民黨，現在他們自供出來，汪先生還莫明其妙呢，還稍有領略麼，汪先生跳向台上，高叫革命的向左邊來的時節，不自覺態度有些英雄麼。

(丙)時機不適合，這次運動舉去年十月暴動，同犯時機上的錯誤，去年失之太遲，今年失之太早，要在北伐軍到上海的前一二天舉行，最爲適宜，此爲第三錯誤點。

(按)共產黨也犯正面的幼稚病，至此已不能自諱，當罷工之先，再三勸他們候到北伐軍將到舉行，他們不肯聽，當時還以爲他們在革命方法上，想來有重大意義，那裏曉得他們也自認其錯誤點，足見他們的方法，也不見得全是高明。

此外我們同志，在這次行動中，有不少不好的表現，第一是各級黨部組織之紊亂，部委沒有組織的行動，第二同志太胆小，在暴動以前，南北市大慘殺開始時，羣衆都已跑到市街上，而我們的部委負責同志，甚至反有躲避起來者，暴動後，負責同志多住在客棧，人都找不到，尤其是工會組織員，一大部分是不出來活動，願自藏匿去了，這實在是賣黨賣階級的行動，是亡黨的現象，

(按)這一節是拆穿西洋景，有目共賞的大文章，但我要奉勸讀者諸公，爲我們中國共產黨的朋

友原諒，雖則號稱共產黨，應該具有三頭六臂，然而知道內容的，也還不過時世造成了新學說，幾個變相的斗方名士，做一種新鮮的鼓吹，於是一般煩悶的青年，換些空氣來發揚發揚，這是北冰洋還是的碧眼先生，也不過這麼一回事，何況到底是扁鼻頭的黃皮兒郎，所以「賣黨賣階級」，「亡黨現象」，把重大棘刺的正義，羅先生板起了面孔教訓，羅先生是夜到底還坐在電燈如白晝的小洋房裏發號施令，所以沒跟了民衆站在市街上去，說話也沒有多大效力，嗚呼，古今來革命方法的藝術，雖有新鮮與陳舊之分說穿了，誰也不過爾爾，陳舊的方法，用錢來買窮苦，的民衆去當兵，其結果，多費錢，而挾兵自豪的叫做軍閥，軍閥的大成功，便是太祖高皇帝，共產黨的新鮮方法，用高漲的熱情，來買無產階級去當民衆，其結果，用錢過少而拔民衆自豪的，叫做民衆領袖，其大成功，便是第三國際的委員長，公私度狹，當然有些兒不同，却難說有多大的差別，所謂「羣衆都已跑到街上，而我們的部委……」羣衆自羣衆部委自部委，何等分明，又所謂「尤其是工會組織」，工會自工會，組織員自組織員，又何等分明。所以爲羣衆而革命，爲無產階級而革命，戴上的面具，原同子惠元元，平等自由博愛，一樣的好聽，可惜汪先生付託陳獨秀李立三一類的大人物做起來，難道不是用羣衆來做工具，用無產階級來做工具，還第二句話麼，所以買羣衆來當兵，還有給他一些步伐，一些訓練，給他一些精良器械，然後叫他去當軍閥及帝國主義者的機關槍，或者有倖，乃騙不費一錢的民衆，叫他站到街上去，把熱情，抵當機關槍，除了部委躲起來，組織員藏匿起來，讓民衆血肉橫飛的大慘，有什麼第二方法呢，若說這此血肉橫飛，就可以做大登廣告的方法，這方法，就是我們家鄉強丐硬討，開膛破肝的方法，這未免太陳舊了罷，

汪先生呀，注意方法的選擇罷（這第十二號的臨秘通信，還有兩段，因無關革命方法，當再於別處選引了）。

二，左派右派何處有左派

踏破鐵鞋無覓處

却在人家頑笑中

左右派之分，為各國議會中極尋常之名稱，大都在野而與政府黨為敵者，即為左派，又挾理論過高，曲高而和寡者，常處於在野黨之左，即所謂極端左派，所以左派是含有進步的，急激的，及革命的，或不妥洽的意味，所謂右派，便有穩健的，妥洽的意味，意味皆從比較而感生，到底左派真是前進，或是橫決，右派真是落後，或是適當，不能一言而定，况一涉氣矜用事，專以感情分左右，設有兩人於此，一則醉舞婆婆，一則凝思獨坐，即無人不能定前者為左派，後者為右派，而左右尚何價值之有，今共產黨之分人左右，而國民黨之左右自命，大都如此膚泛，否則列甯史達林等右派也，何以執大權？脫落斯基等左派也，何以屏不用？則可見革命之進行，不必一味向左，而左亦止是更急於右，（或者犯了幼稚病）而不必意勝於右。

雖然，汪先生國民黨也，國民黨本是急先鋒，本是暴徒，果其偏左，自亦同輩所贊同，但是可憐極矣。如我上文所舉左右之理論，尚為我等癡人說夢，若共產黨心目中中之左右派，不過一種開頑笑之分化作用，所謂第三國際者，嗾其無賴鮑羅廷陳獨秀輩，造作左右名目，鑽入猪精腹內，舞其金箍棒，所謂左派者，便同誰給什勇巴圖魯，誰賞三眼花翎，所謂右派者，便是誰為名教罪人，誰為斯文敗類，與滿奴侮弄我輩祖宗，同一可惡，我輩仍在外國鬼子之圈套中，陳獨秀等

仍實做其張邦昌吳三桂而已，所以左右派之名詞，已爲不正當之名詞，若加以爲人所侮弄，誠有受之而不怒於言怒於色者，必非夫矣，遙憶汪先生對客揮筆，奮筆而書曰：『革命者向左邊來』，態度則英雄矣，情形實癡愚也，如其不信，請以他們的真憑實據見責，

他們所謂區祕通信第十四號者，題目則爲『最近全國政治局面及革命運動的趨勢』不知究有幾頁，所搜得者，止存落四頁，故亦不悉其月日，惟以詞意度之當在三月上旬，黨軍正入浙境時也，其首三頁皆述當時南北情形，與本題無關，今止錄其後一頁之詞如左：

『因此，現時國民黨內部的鬥爭，已成爲革命中最嚴重的問題，國民政府之遷南昌，改訂省黨部選舉法，摧殘工農運動，種種問題，都是這個右傾潮流中最顯明的事實，我們處在這個右傾局面之下，必須拿出向右進攻的決心，無論任何方面，都不能讓步，因爲讓步就是斷送革命，而且必須在國民黨中的鬪爭勝利後，才能剷除社會右派之內應，才能戰勝社會的右派，我們在這個鬪爭中，須注意下列二點：

(一)不可使這個鬪爭，簡單成爲西披與國民黨的鬪爭，無論在任何鬪爭中，都要拉出左派與左派聯合進行，

(按)說到理論，終是堂皇正大，一涉方法，便手段來了，若『簡單成爲西披與國民黨的鬪爭』，『西洋景馬上拆穿』，所以要請左派出來緩衝，天生左派，是他們掩護了進行的工具，左派左派，何處有左派，西披先生們自寤寐以求之矣，倒是汪先生替他們寤寐以求之，得無報其『聯合』之雅誼乎，誠待朋友如此其忠且謹矣，

(二)所謂與左派合作，是要以我們作主體，使左派來幫助我們不是要左派爲主體，我們去助



他們，因為左派的力量，現在還是渙散與軟弱，所以必須要我們去領導他們鬥爭，作他們的先鋒，以前在國民黨中的鬥爭，只是要左派出頭去幹，我們只在後面出主張，左派力弱，所以往往失敗，這不但使革命工作受了影響，而且是左派抱怨我們，今後務必改正這個錯誤，在鬥爭中，形式上是左派與右派的衝突，而不是簡單西披與國民黨的鬭爭，在實際上要我們去衝鋒，領導着左派前進，」

(按)看了上半截，因為現在左派還是渙散與軟弱，所以替他衝鋒，真是一片好意，直看到形式上不是簡單如何如何，則骨子裏止是簡單的如何如何，左派左派，止特強硬團結起來，便供人家在後面出主張，形式上替人出頭去幹，而左派真上好工具，嗚呼左派！『我們要領導左派向右進攻，必須要有具體的行動政綱，向左派領袖提出，向左派羣衆宣傳，這個行動政綱，已規定下列七條，一，統一國民政府，遷都武漢，二，繼續北伐革命戰爭，殲滅奉直軍閥，召集國(以下缺)』

(按)規定七條，可惜只剩兩條，否則必又大有可觀，

在區祕通信第十二第五節，題目爲『我們的工作』，共分十款，今錄其二九兩款如左：

『(二)準備第二次武裝暴動，要對羣衆解釋，武裝暴動，是以擴大的民衆的熱情，跑到街市，隨時隨地以奪取武裝，以打倒敵人的勢力，建立自己的政府等意義，』

(按)建立自己的政府，請讀者記好，

『(九)加緊國民黨工作，甲，培養左派領袖，乙，發展國民黨員，以取得小資產階級的羣衆，做工人運動的，應同時注意到他的同盟者，』

(按)小資產階級，乃是工人的同盟者，左派領袖，乃是西披街路時的同盟者，國民黨，乃是共產黨不能簡單出頭時之同盟者，同盟者，同盟者，都是進行中之工具，圖窮而匕首見，止是供他們做工人運動，建立自己政府，可憐國民黨，止配作小資產階級的代表，不自慚形穢，真是汪先生常罵別人的所謂『無恥』。又有人說，共產黨遮斷工會，不會與國民黨作緣，亦在夾縫中躍然見告，

培養左派領袖，培養得妙，想來用的方法，便是南京便宜坊的爐鴨法，一笑，爲徐季龍鄧演達則得之，真難乎其爲汪精衛矣，

又有中央政治局致湘鄂贛等區委同志書，共五頁，第四頁上有一段，錄之如左：

『并且我們已有七千黨員，二三百萬革命羣衆，至少比右派的勢力大得多，毫無疑義的，可以站起來爭取革命領導權，我們若不肯當衝，而讓左派當衝，便是讓小資產階級領導革命，小資產階級永遠不能領導革命，』

(按)好了，左派就算破產，不能領導革命，而且永遠，汪先生用九牛二虎之力，尙寤寐以求之，真所謂寤立直了做夢，寐則睡倒了做夢，自覺氣順言宜，豈知貽笑大方，

以上零星摘引，左派之醜態畢露，讀而不爲左派作三日惡者，必非人情，更有朋友，於本年一月時，見西披朋友讀一報告訖，卽隨手扯碎，置於字籠，此友俟客散，乃就字籠中取出黏貼而讀之，則爲開會傳單一紙，這秘通信第七號內紙僅破裂十許字，今先錄傳單如左：

『□□兄』：

茲定於本星期六『元旦』在楊樹浦榆林路東首路北錦福里第二弄第三家(由外白渡橋乘公共租界

八路或九路電車至老怡和紗廠下車往北直下步行直到會場約費二十分鐘）開活動分子會，望兄準時出席，并嚴守下列諸條件：

- 一、不准遲到或缺席，
- 二、不准穿西裝，
- 三、不准在路上訪問，（老怡和紗廠下車後有樞蔚交通等候指示）
- 四、路上遇見同學不准招呼，
- 五、老怡和紗廠下車後不准乘坐黃包車，

朱紳 十二月三十日

更把區秘通信兩大紙，一氣載完在下面後，再加按語（原本橫寫右行，今改直寫下行，區秘通信第七號）

最近中國特別會議，關於國民黨左派問題議決案，

我們黨內對於國民黨左派，有三種意見，一，中央以爲國民黨中實有左右派的區別，有許多仰然代表地主劣紳土豪等封建勢力的利益與思想的分子，固然是右派，其代表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理想者，仍然徘徊於買辦地主與工農羣衆的利益之間，有時還偏向前者，他們對於民族運動，固然調子唱得還高，他們始終公開的，或不公開的，主張軍事獨裁，而不贊成民衆政權，在民主革命的意義上，這般人也是只能屬之右派，其站在民主主義上，代表農民及城市小資產階級，這些最大多數民衆的利益與思想，而反對封建勢力者，才是左派，中央以爲國民黨中這兩派不同的份子存在，乃是不可否認的事實，二，在廣東的同志，多否認國民黨有什麼左派，他們的意思是

說：『只有一般被壓迫的工農商學各界民衆，是真正左派』，『只有在爲民衆本身利益日常生活奮鬥，可以做成真正的左派勢力，現在只種上層某人某人爲左派，是滑稽不可靠的，』他們又說，『只贊成有解決土地問題的人，將來或形成左派，現在沒有左派，』他們以爲現在既然沒有真正左派，我們若因爲幫助一些滑稽不可靠的左派，去得罪右派，便是一件上當的事，三，十月中央聯席會議，黨團的意見，似乎是立在中央和粵區同志的中間，他們否認現在的國民黨有真正的左派，和粵區同志的意見一樣，可是同時他們却承認有所謂『準左派』，他們說：『過於忽視眼前上層的左派作用，於實際工作上有許多難行之處』，『這種準左派的軟弱搖動不一致，是不必過分悲觀的，在沒有羣衆的時候，在上層自然只能有這種左派，而他們剛一組織的時候，更只能有這樣的湘西，但這種準左派，對於國民革命，是有相當作用的，民校改組後，左右派之分化，促進國民革命之發展不少，因爲準左派與右派鬥爭，事實上不能不接近我們，而且不能不主張上與右派一致，而且有時爲着要得羣衆的力量，以抗拒右派，不能不比較的站在民衆方面。』他們這些見解，確有點與粵區同志不同，但他們所說『真正能够負擔國民革命者，只有真正的左派，即是說一般被壓迫的學生商人農民市民手工業工人，』這一類的話，又完全和粵區同志的意見一樣，而却未曾拿解決土地問題，做真正左派的標準，他們這些錯誤觀念，是很容易看出的，現在不能拿贊成解決土地問題，做真正左派的標準，因爲土地還未有問題，目前的農民問題，是減租減息，組織自由，武裝自衛，反抗土豪劣紳，反抗苛稅雜捐，這些迫切的要求，若引導農民從這些要求的實際爭鬥，到研究室礙的土地問題，便是停止爭鬥，若希望馬上就有一個贊成解決土地問題的左派出現，比希望現在的左派，能够實際助農民目前爭鬥，更爲幻想，我們對於國民黨左派的概念

，只是其現在分子中，那些比較左傾些，而不是一個固定標準，高懸空中的未來派，若說只有一般被壓迫的工農商學各界民眾是真正左派，是混淆了社會的左派，和國民黨左派的區別，更爲可笑，

我們要記得，從興中會到現在的國民黨，他們的進化，是有時間性的，所謂左右，乃比較之詞，並沒有固定的界說，社會的左右派，和一個政黨內的左右派既然不能混同，贊成解決土地問題的國民黨左派，現在又還未成胎，所以只好承認一些贊成繼續孫中山廖仲愷的聯俄聯共，和輔助工農這三個政策的分子是左派，反對者便是右派，不必像王麻子張小泉陸稿薦一樣，嚴格的去分別什麼算真正左派與準左派，

爲什麼說他們不算真正左派呢？因爲他們沒有具體的政綱麼？十月聯席會議後已經有了，因爲他們還未形成有確定政策的一派嗎？那麼根本批評起來，整個的國民黨，還未形成一個有確定政策的政黨，因爲他們時常搖動不一致麼？小產階級的根性，永遠是搖動不一致的，因爲他們沒有中心領袖嗎？汪精衛還未死，因爲他們沒有武力嗎？（據毛潤之同志報告在粵同志，有人說右派有兵，左派沒有兵，卽右派有一排兵，也比左派有力量，）這更是笑話，而且實際情形，并不像表面那樣簡單，因爲他們沒有羣衆嗎？不是他們沒有羣衆，只是羣衆和領袖離着，因爲他們只是一個傾向，而不是一個團體嗎？他們也和右派一樣，有領袖有羣衆，而且比右派更有羣衆，汪精衛一回，便會形成比右派更大的團體，因爲左派現有的政綱，已不能滿足農民要求麼？這顯然不是事實，農會組織減，租減息，武裝反抗土豪劣紳等，左派的政綱，是農民羣衆迫切的要求，因爲他們只是口頭上的左傾，在行動上不能站起來貫徹主張麼？這固然是現有左派的弱點，然而

也不能說他們始終沒有左傾的行動，即令僅在言論上的思想上的左傾，已經在革命運動的影響上，在我們與國民黨合作的關係上，都有重大的意義，

我們爲什麼要承認有左派呢？不但左派存在是事實，並且我們和國民黨合作的重要關鍵，我們當然不可信現在已經有一個強固負責任的左派，可是只有一些和右派不同，不能和右派合作的左派，做我們和右派間的緩衝，也有很大的作用，否認左派的結果，我們只有兩條出路，一是與右派合作，隨着右派壓迫工農羣衆，一是由我們領導羣衆，直接和右派衝突，既然沒有左右派的分別，我們和右派衝突時，便表現出來是四披和整個國民黨衝突，帝國主義者及國內一切反動派，都願意我們走這兩條路，粵區同志現時所走的就是這兩條路，他們否認左派之存在，恐怕因爲特別幫助他們得罪右派而上當，自然不必特別和他們親密合作他們感覺得我們得罪右派而上當，自然不必特別和他們親密合作，他們感覺得我們走開了，也恐怕上了我們的當而孤立，自然只得站在右邊去，來對付我們，這是客觀必然的結果，這種否認左派的謬誤理論，已在廣東收了惡結果，粵區同志，若不卽早改正，別的地方黨部，若不卽早防閑，曾釀成莫可挽救的極大損失，

因此，中央會議堅決的反對同志中否認國民黨現在左派之謬見，堅決的主張國民黨中確有左派存在，雖然他們動搖軟弱不一致，堅決的主張要努力鞏固和發展國民黨左派的勢力，幫助他們獲得黨的和政府的領導地位，（不是獨佔）並且幫助他們獲得他們的羣衆，（革命的城市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和農民，）

至於怎樣幫助他們，應有上中下三層的幫助方法，第一，對於他們，幫助他們的上層領，袖是斷斷不可忽視的，我們要幫助左派的領袖，在中央，在地方，都有結合，有理論，有羣衆，有

力量，有政權，有黨權，若只有左派羣衆，而無領袖，則仍然是C.P.的羣衆，而不是國民黨的羣衆，羣衆和右派衝突的時候，將仍然形成西披和國民黨的衝突，而不能明白表現出來，是左派和右派們衝突，我們幫助左派領袖，和我們合作的條件，他們固然要繼續孫中山廖仲愷的三個革命政策，我們也須要顧及他們小資產階級的立場，對他們所有讓步，尤其是農工運動的實際爭鬥中，不可幻想他們能夠和我們取同樣的態度，我們對他們的讓步，畢竟比對右派可以少些，所以他們有力量，我們和國民黨合作時代的衝突，才可以少些，第二，我們要在社會下層中，即手工業工人店員及農民羣衆中，他們自身才有力量，站得起來和右派對抗，才能夠減輕他們覺得西披馬上就會奪他們的江山的忌妬與疑懼，並且有了左派羣衆，尤其是黨內的左派羣衆，才能夠推動左派領袖左傾，減少其軟弱與搖動，第三，我們要幫助左派造成中層勢力，做上層左派領袖和下層左派羣衆間鏈鎖，即是幫助左派設立黨校，宣傳員講習所，工人運動講習所，農民運動講習所等，以養成他們接近羣衆的人才，以打通左派領袖與羣衆間之隔離，我們對於左派，道上中下三層幫助，如果都能充分做到，將來的左派，必然比現在更有力量，和我們聯合抵抗右派，

至於怎樣幫助左派結合，我們應取下列方針，一，我們贊成左派的結合，有獨立的政綱與章程，二，在左右派未甚分代，須有顯然衝突的地方，或右派沒有力量的地方，只宜有小數比較可靠的左派領袖之結合，我們幫助這些領袖，抓住整個的黨部，在中央左派領袖領導之下，執行左派政策，不必進行左右派黨員羣衆的結合，三，在左右派衝突的地方，則宜用學校講習所新聞社學術研究會俱樂部等形式，結合左派羣衆的許多小團體，於左派領袖領導之下，不宜有整個的結合形式，更不宜有集中的組織，惟可由左派領袖時常召集這些小團體的代表，開聯席會議，西披

亦可正式派代表參加此聯席會議，西披分子不必公開的加入這些小團體，

現在左派的結合，已經有了幾種組織，一種是甘乃光等在十一月聯席會議後結合的，加入多半是出席聯席會議的各省代表，散會後回到各地，担任通信員，他們有了聯共聯俄，反對西山會議派，擁護孫中山廖仲愷的農工政策，擁護汪精衛為領袖，這四條政綱，而尚沒有組織的名稱和章程，又有一種是雷埔學生發起的『左社』，他們有獨立的章程，對於社員以外的人，須守秘密，有沒有獨立的政綱，十月聯席會議所決定的最近政綱，這個『左社』已在湖南湖北開始發展，加入了許多不得志的政客，帶了濃厚的地方性，在湖南『左社』分子，更因反唐（生智）而反共，我們不能承認這個『左社』完全是左派分子的給合，我們對於□□尚末反共的『左社』分子，應警告他們，不便有獨立的章程不宜急於成立整個的組織，不必亂□□左派份子及失意的政客加入，對於各地方已反共的『左社』，應聯合未加入『左社』的分子，以打出，朱紳秘書處一月三號

（按）這一篇大文章，要知其產黨待國民黨之真相者，不可輕易讀過，雖此處彼處，披露其零星秘密之記載，其終究欲消滅國民黨之計劃，無不可以概見，然終不如此篇之詳盡，且他處儘管有言外之意，尚為左派諸公慶幸，國民黨亡黨而後，諸公必可如螟蛉為蝶蠶所負，豈知此篇所告，左派則為小資產階級之代表必不足當高明最後之一顧也。

共產黨之所最注意者則為廠工，廠工彼之革命主力軍隊也，而彼所最痛心者則為農，因農亦小資產階級，逼住列甯主義失敗，忍恥而以新經濟政策騰笑於世界者，即農為之梗，故以被壓迫的學生商人市民手工業工人，皆歸納於革命的城市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運同農民，都算左派的羣衆，即所謂『并且幫助他們（左派）獲得他們的羣衆』是也，更立表以明之如左：



國民黨左派的羣衆（皆被壓迫的或革命的）

城市小資產階級——商人（店員）市民

手工業工人

知識分子——學生

農民

此國民黨左派的羣衆，亦即區秘通信第十二號所稱「做工人運動的，應同時注意到他的同盟者，」之同盟者，同盟者而已，共產黨並不認商人，市民，手工業工人，學生，農民，爲他們本系之人物，同盟者之意，亦即如國民黨左派一樣，暫充緩衝之工具而已，固不待言。共產黨的羣衆

廠工

共產黨之苦處，未到時候，要拿出共產黨的旗子來號召，必遭羣起反對之危險，故必隱於國民黨之背後來進行，然要行彼之革命，必要把他有革命性，異乎彼之革命的分予滅絕，才可以毫無抵抗，所謂也有革命性的分子，又即國民黨，於是不得不將國民黨分化，就把國民黨的一部分，來打倒又一部分，屢次分化，屢次打倒，愈打愈少，這時機已熟，便一齊打倒，把自己出頭，因而利用人之虛榮心，愛好心，立起左右派之名目，形成左派則如何高明，左派之界說，則取愈近於共產黨，或有利於共產黨者定之，於是凡使左派打右派，無異乎共產黨打國民黨，然而絕不可使人感覺真是共產黨打國民黨，故必要養成左派領袖，領導左派羣衆，以與所謂右派者對壘，

尤深忌共產黨自去領導左派羣衆，以與右派對壘，表現出還是共產黨打國民黨，則時機不熟而行此，他們曾致意粵區同志「會釀成莫可挽救的極大損失」。即此次他們在上海犯了幼稚病，果然鬧出莫大的損失，幸而汪精衛還有左派迷，仍領道了武漢殘餘羣衆，替他們暫保餘喘，汪先生若果然看見了這箇區祕通信第七號的大文章，汪先生定然只好自殺，即學生們戴了小資產階級的左派高帽子，得意洋洋，亦必羞死，他們文章裏最露骨的一語，便是「我們和國民黨合作時代的衝突才可以少些。」說明合作止是時代，便顯出必有時代，終須不合作，到了他們要不合作，於是他們自問云，「因為他們沒有中心領袖嗎？」又自答云，「汪精衛還未死，到了彼時，不許你有中心領袖，汪精衛果還未死者，亦正好自殺了，

所謂左派的把戲，竟惡作劇如是，真用得我向來作文之秘訣，借着批評之曰，「放屁放屁，真正豈有此理，」汪先生還在漢口替他附會什麼總理協理的三大政策，并肉麻其分類之子目曰：「（一）革命之目的，更加確定而顯明；（二）革命之聯合戰線，更加擴大而鞏固，」不知做什麼夢，汪先生果然已進了共產黨，我當翹一拇指而贊之曰，學舌還學得像，够列陳獨秀之門牆矣，若猶止自稱為國民黨左派，定當孫中山先生伸手一擱，跌出三丈外也，（并非懲罰，乃令跌醒頭腦耳）

## 三民主義之認識

胡漢民

一、三民主義是以博大的無所不包的世界進化定律為總樞紐的  
本黨總理孫中山先生創立三民主義，是從古今中外所有革命的歷史事實歸納出來的，先生

從古今中外所有革命的歷史事實歸納出來的，先生從古今中外的歷史事實看出兩個要點；（一）世界歷史是依進化的定律而演進的，進化又是以爭生存為中心的；（二），由爭生存這個中心，分演出各種的進化現象和事實，由進化的定律，分演出民族同民族爭，國同國爭，國內人民同君主爭，勞動家同資本家爭的種種現象和事實，這兩個要點，站在進化定律的立場看，是一貫的，這是先生的歷史觀，所以依先生所說，人類在世界進化中爭生存，第一個時期是人同獸爭，第二個時期是人同天爭，第三個時期是人同人爭，世界自有歷史以來，都是人同人爭，人同人爭，一定要到大同，才能解決，

在人同人爭的全部歷史當中，所發生的爭多得很多，舉其最著者，如君權與神權之爭，君主與貴族之爭，君主與人民之爭，勞動階級與資本階級之爭，殖民地與帝國主義之爭，國與國之爭，民族與民族之爭，這許多鬭爭，并不是在全部歷史上分了顯明的階段的，許多著名的史家，因受時間和空間的制限，把這種種鬭爭，分做由神權與君權之爭的階段，這是不甚正確的，易引起誤解的，孫先生的學力之偉大處，就在於能把這種淺狹的時間和空間的界限看破，而一口道出各種鬥爭的聯屬性，總括的說，『世界自有歷史以來，都是人同人爭，』在人同人爭的全部歷史當中，君權與神權之爭不過是佔一極小的部分，推而至於民權與君權之爭，勞動階級與資本階級之爭，民族與民族之爭，也都不過是各佔一部分，只拿一種鬭爭去解釋歷史，不但不足以盡人同人爭的全部，而且會走到和世界進化相反的末路上去，簡單的說，各種鬭爭，在歷史上有時是各別的發生，有時是混同的發生，這都是由一時一地的實際因果關係所決定，但是一時一地的實際因果關係，還不過是各種各別的鬭爭的枝節因緣，而非全部人同人爭的總因緣，人同人爭的總因緣，就

是以爭生存爲中心的進化定律。

孫先生將歷史上各種各別的鬭爭，歸納爲三種革命，即民族革命，政治革命，社會革命，這三種革命可以包括所有的歷史事實，故亦可以括盡人同人爭的內容，而且，在歷史上，三種革命也沒有什麼顯明的階段可分，我們祇要取十七世紀以來的世界史一看，能夠證明民族革命政治革命經濟革命是常，同時并起的，但是世界的學者，都是就一種革命的要求而發爲革命的思想，如盧梭天賦人權之說，專重民權運動，馬克思的共產主義，專重無產階級運動，可爲明証，孫先生獨能超越於任何一種革命之上，而創立一個嶄嶄博大的三民主義，這是先生最偉大的所在，先生看到人同人爭的歷史的行程，是民族革命民權革命民生革命由比較的各別發動而趨於混同發動，由比較的和緩演進而趨於急激展開，由比較的涉及於少數人而趨於涉及於大多數人，所以先生創造三民主義，就是應合這種歷史的行程，而成爲一個整個的革命主義，世界上無論那一派革命主義，在理論上固沒有那個能如三民主義的完備，在實行上更沒有那個能够跳出三民主義的範圍，這就可見三民主義之博大了，

結論：爭生存是進化的中心，進化是世界歷史的中心，三民主義是以世界歷史的中心爲綱領，其範圍則爲過去現在未來人同人爭的革命運動所莫能外，

## 二、三民主義的連環關係

現在是民族革命民權革命民生革命同時急進化的時代，其原因就是全世界的民族，民權，民生的三大問題，充滿了世界歷史，從前各國有解決了民族問題或民權問題的，而沒有解決民生問題，也是落空，就時間上說，自古以來的世界，是這三大問題遞嬗堆積下來至今還未解決的懸案，

尤其是到了現在必須一同解決的懸案

就這三大問題，亘古久懸不決一點上看，這就是需要世界革命的世界，就世界革命所要求解決的三大問題看，這就是三民主權的世界，更就三大問題成爲整個的連環的懸案看，現在就是整個的連環的三民主義最需要的時代，在這個時候世界革命的統一性與各部分革命的特殊性必須保持首尾相顧之關係，換言之，各部革命要保持世界革命的統一性，但同時不要失却各部革命的特殊性，反之，世界革命要保持各部革命的特殊性，但同時不要失却世界革命的統一性，這個條件，是世界革命成功的大關鍵，

能够適合於這個條件，而可採世界革命成功之左券的唯有整個的連環的三民主義，三民主義的相互關係，正如三個小環扣合起來的一個大連環，以這一個大連環的普遍性和博大性去滿足世界革命的統一要求，以三個小環的實行性去應合各部革命的特殊需要，是最適用的，最切合的，

三民主義爲什麼最適合於世界革命，還可進一層從三民主義連環關係的本身認識出來，(一)民族主義，必須要是民權主義的和民生主義的民族主義，才不會變爲帝國主義，(二)民權主義，必須要是民族主義的民生主義的民權主義，才不會變爲虛偽的資產階級的民主政治，(三)民生主義，必須要是民族主義的民權主義的民生主義，才不會變成資本主義，要三民主義連環的實現，人的同人的鬭爭才能終熄，大同世界就可實現，

結論，世界各國的民族，民權，民生問題有同時解決的需要，是爲世界革命的目標，三民主義因其連環的內容和關係，爲世界革命唯一最高最博大最適合的原則。

### 三、以三民主義批評其他主義

三民主義的整個性和連環性，既如上述，我們就可站在它的連環性上面，來簡單的批評國家主義，無政府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弱點了，

(一)國家主義，沒有世界革命的資格，自不必說，固然，在求國家之自由獨立一個目的上，它也是要抵抗強權，因此它就可以牽合到民族主義的底下，但它却不是民族主義全體，尤其不是整個的和連環的三民主義中的民族主義全體，而事實上發展到德意志，意大利，和日本那種國家主義，就成了帝國主義的代表，所以國家主義，一行到國際上頭去，就發生毛病，即近代談國際主義者也要反對，何況三民主義的民族主義，其最終目的是做到世界主義的，還能够不反對它麼？於此我們就可以說世界主義是民族主義的理想，民族主義是世界主義的實行，至于在走偏到帝國主義一條路上去的一點上，國家主義簡直要變成民族主義的敵人了，

(二)無政府主義的最終目的為無治，為大同，與三民主義目的完全一樣，但其最大的弱點，在於沒有實現大同的方法，它有世界革命的願望，却無世界革命的方法與行動，孫先生的三民主義，更博大，與無政府主義有同一之目的，而其方法則為無政府主義之所無，因為先生的三民主義中的民權主義，由權與能之分開，由打破強權就可達到平權，由平權就可達到無權，無權就是無治，再加上三民主義之連環的實現，民族由平等而至無爭，民生由平等而至無階級無貧富，這豈不是世界歸於大同了麼？到了這一步，文化一定極優美，道德一定極高尚，所以我們可以說，無政府主義不過是民權主義的理想，民權主義纔是無政府主義的實行，

(三)馬克思的共產主義，這幾年被俄國和第三國際採用得來倡世界革命，便成了流行一時的舊骨董，但以馬克思主義為世界革命的基本理論，其最大弱點有二：第一是不新，第二是不舊，

不新不舊所以就沒有成績，何以不新呢？馬克思的主義，是就七十年前的歐洲經濟現象所下的結論，不是就世界進化現象全部所下的結論，所以不是新的，而且是不適用的，何以不穀呢？馬克思處處不肯失去其科學方法，這是他的好處，但正因其不肯失去科學方法，就證明其爲不穀，因爲他的科學方法，受了時間和空間的限制：他所研究的對象，只是經濟生活演進的一段，這是時間的限制，研究的範圍，只是歐洲一二國的經濟材料，這是空間的限制，馬克思充其量不過是世界革命的學者之一，他的主義那能比得上包羅全部歷史事實和應合世界進化定律的三民主義？這是馬克思不穀的第一證明。馬克思的第二國際之秘奧，全在拿階級鬭爭的縱的結合，去衝破民族鬭爭的橫的結合，所以他的口號是『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在歐戰時，第二國際更倡『工人無祖國』的口號，但第二國際統轄下的各國社會主義者和工人，大多數都爲贊助自己民族的生存而失節，第二國際即因以瓦解，這可証馬克思一派人不識民族主義的失敗，俄國革命，祖述馬克思，但是同時列寧就於馬克思『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的口號之外，加了一個『世界被壓迫民族聯合起來』的口號，列寧的本意，在以階級的革命爲主，而利用東方民族革命爲輔，這是列寧比馬克思懂民族主義的地方，而俄國革命之所以成功，和第三國際之所以能够維持到今天，還是爲此，列寧在階級鬭爭之外，加用一點民族主義，本來已是違背了馬克思，列寧一派人却辯護說，這不過是利用民族主義，但是我們就知道，唯其不能不利用民族主義，正足證明他們非承認民族主義的事實不可，由馬克思和列寧兩派的經驗，便得兩個教訓：第一，歐洲階級革命便不行，第二：東方民族革命才行，但是俄國現在的列寧主義者還沒有覺悟，還沒有領悟這個教訓，因爲第三國際還想借帝國主義的本身和對象以統治東方各民族革命，這正足證明其還沒有認識民族性之全

部重要意義，總括的說，馬克思是不懂民族主義，致有第二國際之失敗，列寧懂了一點，遂收了多少革命的成效，現在第三國際由不懂民族主義而至於傷害東方的民族性，其錯誤必與馬克思同，其不足為世界革命的基礎亦同，這就是馬克思主義不設的第二證明，最後，馬克思派的共產主義，是不願要民權主義的，因為它所要的是無產階級獨裁，民權主義的本意是自由平等，在世界革命的立場看，是沒有絲毫意的，但是馬克思派的共產主義者，一定要把古代希臘的民主和歐美國資產階級的民主，拿來做攻擊民權主義的材料，並且以此就來襯出獨裁是真的，民主是虛偽的，這一點我們姑且退一步承認，但是馬克思派又不肯老實說獨裁是真的，還要拿『民主集權』『階級獨裁消滅階級』一類的話來做掩飾，這豈不是承認民權主義是政治的極則麼？再就他們解釋階級獨裁的內容而論，說老實話，就是求一個階級的民主而壓迫其他民主，還不是承認了民權主義麼？馬克思派一方面攻出民權主義為虛偽，一方面又承認民權主義的需要，是一個大矛盾，一方面承認民權主義的需要，一方面又只接受民權主義的一部份，是一個大弱點，但是在世界革命的需要上，不接受民權主義的全部，使不足以領導世界革命，這是馬克思主義不設的第三個證明，由此三個證明，我們更下一個總結論，就是共產主義在基本理論上不懂民族主義和不要民權主義，是犯了不設做世界革命基礎的幼稚病，在實際活動上却只接受了一點，民族主義和一點，民權主義，故其結果，最多不過做到一個國家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那能配談世界革命？既幼稚而又不澈底，便是共產主義的理論與方法都不行，何況馬克思為共產主義定下的結論，是七十年前就一時一隅的經濟現象所定的，已是陳腐不適用，怎能用以實現世界革命的目的呢？孫先生說：『共產主義是民生主義的理想，民生主義是共產主義的實行，』這句話正因先生看到馬克思主義



的理論和方法全然不行，只有整個的連環的三民主義才能實現共產主義所指向的目的，不懂三民主義且不懂共產主義的人，把先生這句語當做共產主義的護身符，實屬大錯。要曉得凡是講世界革命的人，最終目的一定是相同的，但是方法不同，就關係重大了，誰的理論和方法證明是行得通的誰就是真正世界革命者，誰的理論和方法證明是行不通的，誰就是不革命者，甚且誰就是反革命者，所以孫先生『民生主義是共產主義的實行』一語，實不曾把馬克思派的共產主義打到不革命和反革命的路上去了，而一般人還想拿先生此語作護符，這真是自暴其不革命和反革命的醜態！

結論：國家主義，在求民族之自由獨立上為不健全，其病在幼稚，在事實上發展成為帝國主義，其病在偏為民族主義之下的右派，無政府主義，在企望人人自由平等人人無權無爭的理想上為民權主義的左派，而其病在於無實行的方法，共產主義，在階級革命和階級獨裁的理論與方法上，其病在幼稚，在不認識民族主義和民權主義於世界革命為需要的全部意義上，其病在不徹底，強暴行之，且有自趨於反革命一途的危險傾向。

#### 四， 總結論

從以上簡括的說明，我們更作一個總結論，就是，人類以爭生存為中心，而爭生存就是世界進化的中心，從世界進化的行程，自古以來就生出民族民權民生的三大問題，革命者的唯一任務，即在於了解此三大問題之所從出，依其需要解決的企望，和客觀的實際所備具的條件，定出一完備的革命主義，以求全部徹底的解決，孫先生的三民主義，即本此義而創立，故其博大悠久的適用性，古今中外，實無倫比，馬克思主義，固不失為一種富有革命性的學說，然受時間和空間

的制限，未能了解歷史的真正重心，遂失其領導世界革命的可能性，能糾正馬克思主義對於歷史的觀念之錯誤的，最近固有一派，如美國學者威廉氏即其一人，但其短處在昧於世界革命的急切需要，而不知世界進化實有日向激急的革命化之趨勢，故其學說不能逃缺乏革命性的批評，孫先生之三民主義，則兼具兩派學說之長，而無其短，這就可知先生眼力之偉大，學力之偉大，魄力之偉大，革命性之偉大，許多人以為現在只管國民革命，等到國民革命的結果，大家已死在地下，共產主義也好，三民主義也好，橫豎管不到的，何不等後來人去爭個解決？說這種話的人，最大的錯誤，就是沒有懂得為什麼有革命的需要，沒有懂得革命為什麼要主義，更沒有懂得我們的世界是什麼世界，所以他就根本上把國民革命看做一回事，世界革命另看做一回事，這那裏是忠實的革命者？那裏是三民主義的信徒？那裏是孫總理的信徒？我們是中國國民黨黨員，都應該了解，總理的歷史觀和進化觀，都應該了解，總理的主義之出發點和開展線，然後才能了解國民革命和世界革命之一致，才能了解各部革命和世界革命，都必須為三民主義的革命，凡我同志，當急起注意，

## 對於第二期清黨之意見

蔣中正

▲清黨之目的：為打倒帝國主義及軍閥而清黨——為擁護農工利益而清黨

▲黨員今後之責任：要嚴密組織遵守紀律；對跨黨份子檢舉要嚴重處分要審慎——要繼續努力革命工作

『待敵人慈悲，即待同志殘酷，』此為共產黨告戒其黨徒對待敵黨不嫌殘忍之信條，『不為同志，便為仇讎，不為信徒，便為叛逆，』此中正數年來自勉以勉同志之規箴，在此次清黨運動中，對此二者，不能不深自惕勵，

在國民革命尚未成功，北伐軍事尚待急進之際，吾人因共產黨徒之搗亂謀叛，遂不得不於打倒軍閥及帝國主義以外，兼作此次清黨運動，此吾黨之不幸也，向使之本黨同志，為真正信仰三民主義之同志，自始即有明確之認識，堅決之意志，強固之組織，嚴密訓練，全體一致，努力工作，深入民衆，無懈可擊，共產黨徒雖極險狠狡詐，亦未必能售其操縱破壞之奸，故今日之清黨運動，實由本黨同志自極其因，自中央監察委員會揭發共產黨徒逆謀以後，各方同志忠勇奮發，齊起奮鬥，卒於最短期間，舉共產黨徒數年來陰謀搗亂之布置，悉摧陷而廓清之，則又明示吾人以本黨同志在平時雖不免有渙散鬆懈之弊，而一至本黨生死關頭，渙散者團結，鬆懈者緊張，此又吾黨之大幸也，雖然，得失相倚，禍福相伏，往事皆然，清黨之為禍為福，亦在吾人之自求而已，吾人若以為清黨運動已有相當之成績，黨之生命已立于至安全之地位，而今而後，又可偷一日之安，則渙散鬆懈之弊終不得除，清黨之效果將等於零，又或有鑒於共產黨徒之兩莽滅裂，遂矯枉過正，不復深入民間，則驟使黨之生命，癱瘓以亡，故吾人今日必須認定，清黨以後，方為本黨真正生死關頭，今日以前，共產黨徒寄生黨內，挾其詭秘之黨團作用，把持操縱，無所不用其極，因而激起本黨忠實同志之義憤，苦心衡慮，以謀救黨，今日以後，共產黨徒不復能在本黨作祟，本黨同志苟存莫予毒焉之心，一念矜矜，足使全黨墜落，清黨之效用，充其極只能使共產黨徒不為我害而已，不能保障我自身之決不腐化也，今日以前，共產黨徒劫持本黨，愚惑民衆，懸羊

頭而市狗肉，以致本黨主義未能普及，黨綱政綱未能實現，其咎可由共產黨徒尸之，今日以後，本黨以黨治國之障礙既除，存亡治亂，一切責在本黨，民衆執黨義以相繩，苟有差池，無可復諉，又或黨員行動，無異官僚，青天白日之下，陰靈如故，則怨譴所歸，將不在個人而在黨，黨之信用墮，而黨之生命亦危，又何能保共產餘孽之不乘隙而起也，吾爲此懼乃不辭瘠口曉音，以告我同志曰，清黨之專業猶未完成，清黨之精神必須持續，第一期之清黨運動，在以極敏捷嚴厲之手腕，撲滅共產黨徒之逆謀，屏除共產黨徒於黨外，其事猶易，第二期之清黨，則必以至大至久之恒心與毅力，肅清潛伏之共產分子，絕其根株。同時確立本黨之新生命，自強不息，使一切危害本黨與腐化本黨者咸無從立足，此其事蓋甚難也，我同志能深知其難，而又有不畏難之決心，鏗而不合，以求達此目的，則黨事其庶幾矣，茲更分舉清黨第二期最應注意之點與我同志商榷之。

(一) 各級黨部之組織必十分嚴密，黨員必遵守紀律，共產黨徒寄生本黨，以數量言，常不逮本黨同志二十分之一，然彼常能以少勝多，操縱如意者，其組織之嚴密勝於我，其黨員之尊重紀律亦過於我也，共產黨之陰謀固可誅，共產黨之組織則確有可探者，本黨在民國十三年改組之時，本已採用蘇俄共產黨之組織，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之總章，自區分部而上，系統井然其於黨員義務，亦有明白之規定，無如大黨同志多不耐嚴格之訓練，往往視黨章爲其文，甚或不知黨章之所制定者究爲何事，而各級黨部乃徒爲跨黨分子壟斷黨務之工具，此最可痛心者也，今既有清黨運動，必注意於黨員之訓練，入黨之審查勿濫，工作之考核宜嚴，一切投機及腐化分子，咸宜屏除，務使本黨之組織視共產黨更爲堅強，本黨之紀律視共產黨更爲嚴整凡共產黨組織之特長

，足補本黨黨章所未備者，咸可擇善而從，而黨章則尤須實力奉行，真正堅信三民主義之同志，當有鐵的團結，以黨之生命爲自己之生命，而欲維持此鐵的團結於永久，非有極嚴密之組織，其道無由，清黨之真正目的在此，清黨後之最重要工作亦在此，凡我同志，幸各努力，

(二)第二期之清黨，應注重根本消弭之方，對於跨黨分子之檢舉，不容稍寬，惟處理必求審慎，且須切實防止挾嫌傾陷情事，第二期之清黨，有與第一期不同者，第一期之清黨，爲緊急處分，其時共產黨徒謀叛正亟，非各地同時採用極嚴峻之手段，無以遏抑亂萌，第二期則爲根本整理，肅清共產黨徒之根株，勿使復活。此必有待於縝密統一之方案，第一期之清黨，自打倒共產黨領袖及其著名活動分子入手，此等人之罪狀皆甚明顯。第二期則須遍及一般跨黨份子，其証據比較難得，挾嫌誣陷者易施其技，辦理稍有不慎，將增加人民之恐怖，斷喪社會之元氣，而黨務進行亦大受其影響，此不可不注意者也，現在清黨運動，已由中央擬定統一辦法，各地同志對於跨黨分子，如有發見，急當盡量檢舉，惟審查決定，必須遵照中央所定辦法，執行處分之權，尤應統一於中央，吾人對於跨黨分子，苟有搗亂謀叛且有証佐者，祇須停止其黨籍，限制其自由，予以警告，促其自新，無論湘鄂共產黨徒仇殺國民黨員，如何慘毒，吾人絕不必存報復之念，效其所爲，對敵人固不宜慈悲，亦不必如共產黨徒之殘酷也。若夫懷挾私怨，攘奪權利，誣人以莫由有之罪名，則尤非本黨同志所宜出，不幸有之，則清黨之結果不特將治絲益棼，且有摘爪抱蔓之憂矣，

(三)清黨運動應認清題目，吾人非爲帝國主義者與資本家排除共產黨，對於打倒帝國主義，與擁護農工利益之工作，仍須繼續努力，吾人何爲而清黨，以共產黨徒搗亂我國民革命之陣線也

，國民革命之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孰使中國不自由平等者，惟帝國主義，故打倒帝國主義，爲國民革命最切要之工作，帝國主義與國民革命勢不兩立，証以最近英帝國主義之行動而益信，自國民革命軍在江西與孫傳芳以重創，迎克閩浙以來，帝國主義者之飛機炮艦，絡繹不絕，如臨大敵，彼時猶得曰防止共產黨攻擊租界也，今我黨自動的肅清共產黨徒，國民政府之外交方針，已布告於世界，而英帝國主義非特無撤兵誠意，鐵絲網沙包之妨礙我商業如故，飛機炮艦之任意游戈如故，甚且在江陰鎮江開炮轟擊居民，飛機行助渤海艦隊在吳淞示威，英帝國主義歷年以來，援助陳炯明吳佩孚孫傳芳以抗拒我國民革命軍，無役不敗，今猶不悛，又轉而援助張宗昌矣，因帝國主義之援助軍閥，與本黨爲敵，故本黨必須領導全國民衆，打倒帝國主義而後已。本黨爲民衆而革命，民衆之大多數爲農工，國民革命本爲解除農工痛苦而來。共產黨徒既遮斷本黨與農工之聯結且任意欺騙農工，故本黨欲擁護農工利益，必先打倒共產黨，打倒共產黨，乃爲農工謀真正之利益，爲國家謀生產業之發展，調節勞資，使農工得在三民主義之下自由滋榮。吾人固不高唱打倒資本家之呼聲，然若資本家誤認共產黨打倒以後，本黨不復爲工人保障利益，彼等可任意虐待工人，則此等爲富不仁者，亦非打倒不可。我同志必須認清題目，吾人絕非爲帝國主義擁護農工利益，方不能不打倒共產黨。吾人爲實行三民主義，貫徹以黨治國之宗旨更不能不從速剷除共產黨，清黨既略告段落，工作應加倍努力，此至明顯之理也。

凡茲所陳，初無高論，然而清黨之成敗，實繫於此，昔孟子欲息邪說，正人心，歷述舜禹以來至於孔子一治一亂之局，吾初不解天下何以治而必亂，由今思之，人存政舉，人亡政息，無黨的團結，以爲持久之奮鬥也。清黨運動，本非一手一足之烈，清黨以後，黨員能萬衆一心，以黨

之生命爲己之生命，奮鬥不懈，有同志而無仇讎，有信徒而無叛逆，國民革命由此完成，世界大同由此開始，此總理規畫本黨之微意，亦我同志擁護本黨之職志也。中正不敏，願與同志共勉之。

國民黨的獨立是中國獨立的基礎

戴季陶

這一次國民黨的獨立，是中國獨立的基礎，國民

黨的中心，這才回來了，黨國的情形，已經危急到了十二萬分，現在一般忠實的同志，既已努力作成了國民黨的統一獨立的基礎，此時救黨救國的路，已經明白表現出來，就是國民黨人自己恢復自己的自信力和團結力，心口如一地組織起來，中國才有一線的生路。如果不然，國民黨一亡，中國就是落在奉魯軍閥的手裏，而使全國陷於黑暗，自從改組以來，國民黨內一個最大的危機，就是在有了兩個中心，而大多數的黨員，迷惑在二心之間，無所適從，前年中山先生逝世以後，我所以大胆的冒大險，犯大難，要求國民黨的同志，很純粹地集中在先生的思想和主張的下面，同時勸告共產黨的青年，不要爲了迷信一個唯物史觀，打破國民革命，就是明白，看見後來的悲慘，不曉得爲甚麼當時全黨的同志，都甚迷惑不醒，兩年以來，不知不識間，把全國多數有爲的青年，趕着向共產黨去，二次大會以後，我的自信力被全黨的空氣和一個組織與紀律的空名，壓伏到不能再起，去年張靜江蔣介石兩先生，再三要求去廣東，我不能去的原因，因爲一面接受着二次代表大會的決議，而同時忍受着精神上的大矛盾，以致一病失神，數次瀕危，死而復蘇者數次，病中惶惑失志幾乎趨於斷滅，後來病稍愈，到廣東之後，以神經根本受病之人，一面受四圍境遇的壓迫，一面生出自盾心裏的懷疑，再處處被大會的決議聯會的決議束縛着要保全國黨的組織，和統一的革命勢力呢？抑或是要叛國民黨自存的新生命呢？自己既精神衰弱，只不知不

覺地受環境的支配，而事實問題和精神狀況，愈趨愈苦，我自己很明白，中國一切的矛盾，國民黨中所存在的矛盾，和國民黨領袖間的思想，行爲，派別的矛盾，時時刻刻，使我的精神狀態愈加衰弱，這樣作人，絕無一刻的生理，這樣作黨更那裏有一線的生理，當時我明明看見只有兩條路可走一條路是彌縫一時的，就是促成汪蔣合作到打破北京，再說整理黨務的話，一條路是正本清源的，由國民黨忠實的領袖，不理問什麼紀律甚麼組織，拼命行一種迪克推多建設起國民黨的綱網來，再說組織和紀律的話，因爲人心是一切的基礎，人心已經到了絕境，組織便等於廢物，中央地點的問題，和兩年來共產黨處心積慮的破壞和壓迫，生出一個大波瀾，由此發生出國民黨歷史的保障者的吳李張蔣諸同志的決心，喚起一個偉大的國民黨的清黨運動，我對於此次黨內的問題，想說一句很公道的話，中央的韓部，除了徐季龍一個人好像有一種特別的所圖而外，其餘的人，本來沒有很多的意見，也有不是堅確，如果中央遷移是一齊出發，或許沒有以後的種種紛糾，至於根本原因，在於共產黨問題，國民黨內有了一個共產黨，就有了兩個中心，再好的人也要擾昏的，現在與共產黨合作的事，是已經絕對拋棄，國民黨的心，應可以回來了，此時如果國民黨的人，仍舊不能夠把主義的自信力恢復起來，確實相信的，集中在 總理的思想主義的下面，確立起紀綱來，做紀律和組織的基礎，不黨是黨無可救，中國的國家和民族，都無可救，此後的中國，連一點恢復的餘地都沒有，硬把毫無教育，毫無實力，毫無組織的中國人，送了去做帝國主義國際，和共產主義國際大戰的戰場，無論這一場戰爭的結果如何，中國民族要損失幾千萬的人口，黑暗幾十年，還夠不上造成俄國今天這樣一個假名共產的狀態。因爲中國，連俄國這樣的物質基礎，和精力的能力都沒有，本來把共產黨員，統率在國民黨的當中，完成取消不平等條



約，和開國民會議的兩大工作，這是總理所取的政策。但是這個政策，總理逝世以後，在事實上成了國民黨的痼疾，今天已經切開了，此後的道路，我們很可以得到，我們要以三民主義救國家的危亡，和民族的危亡，完成國民革命，不要把沒有教育和組織力的中國民族，眼睁睁地送給兩個赤白國際來作決戰的試驗品。國民黨只有一致的團結起來，以純粹的國民革命方法，完成取消不平等條約，和開國民會議兩件大事，中國需要的建設，是工業先進國援助，德國的科學和美國的機器，才是建設中國的真正材料，同時我們要明白，中國人把中國的改造完成起來，就是世界革命的工作，中國人今天不能在中國之外去尋世界，要在中國之外去尋世界；就是一種妄想，自己的國家建設不起，民族振興不起，是沒有說世界革命的餘地的，這兩年來，本黨當中把世界革命拿來做成本口號之殿，對於黨內不能唱高調的人，便極力壓迫，不錯，這也是一條路的，但是這一條路，就算是成功要了，而成功不知在何年何月，如果二十年不能達到完全打倒現存的帝國主義國家的目的，中國人就作二十年的無代價的犧牲，這是先自己造成戰後土耳其的國際地位，然後才來造俄國式的革命，就算是完全成了功，還是只有用德國的科學，和美國的資本來做建設，這幾十年的歲月，幾千萬人的犧牲，只算是做了第三國際的試驗品，爲甚麼今天不直截了當的，一而喚起民衆，組織民衆同時教民衆作臥薪嘗胆忍辱負重的工作，使中國的生機，在平和中培養起來，把中國過多的人口移向中國的四圍，如蒙古西藏新疆川邊等地方去生息，而把他們逼向戰爭的一條路去呢？戰爭本不定是罪惡，但是也還有『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的話，現在中國的情形，在二十年能免得了國際戰爭，照總理建國方略所說的利用世界的資本和技能，先造成物質的建設，然後中國人的自信力也才生得出。要作世界革命，也才有基礎。第二次代表大

會，日前次廣東聯席會議的議決案，只跟着第三國際的壓迫，同時使中國柔弱富國民，終久爲救國愛國不得不走戰爭的路，這樣的方法，而是先求民死，再說民生，將來生否不可知，而眼前就是驅民於死地，我們反抗帝國主義，我們中國的力量，只有用和平的手段，喚起世界民衆的同情，和中國國民的覺悟和組織，不是馬上要製造國際戰爭。但是照第三國際下的共產黨的作法，兩三年內，就可以造出國際戰爭來，無智識，無組織，無訓練，無交通製造設備的中國國民，豈不是悲慘到了極點了麼？爲國家爭獨立爲民族爭平等，爲民衆求解放的中國國民黨的方針，決不應該如此的。所以綜理說，要確立起民族的自信力，使民族主義成了功，然後才可以講世界主義，這兩年來第三國際下的共產黨，在東方所逼成的戰爭機運，已經進行到相當程度，我們中國的革命運動的目標，如果很明白地在中國的獨立和自由，國際戰爭，是決定非避免不可，然而這兩年國民黨對於國民不確實，苦教國民作臥薪嘗胆的工作，只是教國民作破釜沉舟的運動，這一個方針，和三民主義就是救國主權的目的，可以說是相反的，我們要記得 總理北上那一年對國民說：『我們對國民會議實現，只要國民的意思集中，要國民的意思發表，十萬個電報，勝過軍閥十萬的大兵』我們已經很明白地看出來，如果中國國民黨不是純粹的三民主義的黨，不是純粹的國民黨員，來組織這一個國際的平和政策，一定做不到，非到很近便引起一場大的國際戰爭不休，這不單是國民黨自己替自己造棺材，簡直是替中國國家造棺材，兩年以來，我們無論如何總想不到國民黨有一條生路可走，就是爲此現在已經到了這步田地了，作救國的革命呢？作亡國的革命呢？先亡了國再做革命，這是共產黨的策畧，先教民死，再作共產的企圖，這是共產黨的策畧，先犧牲了中國國家的存在，和民衆的生存，去鞏固第三國際的基礎，再圖世界革命的成功，

這是共產黨的策略，但是中國的國民，中國國民黨是不應該如此的，再說我們中國的國民革命，要學土耳其的方法，目前是做不到的，我們中國的國民，沒有土耳其國民對於戰爭的素養，沒有像土耳其在歐戰中所造成的大規模的新式戰備，土耳其之陷於滅亡，是歐戰的結果，同時克馬耳的以戰爭復興土國，也是歐戰的結果，這是很明白的，所以我們中國國民，在今天不能不時時有對帝國主義決死的心，而不能不努力做忍辱負重的豫備工作。

一國國民的存在，必須有一個意識的基礎，這基礎，是國民的自信，中國的國民，不要圖存在發展則已，要圖存在發展，只有很堅確地信仰中國人有創造文化的能力，這個信仰，就是中山先生的主義思想，我確信 總理的三民主義的理論，在世界革命的理論當中，他是後來居上，他的偉大和崇高，確實在馬克思列寧之上，何以他的理論的偉大崇高在馬克思列寧之上呢？這就是他的思想基礎，是中國四千餘年文化的結晶，我確信他的思想，在世界上一定成爲新世界精神的物質的建設之指導原則，世界一切革命的國民，在他們經過了馬克思主義的革命悲慘之後，一定會了解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才是真正促進人類進化，社會進化的原則，馬克斯主義，只有能夠說明歷史變化的過程，而不是造成人類真正文化的基礎，中國人要確信三民主義，才可以救中國，世界一切人類，要確信三民主義，才可以得平和，是可以垂諸數千年而不變的，這是一句精確的話，可以說明先生的主義的偉大，中山先生的主義最崇高的一點，是在他說明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的道德精神，就是失却自信力，這是成己成人的要義，社會是人類的集合體，各人不能完成其人格，則各人失却自信力，而社會的意力，也就不能鞏固，國家和世界的幸福，都無從產生，中國共產黨的青年們，不承認中國民族的精神，不承認中國固有道德的教義，口裏講的是馬克斯主義

，而實際所行的，却是俄國前幾十年以唾棄一切為宗旨的虛無主義，和世界大都會中的游蕩空氣所產生的享樂主義，一切只有性的放縱，對於男女關係是如此，於是對於一切事物，無往而不如此，這種行為，本不是馬克斯，也不是列寧，直是革命的發醇性所產生的廢物，如此的共產黨，只有造亂，那能建國，性的放縱的結果，就是造殺機，造死因，絕沒有生機生因可以造出的，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及一切的遺教，根本絕不是如此，即使世界的人類，今天不能覺悟，各國多數的民衆，仍究迷信馬克斯主義，便是將來得到馬克斯主義實行之後，也必然的一定會回到孫先生的教義上來，因為如果不是以道德作信的基礎，世界一定沒有和平的一天，戰國時代，大家鄙棄孔子的教義，所得的就是幾百年的戰亂，要到得秦楚之交，人口幾乎滅盡的時代，大家才懂得孔子的教義是平和和幸福的基礎，今天的中國國民，要想得較為和平的革命成功，一定是要確信中山先生遺教的全部，要曉得民族主義的基礎，就是在孝慈的道德，民權主義的基礎，就是在信義的道德，民主主義的基礎，就是在仁愛和平的道德，中國人要想免却無代價的犧牲，無目的的盲動，一定要有確實相信中山先生主義的全部，要相信他一切的教義，沒有不是正確的，沒有不是真實的，沒有不是後來居上的，再簡單說幾句話，中國要得救，國民黨要得救，一定要確實相信民主主義的目的，和共產主義的動機和手段，絕然不同，要確相信中國民族創造文化的能力，并不在各國人之上，要確實相信中山先生是世界革命的領袖中最偉大而崇高的導師，他的理論，是世界上最來居上的革命理論，世界各國的馬克斯主義信徒，要到了受盡艱難之後，一旦豁然覺悟，來研究信仰中山先生的主義，世界的革命才可以造成一個新紀元，才可建設真正的新世界，物質的繁華，要人才能造，要人才能有，要人才能享，中山先生的主義，是人文配物的主義，

不是物支配人的主義，人支配物，才有入生，物支配人，就只有死滅，中國人要得救，要完全信仰中山先生的遺教，一切學問智識，只有用來作証明的材料，說明的方法，如果要懷疑中山先生的思想，和他的學說，就是中國人的自殺，國民黨兩年來造成的環境，是國民黨的自殺，同時也是中國人國家的自殺，現在已經到了垂危的絕境，前後左右，都是陷穽，要革命，要國民黨的人，自己很堅確地把自己的思想，根本改過來，不要盲信外國學者的思想高過中國人，馬克斯的學問好過孫中山，如果有這一點心，就是絕對無救，我們學中山先生，不但是要學他的思想主義，更要學他的行為，學他的存心，多一個人學他，就是中國多一點生機，多學得到他一點，就是多一點的生機，本來革命是一件困苦艱難的事業，中山先生說，不怕死就是真革命黨，不怕死而肯刻努力，立己立人，就是好革命黨，我們黨中的同志，思想行為，都能確實相信中山先生，能刻刻以死生去修得他保持他的能有幾人，所以國民黨從改組以來，自殺到如今，但是我們領袖同志當中，我們看蔣介石同志，他爲了保持繼續 總理的事業，能够不怕死，而刻刻努力，立己立人。張靜江吳稚暉李石曾等幾位先生，他們都能够有這兩個特點，一個黨是要歷史繼續的，有了歷史的保障者之努力，今天在斷續存亡的時候，才把人心收拾起一半來，今後怎麼呢，就是全黨的同志，大家要齊心一德地，一點不懷疑地，確信 總理的遺教，擁護而且扶助着僅存的幾個忠實的領袖，建設起紀綱來，由紀綱的確立，建設起紀律來，黨才可以有救，國才可以有救，我們從前對於 總理隨時所取的政策，時時反對，不能明瞭，到事後才漸漸地明白他的價值，張蔣等中央諸同志，在今天能够不被過去黨內的決議，以及虛偽的民衆操縱者，所製造的環境迷惑顛倒，毅然決然的行動，這可以說是國民黨歷史的力量，和中國民族歷史的力量，所發現出

來的一種精神能力，這可以曉得是民主主義的天然力量，民族和社會民衆要求生存在必要時候，便於發揮他的能力，我們不能不認識社會生存意力的偉大，和不斷的爲社會公衆求生存的努力的偉大，不能認識真正的民生，一定是時時刻刻會被僞虛的社會意力鎖住，莫有堅強的爲社會公衆求生存的努力，也時時會被空理論迷住的，凡是我們的同志，是要確信真正黨的指導者，是黨的歷史保障者，是國家和民族的歷史保障者，中國國民前途無限的生機，都是在此，國民黨同志的毛病，是人人抱一種特殊的思想，而懷疑他人，懷疑自己，時而自己被自己的智識經驗迷住，時而被自己的利害迷住，時而被不真確的民衆意思迷住，時而被組織和紀律的意思迷住，時而被朋友的感情迷住，時而被國家和民衆的利害迷住，就會生出懷疑來，這種懷疑，只有確信總理之主義而決死，才可以勝得過他，然而這一個奉唯物教的共產黨，他在黨中來發揮一種特殊的理論，和人物分析，立出許多派別來，對工農就教他只爭自己階級的利益，而不顧全體，對學生就使他只信馬克斯列寧而鄙言孫文，因爲有了這一個痞腫在國民黨內，年長日久，便成了割也割不得，醫也醫不得的大毛病，現在已經割了，國民黨呢，在此刻只有下一次決心，和總理在二次革命後，創立中華革命黨一樣，完全從新作起，方才可以望好，不然，前途的危險，是怎樣呢？

官僚軍閥坐收漁人之利，而帝國主義者，乘勢進攻，國民黨外抗帝國主義，內抗軍閥官僚，土豪劣紳，力盡勢竭，日趨危險，而中國國內，重陷於辛亥年因武漢南京之爭而袁氏專政之現象，國際間則引起第二巴爾幹戰爭之亂局，且至發生全世界人人所日夕求避免之第二大變，上海變爲君士但丁，而張作霖等於土帝，數十年中，中國全國無乾淨土而完全陷入黑暗時代，

要避免這一個大危機，只有全國一致的，在總理主義下面，造成一個青年的國民黨，照着總理的主義去幹，幹成功了中國今天得救，就是中途失敗，而留着一個失敗的歷史，將來中國的民族，也可以得救，成功的事業，是永遠的生機，失敗的教訓，也是永遠的生機，中國民族中有了一個孫中山先生，這就是中國民族得救的元素，只要全國的人，信仰孫先生的主義，信仰他就是實行的起點，實行他就是成功的起點，決死就是解除懷疑的起點，我們認識蔣介石同志，這一次的護黨救國，他是從許多懷疑當中，以決死去爭出一條生路來，以決死去造出一個自信來的，過去兩年間的忍耐和這一回的決心，是我們作人的模範，尤其是作黨員的模範，我在總理死後，很辛苦地堅持着非中國國民黨純粹獨立，則救國的責任，決負不起，但是受了二次代表大會的打擊，而大多數的先輩同志主張，都是偏向一邊，國際的壓迫，又一天一天的強烈，便引出我自己的懷疑來，懷疑的結果，變成了極端的精神衰弱，這個結果，只是不能以死去爭自信，現在國民黨的自信回來了，我確信國民黨當中，所有派別，原因只在懷疑，懷疑的原因很多，而最大的要點，是在不能夠確信中山先生的主義，在世界上是後來居上，更有一個問題，就是聯俄的問題，俄國是歐戰後一個新國家，他的地位，和一般帝國主義的國家，立於反對的地位，而且他是對於中國，最先取消不平等條約，總理當時主張聯俄，就是爲此，但是我們聯俄的要義，是站在我們國家和民族的利益上，不是和共產黨一樣的見地，而且我們決不能作第三國際的附屬品，在過去兩年當中，國民黨對於聯俄的問題，因爲共產黨的關係，變做實際和俄國莫有交涉，對有第三國際的關係，更是完全受共產黨間接的支配，國民黨是一點莫有提出過甚麼要求和主張的，更有一層，俄國既然說是同情於中國的革命，援助國民政府，而兩年當中，既沒有和國民政府定相

互的平等條約，也沒有和國民政府交換過正式代表，我們過去兩年當中，因為自己的地位，沒有鞏固，不曾提出這個問題來，現在我們應該很明白地了解，俄國既沒有正式承認我們國民政府，我們就無從承認俄國對我們的革命，有正確的了解和同情的援助，對中國取消不平等條約的不只一國，德國也和俄國一樣，是戰後革命的新國，而且他在中國一切的權利，都拋棄干淨了的，最近墨西哥對於中國，也自動的廢棄不平等條的，總理遺囑上說，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共同奮鬥，我們應該要認清楚以平等待我的，不只俄國一國，要是真正以平等待我的國家，我們都應該提攜，不是真實以平等待我的國家，我們應該反對，這才是立國的道理，才是爭自由平等的路徑，

我們看看，世界的形勢，和東方的形勢，我們曉得東方已經回復到一九〇四年以前的危機，同時世界也現出一九〇四年以前的危機，大有一觸即發的形勢，戰爭的必然性，雖然不能絕對的打消，但是可以相對的避免，歐洲戰爭後，的結果如何呢？羅馬諾夫亡，該薩亡，約瑟夫亡，一切戰勝戰敗的國家，沒有一國，不是受絕大的打擊，可知戰爭是絕對的罪惡，以戰爭求國際的勝利，和對殖民地的壓迫成功，這是一種妄想，英國現在所取的對華政策，是造成世界第二大戰的惡因，和開英帝國倒潰的路，此外一無所有，其他的國家，如果和英國一樣，也是自己造滅亡的路，無可疑的，我們中國為民族的利益計，現在的時期中，應該要努力喚起世界民衆的注意，一致反對英日等國製造世界戰爭的政策，保持世界民衆的利益，但是我們中國民衆此時，要覺悟到我們要一致團結在青天白日旗下，預備不可避免的決死時代，時時存決死的心，努力作求生的事，中國的民族才可以得救，此後世界如果和平破裂的時候，中國人決不能像廿世紀戰爭和歐戰時可



以旁觀的，

## 列甯主義的弱點之暴露

劉震

『中國哪裏有共產主義？舶來品罷了，中國哪裏有共產黨？俄國的雇奴罷了』

這話倒也流行了許久，其簡單含義，就是說中國共產黨的把戲，不過是西洋景，吳稚暉先生現在把這西洋景拆穿了，許多素來不知道共產黨的，現在纔也曉得它們原來不值半文錢，可是在中國不值半文錢的東西，俄國且不惜出重資以豢養之，自必有故，於是吳稚暉先生拆穿中國共產黨的西洋景，我們就不能不拆穿列寧主義的西洋景了，

中國共產黨是第三國際所指揮的，而第三國際就是列寧主義的國際，也就是俄國的共產黨的國際，以前有些人一聽見大家說及中國共產黨受俄國指揮豢養的事實，輒起而狂辯，謂共產黨受第三國際指揮，與俄國是沒有關係的，而不知在以前已是欲蓋彌彰，在今日則許多人都知道俄國對於第三國際的委員長有絕對支配任職之權，對於第三國際的政策和策略有絕對獨攬之權，換言之，第三國際不過是蘇俄用以卵翼東方弱小民族間的共產黨，以中國共產黨而受蘇俄指揮豢養，本不過是這麼一回理所應有的事，何必遮遮掩掩地堅辯呢？不過中國共產黨人以爲跨進國民黨來了，正好借孫中山先生的聯俄政策做掩護，避開受蘇俄豢養的惡名，所以就堅說他們只是第三國際的會員，而并非受蘇俄的指揮豢養，這種欺人自欺的辯護，正與否認物質文明的老名士，所得的是洋錢，所吃的是洋菜，所穿的是洋貨，所坐的是洋船，而猶正襟危坐的說道：『我是保存國粹

的名教中人」一樣地可笑。

中國共產黨既然像姨太太偷了和尚，愛上了第三國際的幕後一個蘇俄，而蘇俄所頑弄的法寶又既是列寧主義，那我們直接爲了解中國共產黨的行徑，間接爲了解蘇俄的行徑，都有認識列寧主義這件法寶之必要，列寧自命是祖述馬克思的，而且共產黨人都認定列寧主義就是馬克斯主義之擴大，但是考其實際，却又不然，史丹林是俄國現在最有權力的列寧主義者，且看他爲列寧主義所下的定義，他說：『列寧主義是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之馬克斯主義，它是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和策略，具體的說，就是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和策略』我們相信史丹林受列寧一生的陶冶，其說明列寧主義，一定是又具體又忠實，一點都不會錯的，將史丹林的定義實事求是的說來，列寧主義，簡單明確，就不過是『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和策略』的代名，可知列寧所祖述的，只是馬克斯主義當中階級鬭爭的理論之一部，而非馬克斯主義的全部，有人說馬克斯的全部學說，如科學方法，唯物史觀，剩餘價值，階級鬥爭，非不龐然大觀，但只是有理論而無策略，有理論而沒有策略，就好像一個男子五觀四體俱備，却被人割了勢，哪還行嗎？依此說法，列寧祖述馬克斯的階級鬥爭之說，在馬克斯全部學說中，還算比較得了馬克斯的勢，但列寧還嫌馬克斯的勢不夠，所以就加上了階級專政的策略，這就形成其所謂列寧主義，於是我們就可以斷說，列寧之祖述馬克斯主義，並沒有祖述全部馬克斯，只是祖述馬克斯的勢，中國共產黨祖述列寧主義，更沒有祖述全部列寧，只是祖述列寧的勢，所以一般共產黨人，頭上戴了列寧的勢來誇耀人的，正可以不必獻醜，因爲他們的祖宗列寧，頭上也不過戴的是馬克斯的勢，至於全部馬克斯，不但是

一般共產黨人不要用的，就是列寧也不要用的。

再看史丹林爲列寧主義所下的定義，『列寧主義是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的馬克斯主義』這句話是怎樣解釋呢？史丹林說：『馬克斯和恩格斯生在一个革命之前的時代，那時帝國主義尚在初結胎的狀態中，無產者還只是在預備革命的時期，無產階級革命還不是直接的實際的需要，列寧却生在一个帝國主義發展和無產革命擴大的時代，這個時代，無產革命已在一個國家，（俄國）獲了勝利，摧毀了那兒的資產階級的民主，展開了無產階級的民主的新紀元，蘇維埃的新紀元，所以列寧主義就是馬克斯主義之擴大』史氏這個解釋，其意以爲馬克斯的時代，無產階級革命却在俄國成了功，但是列寧時代客觀上無產階級革命比馬克斯時代無產階級革命擴大，就可以說主觀上列寧主義是馬克斯主義的擴大麼？我們姑且退一步，承認列寧的時代產生列寧主義，而馬克斯的時代只能產生馬克斯主義，那末，史丹林所謂『馬克斯和恩格斯生在一个革命之前的時代，那時……無產階級革命還不是直接的實際的需要』一語，就不啻是說馬克斯在那時代所產生的主義，還不是適合於無產階級革命之直接的實際的需要，換言之，馬克斯主義就是不適用於無產階級革命，既然如此，爲什麼一定要借馬克斯主義來做列寧主義的掩護呢？爲什麼一定要說『列寧主義是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馬克斯主義』呢？所謂列寧主義是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主義，馬克斯主義成於七十多年以前，其所研究的材料和對象，本來受了時間和空間的限制，其不適用，毫無疑義，列寧主義者對於人家說馬克斯不適用，就說不對，而自己却也承認馬克斯主義不適用於『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對於考茨克一派學者糾正馬克斯主義，就詆爲『馬克斯的修正派』而自己却也承認馬克斯主義的不充分，馬克斯主義既已不充分，到了列寧手裏，只剩下了一

個階級鬭爭的學說，形成其所謂列寧主義，而所謂列寧主義，又不過是『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和策略』。至此我們可以恍然大悟俄國共產黨自詡列寧主義爲馬克斯主義之擴大。原來不過是買空賣空，究其實際，列寧主義只是撕裂馬克斯主義之一小部分，而其所特有的陰險猙獰之策略，則固與馬克斯主義拈合不攏，這正與中國共產黨假意加入了國民黨，拿了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去一變，便只剩下一個『三大政策』，而所謂三大政策，只是由中山先生全部의思想和政策撕裂了一點下來，另外改纂了一點出來，就完全與三民主義拈合說不攏的，完全相同、如果列寧主義可以說是馬克斯主義之擴大、那末中國一般西比朋友，正可以說『三大政策』是三民主義的擴大，這只怕誰都要嗤之以鼻吧！

## 二

列寧的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其出發點就與馬克斯主義的根基相反，馬克斯所最信賴的是科學方法，他用了科學方法去研究歷史的和當時的事實，便斷定資本主義之崩敗和社會主義之成功，一定是在工業發達到極完備和工人階級佔最大多數的國家，可是列寧就說，不然，列寧的理論，以爲資本主義的戰線最先破裂的地方，不必一定是工業最發達或工人最多的國家，反而言之，帝國主義的聯合戰線最弱的地方，就是資本主義的戰線最先破裂的地方，因爲帝國主義的聯合戰線最弱的地位，無產階級革命最容易起來，因此，無產階級革命發生而衝破資本主義戰線的國家，反而是生產落後的國家，便是一件很可能的舉，列寧這一個理論，至全一般列寧主義者就拿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做它一個事實的證明，而堅信在生產落後的國家，是能夠作階級革命和階級專政的，我們於此，就可聯想到兩個月前陳獨秀汪精衛兩人的聯合宣言當中，所謂中國是生產落後的

國家，中國共產黨決不會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的話，其爲說騙三歲小兒之談，就可不辨自明了，依列甯的理論，無產階級革命的地方，必須要在生產落後的國家，這一說是根本和馬克斯的理論相背馳，已如上述，但是生產落後的國家，便是工人佔少數的國家，革命是大多數人的事業，以最少數的工人來造成革命的力量，不是天下最不合於革命原理的事嗎？然而列甯主義者却要強做，因爲要強做，便不能不想出種種陰謀挑撥和窮兇極惡的方法出來，這種種方法、中國共產黨已經用到中國來，結果只成了許多反社會和反革命的罪惡，以其非本文範圍所論列的，姑且不說，但就列甯主義而論，生產落後的國家，靠工人作階級革命，力量既然微小得很，那就不能不利用人家做工具，於是列甯的第二個革命理論，便是要利用兩種工具，一是農民，二是東方弱小民族，利用此兩種工具的根本原則，就是無產階級革命的目標，要由資本主義移到帝國主義，列甯的意思，以爲從蕭滋長發育的資本主義，現在已成爲日薄崦嵫的資本主義（這一說與今日繼續增高的資本主義之事實相矛盾，盡人皆知，）可以不必打而自倒，唯有提出帝國主義來做革命的目標，則西方無產階級的革命運動，可與東方民族的革命運動聯合爲一條戰綫，這一個理論，乃列甯最得意之作，也是第三國際同第二國際立異之點，我們現在且來批評這一個理論，我們要曉得列甯主義者之所謂工具，是用得着的時候就利用，用不着的時候就要拋棄，甚且要打倒的，所以他們對於農民，對於東方弱小民族，既然是當作工具，也就要以工具來對付，他們的無產階級革命開始時，農民便是工人的同盟者，東方民族便是蘇俄的同盟者，但是到了他們認爲無產階級革命成功時，農民和東方民族，就一齊要被他們宰制，甚且要被他們打倒，這還不過就他們的理論推闡而言，事實上不待他們無產階級革命成功，農民就給他們做了犧牲品，東方民族也給他們

就了犧牲，這是現在湖南湖北的農民被犧牲，和蒙古淪為蘇俄的殖民地，可以証明的，這是第一點，其次，列寧主義者的革命目標，由資本主義移到帝國主義，可見列寧主義的革命，已離開了馬克斯主義的經濟的基礎，依馬克斯的學說所下的結論，無產階級的敵人唯有資本主義，離開資本主義這個目標，無產階級革命便沒有意義，固然，列寧主義也仍舊保存資本主義這個目標，但是因爲它要在生產落後的國家作無產階級的革命，專利用最少數的工人做主力是不够的，所以又想利用東方民族革命做工具，因爲要利用東方民族做工具，所以它的革命目標的重心就不能不移到帝國主義上面來了，革命目標的重心既然移動，列寧主義的革命，便變成一脚搭在無產階級的船上一脚又搭在東方民族的船上的怪物，結果使對於無產階級是不徹底的革命，對東方民族也是不徹底的革命，這個雙方都不徹底的革命主義，只要被兩方船上的革命者一推，便要落到反革命的深淵裏，永遠不能翻身，列寧主義者自己未嘗不預先想到這種危險，所以他們就竭盡陰險狠毒的能力，一定要把無產階級和東方民族操縱住壓制住，使無產階級不能有真正自覺獨立的革命運動，使東方民族也不能有真正自覺獨立的革命運動，但是壓制也好，不壓制也好，列寧主義者終要事實上成爲無產階級和東方民族真正自覺獨立的革命運動的敵人，因爲把無產階級和東方民族的真正自覺獨立的革命運動操縱壓制起來，事實上一定要變爲無產階級和東方民族的反革命者，所以列寧主義的革命理論，實行起來就一定會做到反革命的地位，其原因就在此，這是第二點，綜合以上二點的批評，我們就知道列寧主義的第二個理論，利用農民和東方民族其所暴露的弱點是：（一）列寧主義對無產階級的革命不徹底，對東方民族的革命不徹底，（二）列寧主義利用農民是犧牲農民，利用東方民族，是犧牲東方民族，（三）結果就是農民爲不徹底的革命而犧牲，東方

民族也爲不做底的革命而犧牲，犧牲了的，是白白地犧牲了，冤冤枉枉地犧牲了，沒有犧牲了的，一定會起大覺悟，而將列寧主義打倒，中國民族啊，中國的農民啊，我們在還未被那革命不做底的中國列寧主義白白地犧牲的當兒，要趕快起來打倒它，爲我們自己我立的革命運動而奮鬥啊！

列寧主義的第三個理論就是無產階級專政，簡切地說，無產階級專政是列寧主義的核心，其他列寧的理論，都不過是爲這個核心而設，列寧說，『革命的主要問題是權力問題，』所以無產階級專政的重要意義，有兩點：其一，階級獨裁是無產階級革命的工具，其二，階級獨裁是壓制一切階級的權力，階級獨裁，何以是工具呢？史丹林說『階級革命有三件事要作的，（一）打破地主與資本家的抵抗力，使他們不能恢復資本的力量，（二）組織社會主義的建設，使一切工人都以無產階級爲中心，集合起來，預備漸漸消滅階級，（三）把革命武裝起來，組織革命的軍隊，反對外敵，帝國主義，要做成這三件事，階級獨裁便是必要的工具，』階級獨裁又是怎樣的權力呢？史丹林又說，『階級獨裁并不是像改組內閣一樣，政府裏面換了幾個人就算完事的，它是一個新國家，無產階級的國家，從資產階級的舊國家之倒塌中樹立起來的，它并不是資產階級的材料組合成形的，乃資產階級被推倒之後，用種種暴動和武力，破毀資產階級，掠奪地主和資本家，把生產機關歸於社會化，使無產革命擴大而成形的，無產階級的獨裁制是革命的權力，站在暴動和武力基礎之上，以反對資產階級的，國家是統治階級的手裏所握的工具，以打破它的階級敵人之反抗爲目的，在這一點上，無產階級獨裁是和其他任何階級獨裁無差別，因爲無產階級的國家是逼迫其他階級的工具，』從這裏我們就知道所謂無產階級獨裁，原來不過是等於滿清入關嘉定揚州

誦城式的舊東西，所不同的是列甯主義者爽爽快快，說他們的專政，是以暴動和武力為中心。這是比一切帝國主義和軍閥的猙獰暴虐還要真實得多了，列甯自己也說：『無產階級猶如無產者壓迫資產者的統治權，這種統治權是不受法律的限制的，完全以暴力為根基』從這一個理論上面，列甯更演繹出兩條原則，第一，無產階級獨裁是決不能成功為『完全的民主主義』而使無分貧富都能享自由平等的幸福的，它只是為工人和沒有財產的人的獨裁，但只是反對資產階級，第二，無產階級獨裁不是資本社會與民主主義和平發展的結果，必定要把資本社會的軍隊和國家機器破毀無餘，把資本社會全部行政機器和政治系統毀滅乾淨，纔能產生無產階級獨裁，

無產階級專政的中心理論，這樣便赤裸裸地現露出來了，這樣一個殘暴凶惡的獨裁，理論上儘管你說是用以對付資產階級，實際上便是我們中國歷史上秦始皇傳統下來的專制政治，着實做起來，只有『天王聖明』，其餘無論何人，都是『臣罪當誅』，自古以來，獨裁和專制在事實上是沒有分別的，歷史家本着一國一代的愚民政策的慣例，說某國某代的君主是君權神授，某國某代的狄克推多是暴力僭竊，其實都是專制，說破了半文錢都不值的，無產階級獨裁，獨裁之上加了無產階級四個空空洞洞的字樣就會新鮮了嗎？老實說，凡是專制政治的國家，無論古今中外，都有兩個階級，一是統治階級，一是被統治階級，列甯主義不要把統治階級喚做無產階級，把被統治階級喚做資產階級，換湯不換藥，而實際上真正的無產階級還是做了祖傳的胥手胥足的苦百姓，和其他要受公開奴戮的資產階級，一樣地要受專政家之壓迫，這只可說得是俄國專制到了列甯手裏換了一個朝代，列甯做了一個秦始皇，史丹林做了一個趙高，明明白白是開回幾千年前的倒車，哪裏還可以算得是革命呢？



列甯的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其最重要之點，我們已經分析過了，但是列甯主義是窮兇極惡的專政主義，專政家所最重要的是策略於

是列甯主義之策略，我們更不能不把它暴露出來，列甯主義之策略分兩種：

〔一〕戰略 第二國際的階級鬭爭，其唯一工具是國會，國會以外，幾乎無所謂階級鬭爭的方法，列甯主義者自詡他們比第二國際高明之處，就在於他們不全靠國會的立法權為武器，而另外採取種種非法的手段，利用許多勢力為工具，因此，列甯主義者的戰略就特別的講求起來了，他們的戰略多得很，這裏不過舉出一二重要例子，其餘有機會時再來貢獻罷。

例一，自一九〇三年一月到一九一七年一月，他們的秘密戰略是：

目的——推翻俄皇沙，廢除最後的封建餘毒，革命的主力——無產階級。

直接的後備——農民，

直接的工作——使自由主義的君主主義的資產階級陷於孤立，不獲與農民謀聯合，及不獲與沙皇謀妥協而延緩革命的進行。

力量的佈置——工人和農民同盟。

列甯以這一期的戰略為『民主革命的戰略』，所以他說：『無產者應該完成一個民主的革命，把農民的羣衆連合起來作無產者的同盟，這樣，就可把君主專制的抵抗力擊破，而使不穩定的資產階級陷於麻痺之境，不得顛動，』

我們要曉得中國共產黨自民國十三年以來，跨在國民黨的肚皮裏，大弄其金箍棒，就還是賣弄

列寧這一個戰略，國民黨努力於國民革命已經幾十年，共產黨拜了孫中山先生的一個俄國不肖徒弟，（孫先生說俄國革命之所以成功，還是因為學了他一點三民主義，可是列寧不肖，却要賣弄其既非牛克斯又非馬克斯的主義）做師傅，却要拿他俄國陳腐不堪的方法來對待國民黨，焉得不教孫先生的信徒們暗笑其愚駭？他們起初也算認識國民黨要打倒軍閥，這個目的是和他們相同，但是一加入到國民黨之後，他們却大發其列寧之迷，既想竊了國民黨已成的工人組織去做他們的主力，還想操縱農民組織為他們的後備，國民黨乃中國唯一的革命黨，他們却竟敢造出代表資產階級的謠言以誣蔑之，陰謀所以陷國民黨於孤立，使民衆不與國民黨接近，舉凡各地共產黨所有破壞國民黨與國民革命的事實，沒有一樁不是由於鈔襲列寧這一個策略的印板文章而來的，殊不知列寧的策略，用之以對付真正革命的敵人，尚有可說，若用之以對付革命黨，即成了反革命，所以中國共產黨的反革命罪惡決不是引列寧主義所能抵賴的，更深切的言之，唯其引用列寧主義，中國共產黨的反革命罪惡乃益著，

例二，自一九一七年三月到同年十月，列寧的秘密戰略是目的——推翻俄國以內的帝國主義，并退出帝國主義的歐戰，

革命的主力——無產階級

直接的後備——較貧苦的農民

最便利的形勢——帝國主義的歐戰延長，各帝國主義的國家發生大變亂，

直接的工作——陷小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者於孤立（即指孟希維克派）逼迫他們與鄉村工人聯絡，并與帝國主義妥協而放棄革命，

力量的佈置——工人與貧農同盟。

這一個戰略，是列寧所認為更進一步的作戰計劃，自一九一七年三月起，列寧以為已由民主革命到社會革命的時期，所以他說：『無產階級應該完成社會革命，其方法在於把半無產的鄉村份子連合起來作無產階級的護衛，以武力及暴動打破資產階級的抵抗力，并使農民和不穩定的小資產階級都陷入麻木不仁的狀態。』

我們看了這一個戰略，要注意比較它的內容，已和前面所舉的第一個戰略不同，第一，這個戰略，目的在於利用歐戰去做社會革命，現在共產黨在中國陰謀，却要鈔襲列寧的舊文章，沒有歐戰，却想製造一個第二世界戰爭出來，做他們反革命的燃料，只要看看最近英日俄各國的明槍暗箭，就可以知道他們是甘心以中國為世界第二次大戰的犧牲品，甘心做俄國併吞中國的導火線，他們是不要祖國的，但是俄國却要他們呼「蘇俄是我們的祖國，」！不知一般被狐狸精迷惑的人，看了這個戰略，也還有覺悟否？第二，這個第二戰略和第一戰略不同之點，就是第一戰略，農民是無產階級的後備，到了第二戰略，「直接的後備」之下農民已經不見了，其原因就是農民之外，又分出貧苦的農民出來了，這就是等於中國共產黨分析國民黨為什麼「左派」「右派」的一樣，分了之後，就要利用貧苦的農民去打倒農民，所以列寧纔說：「以武力及暴動。使農民和不穩定的小資產階級都陷入麻木不仁的狀態，」再參閱列寧利用農民做工具的理論，我們就應該恍然大悟，第一戰略中做直接後備的農民，直是做了工具；等到第二戰略實行之際，農民這個工具，已經用不着了，所以他們就要把農民打倒，打倒之法，就是從農民當中拆出貧苦的農民，於是又用貧苦的農民做工具，去打倒農民，以此類推，今日被利用的無產階級，和鄰近各國的無產階級，

甚至於原來同在一黨的孟希維克派，都是一時工具，到了明日，就立刻要被打倒，更推而至於被認為革命主力的工人，也不過是做了少數專政家的工具，以工具的資格而來的，還是要以工具的資格而去，什麼『爲無產階級的利益而革命』的話，都不過是狐狸精迷人的甘言蜜語，和刁唆肉慾的色香，等到無產階級的精血枯竭時，那狐狸精便要『又顧而之他』了：這便是列寧的主義和策略之祕奧啊！這種祕奧，着實地分析下來，還不過是我們中國的曹操『常使我負天下人，毋使天下人負我』的極端殘酷的犧牲其他一切個人而爲自己一個人的個人主義，真正的革命者，正要首先打倒這種個人主義，那還能容他在中國流行嗎？

（二）這戰術 戰術是實現戰略的具體方法，其目的在於利用一切戰鬥的形式和指揮無產階級組織的活動以期發生必要的最大效能，而取得戰畧的最大勝利，簡單言之，列寧的戰術，在於利用戰鬥方法和無產階級組織，這裏只能畧舉一二種戰術，以見一斑，

例一，決鬪時的戰術

「當革命正在成熟的時候，必須集中它的力量到敵人最易受攻擊之點，以求一擊即決勝負，要擴大我們的攻勢，使反叛的暴動爆發，這個時候，主力的先鋒之外，要把一切後備力量集合起來，纔是取得勝利的保證，」

關於這一個戰術，列寧曾經說過：

『切不要把反叛當作兒戲，我們的反叛行動一旦開始，大家都要牢記着，一定要把它做成功，纔能罷手，在最緊急的俄傾，要把比敵人更優勝的力量集合起來，否則敵人比你準備得更好，組織得更好，就要把你的反叛完全消滅，反叛一經開始，要拿最大的努力去進行，尤其

無論犧牲什麼代價，都要取攻勢，（取守勢是反叛的死証）敵人的步隊散亂的時候，必須乘機予敵人以致命的打擊」

## 例二，暴露敵人的弱點的戰術

「民衆必須要使他認識維持現狀之不可能，而努力求其推翻，并且要使他隨時能夠贊助我們的先鋒……我們的先鋒或許早已失了工人的同情，工人或許也失了民衆的同情，如果波希維克當時沒有決議參加克倫斯基政府的國會行動一點上面，使民衆認識國會的不用，認識帝國主義派的政綱之虛偽，認識與俄皇沙謀妥協之不可能，然後才認識工人與農民聯合的必須要，如果沒有這一個經驗，便沒有方法可以暴露帝國主義派的弱點，使我們取得領導無產階級的地位，」

列寧主義的戰術多極了，我的手也寫倦了，以上不過寫了兩個例證，就可以使我們明白列寧主義之所謂策略，不過是極造謠，挑撥，離間，煽動的能事，列寧用之於俄國，對付君主專制，尚有可說，而中國共產黨承受得來，却不敢施之於軍閥和帝國主義，反而施之於革命歷史最久革命信仰最堅革命主義最完備的中國國黨，學列寧而不學其所以用之之途，中國共產黨的反革命罪惡，其是萬死不赦的呵！

## 提防謹慎

陳孚木

▲維護國民黨的革命生命：：不要使土豪劣紳奸商市僧猖獗起來  
我們爲了甚麼而肅清共產黨？我們自不必思索的答道！爲了革命而肅清中國共產黨，他的破壞

北伐，他的破壞本黨組織，他的挑撥離間本黨的革命領袖，他的阻礙農工運動，他的攻擊三民主義，他的使民衆與本黨隔離，這種都是不忠實於中國革命運動，破壞了中國的革命運動，於是我們爲了革命而肅清他，這是很光榮的，很可以自誇的，

但是中國國民黨的同志們！我們要提防謹慎！我們不要使本黨的革命性消失，中國共產黨固然是本黨的叛徒，是國民革命的奸賊，同時他又却是土豪劣紳，買辦奸商的眼中釘，爲了懲戒叛徒，爲了驅除奸賊而肅清中國共產黨是應該的，如果爲了拔奸商市儈，土豪劣紳的眼中釘，而肅清中國共產黨，那麼黨裏的革命同志們，爲了本黨的革命歷史，爲了中國的革命前途，祇好擁抱着同聲一哭！

辛亥以前，革命的同志爲了推倒滿清專制，爲了推倒腐敗官僚政治，流了他們的頸血，擲了他們的頭顱，但是有人踏着烈士的血跡，跨過了烈士的頭顱，幹他那貪官污吏、奸商土豪的生活，民國十六年革命還不能成功，紅花崗的烈士，黃花崗的烈士，都是冤枉死了的，博得那些腐敗黨員，揚眉吐氣，升官發財，擺他腐敗官僚的臭架子，成全了許多新式的奸商市儈、土豪劣紳！現在我們應該覺悟了罷，有了這樣的失敗歷史教訓我們，要我們提防謹慎！我們全黨的革命同志，尤其是革命的青年，革命的工農羣衆，我們要繼續着出死力抵禦，不要使貪官污吏，因共產黨之肅清減少了指謫攻詰而任他放肆，不要使土豪劣紳，奸商市儈，趁着肅清共產黨運動當中，他也打起「反共」的旗幟，猖獗起來，

危險可怕的時機已經到了！肅清中國共產黨運動的熱潮中，顯然分出兩面，一面是熱烈爲了革命前途，血誠爲了擁護國民黨而參加肅清共產黨運動的，一面是爲拔去眼中釘，擁護個人利益，

甚而至想向農工階級報復而參加肅清共產黨運動的，露骨些說一句：「有爲革命而肅清共產黨的，有爲反革命而肅清共產黨的，行動雖一致，用心完全不同。」我們看罷！農工廳爲了押留壓迫工人的奸商，而那些奸商市儈竟然見之於公文說：這是違法律，礙治安，各界清黨大運動，不受民衆運動委員會之指導，而受制止，而向以反革命著名之總商會代表竟罵民衆運動委員會是背謬，這樣叫囂跳突的情形，竟回復民國十三年商團將叛時的氣象，這樣下去，陳廉伯我們可以同他拉手，稱爲反共的同志，陳炯明馮自由我們可以請他來做清黨運動的主席，反共則澈底矣，我怕國民黨的革命生命，要與共產黨同歸於盡！總理在九泉要下淚，我們革命的同志，跳太平洋不能滌此污辱，自戕不能贖亡黨之罪！

國民黨的同志們！我們要提防謹慎！我們不可使本黨的革命性消失，我們不可令土豪劣紳奸商市儈，貪官污吏，繼共產黨而亡了我們的黨，我們的槍頭，刀頭，筆頭，向着國民革命的叛徒中國共產黨進攻，同時也向反革命的土豪劣紳奸商市儈，貪官污吏進攻，我們要這些妖精怪物與中國共產黨同歸於盡，不要給他把我們與共產黨同歸於盡

我們深信，唯真革命才能消滅中國共產黨，唯打倒土豪劣紳，奸商市儈，貪官污吏，才能杜絕共產黨的根株，土豪劣紳，奸商市儈，貪官污吏，是產生共產黨的種子，是製造共產黨的機器，是本黨的毒菌，是本黨唯一的敵人，我們誓死不要使反動勢力復興，我們要全力維護工農羣衆，不受他們的壓迫而離開本黨，我們高呼！

中國國民黨革命的青年起來！革命的工農羣衆要起來！一齊剷除中國共產黨及土豪劣紳，奸商市儈，貪官污吏，維護中國國民黨的革命生命！

# 如何使共產黨沒有反攻能力

陳孚木

爲淵馮魚之技不可再……嚴緊組織貫徹工農政策是積極之工作

中國共產黨給我們爽快地打走了，但是誰人也不能粗心說，他一定沒有反攻的能力，他們是有組織的，他的黨員是有訓練的，我們不能把他視作「烏合之衆」一般脆薄，現在我們所最要注意的，就是「如何使共產黨沒有反攻能力」的一個問題，同時我們如果不是武力的迷信者，我們也應該知道這一個問題絕不是武力所能解決、

解決這個問題，我以爲在消極方面，首先要那些頑固而反動的先生們，心地開通些，不要太狹隘了而又糊塗了，把一切青年努力的同志都作共產黨看待，平時不屑睬他，有事時壓迫他，使他非變了共產黨不可，其次我們切不可使土豪奸商太得意了，令革命的同志被壓迫憤恨，覺得非表同情於共產黨無以生存，在積極方面，第一我們黨的組織太鬆懈雜亂了，要趕快使他嚴緊起來，第二廣大的工農羣衆，他是革命的基本軍隊，我們要注意他的生活營養，注意他的痛苦與束縛，我們不能使他感受不安與壓迫，因而潰散了甚或轉而爲我們的敵人，

幾年來最痛心的現象是共產黨拚命在本黨裏吸收奮鬥而又能幹的黨員，而國民黨內部却有人扛起排共的旗號，所做的工作，一向無非是拚命替共產黨「趕水捉魚」在他們藍色眼鏡下，一切與羣衆接近的人物，一切理論清楚，做工農運動，反對帝國主義的人物都是共產黨，不然也至少是共產黨的走狗，由了這種錯覺，他們便簡直不把這些同志認爲同志，譏笑怒罵，排擠傾軋，無所不用其極，於是這些同志有爲的被壓迫得旁皇無主，而共產黨却又乘機威逼利誘！只好將錯就



錯，入了共產黨的牢籠，於是乎國民黨使少了好些忠實能幹的黨員，而共產黨却增加了好些名將了，其次凡是革命性充分的人，他自然把土豪奸商，官僚劣紳看作眼中釘，他們要拔！這種眼中釘，唯一出路是做工人運動以對抗奸商官僚，做農民運動以對抗土豪劣紳，況且這又是國民黨重大的政綱，有黨員如此，本就值得嘉獎，但是我們要曉得，凡是頑固守舊腐化落後的人，一定是受了資本主義的淘溶最深，他們只管口裏漂高叫着扶植農工，但見了有同志去幫忙工人罷工，却不期然而然的咆哮痛罵，甚至至勾結東家壓抑破壞，對了農民運動的人，他們瞧不起這些窮賤農民，忽然抬起頭來與他們分庭抗禮，所以民團怎樣子橫行，他們倒不說什麼？農民協會稍為強硬些，他們却視為世道人心之憂了，農民協會有匪，這是不必諱的事，民團有匪，我怕成分更多，這個是整個的社會經濟問題，整個的治安問題，誰都怪不得誰，但是人們專是切齒於農會之有匪，民團之匪倒不以為異，這樣心理，依然是以瞧不起貧賤農民為出數點，這是和重男輕女，男的可以狂嫖浪賭，女子偷漢罪該萬死，同一樣的卑劣心理，因為這樣的心理，離去革命的觀點已經很遠，所以不自覺的總覺奸商土豪可親，工人農民可厭，同時土豪奸商，巴結官僚偉人的手段，自比工人農民高明百倍，所以頑固腐化，資本習氣最深的人與土豪奸商勾結也最易，黨內容許這種人存在，還且以為這是反共終始如一的同志，忠實可嘉，試問如何不令農運動朝氣正盛的同志，絕望憤激拂袖而走，與共產黨伍，你們祇管忿恨工農羣衆都為共產黨利用了，可惜你們未曾反省，你們替共產黨「趕水捉魚」的工作，做了着實不少！

現在把共產黨打走了，但是迷頭迷腦為共產黨「趕水捉魚」，想賠錢送賊的人正多，在肅清共產黨運動當中，有人與高彩烈着「同室操戈」，他們大旗扯起，打倒什麼的「左派青年」？打倒什麼「

自稱左派』？打倒什麼『K Y』，『L Y』，『T Y』？無中生有，白晝喊賊，（實則國民黨左派不成派，如果成了派倒是好現象，不至給共產黨指派如意，分割自如了），老實說一句，大家都不必鬧，左是不能自稱的，你們要從行動上証明，証明你的革命性是否保存獨立，右是不必生氣的，你們至好也以行動証明，証明你的思想行動是否與本黨的革命政綱不相背，現在我們說要把那些自居爲左的青年打倒，但是我們要知道這些青年，幾年來內受頑固腐化者的排擠攻擊，外受共產黨的威逼利誘，他們已經恍如，『梨花帶雨』焦頭爛額，如果我們說他們是共產黨一樣可殺，這大概自己覺得以前替共產黨『爲淵毆魚』的工作還沒有做完了罷，不然爲甚麼道理一定要把這些青年和努力同志區入共產黨才覺快意呢？如果說這些同志以前是和共產黨接近的便就可殺，那麼推算上去，照他們的意思，還怕要把孫總理鞭屍三百，這不是反動極了嗎？我們要知道，當兩黨合作時期，一般黨員能夠和顏悅色的與跨黨份子一致努力工作，一致努力爲黨奮鬥，這是守紀律而忠實的黨員所應爾的，那些躲在一旁說風涼話，或唉聲嘆氣，不做工作而祇會批評的就是腐化，到了黨裡危險的時候，那些能擺脫一切情感，一點不壞疑努力做肅清共產黨運動，到肅清共產黨後，一切以前共產黨所做的工作，他們都能担任來做，這些才是忠實而有用的黨員，那些想趁火打劫，排擠異己。甚而至勾結老年反動的人引爲「始終反共」的同志，這就是腐化，就是反動，這是『爲淵毆魚』，這真是共產黨的走狗！現在我們要使共產黨無力反攻，祇有嚴厲制裁這種『爲淵毆魚』的風氣，不要使黨內有爲的青年和努力的同志灰心，我們要培養扶植他成了本黨的幹部人材，我們不可以爲這種黨員都是勢利鬼。現在他們是不會入共產黨的，因爲共產黨現在失勢的原因，須知有人是以革命爲他的第二生命的，如果國民黨爲肅清共產黨，連帶把以前革命的策略都

拋棄了，富于革命性的人，他惟一出路就是跑入共產黨「燒冷灶」。於是乎國民黨真恰如共產黨之所願，剩了些昏庸老朽，腐化頑固，共產黨真有反攻之能力，國民黨之失敗，適如「秋風落葉」——其次說到了組織。我以為祇有組織堅固紀律嚴緊軍隊，才能作戰，才能追擊，才能消滅敵人，祇有我們黨的組織比共產黨堅固，紀律比他嚴緊，才能消滅他，令他沒有反攻的能力。國民黨的組織向來不及共產黨，這是不能否認的事實。國民黨黨員雖然多得很。但惟其是多，便受了多的害處。這些黨員除了入黨時填了志願書之外，一點與黨不發生關係。他們做了國民黨員與做中華民國國民一般無異。我們要使共產黨無反攻的能力，第一步要使他在無論那一塊地方都不能活動。在廣東這一次清黨運動，我們已經感覺第一步的工作已經失敗，因為一般黨員都不把這件事當作痛癢相關的事。共產黨依然活動，自動報告揭發的却沒有人。如果我們的組織是如共產黨般嚴密的。以廣州市而論有一萬三四千黨員，區分部有二百多個。這樣散開去可謂無微不至了。如果這一萬多黨員都義勇為黨，這就是本黨在市內有了一萬多很義勇的偵探，人人能够去偵察共產黨的消息。監視他的活動，盡黨員的責任報告給黨部，共產黨遠能够在市內活動麼，還能够散傳單麼，但是我們向來沒有這種訓練，黨員也向來不知有這種義務。上級黨部也向來沒有設置收受黨員秘密報告的機關。所以黨員對黨一點責任心也沒有，對黨裡一切重大問題。一點感覺也沒有。其餘各縣的黨部都是如此，雖然號稱有十六七萬的黨員，但這些黨除了享受「非現行犯不能逮捕」的特殊利益之外，他和普通人民一樣。對黨沒有責任的。這種的組織下去，想和共產黨鬥爭，陳獨秀所謂共產黨二十年可以成功，確不是一句誇張的話。現在我們非大大的覺悟，把組織紀律嚴緊起來不可。各縣市黨部須嚴厲改組。第一要點還要把黨員分級組織。使黨員有競爭奮鬥

的精神。初級的黨員他一定要替黨盡許多義務，他最少要為黨做精良的斥候，報告各方面的消息給上級黨部。並在民衆運動方面，他要是能够和反革命勢力實行鬥爭的人。經過一定時期之後，才把成績優良的提高為高級黨員。這樣國民黨才不是一個擁腫不堪，運用不靈的黨，多一個黨員得一個黨員之用。不是祇是有權利而無義務的。（現在係黨員才可作吏，和黨員不得擅行逮捕，完全是白給以權利而不課以義務，實為國民黨組織之最大流弊。這樣黨的耳目與力量才能週密地佈滿全國。共產黨才沒有活動之機會，無反攻的能力。

復次國民黨之革命使命，是要由政治革命而兼社會革命的。不單是講民族民權主義，尤要緊的是要講民生主義。民生主義是以各階級之生計生活合於平等公道為原則，其目的在維持人類之生存。所以民生主義的兩大原則。一曰節制資本，一曰平均地權。節制資本是限制私人財產，凡應屬於社會所有之私人營業，應收為社會財產，以發展公共幸福。平均地權是使無勞費之地價增加，盡歸社會，防止大地主之形成，和使耕者有其田。為求與民生主義之目的與原則相合。故國民黨最重要之政策是扶植農工。使不平的平，不均的均，便是革命的眞義。反是便為反動而非革命。故此如何提高工農羣衆的生活。如何解除他們的束縛，如何限制私人的利益，而發展大多數人民的利益，就是國民黨革命的最大使命。我們萬不能以共產黨所說與我們相類似而變易了我們的政策。我們要消滅共產黨。惟有實行這政策比他更認真。世惟有用眞貨然後可以挑僞貨，以僞對僞這是失敗之道。如果我們把共產黨打倒，并這政策也打倒。知有少數壓迫階級資本家大地主的利益，而忘記了農工羣衆的利益，這不啻是增加共產黨反攻的力量。再以革命的利害言。則工人農民是革命性最富，而又最力量的革命羣衆。資產階級革命已經是過去的時代。近世各國革命之

成功無一不是農工羣衆革命的力量。如果我們丟了這種革命的基本軍隊而不予以收容。這無異捨精練勇敢之軍不用，而去收編流氓土匪，這是自殺政策。現在有人乘肅清共產黨運動當中，竟然狂叫要解散什麼工會，這簡直是反革命的呼聲。是本黨所不能容的，如果說他的工人羣衆何辜，如果說他們多爲共產黨利用，那麼你們祇應打自己的嘴吧。你們何以不早做工人運動，你們做工人運動何以不徹底，你們何以勾結束家組織工會，你們何以時常與奸商市儈蛇鼠一窩，這都是使工人羣衆爲共產黨利用的原因，你們不應該內疚神明麼，現在我們應該有了覺悟了，我們不應該仇視任何工人農民，我們是不能壓迫工農羣衆的。我們壓迫地就是迫他對國民黨生其厭惡，就是迫他投奔共產黨向我們反攻。我們要使共產黨沒有反攻的能力，我們祇有乘總理的遺訓，誠心誠意爲農工階級謀利益，我們要與他相依爲命！

總結一句：我們怎樣使共產黨沒有反攻的能力，我們祇有嚴厲制裁腐化頑固份子之一「爲淵毆魚」。嚴緊我們的組織。貫徹扶植農工的政策——



# (七) 演講

蔣總司令演說辭

▲爲何要設國民政府

▲國民政府建都南京的意義和其使命

▲鮑羅廷及共產黨壓迫民黨的事實

▲中國已經到了生死存亡關頭

▲對於本人不當之批評

▲勉勵黨員及將士

各位同志，今天是慶祝國民政府，建都南京的第一天紀念日子，國民政府從成立到現在，已經有二年了，我們總理所以要成立國民政府，就是要憑這個國民政府來實現，我們總理的三民主義，使得我們中國完全由國民政府手裏得到國際上獨立自由平等的地位，并且要使得國民政府能夠自由行使職權，完全實現本黨的政策，如果受了旁的外來的及黑暗的勢力來牽制壓迫，弄得本黨的主義和政綱政策不能實現，這樣徒有國民政府之名而無國民政府之實，就不是我們總理所希望的國民政府了，國民政府自成立以後，到現在可怎麼樣呢，簡單的講一句話，就是受盡旁的一種特殊勢力的壓迫，實實在在不能行使職權，換句話說，就是不許國民政府實現，我們黨的主義和政綱政策，近且越發變本加厲起來了，現在我們國民革命軍的將士和全國民衆都要求建都南京，因爲這是總理自革命以來所決定的計劃，在這次肅清東南之後，國民政府委員，中央執行委員會委

員和中央監察委員，才能在這個時候得到一個自由的機會，盡將二年以來本黨裏頭所不應做的，違背本黨主義的，違反我們總理所定下來的政綱政策的，統統揭發出來了，所以中央監察委員會舉發出本黨，和我們政府這種受壓迫被欺騙的事實，國民政府之所以不能自由行使職權，完全是做了一個傀儡的毛病，最近中央監察委員會向中央執行委員會及國民政府委員，提出警告，謂現在武漢中央執行委員會和武漢的政府，叛了黨，違反了三民主義，本黨的紀律，和我們總理所定的政綱政策，你們中央執行委員會還坐在這地方，還不趕緊起來自由行使職權麼，中央各執行委員受到中央監察委員會這樣的一個警告，如果是總理的真正信徒，真正國民黨的黨員，聽到了這一個警告，看到了這個舉發書，稍有天良的，有信仰心的黨員，沒有一個人不切齒痛恨的，何況本黨幹部中央執行委員，現由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會議，最高的政治機關，決定國民政府建都南京，正式開始辦公，今天這個紀念日，在我們中國的歷史上，中國革命的歷史上，開關一個新紀元，這個新紀元是什麼呢，就是繼續我們總理從前的事業，并且開創我們總理以後的事業，今天這個紀念日子是有繼往開來的意義，不比旁的普通紀念日，還要比從前在廣東成立的時候，更嚴重，今天國民政府能建都在南京，是由惡戰苦鬥中流血犧牲了三萬多將士同志們，以及一班委員在重重壓迫之下奮鬥出來的，最大光榮的一頁，總理定下來的革命政策，第一個是要打倒帝國主義。第二個是聯俄政策，第三個是扶助農工政策，這三個政策，是總理手定下來的，打倒帝國主義政策凡我們忠實的黨員同志，應該奮鬥到底，寧可犧牲一切，對於這個原則，無論到什麼時候，是沒有變動的，第二個聯俄政策，總理之所以要聯俄，因為蘇俄是以平等待我的民族，所以總理決心聯合蘇俄來共同打倒某主義，現在我們黨政府對於聯俄政策，沒有變更，仍舊是繼續進行的



，至於我們中國國民黨裏面的共產份子，要開除出去，這是我們黨的問題，不過蘇俄的代表鮑羅廷，所以經過壓迫欺騙我們的事實，三年以來是很多的，實在不是一時三刻所能講得完的，不過最近有關係的一件事情，我可以報告於各位同志，我在正月到武漢去的第一天晚上，在宴會場中，我講完了話，鮑羅廷是在最後講話，他居然公開的在宴會中間批評本黨不好，最要緊的一點，是說我們革命軍裏面有摧殘農工的行為，而且對本黨領袖詆毀誣蔑得無微不至，最後警告我說，（蔣介石同志，我們三年以來，共事在患難之中所做事情，你應該曉得，如果有壓迫農工反對C P的這種事情，我們無論如何要想法子來打倒他的）各位，他對於本黨，雖沒有指明那一個，但詆毀恐嚇是很顯明的事實，當時因他是最後的演講，他講完之後，我本想起來質問他，不料主席徐謙就宣告散會了，所以當時沒有質問他，到了第二天我就問他，（你所說的話完全沒有根據，你講出來那一個軍人壓迫農工那一個領袖是摧殘黨權，）當時我同他講的時候，是顧孟餘做翻譯的，他竟答不出話來，我說，（你不能說這種沒有根據的話，你是一個蘇俄的代表，你就不能這樣破壞本黨，你們蘇俄已不比三年的蘇俄，現在的蘇俄在各個看起來是一個強國，并且還有人說你們蘇俄是一個紅色某主義者，你如果這樣跋扈橫行的時候，如昨晚在宴會中間所講的話，我可以說凡真正的國民黨員，乃至於中國的人民沒有一個不痛恨你的，你欽仰中國國民黨，你仍是壓迫中國的人民，這樣並不是我們放棄總理的聯俄政策，完全是你來破壞我們總理的聯俄政策，就是你來破壞蘇俄以平等待我民族的精神，）後來我回到南昌的時候，我將這種情形報告於黨部，黨部以主席名義正式通電給第三國際，說鮑羅廷在中國壓迫我們中國國民黨，詆毀我們國民黨領袖，希望你自動的召他回去，不使得我們中俄二國聯合戰線來破裂了，這個電報打去之後，沒有

回電，後來政治會議提出來，用政治會議的名義，再正式發去一個電報給鮑羅廷，請他趕緊自動回去，不要失了面子，希望他自己回蘇俄去，繼續我們中俄兩國的聯合戰線，可是第三國際沒有回音，鮑羅廷也把我們中央執行委員會的信，置之不理，這是什麼道理，我們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通告連得回音都沒有，這是不是總理聯俄政策，總理聯俄政策，是不是這個樣子的，所以看來，蘇俄第三國際或者沒有接到這個電報，或者是看錯了電報，如果接到這個電報沒有看錯的時候，不答覆我們，是蘇俄眼中簡直沒有中國國民黨，不配做其以平等對待的民族，那末難怪外面一般人講，蘇俄是紅色某國主義者了，我們國民政府自成立以來，就請鮑羅廷做顧問，總理逝世以後，鮑羅廷就目中無人了，他實在不想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實行我們中國國民黨的三民主義，如果有一個國民政府委員或中央委員想自由行使職權的時候，老實講一句，鮑羅廷就要想法子擾亂你，使你不能够站在廣東，甚至不能許你住在中國，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國民政府如果再不設法自由行使職權，不但是對不起我們總理，對不起一般的黨員，而且對不起我們全國的國民，并且也對不起我們自己國民政府今天成立了，這是本黨的惡戰苦鬥艱難卓絕中間成立起來的，並且今天起正式開始辦公行使職權了，我們總理平生所希望的最大目的，可以說已經實現了，自從今天起我們就有繼續總理事業的機會了，各位同志要知道，現在這個機會雖已經得到了，不過我們若不努力奮鬥，以爲到了南京，國民政府已在南京建設好了，自己的精神就漸漸的墮落下去，把三民主義不當作一回事，甚至於比從前還要不如的時候，那末……我們真是要做本黨的罪人了，不僅是如此，各位要曉得，如果這回我們國民政府同國民黨，不能够依照我們總理所預定的計劃政策一一實施起來的時候，國際的形勢，和革命的環境，恐怕絕對不容

許我們中國再有翻身過來的日子，民國十五年來，因為因循敷衍，所以弄成這個烏烟瘴氣的局面，要是國民政府仍然不能把責任在肩上擔負起來。我們大家又不誠心誠意的擁護國民政府，即中國一定要亡，而且滅亡的時候，就在目前，國民政府使命是什麼，國民政府是來救我們中國，解放我們中國四萬萬的同胞的，所以各位同志從今天起，更加要努力奮鬥，不然我們的革命前途未可深抱樂觀，大家都曉得中國自有歷史以來，尤其是最近的歷史，一到建都南京之後，革命的精神就散漫下去不僅如此墮落而已，弄到非自相殘殺同歸於盡不止，這是很明顯的，太平天國的時候，同我們總理民國元年建都南京的情形，一個樣子，一般黨員以為建都在南京就可以安樂了，於是日想升官發財，什麼嫖賭，穿吃的壞事都做了起來，結果養成了許多官僚化，紳士化的敗類，還有那個講三民主義呢，連到三民主義都不願意提出來了，這樣情形，中國焉得不亡，本黨焉得不敗，所以請各位要萬分注意，這回就是我們最後的一個責任，各位同志，中國成功，固是在我們身上，就是中國滅亡，也是在我們身上，所以我們不能不奮鬥、不能不努力，現在中國已經到了生死存亡的關頭，也就是一髮千鈞的時候，至於成敗利鈍，非我們所應顧慮的，我們只有快刀斬亂麻，以敏捷的手段，對付反革命派，使得我們總理主義能够早日實現，使得我們總理靈柩可以趕緊搬到紫金山來安葬，現在國民政府已經成立了，中央黨部已經開始辦公了，這個時候黨權已經恢復了，本黨完全可以自由行使職權了，我們有這樣的一個機會，就要拿黨權真正提高起來、各位要曉得這回我們千辛萬苦，千死萬難的中間，才恢復了這個黨權，我們便要受黨的指揮，聽黨的命令，除黨以外沒有什麼比黨更高的東西，如果能這樣才算得真正恢復黨權，不然，我們雖然恢復了黨權仍是要亡的，有許多人批評我，說蔣介石現在做了土耳其的基瑪爾，或者說蔣

介石已做了意大利的蒙梭利尼，這種議論就是要形容蔣介石是一個軍事獨裁者罷了，各位同志，我介石還不配做基瑪爾，也不配做蒙梭利尼的，我只要做我們總理的一個忠實信徒，本黨的一個忠實的黨員，就是我們總理的三民主義實行者，如果我有違反總理主義的時候，隨便那一個同志都可以來打倒我，都可以來槍斃我的，我蔣介石絕對不會做蒙梭利尼，如果我弄得中國發生一個（法西斯蒂）的時候，那末隨便那一個同志都可以懲罰處分我的，現在我對於本黨和政府，只有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對於個人生死成敗一切置之度外，只希望黨權真正能够提高起來，總理的事業，能够由我們各位同志繼續下去，使得我們總理的精神，真正不死，今天我們國民政府建都南京，可以說是達到了，我們全體將士拋了多少頭顱，流了多少鮮血的目的，而本黨全體同志，以及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中央監察委員會委員，同國民政府委員，一番苦心孤詣的目的亦已達到了的，現在我們軍隊，軍紀風紀，天天壞了下去，對於儀容態度，服裝威嚴，要是詳細的去調查，沒有一件可以看得過去的，這爲什麼，是兵士壞嗎，決不是的，事實上就是我們官長現出來的一種墮落，大家以爲現在東南既下，我們大家可以快活一點，對於士兵的管理訓練，以及各種政治工作，就怠懈下去了，所以弄得軍紀風紀天天腐敗下去，并且官長夜間不在營房裡居住，弄得值日官都不能按照規定時間起床，如此精神，便一天不如一天，這樣下去，國民革命軍就糟透了，如果不趕緊糾正過來，這種軍隊必定要失敗的，還有各機關辦事人員，都是暮氣沉沉，好像垂死的光景，於每天早晨七時打電話，無論那一個機關，都是沒有人聽的，你想腐敗到這步田地，革命的前途，危險不危險呢，考察他的原故，就是我們的官長，確實沒有一點留意，沒有一點關心，弄得辦事無規則，無條理，精神不緊張，我在南昌的時候，經申申告誡各官長，不許嫖賭穿

吃，可是今天講過，明天忘了，這種腐敗的情形，難怪人家要說我們國民黨員墮落，我們國民黨黨員給人家看不起，各位同志，現在中國國民黨權已經提高起來，恢復轉來了，我們要奮發精神，發揚光大，千萬不要把我們國民黨的事業，從我們手裡衰敗下去了，這就是我今天所講的最要緊的一點，本席今天所講的，只有這一點，請各位盡量指教，并隨便討論，如果對於我的話有懷疑的地方，還請大家起來質問，得一個了解，

胡展堂先生演說詞

——五月二日在國民政府紀念週——

各位同志及同事們，今天我們舉行紀念週，在南京的同志，到得許多，我們對於定都南京的事，前此舉行慶祝典禮的時候，已發表過了，大家也很知道，現在我們要本着總理革命的精神，及已往事業，一致打倒反動派，我們當繼續努力，用最大的必要的手段，處理共產黨，我們以黨救國的意義，就是要能抵禦強力，現本黨發生共產黨搗亂大危險，將國民革命的戰線分裂，廣州福建江西上海各地的共產黨員，以為此後可以用共產黨來替代國民黨了，所以上月的陰謀，各處都是一樣的發生，本黨重要人員，早已知道，所以將搗亂份子，一鼓而殲滅之，若再遲一禮拜，不知要鬧到怎樣地位哩，這是忍無可忍，纔用這定亂的方法及手段，來壓倒他們，本來國民黨，經總理幾十年革命奮鬥的精神，有黨員數十萬為中國唯一大政黨，在歷史上時期上說，也是最大最久的黨，總理定下了的政綱及主義，代人民謀解放的方法，本是很有力量的黨，好像一個人，無論吃何種食品，都可消化一樣，這次幾乎被共產黨破壞，其原因可分二種，（一）共產黨的陰謀，總理所以容共是要共產黨黨員用正當手續進黨，是使其個人加入，作革命工作，不是要他來假本黨

之名，作共產黨的事實的，現在他們破壞北伐，傷我們革命軍的領袖，用無聊的宣傳來顛倒是非，分開我黨的團結力。若然他們的陰謀可以成功，則吾黨無類矣。〇〇應責備我們本身，因為我們團結不堅固，所以他們有機可乘，即以程潛而論，自以勢力雄厚，革命有功，事事自專，還有黨員對黨不甚密切，其故因組織不其，所以使共產黨乘機搗亂，又一部分黨員對於本黨政策黨綱不大明瞭，設向一黨員，問以中央黨部規定何種政策，彼必不能答，再若問一區黨部或區分部內的辦事人以組織方法，亦必罕有能答者，且各處黨部集會時，黨員都不熱心赴會，廣東黨員很多，但每次開會，有幾區分部到者寥寥，有些黨部內黨員名字很多，而辦事人很少，區分部是黨的基本，其本不固，那能有好結果呢，譬如打仗兵士不好，未受訓練何能打勝仗，革命黨與普通黨不同，別黨黨員專供賄選投票而用，本黨則不然，本黨黨員要本着黨綱及主義而奮鬥的，現在共產黨的陰謀搗亂對我發生極大的危險，第一固由共產黨的陰險，但也是我們黨員不努力，不知這政綱的原故呵，現在革命方在開始的時候，不要再忽略了，對於黨的趨向及方針，總要明白，我們應放在黨的指揮之下，為黨而犧牲，總理說，黨員無自由，黨員應求黨的自由，各黨員應為黨而犧牲，但犧牲不是因一時血氣而喪命，是要作大的犧牲，有益於黨國的犧牲，革命黨有大的毛病，是興奮與浪漫，本黨紀律是與軍隊一樣嚴明的，軍隊要紀律，是使士兵不散漫，若散漫則仗鬪力微，黨員也是一樣，散漫則人各一心就失去團結力了，現在兄弟所尚要講的即各位同志服務政府，有一缺點，即不能恪守紀律，黨員服務，要比任何人努力，守紀律方是，有些同志，因不知黨的意義，使指揮者不好行職權，比方兄弟前曾兩任秘書長，每天未到辦公時即來，晚間過了辦公時還是不去，但是那些辦事的人，却屆時不到，未屆時即走，我一人那能監督得許多，而且有

些是追隨總理多年的人，又是革命家，我若去責備他，他們一定說我是官僚派，我們無論在什麼地方服務，總當努力，不能說指揮者不好，還有我們不要自命是官僚我們是有紀律有統系有目的的革命黨人，若自以為是官僚，那就壞了，有些人以為入黨可以得便宜，於是找機份子，來要求加入本黨了，其實本黨黨員，不惟不能得便宜，還要吃虧哩，譬如平常人犯了法，可以從輕發落若遇國民黨員犯法那就不行了，那個罪一定要比普通入加重些，因為黨員是代社會服務的，是為黨國服務的，所以黨員，尤當努力護黨救國，為黨國而犧牲自己却享很少幸福，黨員遵守紀律，不可放蕩，如軍人之守軍令然，苟自以為係老黨員，可以隨隨便便，可就壞事了，至於奮鬥，要無驕傲心理，纔有進步，我們要知道這樣大的國民黨，怎麼被共產黨搗亂得這樣，照此一想，那驕傲即沒有了，辛亥革命，本可以統一南北，所以失敗的原因，及總理以主義為什麼不能實行，就因為黨員太驕傲，不接收總理的主義，假若黨員以後還是要驕傲，總理主義永無實現之一日，革命事業，永無成功之期，驕的這樣東西，所以能侵入的，一是一事本不可成，而竟成了，如辛亥革命，本來不料這樣的快，而竟於短時間成功，所以便生驕傲心了，如以為滿洲尚未完全推翻，民生尙未能實行，那就不致驕傲了，現在國民黨被共產黨侵入，是如何可恥，三民主義尙未實行，是如何可惱呀！這樣一想，即不會驕傲了，如以為共產黨已肅清，可不必憂慮了，驕傲心必立見，滿字也是要不得的，因滿了之後，即不能進步，各位同志，努力工作，現在秘書長鈕同志是很好的同志，大家應一致的幫助他，

陳孚木先生演說中國共產黨陰謀破壞本黨之經過

各位同志，今日特別委員會民衆運動委員會特請各位來開會，要把中國國民黨這次為什麼將

中國共產黨肅清，理由在什麼地方，向大家報告一下。

在民國十二年以前，當時本黨有許多同志，犧牲其性命頭顱，努力去做革命的工作，但因為分子複雜，主義的訓練未能嚴密，便有一般頑固腐敗的分子，跨過同志的血跡頭顱，向升官發財的道上走，他們不知道革命是為大多數人謀利益，他們贊成革命的用意，是想自己升官發財，總理覺得這樣下去，本黨的前途是沒有希望的，不使新分子加入，有清晰的思想的青年加入，鞭策激勵老黨員同去革命，那國民革命是難達到目的的，於是便容納中國共產黨份子以個人資格加入我們國民黨，當他們加入本黨的時候，他們自己說是能夠革命，而且知道中國是一個經濟落後，工業不發達的國家，不能行其共產主義的，中國目前最需要的是解除一切束縛，求得自由平等，而求中國之自由平等，非打倒帝國主義不行，打倒後才講共產主義不遲，因為中國將來可以做到共產社會也不定的，但或者要在幾百年或幾千年以後是還未定的，總理以為共產份子能捨其不適合中國國情的主義而受本黨約束，服從本黨紀律，信行本黨的三民主義而加入國民黨，共同集中於青天白日旗幟之下，為國民革命而努力，是無不歡迎的，并且要有一般新進的青年同志，督促年老落後的黨員，激勵他們的志氣，大家一齊向前奮進，所以容納共產黨份子加入本黨，但他們自加入國民黨之後怎樣呢？

第一，是以黨團的作用操縱把持中國國民黨，尤其在總理逝世之後，以為本黨失了導師，以為本黨不算什麼東西了，於是用種種陰謀破壞，進行日烈，我們要知道一黨的組織是十分重要的，組織不好是不能革命的，組織要和軍隊同樣的嚴密統一，然而自共產黨加入本黨之後，本黨黨務全為他們黨團所操縱，大權落在他們的手上，本黨現在號稱百萬黨員，但真的黨員恐怕找不上千



幾人，那能深切了解主義政策，能奮鬥而為大多數人謀利益的，更可說沒有幾個，在這個情形底下，共產黨便是正中下懷的他便拿着了組織部派他們的黨羽入鄉去辦黨，表面看來似乎是很能力，其實笑話，共產黨派他們的同志做組織籌備員，他們只要選舉勝利便算，而所謂黨員，不管黨員的質量如何，祇要人數多可以運用他來挾持本黨，他們到鄉村去，不管土豪劣紳或混沌的人，祇要召集來開一個大會影一個像，填了志願書，便說有幾百黨員了，實際上是招一般土豪劣紳入黨，想把整個的國民黨腐化為土豪劣紳的黨，本黨分子雖然不免有更壞的，但共產黨把持組織部，攪亂本黨的組織，使本黨主義不行，紀律不行，這是共產黨陰謀破壞本黨的初步。

第二，本黨是革命黨，是為大多數人謀利益的，大多數人在什麼地方，就是農工羣衆，本黨歷次的宣言，和本黨的政綱，都表明要扶助農工的發展，然而實際怎樣？有人說國民黨無羣衆，不願扶植農工，那裏曉得是有人在整牆脚，使民衆離開本黨，說本黨有老朽分子，不要民衆，關於這一點，我們固然要自己慚愧傷心，本黨確實有些頑固守舊而官僚化的人，他談他十八世紀的農工革命理論，一面說扶植農工，却一面反對農工運動，他對於本黨青年而思想清楚的黨員，努力為農工做工作，他們便站在傍邊批評譏笑，說這是共產黨的走狗，是共產黨的工具而極力加以排擠，致令一切努力的本黨青年，無地立足，迫他們不能不加入共產黨，這是我們最可恨的一件事，同時共產黨的陰謀更進一步，不論你國民黨員怎樣能奮鬥，去組織工會組織農會，他們必又用黨團去操縱，甚且不擇手段的勾結東家，務使這個真正純粹工人組織的工會分散為止，或者看見本黨做農工運動的不受他們指揮，使用一個口號說某人是右派是反動派，不是為農工謀利益的，本黨許多同志我相信都會經受過這種痛苦，他們挑撥離間壓迫我們同志，實在令人痛心得很。

又拿農民協會來說，本黨扶助農民，爲農民謀解放，要把幾千年遺下來的土豪劣紳封建勢力剷除，先要扶植一般真實窮苦勞動農有勢力，團結與土豪劣紳鬭爭，才能解決農民問題，故出全力去扶助農民組織農會，但數年來一切本黨忠實黨員所組織之農民協會都不能成功，省農民協會是被他們把持了，不惜勾引一般劣紳土豪大地主混進去搗亂，致廣東竟有土豪劣紳把持的農民協會，本黨同志把持所組織純正農民的農會一個也不許成立，同時黨內那些不長進的黨員，憑他封建的思想，以爲民團是可用的，不惜幫民團來壓迫真正農民所組織的農民協會，內外夾攻，於是那些努力的青年黨員，不被頑固黨員之排擠而走入共產黨，就是爲了避免共產黨之壓迫，爲求所組織的農會能夠易於成立，而加入共產黨，於是本黨農民運動的計劃，根本失敗，本黨民衆基礎，根本動搖空虛，弄到有今日的險象，

第三，我們要知道中國革命能成功，工農能解放，中國能得到自由平等，是要靠武裝同志去北伐，將軍閥和帝國主義打倒，但本黨幾次北伐，共產黨因爲不利於己，時常加以惡意的批評，第一次孫大元帥在廣東這個困難的情形中，商團醞釀反動，陳炯明沈鴻英的反革命軍隊四面來壓迫本黨，大元帥爲解放中國全民衆呻吟於軍閥鐵蹄下的痛苦，親自督師北伐，但中國共產黨機關報嚮導週報竟首先反對，後來總理扶病入京，號召開國民會議，并帶了三民主義要向北方民衆宣傳，但共產黨不願三民主義傳播到全中國民衆去，不願北方民衆接受本黨的救國主義，因此說總理北上無非是想與北方軍閥分贓，到了去年蔣介石同志督師北伐，嚮導週報又說本黨北伐非革命，要是革命的當在軍事未達到以前，那裏的羣衆先有組織，否則便不是革命，但事實上在這個時候，農工被軍閥壓迫得這般慘，沒有武裝同志的努力，從何解放，我們深知道在中國那種封建社會

情形之下，何處農工羣衆要得到解放，是要靠那革命的武裝同志，頸血洗滌過之後。不然唱什麼高調都是空想，他們反對北伐骨子裏的意思，不過要等到共產黨在那裏有了充份力量，組織堅固，共產主義宣傳有基礎。然後國民黨才好來，否則就是爭地盤，就是反革命，當本黨打下武漢後，蔣同志領了大軍，向長江下游前進，而俄代表鮑羅庭在漢口說，現在不用打倒孫傳芳張作霖，因為他們不過是路上的死屍，是不礙事的一種廢物，最要提防的是另外一個敵人，他的意思是說打倒張作霖不難，打倒國民黨才是難，要打倒國民黨，便不可令他在長江得勝利，統一中國太過快，他們的工具鄧演達也說肅清長江下游，是蔣介石要爭地盤，張作霖的大兵一定要下來的，津浦路之戰，他必會全軍覆沒的，我們武漢不用理他，換句話說，他們是想北伐不要快成功，要等到他們有相當力量之後，才要本黨武裝同志跟着他們的腳跡走，做他們的替死鬼，待他們運動成熟之後，我們何時統一了中國，便何時亡了國民黨，當共產黨在武漢種種陰謀正在進行的時候，兄弟曾到上海一次，體察各方面的情形，那個時候恰是上海第一次大罷工，我們對於這些熱誠爲黨而罷工，甚而至於被殺身死的工友，我們當然十分悲哀敬重的，但是我們考查他們的內幕，他們那些工友們死得實在冤枉，他們是爲了擁護國民黨歡迎北伐軍而死的，但不料內幕竟有人利用他們去反對國民黨，抵制北伐軍反對蔣介石同志而致死的，他們的計劃要先要共產黨的勢力佔領上海後，國民黨的勢力才可以來，他們第一次要試試共產黨在上海力量，工人能否完全給他們利用，所以第一次僞說爲歡迎國民黨，歡迎北伐軍，歡迎蔣總司令而罷工，上海工人以熱心擁護本黨罷工了，這次罷工被軍閥孫傳芳殺了不少，這是很可痛心的事，但共產黨以爲工人可以完全利用了，所以第二次又號召罷工，竟提出一個口號，是歡迎北伐軍不歡迎蔣介石，因蔣是反革命

不革命的，他是來竊地盤的，老實說，蔣總司令奉本黨命令，出師北伐，真的爲他個人嗎？這我們很明白完全不是的，反過來看，共產黨現在極力拉攏的唐生智是什麼東西？在去年六七月以前，他還不知三民主義是什麼，只知道整天的帶着他的部下打坐誦佛，他受吳佩孚的壓迫，才來加入本黨，他這樣拜佛佞神的人真能够革命嗎？能比由廣州打到汕頭，由汕頭回師廣州，由廣州肅清南路，再提師北伐，攻入武漢，克復南京上海的蔣介石同志還革命些嗎？但共產黨人說唐是革命的，蔣是反革命的，這不是欺人嗎？

第四，中國共產黨攻擊本黨說，本黨內有反革命份子，有老朽昏庸分子，要加掃除，這是錯的，一日不除去反革命派，本黨是無望的，革命是不能成功的，他如果真心幫我們去掃除，我們且要感謝他，但掃除反革命和昏庸老朽份子，萬不可又拉了同樣的人來代替，他們說張靜江同志是昏庸老朽分子，現在我們不用說他是好是壞，但我們要知道至少張同志的革命歷史很長，他曾犧牲金錢安樂爲黨爲革命而工作，彭澤民是什麼東西？他的昏庸，他的老朽，不比張靜江同志更甚百倍嗎？然而他們說彭澤民是最革命的，所以國民政府委員，什麼部長要拿給他做，陳其援誰都知他是滑頭無恥的政客，最是一個反革命的人，而在武漢共產黨的目中却說他是革命的，他們在這種方法來分散國民黨的領袖，如果真心要清除反革命份子，昏庸老朽分子，豈是這樣做的？他們不過是要排除本黨忠實領袖，以爲領袖倒了，本黨便無辦法了，使本黨所領導的革命羣衆也無辦法了，這實在可殺！

第五，我們已知共產黨員在中國國民黨內用種種陰謀破壞操縱本黨，同時要知道蘇俄代表鮑羅廷更是操縱本黨的要人，他如真心幫中國反抗帝國主義得到自由平等，便應該誠實爲我們打算，

他本不應該造成陷阱令我們跳下去，却用挑剔的話來破壞本黨對於民衆的信仰，冷淡我們對革命的熱情，如戴季陶同志赴日，是政治會在粵時決定的，那時以為北伐軍到了武漢，地盤擴大了，形勢益加險惡，孫傳芳還未打倒，張作霖又有幾十萬兵，若果一直衝下來，革命軍是很難抵禦的，於是鮑羅庭便獻議派戴同志去日本，因張軍閥的後臺老板就是日本帝國主義，我們要阻止日本幫助張作霖，不能不派人去打動日人的心，我們要對日本人說，張作霖打勝，日本得不到什麼好處，如張失敗，那日本連年在東三省一切投資和取得的利益也是無法維持的了，日本最好的態度，就是放棄侵略政策，以平等待我，才能得到互相利益，這件事是很需要的，因此決定派戴同志去，但當戴同志去日後，嚮導週報便攻擊說，戴季陶是負了蔣介石的使命，去勾結日本帝國主義者，要向他借幾百萬債，要賣掉工人的利益，各位試想，這還成什麼話？他們串成了詭計給我們上當，我們上了當後，他却反轉來攻擊，設使他們不是良心盡喪，立心破壞，便不應該這樣公開的造謠中傷冤枉我們，一方他們又挑動民衆對革命軍的同情心，和對本黨的信仰，說本黨摧殘農工，要與奉張妥協，殊不知主張與張作霖妥協的是共產份子李大劍，他們一方容許他的黨員主張與奉張調和，一方又在嚮導機關報上說本黨蔣同志與奉張妥協，這真可惡極了！蔣同志覺得鮑羅庭的陰謀詭計不能再容忍了，故打算要解除他顧問之職，本來鮑羅庭不過是本黨所聘的顧問，解去職務，本黨是有自由權的，但鮑羅庭不肯走，反跑到武漢，召集武漢一部分的判徒，向本黨作破壞的宣傳，說國民黨不能代表民衆利益，壓迫農工，那時在南昌的譚延愷朱培德陳公博各同志，聯名寫信給鮑羅庭，說你鮑先生以前對本黨的努力，我們是非常感激的，但是現在黨內發生糾紛，我們很希望你不可因個人的去留，致令本黨內部分裂，國民革命前途發生障礙，而暫時離開

中國，這封信是寫得很婉轉的，同時也寫信給孫夫人勸鮑離開中國，但鮑老着臉皮。並不肯行，他更變本加厲在武漢開聯席會議，弄出許多提案，有些還沒有什麼，內有二點是與本黨極不利的，一條是開國共聯席會議，一條是要使共產黨員在國民政府和省政府執政，這個根本與孫總理以黨治國和容納共產黨份子個人加入本黨的原意違背！他們當初以為這樣提案提出，蔣介石同志一定不答應的，如此便有所藉口，說蔣同志反對本黨最高機關的決議，是反革命，便乘勢把他免職，他們這種詭計決定之後，便派陳銘樞謝晉帶了提案去徵求蔣同志的同意，蔣同志知道這又是鮑羅庭陷阱之一，雖然明知其提案不對，當時形勢險惡不能不暫時容忍，因全部接受他們的提案。他們知道蔣同志不入陷阱，于是又派人去見陳銘樞同志，要求他即晚表示態度反對蔣介石，陳同志答他說，介石如果獨裁，要變成新軍閥，那我一定反對他的，現在他未真的做出事實來，所以要考慮考慮，他們說不行，定要今晚決定，否則明天開會要你出席報告便難過，他們這樣的迫他，更一面從武勝關調了軍隊回來，一面以為陳銘樞是一個血性的人，無理壓迫他，他一定反抗的，於是便趁勢解決他，同時却說他受了介石的主使反對中央，免介石的職，陳銘樞知道他的詭計，於是說要我講是不來的，我離開這裡算了罷，種種陰謀，他們都做得出來，本黨同志，有血性的革命的，那能忍受這個，不該忍受便應該起來反抗他，他們知道本黨和他分離一定要召集第三次代表大會來解決一切，但若大會裏各代表純粹的國民黨員佔大多數，那他們破壞本黨計劃是不成功的，於是看見各地方黨部有國民黨純粹分子，而又能很努力的在那裏主持，便要解散，如廣東江西福建的都在內，使你不能為黨工作而止。

共產黨這樣子壓迫，凡是有血性的人都不能忍受的，所以向來與世無爭的名流，到這個時候。

也不能無爭了，如李石曾吳稚暉蔡元培等都本來與世無爭的，到這時候他們也不能不爭了，他們爲什麼要爭？就是看見國要亡了，黨要亡了，爲救國救黨不能不爭！因爲這樣彼此都不約而同的到了上海，大家見面之後，覺得如果再不想法子解決，國民黨便從此覆亡了。我們最初以爲本黨不一定要握政權的，我們可以總退却，讓他們共產黨份子主持試試看。我們知道本黨以前的缺點，就是沒有人去專心辦黨和做民衆運動。我們黨裏的一切領袖們，可以都不在軍事政治上活動，大家退下來努力辦黨，我們也可以脫下了軍服西裝向鄉村去做工農運動。但這還是我們的空想。共產黨何種辣手不可下，你到省黨部去麼？他把省黨部解散，你到縣市黨部去麼？他把縣市黨部解散！你到區黨部區分部去麼？他把區黨部區分部解散！就算你要做黨員，他還得把你黨籍開除。你還辦些什麼？活動些什麼？於是我們於接到解散省黨部的消息以外，不久我們并接到武漢的電報已開除蔣介石同志的黨籍了。足以証明我們的推測不是錯的。本黨受了共產黨這種種侮辱與壓迫，除非我們是賤丈夫，是懦弱者，或者可以忍受那『唾面自乾』的恥辱，推得起那被人打而不還手的冤屈。但我們不是賤丈夫，不是那懦弱的道德家，我們是一個革命者，橫逆之來，我們一定要反抗的。我們是革命。却有人說你不是不革命，不許你革命，那麼，我們惟有努力把那指我們是不革命，不許我們革命的中國共產黨打倒！我們是爲了實現三民主義，爲了中國之自由平等，爲了全國農工羣衆之解放，而打倒中國共產黨！

此外還有一事要附帶報告的，當汪精衛先生，由法國回來的時候，汪先生知道黨內很多糾紛，非快回來共同維持不可。於是由法國經俄國回來，在莫斯科逗留了五天，拍過幾封電報回來，報告回國的消息，但是都給他們扣留了。汪先生到海參威，他們弄一隻俄國船想把他一直送去漢

口，派了周恩來做黨代表做監督。幸而那天船到上海。天晚不能入吳淞口，便在那裏停了一晚，汪先生知道蔣介石同志在上海，他便要上岸見介石同志，爲的是要實踐他的前言，但是周恩來不許他上岸。汪先生沒法便對他們說，『現在祇有兩個方法，一個是你把我網起，一個是我跳海，』他們無法便許他上岸了，這是實都是汪先生自己說的，確否由汪先生負責，汪蔣見面之後，知道共產黨種種陰謀，當時汪先生也很堅決地要和共產黨分離。同時并擔任電召武漢本黨忠實的執行委員到南京開會。但電發四日不見覆電，大概這種電報都如莫斯科時的電報一樣，概給他們扣留了，無從達到！

從以上所說種種事實與陰謀，是我們不能不把共產黨肅清的原因，我們是爲了中國之自由平等。爲了全國民衆的解放，爲了國民革命之早日得成功，而肅清中國共產黨的，現在我們已經做了，經過的事實，我們都知道了，但是我們要提心吊胆，我們不可樂觀，現在我們有兩個很大的危機，一個是共產黨的反攻，一個是我們內憂外患去了，從此退步落去，回復民十二年的景象。

我們把中國共產黨肅清之後，那些不革命的人，甚至反對革命反對農工運動的人，頭腦不清楚思想糊塗的人，要乘時而起。我們爲了革命去肅清共產黨。他們爲了反革命也跟着來肅清共產黨。行動是一致的。作用却完全不同。有人也許趁這個機會摧殘農工，奪回了他們已得的利益與自由，如果我們這一次運動當中，容許這種人侵入來，容許這種人的主張得實現，那麼整個國民黨變了不革命的黨，回復民十二年的現象，於是國民黨的革命生命便完了，同時共產黨嚮我們反攻。他們可對農工羣衆說，國民黨的反動勢力起來了，工人階級被壓迫了，農民階級被壓迫了，以前所得的利益都被剝奪了！一個黨的力量完全在羣衆裏。如果我們做出來的事實令羣衆失



了感情，有口實給共產黨拉了羣衆跟他走，於是本黨羣衆基礎被他整空了，國民黨便也亡了。所以現在不是樂觀的時候，而是危險的時候。我們要使那些工農羣衆不要發生誤會而跟着共產黨走。要使本黨的民衆基礎益加鞏固，是要靠各同志的努力，尤其是希望青年的同志的努力。我們扶植農工政策是始終不變的，且於肅清共產黨之後更應特別給農工階級以利益，我們不能使他們受絲毫的痛苦，不能使他們損失絲毫已經得了的利益。我希望全黨的青年同志起來監督鞭策黨裏負黨務政治責任的同志，不可令他退化落後的思想與行動。我們有一線生機，有一條命，都不會捨棄了農工政策，不做違反農工利益的事。本黨前途，才有希望。

同時我們要提防現在有人在旁歡笑。他們以爲我們肅清共產黨、與他們所謂『討赤』同一樣見地了。他們那些土豪劣紳貪官污吏，以爲可以趁勢起來了，幹他們壓迫農工，剝削農工的勾當了。尤其是那些帝國主義者，和他的走狗軍閥，他們鼓掌相慶，以爲本黨從此便和他們妥協調和了。然而我要和在座各同志高聲警告他們一句話，『你們那些土豪，劣紳，奸商，污吏，軍閥，帝國主義者，你們不要歡喜，我們有一線生機，決不許反動勢力復興的。農工的痛苦未解除，我們一定不會放過你們的。』我們更要向帝國主義者尤其是英國，警告他『你們在沙面的砲壘不用撤退這樣快，你們的軍隊不必快收回。我們省港罷工幾十萬工友還沒有安置！沙基死難烈士的骸骨還未腐，我們能與你妥協嗎？我們一定更努力要打倒你的！』我們更老實些說罷！打倒中國共產黨祇有中國國民黨才配。我們是不許反動勢力與帝國主義者，去打倒共產黨的，我們是爲救黨救國，爲革命，爲中國全民衆之解放，爲中華民族之平等自由。而打倒中國共產黨，不是反革命而打倒中國共產黨，這一層是要各位同志認識清楚的，今後別要祇是歡喜，應該更努力下去，不可

怯弱，不可忘記了本黨扶植農工，打倒軍閥打倒帝國主義的重大使命，我們要一致前進，不可走差了半步，更加團結與努力的前進上去！

## 胡展堂先生對革命將士演說詞

今天是我们承总理的遗志，恢復總理手造之國民黨黨權，和國民政府定都南京的日子，我們在黨的使命上，在過去幾個月的軍事戰績上，在目前國民革命的工作上，乃至在將來國民政府所負一切重大責任上，不能不從今天起，更加認識恢復黨權和統一指揮的重大意義，現在我們苦戰數千里的武裝同志，耳裡一方聽到武漢中國共產黨份子打倒蔣介石的口號，一方聽到各省同時並起的擁護蔣總司令的呼聲，當然可以辨別清楚，由武漢來的口號是少數人製造出來的惡聲，而各省之擁護蔣介石同志，確是革命民衆的普遍的要求，要曉得中國共產黨份子之倒蔣與各省革命民衆之擁護蔣，實具有同樣的重大意義，因為共產黨所要倒的不是個人，是要搗亂我們的黨，破壞國民革命，我們的同志和革命的民衆所要擁護的也不是一個人，是要擁護我們的黨，幫助國民革命成功，共產黨人攻擊蔣總司令的口號，是打倒獨裁，然而在事實上蔣總司令是不是獨裁呢，不是的，從國民革命軍出師北伐之日起，蔣總司令的軍事指揮之權，是黨所付與的，本黨把軍權給了我們一個忠實的能革命的同志，他就是黨的指揮監督之下的，他唯有奉行黨的命令，執行討賊平亂的職權，他既然是奉黨的命令來北伐、還有獨裁的可能嗎，這可見在今日以前的蔣介石同志并無獨裁的權力，到了現在，我們還知道蔣介石同志自己曾提議把軍政和軍令分開，這尤其見得蔣介石

同志不是一個要獨裁的人，大家知道，在北伐軍克復贛閩之後，餉械的接濟，完全受武漢共產黨人的牽制，經我們武裝同志羅雀掘鼠等籌措起來，才能出兵，才能平定東南，他們共產黨人倒用了獨裁式的手段，來阻礙北伐的進行，他們倒不知從何種機關，取得了任意扣餉扣械的權，來破壞國民革命軍的北伐大計，反而要說我們武裝同志蔣總司令是獨裁，這豈不是千古奇談，從這種事實下面，我們可以證明武漢共產份子實不願國民革命成功的，他們的策略，是要把我們最堅強最革命的中心攻破，我們要國民革命成功，非有堅強的革命軍不可，非有忠勇的總司令不可，要使革命軍的能力可以摧銳攻堅，非有強大的黨不可，他們知道我們的黨是強大的，革命軍的能力是堅強的，革命軍的總司令是忠勇的，所以他們要摧殘我們的黨，首先就謀破壞革命軍的榮譽，首先就要誣毀革命軍的領袖，因此他們便造謠，說總司令是獨裁，他們這一個口號的作用，頭一層，是想搖動一般革命的民衆於我們國民革命軍陣線以內團結的力量，使我們軍事上不能統一指揮，不能一致作戰，我們武裝同志，大家都認識軍事上是要號令統一的，要指揮集中的，要依照總部的作戰計劃分工合作的，尤其要在軍制系統之下表現嚴整的紀律出來，使全部革命軍的力量充實發展的，但是共產黨人的搗亂，就是要拿（獨裁）的口號，來煽惑我們的軍心，使全體武裝同志對於號令統一上發生疑慮，對於紀律上生出渙散鬆懈的破綻，因之我們國民革命軍的力量，也就要發生變化，作戰的能力也就要減少，那末，他們共產黨人就可乘機來說我們國民革命軍不行，進而將國民革命軍打倒，另外換出他們所處的一個什麼軍隊旗幟來，那才算達到了他們的目的，所以我們武裝同志，要認識他們，（打倒獨裁）這個口號之深遠的意義，要了解他們並不是攻擊蔣介石同志個人，而是要想破壞國民革命軍的全部，我們武裝同志，乃至非武裝同志，都要認

識他們這一類口號的用意，不要中了他們的毒計，讓他們來陪笑我們革命同志的不中用，他們搗亂國民革命的第二個口號，就是打倒新軍閥，（我們要曉得軍閥是無所謂新舊的，一個軍人，上沒有爲國家的利益，下沒有聽民衆要求解放的呼聲。只是前面靠着官僚政客土豪劣紳以及一切反革命勢力做了虎狼，這就是軍閥。他無論在何時代，無論在何種國家，都是軍閥，那能替他分別什麼新舊，我們革命目的，就是打倒軍閥，而不問其新舊，中國共產黨提出（打倒新軍閥）這個口號，可見他們所要打倒的，並不是軍閥而另有所指的，所以我們在他們這一個口號上面，可以認識他們已經離開了他們革命者立場，拋開了軍閥不打倒，而叫人去打倒他們另有所指的人，我們暫且不問其另有所指的人爲誰，但就其立場而論，他們已成反革命，他們這一個口吻，正是脫胎於他們素來用以破壞國民黨的所謂（左右派）（新右派）等口號，他們要破壞國民黨，就把整個的國民黨來煽動，分出那一部分人是右派，那一部分人是左派，過了多少時，又分出那一部分人是新左派，那一部分人是新右派，本來在各國議會當中，國會就是屬於幾個不同的政黨的議員所構成的，其分成左右派，是無所謂的，但是國民黨却不是一個國會，無所謂左右派，國民黨是整個的革命黨，如果有人要來把他分開，成爲什麼左右派，那就是破壞我們整個的革命黨，就是反革命，中國共產黨策略，就是反革命的策畧，他是想分開了我們整個的黨，拿住我們一部分同志，叫他們爲左派，來打倒我們的其他一部分同志，說他們是右派，等到他們把我們的其他一部分同志，說他們是右派，等到他把我們的其他一部分被打倒了，他於是更把我們剩下來的同志，就是所謂左派，再分了一部分出來，說他是新右派，又非打倒不可，他這樣的分之打之，結果就是原來整個的國民黨，給他分至不能再分，打至不能再打，而擔負革命事業的國民黨，也就要告竣

，國民革命也就中斷，這種策畧不是反革命的是什麼，兄弟在俄國的時候，接見了世界各國共產黨不少，他們所問我的問題，我都能答覆到使他們滿意，我做的文字，在俄國各大城市的報紙發表的不下十幾萬言，但是有一回和日本共產黨領袖之一的片山潛談話，他問我一個問題，我就實在無法可答，他說說（中國國民黨爲什麼要分左右派，你們有三個人在一起就要分左右，分到剩了一個人還要分左右手，難道左右手還要并起來，連一個人都要碰完麼，我聽了這句話，我真是欲哭無淚了，教我如何能够回答，他們武裝同志，我們國民黨的左右是我們自己分的嗎，還是中國共產黨給我們分的呢，我們的黨是革命的，我們的黨員是革命的，我們的革命軍尤其是革命的，我們的黨員是革命的，我們的革命軍尤其是革命的，我們是整個的革命力量，我們之所以不能任人分割，猶之乎我們的肚皮不能給人家跨進來跨出去，中國共產黨對於我們革命的力量用種種方法來破壞，而且破壞的方法多得很，而且最重要的策略，就是把革命黨拆開來跨進去，拿了我們一部分人，又跨出去，彷彿軍隊裏面的一師團，給人家另外一枝軍隊插了一部分人進來，在你這師團裏面來挑撥煽動，而他們却另有指揮，另有作用，另有羽翼，你這一師團還能出外去對敵人作戰麼，當然不能的，現在中國共產黨用這種方法破壞我們的黨，還要破壞我們的革命軍，他之分拆我們的黨，阻撓我們的北伐，煽惑我們的軍心，污蔑我們革命的領袖，這都是一條線的破壞國民革命之詭計，我們認識了他的詭謀，那就什麼（打倒獨裁）（打倒新軍閥）的話，其中作用就不能逃我們的燭照，我們都已經知道，所謂（獨裁）（所謂新軍閥）拿來映射革命軍的領袖，是失了効力了，全國的民衆，尤其是革命的民衆，現在都認識中國共產黨的背後，和武漢反動派的背後，現露一個獨裁出來了，同時，全國民衆也認識革命領袖之上，固是有國民黨的，國民黨是不

容易被人家跨進跨出的尤其是武裝的革命同志，是不許好人任意來煽惑欺騙，任意來污蔑革命軍的領袖，背後有某主義聲援沒有呢，沒有的，你們的領袖，前面拿了官僚政客土豪劣紳做虎狼沒有呢，也沒有的，你們的領袖，既然前無官僚政客土豪劣紳做虎狼，後無某主義做聲援，那你們的領袖就是斷然的革命的領袖，這是不容懷疑的，你們的領袖，既然沒有做軍閥的條件，那就証明了不獨不是軍閥，而且確是革命的領袖爲什麼呢，我們民衆的利益所以不能實現出來，是由我們民衆的利益，被官僚政客土豪劣紳的利益，重重的壓了下去，你們的領袖，不但沒有軍閥官僚土豪劣紳做羽翼，並且正要打倒軍閥官僚政客土豪劣紳這一類的惡勢力，民衆的利益始得除了重重的壓迫而表現出來，因此也就知道你們的革命領袖之所以奮鬥，是爲民衆的利益而奮鬥，如果你們不相信你們的領袖是爲民衆利益而奮鬥的，那末，你們可以反問自己，你們是否爲民衆的利益而奮鬥，如果你們自信是爲民衆利益來革命的，那你們的領袖，縱然想不爲民衆利益而革命，也是不可能的，武裝同志們，你們要信賴自己是革命的，要充實你們革命性成爲一個堅強偉大而不可抗的力量，有了這種不可抗的力量，那你們爲革命領袖的力量，就越發能擴大，國民革命是需要大力量的，爲國民革命我們要各省的民衆團結一個精神和力量，就要擁護革命軍的領袖，鞏固革命的陣線，國民革命軍和革命民衆團結起來，

#### 曾養甫先生演說撲滅中國共產黨的理由

各位同志，各位同志，我們這次解決共產黨的經過，陳同志宇木已報告得很明白了，現在我要講的，是我們爲甚什麼要撲滅中國共產黨？

我們知道，反共的人們非常之多，帝國主義反共，軍閥反共，土豪劣紳也反共，貪官污吏也

反共，現在國民黨也反對中國共產黨，不但反對而且要銷滅中國共產黨，

國民黨反對中國共產黨，銷滅中國共產黨的理由，是不是與帝國主義軍閥十豪劣紳貪官污吏一樣，這一點我們要澈底認清，

我們反對並銷滅中國共產黨理由，是絕對不同於帝國主義軍閥及一切反革命的，我們國民黨是革命的黨，我們反對共產黨，銷滅共產黨，是有不可顛撲的大理由在，現在且擇幾個重要的說一說

(一) 爲國民黨的生存，而撲滅中國共產黨，

(二) 爲實現總理以黨治國的精神，而撲滅中國共產黨，

(三) 爲謀農工利益，扶助農工，實現總理農工政策，而撲滅中國共產黨，

(四) 爲完成國民革命，求中國之自由平等，而撲滅中國共產黨，

(五) 爲促進世界革命而撲滅中國共產黨，(以下簡稱共產黨)今先說第一理由，

一黨有一黨的主義，一黨有一黨的總理，其自身皆是至高無上不容絲毫輕視的，我們國民黨所以存在，是全賴有我們的總理，有我們總理所創立的三民主義，但共產黨對於本黨總理如何？對於本黨主義又如何？他們說總理是不澈底的革命家，三民主義是爲資產階級謀利益的，國民黨是不革命的政黨，百端詆毀，無所不用其極，既污蔑我們總理的人格，復破壞我們總理所創立的三民主義，陰謀詭計，無非是企圖根本消滅本黨，故我們國民黨同志，孫總理的信徒，不姑息的，要撲滅共產黨，

一黨有一黨的紀律和一黨的組織，共產黨黨員當初加入本黨的意趣，是要拋棄他們共產主義，

而信仰本黨三民主義，實行本黨決議及本黨政策的，本黨所以容許他們加入，也正因為這個理由，不料他們加入本黨之後，便把持本黨，尤其是組織部，弄到黨務糟糕到了不得，如前省黨部組織部長楊匏安，他們反對土豪劣紳，但事實上却與他們勾結，以期腐化本黨，變本黨為不革命的集團，達到銷滅本黨的毒計，這樣我們還能容忍麼？故我們因為共產黨破壞本黨的組織，不能不撲滅他，黨的紀律是維繫黨的存在的一個主要條件，應該嚴密到像鉄一般，應該像軍隊中的命令，違犯了紀律時就要懲辦的，西山會議派的黨籍所以開除，就是因為他們違反了本黨的紀律，共產黨人在我們中央黨部，各省黨部，各縣市黨部，各區黨部，以至各區分部，都有他們的黨團組織，操縱本黨各級黨部，馴至農工商學團體，他們的黨團亦在那裏活動着，從中詆毀本黨，說本黨是不澈底的，從中破壞本黨，說本黨是不能為農工謀利益的，弄得羣衆不知所從，揆之我們黨內不能再有黨，與他們加入本黨時說不施黨團作用服從本黨紀律之意，完全衝突，是豈紀律所能容而然？他們竟甘冒不韙而秘密組織黨團，希圖蠶食本黨，故我們要撲滅他！

一個領袖是有他的光榮的歷史的，不能輕易加以傾陷，本黨領袖如蔣介石同志，汪精衛同志，胡漢民同志，都是跟總理革命多年的人，是全黨領袖，共產黨蓄謀銷滅本黨，以為不將本黨領袖打倒是沒有辦法的，故用挑撥離間等毒辣手段，使本黨領袖分開而不能合作，胡的赴俄，是共產黨的詭計，汪的去國，也是共產黨的陰謀，胡汪去了，他們以為本黨領袖只剩下蔣介石同志了，蔣同志若果打倒，則篡黨陰謀，便大告成功，於是他們使用全力去傾陷蔣同志，他們的野心大慾，竟想把我們全黨的領袖，一個個的打倒，我們那能坐視他們恣意擅行呢？

一黨的實力全靠忠實的同志團結一致，才能表現出黨的權力來，共產黨怕本黨黨員團結堅固



，無從破壞，遂用一種分裂政策，分割本黨同志，甚麼「左派」「右派」「新左派」「新右派」「極左派」「極右派」種種色色情恍迷離，都是他們造作的謠言，期分裂我們整個的國民黨，用甲打乙，用乙打丙，同志間互相攻擊，互相排拒，而實現其根本消滅本黨的惡計，還有一層，一黨能够生存，要靠青年同志的努力，共產黨對於本黨青年怎樣，他們看見能够做工作的，便許他一個位置，給他幾拾塊錢，使他加入共產黨，于是乎那些無定見的人們，便加入去了，其有信仰堅定不被誘脅的，便用種種惡詞如「不平等」「反革命」「反動派」「國家主義者」等去中傷他，種種壓迫手段，摧殘方法，應有盡有，更僕難數，總要使國民黨根本消滅，他們的毒計是多麼利害呀！

一黨有一黨的基礎，國民黨是個革命黨，他的基礎是建築在民衆之上，而大多數的羣衆，就是工農羣衆，共產黨知道本黨是建築在工農羣衆上面，生怕工農羣衆爲本黨所領導，所以用方法使工農羣衆離開本黨，如不要國民黨員做農工運動，同時又宣傳本黨是代表資產階級的黨，不能爲工農羣衆謀利益等等，都是他們離開羣衆的幾個顯著事實，他們以爲工農羣衆，離開了本黨，本黨自然會銷滅的，

共產黨企圖消滅本黨的種種罪惡，破壞總理人格，詆毀本黨主義，破壞本黨組織與紀律，挑撥分裂本黨的領袖與同志，壓迫青年黨員，離開農工羣衆，都一一擺在我們面前，絕不是我們所再能忍受了，因此，我們不能不採取非常手段，起來打倒要傾覆銷滅本黨的中國共產黨！

### 次說第二個理由

總理創造本黨，努力革命，奮鬥了四十年，其政策與主義，是要絕對服從的，共產黨加入本黨，與本黨之容納共產黨，是因爲共產黨員願放棄他們的共產主義，而信仰本黨主義做本黨工作爲主

要條件的，乃共產黨全國銷滅本黨之故，竟改「容共」為「聯共」，我們在總理政策當中，那裏找得出聯共的口號，現在他們且更進一步說要兩黨共治中國了，要蘇兆徵做勞工部長，譚平山做農政部長，劉爾崧做農工廳長，羅綺園做民政廳長了，揆之總理以黨治國，只有國民黨可以治中國之旨，顯然是大相刺謬，然而他們竟這樣的悍然不顧，這便是總理的叛徒，本黨的公敵，故我們為貫徹總理以黨治國的精神，不得不毅然決然的撲滅中國共產黨！

### 次說第三個理由

廣東的工潮，是誰人掀起來的？工人的互相打架，是誰人主使的？我們可以無須懷疑的說，這是共產黨分化政策的恩賜，廣東的農民互相鬥毆，屢年不絕，流血的流血，喪命的喪命，流離失所不能安生的，悽惶無依，這又是誰人之咎，我們也可以無須懷疑的說，這是共產黨分化政策的贈與，因為共產黨不願工農羣衆受本黨指導，不願工農羣衆在本黨領導下得到他們的利益與解放，因而極力挑撥是非，覆雨翻雲，勾結土豪劣紳工賊，殺害真正農民工人，且百計千方阻礙本黨黨員，做工農運動，使工農羣衆與本黨脫離，於是乎工潮農潮遂隨着他們的詭計毒謀而繼續的高漲，一切革命的工人農民，也在這個澎湃的高潮中，完全得不到絲毫利益，所以我們為謀農工的利益起見，要撲滅毀害農工利益欺騙農工羣衆的共產黨！

### 再說第四個理由

國民革命的目的，總理說得很明白，是求中國之自由平等，但是自由平等如何才可以求得？當然，是要打倒互相勾結着壓迫我們束縛我們的主要敵人——帝國主義與軍閥了，但帝國主義的走狗軍閥如何去打倒，這當然是要靠北伐了，北伐成功，軍閥纔能够打倒，軍閥打倒之後，帝國主義

纔無所利用，中國纔有得到自由平等的機會，但共產黨一向就反對北伐的，總理在日的出師北伐，以及本年的北伐，他們都極力反對，北伐到了武漢，他們反對尤力，這明明不願中國國民革命成功，不要中國獲得自由平等，背叛總理，危害中國，莫此為甚，我們秉承總理遺教，求國民革命的成功，所以要打倒破壞北伐同破壞國民革命的共產黨！

### 再說第五個理由

世界革命以中國革命為重心，中國革命不成功，世界革命不會成功的，全人類也將無解放的希望，共產黨破壞中國革命運動，同時也就使世界革命頓挫，這是容易明白的道理，所以我們為促世界革命成功起見，不能不打倒破壞中國革命阻礙世界革命的共產黨。

各位同志，我們這次打倒共產黨的理由，剛才已經說過，是為保全中國國民黨的生命，實現總理以黨治國的精神，實行農工政策，以謀工農羣衆的利益，完成國民革命促進世界革命諸端起見，因此，我們才把共產黨徹底肅清，換言之就是國民黨是為革命而撲滅反革命的共產黨，與帝國主義，軍閥，土豪劣紳，貪官污吏，買辦階級：：：的對共產黨，是絕對不同的，因為他們是反革命派，企圖個人利益，破壞國民革命，而反對共產黨的，我們此後對於帝國主義，軍閥，土豪劣紳，貪官污吏等，一般反革命派，是要去繼續打倒他們的，要以撲滅共產黨的手段，或且更嚴厲一點的去對付他們，決不放鬆，決不妥協，有人說，現在香港沙面的帝國主義者，看見國民黨對於共產黨嚴厲處置，引為樂觀，以為中國的國民革命，從此要消沈下去而莫子毒了！而一般土豪劣紳，貪官污吏，也有喜色，以為他們再出頭的日子到了，但其實他們是在作夢呢！因為我們正為要打倒他們，才來肅清阻礙着我們革命的共產黨！

我們國民黨撲滅了共產黨以後，對於總理的主義政策，主張，是不變的，我們始終要打倒帝國主義，軍閥，土豪劣紳，貪官污吏，買辦階級，及一切投機份子，希望各位同志，作普遍而深入民衆的宣傳，使人人都明白我們此次撲滅共產黨的意義，

各位同志，我們希望：

一切忠實的同志聯合起來！

肅清背叛總理的中國共產黨！

一切革命的民衆聯合起來！

擁護中國國民黨！

打倒軍閥！

打倒帝國主義！

實行農工政策！

打倒土豪劣紳貪官污吏買辦洋奴投機份子及一切反動派！

## 吳稚暉先生在南京五九紀念會之演講詞

今天是在外交上的紀念，紀念什麼事，陳主席已說過，外交上失敗，就只有這(二十一條)麼，自從鴉片戰爭起，到(二十一條)止，也不止有十回二十回要紀念，且有比這更可痛，更可恥的，單舉一例，當鴉片戰後，咸豐三年間，離現在約六七十年，英國人把兩廣總督葉名琛捉去，運到印度

，開禁起來後來因為吃不慣印度麵包，活活餓死，英人把他糖漬起來，（當時化學沒有發達，尚沒有使人尸不腐的藥品）蓋上紅頂花翎，放在印度街上任人觀看，再看一次，收取若干銀錢，英人對於中國堂堂的總督，用這樣的方法來處置，你想可恥不可恥，但那時非特中國人不知道，就是知道的，也不起一點感覺，直到（二十一條）國民始有覺悟，於是有這『五九』紀念，接着而有『五四』運動，有『五卅』紀念，這都是外交上的紀念，我們須知今天不僅紀念『二十一條』是紀念全部外交史上的失敗，不過借這『五九』一天來表現罷了，什麼叫做紀念，兄弟到的地方很少，但在外國十多年，却沒有見到什麼紀念，我們爲人有怎麼許多紀念，多紀念是好事情，但也是很不好的事情，我且把不好的理由說一說，我家鄉有一句俗話，『等棺材來才哭』，就是說無論怎樣病得利害，但總盼望他有一線生機，棺材不來，是不會放聲號哭的，我們這個『五九』紀念的意義，就是每年把棺材抬出來看一看，使我麻木不仁的同胞受一個刺激，照這樣說，三百六十日中，就得有三百五十九天是麻木不仁，所以說紀念是不好，但這是不相干的，剛才陳先生提起共產黨，大家異常氣惱，可是漂亮英俊的汪精衛爲何受了他的迷，至今不明，我們要高呼打倒他呢，就因爲汪精衛也是中國人，須等棺材到，才會知道，我是深知他的，我信他決不會虧總理，我們知道脈搏已停，但他還想把死馬當活馬醫，我們以此也可以見得中國人實在麻木得利害，不過中國人難道一竟麻木的麼，像我這老朽昏庸固不必說，汪精衛雖尚不老，但朽亦快了，總督糖漬的事，我生也晚，沒有看見，但我長一輩時代的同胞也如不見，麻木得如此，後來接連的外交失敗，才漸有表示，等到總理出世，義和團起事，雖沒有秩序，但現在看來麻木的病，可是已好一些了，至『五月九日』麻木更好得多了，三百六十天中，已有一天不麻木的一般小弟兄也許完全不麻木了

，說不定明年不用紀念國恥，而要慶祝外交的勝利了，剛才陳先生講到共產的問題，應當各位，我覺得外交情形是很奇異的，各位知道，鴉片戰爭以前，中國的狀態麼，兄弟老朽昏庸，可以報告些歷史，在五六十年前，我是一個小孩，看不起洋鬼的，爲這和猴子一樣，要長像人還早得很，其時中國人實在還瞧不起外國人，過了二十年甲午戰後，紙老虎戮穿，到現在覺得洋鬼子好看，恨不得鼻子長高些，頭毛變黃些，拿了根『史的克』就覺得神氣十足，唉，這都是心理作用呀，須和乾隆時候，外國派來的使者，平時都視作常人，有一位侯爵到中國來，仍要他行三跪九叩首的大禮，他因不願，只得推說病了，只能推說腿紅不起，而不敢說不願行禮，這不過距今百三四十年的事呀，過了五十年，道光時代，外交狀況，開始變換，爲了吃鴉片烟，始則在總理衙門，怕桌子，後來竟因此開戰，不過後來與法國甲申之戰，猶能轟燬他的戰艦，等到甲午和義和團兩次戰爭失敗，於是看了外國人愈高，看了自己愈低，現在可又不然了，大家心裏覺得他能如此，我也能如此，到『二十一條』他們改了欺騙的法子，在昔騙我們無知無識的吸食鴉片煙，後來騙我們無知無識的做皇帝，吃鴉片和做皇帝都是舒服的事，做了皇帝更可大吸鴉片烟，總之，他們騙法很多，現在的洋人却又改用軟法，因爲我們有強盜，他乃幫助我們打強盜，強盜打退，就開口索酬報要地盤了，還昌言這是公平交易，這個法子，正合着本書上說的，叫做，『前門拒虎後門進狼』我們不管是狼或是虎，試問中國爲什麼不自己革命呢，中山先生固亦主張聯俄，認俄爲友，但這是不足奇的，他做第一任總統的時候，用美國人做顧問，後來更用過日本人德國人，英國人，他的容共也叫過他們不要胡鬧，而領他走上正道，中山先生在時有大氣魄，還能提醒他們，死後他們可就昏迷了，譬如我在馬路上走，撞着了洋鬼子，只得退在一旁，不敢與較，恐怕除總

理外，大家都如此罷了，什麼叫聯俄，就是在昔覺得非有洋鬼子在後面，就站不起，我們現在應得覺悟，不要叫洋鬼子來革命，靠了洋鬼子來革命，革命有什麼價值，我們紀念些什麼呢，

## 胡主席在總司令部高級軍官宴會席上之演說詞

各位同志，剛才聽見主席的報告，我們今天這個宴會，是很有重大的意義的，我們把主席的話，綜合起來，最大的意義，是說明現在中國國民革命的責任，便在我們中國國民革命軍各位將士的肩膀上，完成這個責任，所需要的精神，在那裏呢，最重大的，就是獨立奮鬥的精神，和實現三民主義的精神，總起來說，就是完成我們總理的遺志的精神，剛才主席說，我們現在有了兩種敵人，有一種敵人，在勢力上，作用上，原算不了是我們多大的勁敵，但是從我們自己的地位上看去，却不可輕視他們，非把他們掃清打倒不可，這種敵人，比向來的軍閥不同，但是破壞中國破壞我們國民黨，妨礙我們國民革命，却和嚮來的軍閥一樣，他們實在便是中華民族的一個大盜，所以也就是我們革命將士時時刻刻要下決心去肅清的敵人，這一層，在本黨主義之下，在我們國民革命的工作之下，都是毫無疑義的啊，主席又說得很明白，在座的各位同志，不止是許多認識主義的普通黨員，並且在認識以外，同時又能够實行主義的人，兄弟在這樣的同志之前，還有什麼點話一定要說呢，兄弟今天只覺得很愉快，很榮幸，因為能在總理開創中華民國時，曾經指定建都的南京，同各位相聚一堂，兄弟自從到南京以來，差不多天天說話，有人覺得兄弟所說的話，過於偏重理論方面了，應該再多說點事實，兄弟想今天的集會情形，既和別種不同，主義上

的話，又說得太多了，那末今天便說點新聞，聊資各位飯後的談助吧。現在兄弟所要說的新聞，依然是與黨國有密切關係的，凡是國民革命軍裏負責的人，他正該注意到的，什麼新聞呢，昨晚兄弟有一個外國同志，從武漢來，說曾看見汪精衛，孫哲生，鮑羅廷一千人，他先去見孫哲生，復見汪精衛，覺得兩人對他所說的話，一句不多，一句不少，完全一樣，他很為奇怪，他問孫哲生對於北伐怎麼樣，孫說「我們大概已經出兵了，大概快到鄭州了，」又問對於南京政府的意見怎樣，孫說「他們是不行的，他們就要倒了，」又問「你們對於軍政財政各面，都有辦法嗎，」孫說，很有把握，很樂觀，武漢經濟方面的問題，我們想用法律去解決，「他見孫哲生時，孫是如此說法，後來去見汪精衛，汪也是如此說法，這位外國同志，真覺奇怪極了，何以他們兩人的語句，不多不少，會完全一樣呢，後來他又去見鮑羅廷，那知鮑也是用這樣幾句話來回答他，他前後一想，才恍然大悟，大概這一套話，一定是鮑羅廷決定下來的，教他們兩人呆板的記着，無論對誰來問，都祇答這幾句，兩人都做了鮑羅廷傳聲機器，這真是笑話，武漢現在把現金收起來，因而紙幣的價格暴跌下去，兵士鬧的要加餉，猶如工人要加工錢一樣，他們不但沒有餉給他們，連吃的也難供給他們了，現在武漢有二十五萬以上的工人失了業，變成經濟上面極大的問題，自常用經濟的方法去謀解決，他們却說拿法律去解決，豈非奇談，這位外國同志又見汪精衛孫哲生等，嘴裏雖常常說「有把握」，「有辦法」，一類很樂觀的話，其實他們的神氣，却有些愁眉不展似的，鮑羅廷更是嗒然若喪，又和害病的一樣，孫汪等選說「有把握」，「有辦法」或者是因為他們對於鮑羅廷的迷信，實在利害不過，以為有鮑在那里，他們只要一心一意的聽他的話，服從他的命令，便是把握和辦法了，但是鮑的本人，現在既經急得這樣，他的話和命令裏，當真還有甚麼把握



和辦法嗎，或者把武漢的人搗亂到極處，大家走頭無路，然後他把大家武裝起來，做他的死力軍，死黨，一鼓作氣的衝出來，便是鮑氏心中所謂的辦法吧，但是這班死力軍沒有飯吃，也是不行的，馬克斯派講唯物史觀，遇到沒飯吃時，是不能變出飯來的，那末，鮑氏的把握，又究竟在那裏呢，

我們聽了這段新聞，我們還可以回溯往事，來證明其中的意義，曉得鮑羅廷究竟是個什麼東西，有點什麼能力，他的政策到底行不行，兄弟雖沒有甚麼軍事知識，但也曉得凡是兩軍對壘，都要講求個知己知彼，才能百戰百勝，主要的敵人，是個甚麼樣的人，本領如何，至小應該曉得的，如今鮑羅廷是我們主要的敵人了，所以我們對於他這個人，也不可以不曉得，他從前究竟做過些什麼事情呢，我們只聽見他到過土耳其，後來土耳其把他驅逐掉了，因為他想要用共產黨來搗亂土耳其的國民黨，土耳其的國民黨很有力量，很能夠統一土耳其的革命，因而鮑羅廷和共產黨通通被趕跑了，這種情形，差不多和他目前在我國的情形一樣了，聽說最近鮑羅廷在漢口同日本海軍當局商量，說「萬一我於必要時，借坐你們的兵船離開漢口，行不行呢，」據此可見當日在土耳其的逃跑，現在又快在我國實現了，他對於我國的情形，有許多不懂，他以為我國有許多事，非靠外國幾個顧問不可，他的意見，往往和我們不同，他以為一定是他操勝算，但是結果下來，大都適得其反，每有甚麼重大的計畫，我們贊成而他反對的，那就一定成功，我們反對而他贊成的，如果照着他辦，那末一不小心，就上了他的當了，過去的事實，告訴我們是如此，我想無論同志，非同志，甚而至於鮑羅廷自己方面的人，都不能否認的吧，試舉幾個重要的例子，我們開辦黃埔軍官學校的時候，總理正在廣東做大元帥，辦了三個多月以後，學生才有兩班，便碰着當時

最難解決的商團問題發生了，商團要推翻我們的政府，想歡迎陳炯明進省，又結合了省內滇桂軍的大部份，於是廣州本來沒有力量的商團，這時居然召集起全省的商團大會，成立了一個總商團，同時便有一個帝國主義走狗陳廉伯出來，替他們買槍械，不意一大批槍械給蔣介石同志查出來扣留了，他們便大起恐慌，嗾使同他們聯合一氣的滇桂軍出來，要求政府給送他們的槍械，這時候我們當然不能答應了，商團便揚言政府將用工農自衛軍，實行共產，所以沒收了商人自衛的槍械，其實當時廣州的工農自衛軍，完全都是徒手的羣衆，不過這班人裏，有些共產黨份子，到處拚命的煽惑，商團看見他們如此，所以才在上面這番話的，而一般商人和廣州的民衆，都有些相信，同時鮑羅廷還教共產黨亂發傳單，一定要引得廣州市民都怕起來，致廣州的市面通通墮入恐怖之中，換句話說，他存心只管是破壞我們的事，當時滇桂軍的領袖是楊劉，省長是廖仲愷同志，廖同志不願意幹了，一定要交給兄弟繼續幹去，兄弟覺得這事並非全無辦法的，這種商團，當然應該解散，但是絕非鮑羅廷的那樣辦法，兄弟便問總理說，「總理如果相信兄弟去辦這事，唯一的條件，要求總理不聽鮑羅廷的話」，總理當時說，「我並不全聽他的話，同時也聽你的話」，兄弟又進一步要求總理，對於這事只聽我的話，絕對不聽鮑羅廷的話，總理說，「爲什麼呢」，兄弟說，「總理的意思想，以爲在可能的範圍以內，也不妨採納他的主張，但是在總理旁邊，今天一個辦法，明天一個辦法，按實在還一個辦法都沒有，聽了他的話，一定要壞事的，所以要求總理將這事完全聽兄弟去辦」，總理便說，「好」那一天廖仲愷同志譚組安同志都在座上，聽見兄弟和總理兩人說的話，其時各軍隊又都有一樣的要求，說商團藉口扣留了他們的槍械，所以振振有辭，或者政府將槍械發給他們一點，他們該沒有話講了，兄弟就同蔣介石同志汪精衛同志許汝爲

同志商量省城的軍隊，既多數幫他們這樣說，或者可以給還一小部分，限定他即日開市，服從命令，如果還是違抗，我們便可以把他們的罪惡完全宣布出來，我們教各軍明白他們的罪惡，全省城的民衆明白他們罪惡，我們馬上可以解決他們的，當時我們只管商量解決商團的辦法，鮑羅廷却慌張得很，一面主張把黃埔軍官學校搬往韶關去，免得受商團的影響，又說『要解決商團，各軍都不能用，只有叫黃埔軍官學校的學生去衝鋒，各軍都希望商團發作起來，存乘機占領廣東，大本營的命令已不行了，糟得很了』，他好像要將黃埔學生來做犧牲品，造出種種胆小而且胡鬧的話來，搖惑別人的意志，幸而我們都不理他，究竟照着兄弟和蔣汪同志的辦法商團的罪惡，却於雙十節遊行的當兒完全表現出來，於是軍隊和民衆都曉得商團是要作亂的了，從前和商團有少接洽的滇桂軍將領都覺悟起來一致服從政府的命令，討伐商團，一夜之間，便完全解決，鮑羅廷後來見面，很覺得出乎他意料之外，我曾經安慰他道，你是個信仰馬克斯主義的人，你不會將整個的對象，充分的分晰來了下批判，並不是我們能幹，實在是因爲你是外國人，不懂情形，還有一件事可以證明鮑羅廷是一種甚麼人的，當我們要解決楊劉的時候，本來先已出兵東江，出兵東江的計劃，鮑羅廷在北京，沒有參加，我們決定以後以黨軍爲主體，助以粵軍，合力進行，今天座中的陳銘樞同志，在這裏，也是很出力的，我們真正的兵力，祇及敵人十分之一，但是居然能把陳炯明的軍，各個的擊破，和現在的打吳佩孚和孫傳芳一樣，葉舉洪兆麟林虎，是一個一個被我們來打破，楊希閔等，是和林虎勾結，和北方勾結的劉震寰，却和唐繼堯做一氣，林虎一敗，楊劉便合起來想佔據省城，搗亂後方，換了大本營的旗幟，消滅東征的軍隊，兄弟曉得這時危機一髮，解決他們實在迫不容緩了，兄弟便找廖仲凱同志商量同下決心，廖同志又到潮州方面

去，和蔣同志許同志計畫約定，一切布置好了，動員命令也下了，鮑羅廷忽從北京跑來，曉得了這件事，乘夜來見我，却一味的反對，當時翻譯傳話的是宋子文，從晚上九點鐘，一直爭論了幾個鐘頭，他總不以我們的辦法為然，他說做革命的人，是要計劃成功，不能如此冒險，兄弟說，『革命的人不冒險，還革甚麼命呢？』他說，『既然沒有十二分的把握，冒險便錯了，』又說，『東江雖已打下，但還沒有肅清，何不再等幾個月，更有把握呢，這時候機會未熟，你們不敷衍他們，反而要解決他們完全錯了』，兄弟對他說，這是你不明白處，我們並不是全憑主觀，客觀上我們已研究得很清楚了，不是我們要解決楊劉，楊劉自己已走到非被解決不可的那條路去，所以為黨的立場，為革命的立場，以及為民衆的解放，都不能不辦，我們已經下了命令，已沒有商量餘地，』他說，『下了命令也是要收回的，』兄弟說，『收回麼，不但政府不肯如此造次反覆，究竟把我們的將士置之何地，』他辯了還要辯，兄弟便說，『我早晨三點鐘起身都可以，但是現在不能到兩點鐘還不睡，請你明天再來吧』，他是夜悻悻而去，第二天見面，他却對兄弟說，『你所講的話，通通對的，我盡我的能力，來幫助就是』，但是他後來又和嘉倫鄭重地對我們說，『六月二號以前絕不能與楊希閔決裂，無論如何為難，保持以前的狀態，使軍事得完滿進行，是政治當局的責任，』而一方面他又有意無意的破壞我們的計畫，敗露我們的秘密，他在他們的機關報上明白的說，『國民黨左派已決計打破楊劉了』，又說『胡漢民是現在有地位的，汪精衛是向來講妥協的，聽說還天天到什麼地方和楊劉說話呢』，他當我們未曾舉動之前，先在報紙上發表這樣文字，明明是想像破壞我的事情，而趁勢中傷我和精衛，這種反動派的陰謀，也太為顯著了，幸得他這機關報嚮導，從上海出版，寄到廣東時，我們已將楊劉打破了，要壞我們的事，終歸無效，所以我們

當時凡有什麼事，若一經同鮑羅庭商量的，無論聽不聽他的話，十九都是要糟的，最近更不用說了，他專心至意，唯一不二的目的，就是收拾國民黨，破壞中國國民革命，論他和我們爲難的本領，是最高明的，論他幫我們計畫甚麼，簡直是引我們墮落黑海。若聽他的話，我們此番北伐，不但到不了南京，連武漢也不得到，他和中國的共產分子，都反對北伐，尤其是反對出兵長江，不止言論主張是如此，所有種種事實，我們武裝同志，現在都已明白，不用我說了，足夠看出他是個甚麼樣人，有些甚麼本領了，如今汪精衛孫哲生等，還要相信這樣一個人，領教他這樣的本領，對於什麼辦法，都不研究個清楚，就是這句話道，「鮑先生是這樣說的」，遇着什麼事情都不自己想想方法解決，就是一句話道，「我們請教鮑先生去」，我真替汪精衛孫哲生等可惜，也就太可憐了，我們呢，對於這班人，既已看得很明白，當然不再受他們的欺騙，惟有實行剛才主席的話，把我們獨立奮鬥的精神提起來，把我們實行三民主義的精神提起來，於最短期間，完成我們總理的遺志啊。

## 蔣總司令在南京總司令部第五次紀念週中之演說詞

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中正，本月二日在南京總部第五次紀念週訓話云，各位同志，現在我將我們目下革命的環境，和本軍的情形，簡單的向各位報告一下，先講武漢方面的情形。

現在外國兵艦開到武漢的有五十四艘之多，統統把炮口對準向武漢的偽政府示威，英國水兵業已

登陸，從前所謂給我們國民政府收回的租界，現仍被英國奪回去了，日本商店自前月二十七日起，亦已一律恢復營業，無所用其畏避了，由此種種，可見彼等，所謂武漢政府和黨部，已吃了殺威棒，對帝國主義竟沒有辦法，也不敢抵抗，只得尾垂翼落地處在一種由讓步而妥協的狀態中，爲甚麼現在竟這樣的無聲無臭呢，很明顯可以看出來，就是共產黨，若使離開了國民黨，不掛國民黨招牌的時候，就無論國內國外，沒有一個不痛恨他們的，從前武漢之所以能夠收回英租界，各國對華之所以不能不退讓，爲的什麼，完全是爲了不敢輕視國民黨與國民政府的力量罷了，如果國民黨明白同共產黨一刀兩段分開的時候，共產黨在武漢，國民黨在南京，那共產黨就有天大本領，無論怎麼陰險，無論怎麼惡毒機變，終是不能立足，一定要歸消滅的，從前他借了國民黨的招牌，耀武揚威不可一世，弄得各國莫明其妙，一般的國民更不消說，給他欺騙壓迫爲所欲爲，現在却不行了，現在國民政府建都南京之後，人人都已認定南京是國民政府的政府，武漢是共產黨政府，一般的民衆對於武漢共產黨，沒有一個不痛心疾首，所以各省的人民，黨部，軍隊，都已表示得很明白，一致的要求我們國民政府出師討伐共產黨，以拯救我們兩湖的民衆於水深火熱之中，各國也是這樣，再不能容他掛起國民黨牌子來假冒作祟，確有非完全消滅他不可之勢，我們看到這種熱烈的表示，可知從前收回租界，完全是國民黨的力量，並非共產黨有此力量，更不是鮑羅廷有什麼本領，是一個什麼了不得的外交家，要曉得鮑羅廷要是離了我們國民黨和國民政府的時候，無論他有什麼廣大的神通，也是沒有用的。

我們國民政府在南京建都之後，對帝國主義者，並沒有退讓一點，仍舊是在打倒帝國主義收回租界取消不平等條約的路上急進，可是各國對於本黨取消不平等條約，收回租界等正大光明的提案

，也沒有一國敢來反抗不承認。近日英國雖然有些宣傳，說是要從上海至漢口的長江沿岸左右五十英里以內的地方，不許軍隊進出，這種宣傳，完全是沒有價值的，就是英國真有這種計劃，而我們國民革命軍管轄區域之內，無論英國有多人的勢力，決不容他稍事侵犯的，何況各國決不承認他有這種無理之舉動，這幾天消息，美國已經完全脫離了英國的聯合計劃，美國對中國的外交，向來是獨立的，現在美國代表來同我們接洽，表明美國對於南京的案子，絕不會對我們有壓迫的行爲，情願拿和平的態度對待我們，並且表示願意援助我們國民黨的革命成功，這樣子看來，只要我們能遵照總理定下來的建國大綱國民革命的方式做下去，不僅是各國不敢反抗我們，而且希望我們國民革命趕緊成功，中國快些統一，事實告訴我們，如果國民黨要成功，非先消滅中國共產黨不可，若中國共產黨一天不能消滅，國民黨不但不能成功，怕就要給共產黨來消滅，這是很明白的，因爲共產黨是不容許一國內有第二個黨的，只有他一個黨，拿了政權給第三國際來支配，所謂第三國際，亦只是蘇俄的附屬品罷了，無論那一國，你看土耳其，意大利，德國，波蘭，印度，阿富汗，巴爾幹半島，所有的共產黨革命，沒有一國不失敗的，徒使各國做他的試驗品而已，並且要第三國際來統治世界，更是做不到的事情，尤其是我們中華民族，有四千多年文化歷史，更不容他來謊騙的，總之，我們要國民革命成功，必要先打倒共產黨，否則中國國民革命決不能成功，中國遲早就要給異族來統治了，

現在各位都曉得二十三號那天，奉軍已佔領鄂城，三月二十九的上海新聞報，謂信陽已經奉軍佔領，武勝關已在奉軍壓迫之下，我們不能夠聽到奉軍壓迫武漢，而就有什麼快樂，要曉得這是一件很痛心的事，就是我們國民黨黨員，中央執行委員會委會，爲什麼還在武漢，受共產黨利用，

給共產黨做工具，使得我們國民黨不能堅強的團結起來，如果我們國民黨員能及早回頭，不爲他利用，共同一致的到南京來做國民革命工作的時候，我可以講共產黨不僅在武漢不能立足，在中國也完全可以消滅的，現在不能把共產黨消滅，致將來國民革命不能成功，而受俄國統治的時候，這不是共產黨之罪，而是我們在武漢戀戀不忍捨的國民黨員賣黨辱國之罪。

這次汪精衛同志到上海的時候，他同我談了許多話，最後忠告我的兩句，說，「介石，如果這一回東南同武漢開戰時候，如果你失敗了，我們國民黨要從此消滅，共產黨必就此起來，如果你得勝了，武漢被東南打倒的時候，國民黨就要恢復民國十三年以前的狀況。要是恢復到這種狀況的時候，無論右派的軍事，右派的黨員，一定不會同你蔣介的合作，你蔣介石在黨裡的生命，怕要從死消滅」，他的意思，就是要我自己退下來，一切都不管，把軍隊統交給部下，給他們負責任，那末如果武漢到勝利的時候，我自己個人地位，還是無妨，將來仍可以出來的，如果東南勝利，武漢失敗了的時候，也可以隨便進退，當時我就簡單來答復他說「現在不是這個問題現在是國民黨生存的問題，如果國民黨可以生存的時候，那末無論什麼責任，我都可以擔負起來，決不能自己不負責任，從中取巧，來做一個好人，現在我們只是不管成敗利鈍，同共產黨分離，就是將來國民黨失敗了，我們人可以負這個責任的，說國民黨之消滅完全是我蔣介石一個人攪出來的也可以，如果共產黨被我們國民黨消滅了，那只要他是純粹國民黨黨員能爲本黨奮鬥爭氣，無論什麼人，我都可以同他合作，他是左派也好，右派也好，都可以不管，總要把共產黨消滅了再講，」我又對他說，「你切不可到武漢去，你去了一定不能出來，那時你想做共產黨的工具亦不能了，你如果真正爲本黨，就要到南京去，然後再請武漢一班中央執行委員過來，如果你到武漢去，



國民黨還是不能團結，你還是要做本黨的罪人，「這是我忠告他的幾句話，至於剛才陳副主任所講的汪同志固我們的關係，這種已過了的事情，現在可以不必講了，有許多話還是不可以講的，不過我對於汪同志的態度，我可以說總理在世的時候，我就是沒有主張的，完全是給我們總理做一個工具，我自己承認是總理的工具有，因為我認定總理是救國救民的，所以孫總理所做的事情，我們敢同他辯難，從總理死了之後，我只爲汪同志是可以替代總理的，我就拿待總理的精神，來待汪同志，無論用入行政，黨務政治，他怎麼說，我就怎麼做，同總理在的時候一個樣子，事實可以証明出來，總理還在的時候，政治會議委員當中，是有我的名字的，總理死後，政治委員會還是有我的名字，但是有汪同志在，我簡直沒有到過一次，無論軍事委員會政治委員會，儘管由他怎麼決定，就怎麼辦，還可以證明，無論軍事行政機關，我蔣介石在廣東並沒有薦過一人，保過一個人到裡面去，有什麼不放心的一種舉動，由此可以明白我對於汪同志完全信仰他信託他，以爲他就是我，我就是他，所以他議決的案子，無論什麼事情，我就絕對沒有第二句話說，總理存在的時候，是這個樣子，總理死了的時候，我還是這個樣子，現在汪同志到了武漢之後，所發表的言論和態度，把從前他在上海同各委員所講的話，絕對否認，而且對於他從前所最敬重的一班老同志如吳稚暉李石曾諸先生，現在竟公然發表文章，說他們不革命，但是我們總希望他趕緊回來，同真正的黨員，來完成國民革命的工作，不願他在武漢做共產黨的工具，

最後還有幾句要緊話對各位講的，就是對於我們黨的主義和精神，還要努力的宣傳，我以爲這時期實在是國民革命軍最重要的工作，生死關頭就在這個時候，無論總司令部或各軍人員統統要共同一致的來做普通的宣傳，使得本軍將士和一般人民能夠得到一個正確的指示，還有一樁事

，我到南京已有二十二天，差不多天天受江北敵人孫傳芳和張宗昌殘逆的壓迫，使得我們國民政府威信完全失掉，使得我精神上受莫大的痛苦，這樣軍閥強盜的壓迫，算是我生平第一回恥辱的事情，始初到上海的時候，受帝國主義和這種鐵絲沙包的阻攔，弄得我們軍官不能自由進出，現在到了南京天天受魯軍這樣的砲擊，在這種情形之下，凡我國民革命的將士，真正為三民主義奮鬥同志，如果再不下一個決心，臥薪嘗膽的誓雪此恥，那末國民黨不僅要給共產黨消滅，還要先給奉魯軍來消滅哩，爲要保存三民主義而同共產黨戰鬥失敗是光榮的，如果給奉魯軍孫傳芳這樣子壓迫，我們還沒有一些恥辱之心，那我們國民黨就要敗亡無日了，從今以後各位千萬要同心一致先把江北浦口的敵人掃清了，然後再來底定武漢，這才不愧爲國民黨黨員，才不愧今天來紀念總理，大家要爲黨爲國努力奮鬥，千萬不可隨便啦。

## 蔣總司令對上海全體黨員之演說辭

中國政治重心在南京

徐州會議關係黨國存亡

黨之勢力下已

有十七省

現在是最緊要關頭

全體黨員要團結起來

各位同志，今天兄弟到上海參加市政府成立典禮，上海各團體及最親愛的同志開歡迎會，吾趁此機會，將最近軍事政治黨務報告一下，現在中國政治重心，在南京國民政府，吾們黨國最重要的，就是徐州會議，吾黨之成敗，吾國之成敗存亡，有關於此，當徐州會議未開以前，武漢共產黨，要求馮煥章同志，到鄭州會議，連打十餘個電報去催他，於是馮煥章同志，就復了封電，謂地方不靖，未能到鄭，將來或有機會，再當把晤，共產黨就派鄧演達至潼關迎接，馮同志以黨務關

係，尤來鄭州，開了兩天會議，結果河南軍事政治，統交馮同志負責，將河南軍隊調回武漢，但馮約以如調回軍隊，不得與東南接觸，他們亦滿口應允，結果陝西河南，俱交馮統治，他們的軍隊，調回至武漢休養補充，此兩點為最要，後來馮知余要到徐州，馮即拍電詢余行程何日到徐，當余即回電，謂甚願與之會面，余允親至河南，而馮甚客氣，俟余到徐，彼即親來，與中央執監委員相見，討論政治軍事，在徐三天，所談甚多，極為歡洽，最要者，彼實明瞭黨之情形，及革命理論，且確信三民主義，彼未到徐以前，武漢派向彼進行及宣傳，謂余已失蹤，當亦陷落，及與余見面，馮乃恍然為共派之造謠挑撥，其反宣傳之結果，反而余與馮交情愈加濃厚，促成彼此間切實之聯絡，共同進行北伐，計討論之要點，第一，國民黨是中國唯一的黨，欲革命成功中國強盛，必須服從三民主義，擁護中國國民黨，第二，必須使共產黨離開中國，不准他們進行反宣傳來破壞我們的黨，馮又允發電武漢，促他們驅共，並云，我這個電報，一定有個結果，否則我對他們便當實行相當手段，馮同志此種態度，便是忠實於黨國的表现，馮實我黨一個忠實的同志，而且可以共患難的同志，從此一切權力不久將完全歸於我們的黨了，我們的黨也愈臻穩固了，這個消息，我想在座諸同志，一定是聽了很快樂的，此次會議結果，議決三個要點，第一，黨必須統一，不許武漢黨部之存在，武漢方面之忠實同志，希望他們速到甯來與我們合作奮鬥，不要被人利用，（這是馮的意見），第二，馮頗知共產黨在中國國民革命中只有搗亂，沒有幫助，定要他們離開中國，這一點馮表示很為堅決，第三，武漢軍隊不得長在武漢後方搗亂，仍須回至河南，加入前線，共同一致完成國民革命，中央執監委員，對此完全同意，要我黨基礎鞏固，一定要（一）取消武漢偽政府，（二）趕走共產黨，（三）武漢軍隊重回河南加入革命，望各地同志，一致為

此宣傳，以上所說，是關於黨的事實，

至於北方張作霖自稱大元帥，因彼明知如無聲無臭，退往關外，不啻自示薄弱，乃竊號自娛，然而奉系勢力從此便將剷除了，奉張之生命與勢力，不久就要斷送在大元帥三字上了，山西閻總司令，亦已明白表示加入國民軍，反對張作霖，現在十八省，除直隸省外，其餘十七省土地，已完全在黨的勢力之下，然而同志們切不可因此驕縱，不可因此自大，這種從來未有之成功，都是我們同志努力之結果，還請我們同志以後更要努力，使所得的十七省，更爲穩固，於此，我黨之勢力，已將統一中國，我黨主義之實現，亦就在目前，同志們，切不可因此怠惰工作，以致功虧一簣，我們當善保已得之果，將總理遺下之黨，善保其歷史，並發揚光大之，我們的成功，是熱血與頭顱換來的，我們要統治全中國，我們要擴大西藏蒙古東三省，都在我們黨的指揮之下，這便是我們的光榮，

回想總理革命，自辛亥到現在，沒有現在的好結果，現在既然好了，在此成功到百分之九十五分的時候，便是最困難，也是最容易的時候，我們要達到完全成功的目的，大家須要團結起來，服從中央的命令，臥薪嘗膽，一致起來完成革命，我們還要想，目前的中國，外有壓迫，內有搗亂，一想到这里，真是不寒而慄，一不留心，我們辛苦得來的成績，及同志已犧牲的頭顱，都要爲未死者送掉，我們革命軍之光榮與事業，都是總理所賜我們的，已死的同志賜我們的，所以我們應當時時刻刻留心來保持我們的光榮與事業，我方才說在緊要關頭，是最困難也是最容易，怎麼說是最容易呢，很簡單的一句話，只見我們全體黨員團結起來，一致服從中央，革命即可成功，全國即可統一，

現在下級黨部，不肯聽上級命令的很多，所以不能團結，因此予共產黨以搗亂機會，須知要黨不失敗，便須保持黨的主義，只是同志聽從中央統一黨權，黨權統一了，大家便相親相愛，與敵人奮鬥，如此我們國民黨才能成功，希望同志們都要守紀律，如此黨才可以發展成功，前次我曾與諸君說過的，我們入了黨以後不能自由，須聽從中央，我們黨員的動作思想主張，要服從黨，如軍隊一樣，赴湯蹈火，在所不辭，當未提出主張以前，萬不能任意發表意見與主張，並不能變更中央命令，在此中國之生死關頭能如是，財政軍事政治都由黨來指揮，如此方能達到真正之自由平等，

諸君不要心焦，有中國國民黨來訓導我們，大家臥薪嘗膽來設法，將來一定能達到自由平等的目的，我信諸位對於我的話是不會懷疑的，因為大家都是黨員，發表這種言論，而不說我是賣國賣黨的賊，這可說不是信用我，是信用黨保障我的，我負起建國之責來講這話，請各位同志不要懷疑，並且把我的話來做中心，對於我們的黨，救國救民，有中央執行委員會來負責，大家進同進、退同退，生同生，死同死，這才算得是中國國民黨的一個黨員，結論對於上海同志，有一點貢獻，外交，政治，經濟，罷工，罷市，各種主張，若非得到中央命令，不能任意主張，須與中央同進退，同生同死才是，現在上海各級黨部，很不團結統一，而且濫發言論，不團結統一，將來一定沒有好結果的，須要聽高級黨部之命令，才是黨員，各位同志要留心，我們智識才幹，都與外人一樣，因為沒有團結力，如散沙一般，四萬萬人如一人一樣，我們須要快快樂樂醫好自己的毛病，以一盤散沙之力，而變為幾十倍幾百倍，變成很堅強的鐵彈來抵抗敵人，打倒敵人，我們對於黨的責任，既然如此重大，所以要服從黨，中國便能得

到自由平等，今日所說的話，是弟兄向親愛的同志們的忠告，望同志們此後格外努力，總之一句話、中國生死存亡關頭，在中國國民黨能團結不團結，聽從黨的命令與否爲準，中央不中央，南京不南京，是廢話，黨是我們的中央，否則武漢還不是中央麼，我們大家要團結勢力，聽從黨的命令，來服從我們總理的政綱政策，實行三民主義，完成國民革命，

(完)

## 曾養甫先生演講討伐武漢我們應有的認識和 努力

各位同志，剛纔詹菊似同志已把最近的黨務報告了，現在兄弟把最近軍事和政治的事實，略爲報告！

國民革命軍已打倒了孫傳芳張宗昌，濟南快要克復，山東已不成問題了，中央黨政府和蔣總司令鑒我兩湖人民被中國共產黨壓迫摧殘的慘狀，兩湖民衆要求解除此種痛苦之迫切，與各級黨部各地民衆請求討伐共產黨之激昂。我們的黨政府已決定討伐武漢共產政府，剷除禍國殃民的武漢共產黨同共產黨的走狗同時武漢共產政府知難免不得受我們黨同政府的討伐及消滅，大起恐慌。今張發奎率軍倉卒出發九江，冀圖抵抗國民革命軍之進攻！

我們對於此次中央討伐武漢共產政府應該認識非常清楚，爲什麼我們黨和政府要討伐他們？要消滅他們？兄弟以爲至少有三種重大理由，第一，中國國民黨是救國救民的黨兩湖是中國的領土，決不容任何帝國主義佔據，兩湖的人民，是我們的同胞，決不忍坐視其被摧殘慘殺，武漢的

共產政府一日不滅，兩湖人民的痛苦一日不解除；就是本黨救國救民責任未盡就是本黨個個黨員的奇恥大辱，第二，共產黨詆毀我們總理，誣蔑我們總理，陰謀消滅本黨罪大惡極是總理的仇讎，是全黨的公敵不將其討伐，將其消滅，將何以對我們的總理，及為黨犧牲的先烈，及所有已死的武裝同志？第三，本黨革命的目的，係欲依據總理的主義及政策，建設新的國家和社會。共產黨一日不滅，則中國一日不能建設，我們的目的不能達到，人民的痛苦一日不能解除。我們為解除人民的痛苦計，為建設新中國計，不能不討伐武漢共產政府，根本消滅共產黨，這次的軍事行動，是共產黨和我們最後決戰的時候，也是共產黨希望死灰復燃力圖最後掙扎的時候。我們要認清楚這是國民黨和共產黨爭生死亡的問題，如果共產黨生，國民黨便會死，國民黨生，決不容共產黨存在，我們更要認清楚這是整個黨的問題，不是黨內那一部分人或前敵武裝同志的責任，是黨內個個黨員的責任，不單是兩湖人民解除痛苦的問題，是整個民族爭生存爭獨立的問題，共產黨存在一日，則人民的痛苦，一日不能解除，共產黨佔據一縣則一縣的人民受其痛苦；共產黨佔據一省，則一省的人民受其痛苦。如不從速撲滅，則毒焰所至，遍於全國，將恢復黃巢張獻忠李自成殘忍慘酷的時代，所以我們政府同蔣總司令下了決心，將武漢的共產黨，於最短期間內消滅他，剷除他，不然，縱敵貽患，以前清黨的工作，是沒有用的，總理為黨國奮鬥犧牲的精神，是空費的，武裝同志的鮮血，是白流的！如此，我們如何對得住總理和先烈！而兩湖人民的痛苦何得解除？將來共產黨毒蝕所至，人民所受的痛苦將何底止！

本來我們的軍事力量是很有把握的，他們——共產黨的兵力和軍實都萬不及我們之雄厚與充足；而且我們黨同政府是順應全國民心，他們武漢共產政府是違反全國民心，談起共產黨是個個

人痛心疾首恨之刺骨。順應民心者就能得到民衆的擁護，一定是勝利，成功的；違反民心，就要被民衆反對，一定是失敗，滅亡的；北伐軍之勝利，吳佩孚孫傳芳之滅亡，就是因爲這個緣故，但是由軍事行動剷除共產黨固然有我們的武裝同志負責，然而喚起民衆，團結一致，擁護武裝同志，協助武裝同志，共同消滅共產黨，這是我們大家的責任，我們應該以去年擁護革命軍北伐打倒軍閥的熱誠，來擁護革命軍肅清反革命的中國共產黨！

本來共產黨是不成問題的，但是共產黨是狡猾的狐狸精，他知道共產主義一定不能成功，他的策略一定會失敗，他的偽政府必定要塌台，他的餘孽必定會消滅，他的暴動必定爲全國人民所反對，所以他一定不用共產黨的名義，來同我們抵抗，而用國民黨左派同右派爭鬪的口號，利用叛黨賣國的汪精衛孫科等爲工具，以蒙蔽一班民衆以博一般民衆之同情，使民衆以爲黨內派別之爭，應該和衷共濟，言歸於好，使本黨由革命而妥協，由妥協而失敗，以遂其死灰復燃之私圖，處心設計，真奸險惡毒之至，但未清黨以前，一般同志及民衆，或曾受其欺騙，自清黨以後，共產黨利用左派之陰謀，而及左派與共產黨勾結之罪惡，已給我們認識非常清楚。所謂左派，即共產黨之工具，即共產黨用來殺國民黨的機關槍，吳稚暉同志說得好：自命爲左派者，簡直是叛徒！所以止有國民黨或叛徒，並無左派右派可以稱呼，所以我們要認清楚所謂左派，即共產黨離開的陰謀和奸計，至於汪精衛孫科，從前一般民衆，確曾誤以爲本黨忠實的領袖，但到共產黨圖謀消滅國民黨的時候，汪精衛孫科不單是不想法挽救，且助桀爲虐，幫助共產黨將總理及先烈四十年來創造之國民黨，送給共產黨，及第三國際，北伐尚未成功，兩湖人民的流血前敵將士的犧牲，全國人民的痛苦，而及國民黨的傾危，無一非汪精衛孫科不顧黨國只顧個人地位利祿所致，其卑鄙無



恥，叛黨賣國的行爲，已被我們深深認識，蔣介石同志說：不爲同志，便爲仇讎，不爲信徒，便爲叛逆，汪精衛孫科背叛本黨，即是總理的叛徒，與全黨的仇讎，現在打倒叛黨賣國背叛總理汪精衛孫科的呼聲，遍於全國，我們決不致再受其欺騙，共產黨想利用他們爲工具，也一定不成了，廣東是革命的策源地，是本黨的根據地，現在因爲中央討伐武漢的關係，一般反革命派，必想種種方法擾亂我們後方，這是可以意想出來的。我們後方同志同各界民衆，應該團結起來，幫助軍政當局，鞏固後方，以免前方將士後顧之憂。目前對於下列幾種工作，尤應特別注意，加緊努力，（一）澈底肅清共產黨餘孽，彼輩雖經一次二次清黨，多數逮捕，但有少數尙未肅清，潛伏市內，時常製造謠言，煽動人心，圖謀擾亂後方，我們應該個個負起責任，切實偵查，隨時報告軍政當局，將其全數肅清，決不容彼輩在廣州匿迹，（二）澈底肅清陳炯明餘孽陳炯明自被革命軍打倒後，始終野心未死，現因前方軍事關係，以爲機會又至，與共產黨及投機份子互相勾結，共產黨資助其五十萬，先交三十萬，作擾亂治安之用。并分遣黨羽，混入各軍政機關，思運動軍隊，圖謀不軌，我們知道陳逆炯明於民國十一年六月十六日，在廣州叛變，砲擊觀音山總統府。

被燬的遺跡，至今猶存，總理因此氣憤成疾資志而歿，如果沒有陳炯明的叛變不獨總理不會氣憤而死，不獨廣東民衆早已解除痛苦，而且北伐亦早已成功，全國民衆也早已解除痛苦了！現在他們居然竟敢再圖活動，如果我們不將其根本剷除，我們能對得住總理和死難的同志嗎？（三）肅清投機份子：這班投機份子自稱左派，以前勾結共產黨，壓迫本黨忠實同志，現在如能覺悟，自應銷聲匿迹，不應再阻礙黨的進行，但是他們現在還要在香港和陳炯明的餘孽魏邦平等勾結陰謀擾亂廣東治安，并組織什麼左派清黨委員會兩廣左派大聯合種種名詞，這不是反革命嗎？他們

爲個人利益而出此，不惜叛黨賣國，我們應該將其肅清！

各位同志，以上所說的三種工作，是我們應該切實做去的，以鞏固我們的後方，現在當討伐武漢軍事行動的時期，我們要團結一致，喚起民衆，擁護國民黨！擁護南京國民政府！擁護蔣總司令！打倒武漢共產偽政府！肅清共產黨餘孽！打倒汪精衛孫科！剷除陳炯明餘孽！肅清投機份子！這是我們對討伐武漢應有之認識及努力！

## 何應欽軍長之演說詞

近來軍事情形，無多變化一因我軍自去秋出師北伐以來，轉戰東南，歷時一載，不能不稍事喘息，再行進取，二因盪清黨務，令跨黨分子退出本黨的事件發生，使軍事進行，不能不稍有耽擱，現在一切部署，均已完竣，我們軍隊，不日即將渡江，肅清軍閥餘孽，直搗幽燕，以期國民革命能以早日完成，以我們過往之成績測之，前途一定勝利。

在北伐的進程中尤其是在節節勝利的北伐的進程中，忽然發生盪清黨務，令跨黨分子退出本黨的事，就情感說，似乎一向同工作的分子減去了許多，是一件可痛的事，然而就國民黨的信仰及組織說，就中國國民革命及世界革命的關係說，就在是一種應超乎普通情感而必需做的事，因爲有許多許多客觀的事實，已經告訴我們非如此做不可了。

這些客觀的事實是什麼，茲大致說說

中國共產黨員之加入中國國民黨，雖曾聲明係以個人的資格爲實行三民主義而來，但實際是以本黨爲工具，進行其共產主義而來的，觀乎跨黨份子平日之種種虛偽，如曲解三民主義，或極

力宣傳幾個政策而不提三民主義等，已可概見一斑，至於操縱把持本黨黨務，分化排擠本黨同志，已成一種普通現象，去年我們軍隊出師北伐，中國共產黨領袖陳獨秀公然在其機關報嚮導上肆加醜詆，其破壞國民革命之用心，已暴露無遺，此次當我軍進攻江浙最急之時，竟暗使其黨羽，在武漢召集聯席會議，作種種非法舉動，三電廣州兵工廠停工，不接濟前方子彈，當江右軍退兵蕪湖時，武漢非法聯席會議，竟謂其軍行過急，而江右軍政治部主任林祖涵，竟數電勸阻前進，若非程總指揮以黨國為重，則東南規復，恐成泡影矣，及東南底定。彼等又譁譎我們革命領袖為新右派。誣毀以寧滬之國民革命軍為匪軍，并潛令其黨羽，在各地時常搗擾，妄欲於「二十年」期間完成其「列斯式共產主義」於中國種種破壞國民黨的証據和事實，近來各地報紙續有發表。想各位同志已經看見過了，這和關係國民黨的存亡關鍵，豈可以仍聽情感用事置之不管嗎。中國國民黨是實行中國國民革命唯一的黨，亦即促進世界革命之一重要份子，中國國民黨之健全與否。與中國國民革命及世界革命息息相關，所以這次護黨運動，意義非常重大。斷不容易輕視之。本黨黨員因訓練之缺乏，對於三民主義，少有明確之認識，或者雖有認識，又未能將理論活用到實際上去，因此易為共產黨員之曲解所煽惑，或因此而被共產黨人吸收以去。或因此而對主義有所懷疑，總理說「主義就是一種思想，一種信仰和一種力量……有了信仰就生出力量，」所以一到懷疑期間，便難發生力量，本黨之進行，未能十分有力量，共產黨員之煽惑，應負一大半責任，現在他們的詭謀，我們已經明白了，我們對於三民主義，就應當有忠實而堅決的信仰，其實三民主義之值得我們信仰，是一種自然而非勉強的。因為三民主義，自有其特殊的背景與環境之要求，且基于被壓迫民衆之立足點而說話。兼國家主義及共產黨主義之長，而無共產黨主義及國

家主義之流弊，實最革命最進步之主義，國家主義之理論基礎，異常空洞薄弱，約言之，可以說  
 是愛國主義，嚴格來說，還可以說，是狹義的愛國主義，他們每作文字口頭之宣傳，而不願做實  
 際工作，其所宣傳之內容，又大多數替資產階級說話，而拋却被壓迫之農工，所以弄到後來，常  
 演成帝國主義的國家，因為現在的革命，不是十八世紀的革命，僅屬政治問題或宗教問題，目標  
 簡單，容易處置，抑或僅是一國的事，不與世界其他各國相關，現在的革命，大多數起於經濟分  
 配之不適當經濟組織之不完備，就是政治革命也莫不與經濟革命有關，所以革命，尤其是被壓迫  
 民族的革命，不在徒爭國家之能力富強，而應兼注意到富強後自身有無帝國主義之危險，且某一  
 國家的革命，均與國際有關，即一國的革命當為世界革命的一部，所以革命的時期，應認清友敵  
 ，不可概以，「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視之，中國的國家主義發生，係近二三年的事，因為提倡人之  
 簡陋，所以常發生上列各種弊端，且因其理論基礎之薄弱，不惜東剿西竊，附會於三民主義之上  
 ，其最狂誕者，莫如醒獅派之會琦，於追悼總理特刊上，公然謂國家主義包括三民主義，豈非笑  
 話，近來有一般投機的國家主義者，他們混入國民黨內，表示覺悟，來實行三民主義，然而終因  
 他們受過國家主義的洗禮，始終帶有國家主義的臭味，他們每每這樣說，「孫先生說民族主義就  
 是國族主義，其實國族主義就是國家主義，」這種說法，與共產黨不問民生主義內容，只將孫總  
 理說「民生主義，又名共產主義」一語大叫特叫者，真有異曲同工之妙，殊不知總理對於民族與國  
 家的分別，在民族主義第一講中，已有明確之解釋，茲摘錄幾點如下。

「民族和國家，是一定界限的……簡單的分別民族是由於天然力造成的，國家是用武力造成  
 的，用中國的政治歷史歷來證明，中國人說王道是順乎自然，換一句話說，自然力便是王道，

用王道造成的團體，便是民族，武力就是霸道，用霸道造成的團體，便是國家。

「我們研究許多不相同的人種，所以能結合成種種相同民族的道理，自然不能不歸功於血統，生活，語言，宗教和風俗習慣，這五種力量天然進化而成的，不是用武力征服得來的，所以用這種力和武力比較，便可以分別民族和國家。」

就這兩段，已可以看出民族與國家的異點了，雖然總理曾經說過，「民族就是國族主義」這一句話，未得見「國族」就作「國家」解，因為（一）總理恢復民族主義的方法與國家主義絕對不同，總理主張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及各弱小民族共同打倒帝國主義，與中國國家主義者認「打倒帝國主義係干涉他人國家」「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及盲目的「外不親善」或動輒以「夷狄」視人者，迥不相同，（二）「國民黨之民族主義有兩方面之意義，一則中國民族自求解放，二則中國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中國境內，除了漢族以外，還有一千多萬的滿蒙藏人，將來各民族間均以平等相結合，并不以造成國家之原素——武力去結合的。

由上面理論看來，國家主義不過與民族主義偶有異同，民族主義却有國家主義之長而無弊，其不難強指或附會民族主義為國家主義，意義已非常明確了，若就事實言，中國國家主義者，雖高喊着，「內除國賊外抗強權」的口號，確處處與帝國主義和軍閥勾結，他們當國民革命軍北伐時，公然替孫傳芳鼓吹，論蔣介石之必敗「在孫傳芳統治之下，大演說其國家主義大賣其醒獅報，種種誣蔑本黨及本黨同志的言論，與帝國主義及軍閥沒有上下，這種反動派，我們只有將其打倒，而無容忍之餘地，至於共產黨主義之理論，則是比較科學的健全的，總理說過，「民生主義又名共產主義，」又說「共產主義是民生主義的理想，民生主義是共產主義的實行，」所以共產主義

與民生主義，可以說是殊途同歸的，不過『照馬克思派的辦法，主張解決社會問題，要平民和生產家專制，用革命手段來解決一切政治經濟問題』。只要照這兩個辦法，便可以解決中國的民生問題，至於世界各國，因為情形各不相同，資本發達的程度，也是各不相同，所以解決民生問題的辦法，各國也是不能相同。總理對於馬克斯學說，如以物質為歷史重心，和階級鬥爭等，均有精確之批評，乃中國共產黨員不顧中國經濟的情形，不察中國環境的狀況，強欲以階級鬥爭之共產主義實施於中國，將總理指摘馬克斯為病理學家等等，一概不加研究，強欲削足適履，至於犧牲若何重大，在共產黨人心中，好象漠不相關的中國為經濟落後的國家，階級之懸殊，不甚明顯，若能以迅速之革命手段，於中國統一之後，即實施民生主義之平均地權及節制資本兩大原則，由國家規定土地法，土地使用法，土地徵收法，及地價稅法凡私人所有土地，由地主估價呈報政府，國家就徵稅，并於必要時依報價收買之，務使土地灌漸入於國家公有，而不為少數人操縱，以達到平均地權之目的，凡農民之缺乏田地淪為佃戶者，國家則給以土地，資其耕作，并幫助整理水利，移殖荒地，以均勻地方，至於企業之有獨占性者，或規模過大之私人力所不能辦者，如銀行鐵路航路等，由國家經營管理之，使私有資本制度，不能操縱國民之生計，以達到節制資本之目的，凡失業的工人，由國家謀救濟之法，制定勞工法，改良其生活，他如養老、育兒、撫卹廢疾、普及教育等，皆一一求其實現，務使國民生計安適，而免除經濟的劇烈鬭爭，同時施行平民所共有的民權主義，不使政權為資產階級所專有，以壓迫平民，一面并限制反革命及不革命之民權，則中國自可以不受巨大犧牲，即可達共產主義之目的，由上段理論我們可以說，國民黨的民生主義即是共產主義，不過不是馬克斯的共產主義，不是列寧的共產主義，也不是克魯泡特金

的共產主義，乃是孫中山的共產主義，這種共產主義是與他們同目的不同方法的，他的目的，係完全基於解放大多數的壓迫，如中國之工人農人們務使其均獲安樂的幸福，他的方法是和平的只是適合中國經費情形的，我們均有信仰他才能得到幸福，其他均有流弊，總東以上演說，我們可知國家主義及共產主義的理論均不及三民主義之健全，猶缺三民主義適合環境之特殊精神，所以我們對於三民主義應該有深切的認識，堅決的信仰，無論若何，不能使之動搖，並且我們還要將這些意義對民衆演說，他們要信國家主義的，只有信有國家主義之長有無流弊的三民主義，他們要信共產主義的，也只有信適合環境而能達到世界大同的三民主義，大家齊集於國民黨組織之下一致努力，我敢說，不特中國可以早日統一，人民得享自由平等的幸福，並且可進而打倒帝國主義，致人類於大同，

## 曾養甫先生演講清黨的意義與我們今後的責任

各位同志，各位報界諸君，我們在三個月以前，曾會過一次，後來兄弟因事到南京去了，直至現在纔回，與諸君再次鉅集，因此樂着這個機會，將我們這次清黨經過情形，和列位談談，我們知道這次清黨事件的發生，究竟是什麼一種作用，是什麼一種意義，說起來我們真可謂痛必極了，因為我們國民黨自從改組後，竟給共產黨一天一天的把他弄到低沈下去，消滅下去，愈弄愈兇，大有完全把他湮沒的樣子，然而我們試想，國民黨是有什麼的組織，是有什麼的歷史

，可以給共產黨任意消滅的嗎，并且我們覺得這個時候，再不去把共產黨撲滅，舉行這次清黨，那末是沒有辦法的，尤其是我們是為民族，為國家，為黨，為主義，去犧牲，去奮鬥的原故，更不能不速行把共產黨打倒，

自從四月十五日本黨執行清黨以後，到了現在，我們國民黨的國民革命軍的發展，確有一日千里之勢了，最近山西的閻錫山，北方的馮玉祥，也與我們合作了，其他如福建西江河南雲南廣西廣東等地的共產黨的勢力，也消滅了，誠以共產黨是不難剷除的，不過我們要知道，共產黨雖易於剷除，但必要注意的，就是要徹底去幹，做到除惡務盡，把共產黨前時一概的流毒，都要根本肅清，那才不會養癰遺患，使他能够死灰復燃，然而這個責任，就非得各位報界諸君，真真實實的去負擔起來，向社會盡一點宣傳義務不可，

共產黨本來是狡滑的，現在他們知道從前的錯處，已是將他們的計劃變更了，變作是借着國民黨的招牌號召了，如此，我們深恐有一部分的青年，不難會受了他們的利用，受了他們的催眠與引誘，所以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對於這些青年，應得十二分的注意，萬一他們中了毒的時候，非把他們糾正不可，因為這些青年，最易被人迷惑，尤其是（階級鬭爭）這一種邪說，弄到一場糊塗，不知我們，孫總理對於這一層，也曾三番四次的解釋過，并且說（中國是用不着要階級鬭爭的。）所以對於農工階級，也是主張他們一致來參加國民革命，而且總理也曾知道農工所受壓迫的痛苦，非要同志去幹國民革命工作，無以解除，所以我們當要認清一下，國民革命是整個的，不能分開幾個階級各自進行的，是以國民黨因為謀全民的利益，尤其是為農工謀利益，便要去幹國民革命，國民革命是整個的，故國民革命成功，就是整個的民族得到自由平等，整個的民族



得到自由平等，那豈不是農工也有利益嗎，無如農工是沒有多大智識的，他們的頭腦，過於簡單，自然也是易於被人迷惑，所以不止是一般青年給共產黨利用了，就是這些可憐的農工羣衆，又何嘗不受了他們的籠絡，醉心於階級鬥爭啊，照這樣起來，共產黨用這些手段，用這種策略，去收買青年，收買農工羣衆，他們不察，竟給他們利用了去，而且反來破壞國民黨，他們這神勢態，當時確是萬分利害，所以不特我們的主義，三民主義，我們的黨綱，絲毫不能建設，幾乎連黨的地位，也給他們在無形中輕輕送掉，這都是由於萬惡的共產黨，故意搗鬼，纔至弄到這步田地，所以現在我們實行清黨後，對於這一點也非得使這些被迷的都覺悟過來不可，

若果我們對於這幾點重要的工作，不努力去把他糾正，難免將來不給共產黨一個死灰復燃的機會，因為這些異端邪說，中了他的毒是狠危險的，即如目前照廣東方面看起來，不止廣東，就是全中國也一樣，他是經濟落後的，無論如何，也不適宜他們這種共產學說的，無奈從前那些青年與農工羣衆，都受了他們的麻醉，糊亂的幹起來，遂使我們不但工作方面受了影響，其他一切，也都完全退化，如果我們不是有這次的清黨，枉他一直弄下去，恐怕必會做到如南洋馬來島的情形了，總之我們務須認定如其不是先把黨的利益，國家的利益注重，那末個人的利益，怎樣也不會得到，

老實說句，我們國民黨對於扶植農工擁護農工，都有一定的策略，一定的方法，絕對不同共產黨假扶植農工之名，而行壓迫農工之實的，不過農工們青年們一時分辨不清，給他拿金錢勢力來利用了去，并且中了祇謀個人利益的毒，於是他們纔無論什麼事，如果係與個人利益無關的，便不肯去幹，這確是大錯而特錯的，

所以青年與農工羣衆，既誤入了這個迷途，現在還有些不清醒的樣子，似此情形，除了希望各位報界諸君一致的起來，想方法於無形中去指導他們，警醒他們，實實在在的負起這個責任外，再沒有第二個，而且非此仍不免要有第二次的失敗至於本黨因得有我們孫總理當上了許多政策與方法，我們當然依着一步一步的做去的，絕對的服從去做的，可是說到方略與政策，最近關於較重要而略有變更的約有幾點，

(一)國民黨從前受了共產黨的挑撥分化陰謀，分成了左派右派等種種派別，這實在是共產黨想分化國民黨，消滅國民黨的一種策略，可是這麼一來，竟有一部分的青年，不知是被了人家所利用，也居然自稱起左派來，又有一部分是因要做個人的勢力的，也借着這個名詞，互相號召，可是國民黨本無什麼派別的，現在中央已提出了一種口號，說得很明白，就是「黨外無黨」，「黨內無派」，因為這原是我們總理以黨建國，以黨治國的本意，所以這個關於派別的問題，應當盡力宣傳，使人們知道我們的國民黨，原是沒有派別的黨，

(二)黨內既生了派別的關係，跟着就分出各派的團體，他們這種團體的組織，其作用純然是拿來鞏固個人勢力的，如此就把黨的勢力分散了，有如百數十黨一樣，所以如果長此任其分化下去，黨的墮落，是在目前的，故中央現時爲補救這個分派分團體的事起見，異常注重，非要起來制止不可，因此遂通令嗣後無論任何機關人等，不得再有小團體的組織，

(三)一般普通人的心，以爲凡係謀革命的發展，非要民衆不可，因爲民衆是革命的基礎，於是各團體都各自去找民衆，你也進行，我也進行，結果弄到民衆也變成四分五裂，而共產黨也始終是以這種分化的策略，施展出來，不知國民黨原是爲民衆謀利益的黨，黨就是民衆，除了黨就沒有

民衆的，所以凡本黨同志，今後就不可再有從前這種謬誤行爲和謬誤的思想，否則黨內便有了妨礙，但關於以上這三點，仍要希望各位諸君，能發爲言論，向社會宣傳，使得一個真確的糾正，現在應該還有些要連帶報告的，便是目前除了北方張作霖做起大元帥，和武漢盤據着兩湖而外，本黨已可謂統一中國了，不過在我們尙未將北京及兩湖的地方，也一并收歸我們國民黨範圍之內的時候，我們實在可以想像得到，北京和兩湖的人民，仍然是處於水深火熱的境地的，仍然是受着無窮痛苦的，所以我們對於北京和兩湖的障礙物，如不急謀剷除，那就所謂爲民衆謀利益的事，是不會實現的，是故最近寧方已有向武漢實行進攻的消息了，這次所以要進攻的原故，完全可謂我們國民黨和共產黨兩黨最後的鬭爭，而且就是我們國民黨非急謀消滅共產黨不可的一種舉動，綜合的說起來，我們這次執行清黨，和這次進攻武漢，完全是本黨爲救國救民，是爲解除人民的痛苦，是爲全民謀利益，然後纔決意去做的，非如此，我們清黨也沒有意義了，但是根本撲滅共產黨這一個責任，全中國的人也應該負起來的，尤其是我們報界諸君，更應該協助鼓吹，以喚起民衆，一致的進行，還有一事，就是武漢方面的共產黨，他們的荒謬政策，因爲己無人不知道了，所以他們也就翻然變計，改用着左派的名義去宣傳，於是遂大吹特吹說，我們是左派，左派是革命的，南京政府蔣介石是右派，是不革命的，可是國民黨原沒有什麼派別的，尤其是不能分出左右來，然而他們這種號召，這種宣傳，却是迎合青年的心理罷，同時他們擁着汪精衛和孫科，因爲汪孫與總理總算有些歷史關係，就是我們當時對於這兩個人，也有不少的希望，故從前促汪消假聲中，我們也表示無限的歡迎，無如他回國以後，竟然跑到武漢搖旗吶喊，做起叛黨的行爲，各位同志，像這種情形，汪精衛這次如此欺騙民衆，如此辜負民衆，還要叛起黨來了，像

這種人，還要待嗎，還值得我們認爲同志嗎，所以中央已要開除他的黨籍了。至於孫科，大家都知道他是一個無才無識的東西，無非以爲他是我們總理的兒子，有這種關係，也就特別的去尊重他，予以重要的位置，然而他這次的叛黨，却完全爲個人利益的，本來姑無論他的大節小節，都沒有什麼值得我們去批評，不過我們試看看他的政績，不特不能爲人民謀利益，而且還要剝削人民利益歸到他個人私有，在上海，香港，置了不少的產業，就是存在美國三藩市的現金，據調查所得，也有二千萬之譜，我們要知道，孫總理生前是沒有錢的，逝世後也絕對沒有一點產業遺留，像這種情形看起來，孫科所置的產，是那裏來的，所有的錢，是那裏來的，不是剝削平民是什麼，所以我們對於汪精衛孫科這兩個東西，都應該要打倒的，因爲我們打倒他，是爲民族問題，是爲護黨救國問題，是爲謀全民幸福的問題，

至於目前甯方有軍事行動，這是我們去攻武漢的動員，不過前方既有此種行動，後方當然也少不了有一種動作，因爲廣東總算是革命的策源地，不能不有所表示的，但是當我們的動作當中，那些反動餘孽，必謀死灰復燃，必謀擾亂與破壞，或做出種種謠言，這一點則凡在新聞上的登載，務須特別注意，特別小心，不要上了他們的當，

我們目前還有一種危險，就是反革命的罪魁，陳炯明，他叛黨叛總理，使北伐不能成功，革命生了阻力，這都是完全由他一人弄出來的，現在我們如果在施行各種計劃中，他必定也會起來擾亂我們後方的，最近已經有聯結武漢的消息了故對於這一點，非也要攻擊也要反對不可，尤其不要受他的利用，以致上了他的當，

現在我把以上這幾點歸并起來，就是我們今天所希望各位同志注意的，無非是要各位能夠將這些

種種去作擴大的宣傳，尤其不要忽畧關於我們本黨之原無派別，派別是共產黨分化我們本黨的政策，本黨是整個的，不能黨外有黨，黨內有派，各自去組織小團體，本黨更是為全民謀利益的，國民革命成功，各個階級也同時得到幸福，并且我們要打倒武漢北京兩偽政府，打倒在精衛孫科陳炯明和一切反動派，我們是要革命到底的，斷不能妥協的，國民黨無論如何是前進的，沒有失敗的，并且我們更要知道，打倒武漢，打倒共產黨，打倒奉系張作霖，是沒有問題的，只要我們一致的去喚起民衆，尤其是以實力鞏固我們的後方，其餘的確可無須憂慮，同志們，努力罷，完了。

## 黃紹竑黨代表關於清黨運動之演說詞

——四月二日在梧州市黨部紀念週演講

各位同志！今天紀念週，兄弟略將此次清黨運動的理由及經過報告於後：先說總理之所謂「容共」政策：「容共」的主義，是容納共產分子共同站在國民黨三民主義之下，努力國民革命；并不是容納共產黨主義，或整個的中國共產黨，更不是如一般共產黨員所說的「聯共」，——是和他們并立的，故此就總理的「容共」政策說，凡是共產黨份子都要絕對服從本黨，但是事實上：現在一般共產份子不是都服從本黨，遵守本黨的黨綱呢？又是不是都是在本黨範圍內行動呢？事實上實適得其反，他們——共產黨份子，事實上兼跨兩黨，專利用黨團作用，在本黨內做共產黨的工作，現在試舉幾種事實，對各同志報告：（一）本黨最大的目的，是想統一全中國，使全國民衆都歸本黨的指揮，實現三民主義，其最重要的步驟，則是北伐，但有去年本黨計劃北伐之前，中國

共產黨首領陳獨秀，便大唱反對北伐的論調，企圖使一般民衆，對本黨的北伐，發生懷疑，到了本黨實行北伐，大軍特戰湘贛，情形最爲吃緊之際，他們——中國共產黨又在後方施以種種搗亂，來實行破壞本黨的北伐，及至國民革命軍佔領武漢後，中國共產黨更非常活動，利用本黨一部分叛亂份子，如徐謙鄧演達之流，來把持中央黨部國民政府，根本要消滅本黨，本黨出兵蘇浙，在共產黨掌握之下武漢政府，不獨不發一兵一彈，反多方牽制，簡直是想僞孫張以消滅我軍，中國共產黨便坐收漁人之利：革命軍到上海附近，與敵人肉搏的時候，共產黨的機關報——嚮導週報又發出非議及擾亂我軍的言論，不知多少，一方面滅殺革命軍的士氣，他方面激增敵人的氣燄，這是各同志都看得見的，（一）把持中央黨部及國民政府，自去年五月十五黨務整理案，規定共產分子不能在中央最高機關當部長，但自中央遷到武漢後，本黨忠實同志，皆在前方努力，在武漢的中央黨部及國民政府便給共產分子操縱了，而農會工會等都盡落在共產黨員的手中，在武漢方面，簡單說一句，是完全被共產分子把持，所以在武漢及湖南方面不能宣傳三民主義，在湖北，就是學生屬於國民黨的也不能立足，在江西方面省政府委員是屬於國民黨的，盡然被殺，而武漢的中央從不去追究，又如廣東江西等省的省黨部是國民黨員的，都被指爲非法，嚴令解散，這是本黨給共產黨蹂躪的事實，（二）根本欲消滅國民黨在漢口等處，多有打倒國民黨的標語，還有許多詆毀總理人格的宣言，像這樣的欲把本黨消滅的事實，我們常常見到，不過在兩廣方面較少一點罷了，有了以上的三種原因，故有此次的清黨運動，這種運動，是關於整個黨的，是爲整個黨的存在而運動，並不是擁護蔣介石個人而運動，若果認爲是擁護個人的，便是錯了，所以在四月初旬，中央監察委員會開會，全體議決對於跨黨分子，黨的敗類，及搗亂分子，通令各地黨部

軍警，一律加以看管，聽候處分。現在上海浙江江蘇安徽兩廣江西的中國共產黨都肅清了，祇有江西及兩湖的小部分中國共產黨尚未根本剷除，仍在該處搗亂，自這個清黨運動發生後，有很多忠實的同志都來到南京，開第四次中央監執委員全體會議，現在南京從新組織中央黨部及國民政府，行使職權，現在可以說：在南京是真正的國民黨的政府及中央黨部，在武漢的，止是反動的中國共黨的黨部及政府，我們應該根本反對他打倒他這是過去的，清黨運動的事實，自今以後，希望各同志應該認定國民黨是中國唯一的革命黨，認定自己的立場，怎樣的去救黨的生命，但是在這清黨運動當中，也不能看輕了劣紳土豪貪官污吏，因有許多人誤會這次肅清中國共產黨，是容許劣紳土豪貪官污吏的活動，我們要認定，這次祇是驅逐國民革命及實施三民主義的障礙者，絕不是不注重農工運動，斷不能因共產黨在農工裏面會做過工作，我們就因噎廢食，不去努力農工運動，甚而容許土豪劣紳貪官污吏去壓迫農工，本黨的同志，自今以後，應該更努力的去做農工運動，切實地在農工中做工作，為農工謀利益，我們要比共產黨更加認真，我們要避免從前共產黨利用土匪工賊壓迫農工的毛病。要從真正農工，真正農工利益上着手，各位同志！莫忘了是三民主義的信徒，要看清楚自己的立場，才不會走到歧途上去，兄弟還有許多要說的，為時間關係，暫不多及，希望各同志共同努力，肅清中國共產黨！完成國民革命！

## (八) 跋

## 清黨與黨化教育

雷沛鴻

## ▲清黨運動跋

中國國民黨廣西省執行委員會宣傳部乘此次本黨舉行清黨運動之際，刊行『清黨運動』一書，以中央肅清共產黨及一切腐化份子之本旨，普告有衆，編輯人公瀚同志索沛鴻爲一序，以叙其緣起，沛鴻不敏，自五月中旬受命主持廣西省教育行政以來，嘗日夕勞心焦慮以規畫今後全省教育進行事宜，間及黨國大計，沛鴻之愚以爲在此時教育的黨化應與清黨運動並行；繼此次運動之後尤應以黨化教育爲正本清源之道，特以清黨與黨化教育爲題，作成此文，唯以事忙未能及時執筆成文，乃請公瀚同志列之篇末，聊以當跋。

關於黨化教育之重要與其意義及此後進行綱領，沛鴻嘗將其要旨，具擬廣西全省教育方針草案，茲先介紹原文於下方，

教育爲社會國家根本事業，不可忽視，惟辦理教育貴有一定方針，尤貴有適應現代潮流之確實的方針；否，則不特費時耗財，而且影響所及足以搖動國本，史籍所載在在可資吾人參攷，試以法國革命史爲証，法國在十八十九兩世紀間，人民因不滿意于其國之政治秩序，屢起革命，亘百餘年而未已，殺人流血不計其數；傾家蕩產所在皆有，其用心不可謂不苦；其奮鬥不可謂不力，徒以當時革命領袖不諳社會病理學，因之不悉舊社會之病源所在，一意孤行，鹵莽滅裂，其結



果時而釀成恐怖時代；時而建設民主政治；時而擁戴狄克推多；時而惹起國際戰爭，凡百設施漫無目標，以致從一七八九年至一八九三年間，君主政治與民主政治循環代興。凡此百零五年中，民主政體尚不能確立于法國，當時民衆之處境不可謂不慘矣，最後幸有革命的教育家及教育的政治家數輩相繼而出，詳診當時社會所有的病態，而究得其病源，病源何在？在于革命後仍未將教育與宗教劃分及教育無明確適當之方針，蓋法國教育素爲僧侶所把持，國家絕不過問，而僧侶以切身利害與地主貴族及王室等階級相同之故，實爲構成王黨的中堅份子；其思想政見當然與當時政府不合，而革命黨人唯知以武力反對王黨，絕未正本清源；一任通國學校受僧侶支配，以致學校不啻爲彼輩製造反革命份子的製造廠，所以革命事業屢起屢蹶；王黨未見以多被殺而減少附從，惟自病源既得，故求治之第一步卽爲對於教育的新認識，新認識爲何？卽教育爲國家重器萬不可受宗教所支配是也，因之，政府更確定國家處理教育應有集中的教育行政制度，再進一步卽爲確定教育方針。當時所標舉之原則有三：（一）教育爲義務的；（二）教育必須世俗化；（三）教育必須平民化，法國自經此項方針實施後，革命始克完成，而創造今日法國所有新政治秩序新經濟秩序新社會秩序，準是以觀，教育方針之確當與否足以影響社會國家之命運者有如此。

廣西辦理教育垂二十五年，從未有明確適當的教育方針，此不獨廣西爲然，各省皆然，新教育之在中國所以未著多大功效者大半由此。故僅就教育本身着想教育方針已不可不及早確定矣。願確定教育方針，必須適應中國現時環境，本省現狀，暨時代背景，萬不能勦襲他國成法，方今中國全國人民正在先總理手創之中國國民黨指導之下，從事於國民革命，國民政府直接受黨的指揮，以統率民衆，努力奮鬥，此時何時？非全國下總動員令之時乎？全國如是，學校何能自外

，故就環境與時代着想，今後之教育不欲確定一適當之方針則已，如欲確定，則非以完成國民革命建立新政治秩序新經濟秩序及新社會秩序爲目標不可，質言之，中華民國之教育方針應建築於中國國民黨的基本黨義上；而此等基本黨義實爲先總理所創之三民主義，故三民主義實爲全國實施教育時所必應依據以之爲施政方針，而完成教育的黨化，全國應如是，廣西何能自外？抑廣西與廣東同爲國民革命之策源地，關於黨化教育事項尤宜先行樹立計畫爲全國作先驅。

雖然黨化教育一語，尙有待于確詰，否，則見小遺大，無所裨益，甚至望文生義，轉多流弊，查國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員會章懋同志所擬國民政府教育方針草案內釋明黨化教育意義爲平民化與革命化之教育是則明明以平民化與革命化詮釋黨化也。在諸種釋義中當以此種解義最爲合理，誠以中國國民黨原爲一個革命的政黨，本非一個尋常政黨可比，尋常政黨僅依選舉及代議制度以解決一切問題；中國國民黨則以革命手段先從事於推翻舊有社會秩序，然後建立新社會秩序，良以中國現狀在國際關係間已沉淪到次殖民地位置，業經先總理一口道破，昭告國人，促其猛醒，中國國民黨秉承先總理遺志，以代表全國民衆利益而繼續國民革命。約言之，國民黨不僅是革命的政黨；同時又是代表民衆利益的政黨，政府既受黨的指揮，凡百設施尤應根據此二種根本原則，由此可得一黨化教育之適當定義：即在國民黨指揮之下，將整個的教育變成革命化與民衆化是也。

更進而分析之，(甲)使教育變成革命化內含有二個原則：(一)實施革命的教育；(二)促成教育革命的革命，前者以革命的三民主義爲根據，培養黨的人才，而同化全國人民，後者以學理及事實爲基礎，改造教育制度與教育行政，(乙)使教育變成民衆化內亦含有兩個原則：(一)民衆的教育

化：(一)教育的民衆化，前者爲普及小學教育，推廣平民教育及補習教育，務使全國入學兒童之百分數逐漸升高，馴至全國無失學之人，使我中華民族在世界民族家庭間得稱爲有教育的民族，亦無愧怍，後者與武力的民衆化涵義相類，關於武力的民衆化之原則嘗經先總理在其北上宣言中昭示大衆，無庸贅述，今後主持教育行政者亦惟遵照此旨，將智識技能美術帶到民間去，第一步使智識技能美術與國民相結合，第二步使智識技能美術爲國民之智識技能美術，凡此種種均爲黨化教育的基本觀念。

歸納以上所分析者可得結論，卽是：

黨化教育應確定爲今後本省之教育方針，再就黨化的原則演繹，可得左列綱領，以爲今後應採取之教育政策，

(一)統一語言，厲行平民識字運動，並以文字語言及歷史地理等學科爲工具，普及三民主義的理想，使成爲民族思想，以求得中華民族的統一，

(二)推行有系統的體育訓練及軍事訓練，以提倡尚武精神，增高人民的健康，及求得中華民族的獨立，

(三)努力收回教育權以取得中華民族的自主，

(四)依照黨的方式及紀律，厲行公民教育，使學生民衆習於相愛互助及自己犧牲，而成爲團體化及社會化，以取得中華民族的自由，

(五)建設職業教育的組織，以增加人民的生產能力，改善人民之衣食住行，而促進民生主義的實現，

生活，

(六)改換傳統之古代教育思想並改造現代教育制度，務使學校生活，得以適應新時代之社會

(七)依照科學原理及實際需要，改訂小學中學專門學校之學程，以應付新時代之要求，

(八)獎勵學術，研究；提倡科學教育，

(九)增加學校之教育效率；在智識方面力求透澈；在技術方面力求熟練，

(十)積極整頓師範教育，以培養黨的師資；同時應增加在職教師進修之機會，以鼓舞教育專業的精神，

(十一)分期實施義務教育，使學齡兒童均得及時入學，

(十二)提高女子教育，務使之與男子在教育上有平等機會，

(十三)建設廣西中山大學以培植專門人才

(十四)分年增設通俗演講所；同時推廣圖書館教育，

(十五)分年籌設動植物園博物館及美術館，

(十六)保障及增加教育經費以謀全省教育之充分發達，

(十七)教育行政採取省的集中制，使全省教育作有計畫及有系統的進步，

以上俱為浦鴻所擬廣西全省教育方針草案原文。讀者閱之，當可以古為鑑，恍然悟法國革命

所以失敗與成功者何在；又可以環境與時代背景為根據，灼然知吾國教育此後之趨勢為何矣，不

寧惟是，清黨為今日要圖；教育為百年大計，將欲清黨運動收一勞永逸之功，則必以黨化教育為

正本清源之道。此中所蘊蓄之要旨讀者諒能於言外得之也。

抑有進者，吾黨承先總理遺志，努力以黨建國，復以黨治國，倘欲達此目的，吾黨同志必須行漢民同志最近所主張：卽是，黨外無黨；黨內無派，此清黨運動與黨化教育所由必須切實施行也，讀者閱本文至此倘或疑吾人所見爲太過狹隘，是則因其未嘗審察三民主義之精深博大所致耳，最近石曾同志在其名著「現今革命之意義」，發揮此旨最爲精確，引之以張吾幟而結吾論，原文如左：

「三民主義之發現於吾國亦應環境與時代而成也，故適用三民主義之處，非能隨意而代之以其他主義，然三民主義發現較晚，故於各種現象及諸家學說亦多所包舉，以適用於環境與時代之需求，而達此方民族適當之進展。

三民主義發現於環境廣大而繁複之中國，其內容亦必廣大繁複而後適合於所在之環境，三民主義固包容種種革命性質於一；隨其所宜而爲適當之應用，如當滿清與各國帝國主義方盛之時，自必注重民族主義，卽現今應付蘇俄變象之帝國主義，亦此種革命任務之一端，至民族主義時代之要求，俟其條件既有更易，而民生主義能爲充分致力之時，則必于此點特爲趨重，且所謂民生亦非一端，而各有因時制宜之需要，由此言之，是三民主義若能運用適宜，且隨時演進，固能長久適用於中國政治而有餘，殊無須代之以其他主義，如蘇俄共產主義者，其他種種主義足以供三民主義之參考取資者固多；但其廣大繁複之範圍可以伸縮自如適應環境與時代者，尙無能及也。化朽自然現象，非欲株守一家之言而有所偏好也。